

古典属灵名著（全三卷，七十六章）

# 盖恩夫人自传全译本

## 上册

盖恩夫人著/驴驹译



## 中译本序言

珍妮·马利亚·波菲尔斯·慕司·盖恩（Jeanne Marie Bouvieres de La Mothe Guyon, 1648-1717, 简称盖恩夫人）丰富的属灵经历，在基督教会中，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并造就了同时代及后代的基督圣徒。她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成长于天主教背景社会。终身历尽患难逼迫。在长年的病痛与试炼中，被神用属天的烈火所洁净，作成祂合宜的器皿。在客居他乡、多年监狱及流放的生涯中，她遵命——她的指导者与神的命令——写了这本自传。另外还有：圣经的全部注释、为信仰辩白的《申辩》、造就信徒的书籍、信件及表达对神永恒爱情的抒情诗篇。她离世后，这些法文原著均由她的朋友们出版发行。其中一些，或部分或全部地译成了英文。

曾经发行过的英译本有：自传的两三种节译本、《简易祈祷法》、《盖恩夫人的信》、《灵性的激流》（节译本《由死亡得生命》）、《灵命的历境与危机》（内容选自《申辩》）、《与神联合》、抒情诗篇以及圣经注解数篇（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士师记、约伯记、雅歌、耶利米书、雅各书、启示录等）。其中有七、八本已译成中文。

在自传的英文节译本中，流传较广的是1880年出版的爱德华·琼斯译本。分为上下两卷，共六十章，比《馨香的没药——盖恩夫人传略》详细很多，却同样删去了许多灵里的经历。该译本按字数看，不到全传的一

半。上个世纪，慕迪出版社再版了该书，近代在市面上发行的各个自传英文版本中，这是最长、最完整的。由于没有注明是节译，很多人误以为是全传。

1938年，英文节译本《馨香的没药》被翻译成中文。它伴随着华人基督徒走过了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岁月。盖恩夫人丰富的十字架经历深刻地影响了那一代的中国信徒，激励着许多人愿为十架窄路摆上自己。她是为义受逼迫者的榜样与安慰；也使许多在病痛、艰难中的人得到了属天的亮光。

然而，最好的节译本也不能如全传一样，携带着著者从神领受的全部信息。托马斯·泰勒·阿伦（Thomas Taylor Allen）——一位曾在孟加拉政府文职机构工作的英国弟兄——退休后，将盖恩夫人离世后第三年（1720年）出版的法文自传与当时的英译本比较，发现英译本删去了很多重要的事件及解释。于是，他以全然忠于原著的方式，翻译了全书，名为“盖恩夫人自传”（*Autobiography of Madame Guyon*），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他称这翻译为爱的工作。后来没有人再翻译过全书。所以，这是唯一的英文全译本。当年，《馨香的没药》译者俞成华弟兄曾历经曲折，购到阿伦弟兄的全译本，并着手翻译。但环境不许可，无法进行，书籍残稿，都散落于动荡岁月里。

全传共七十六章，分为三卷：第一卷在故乡，是个人经过死亡得生命的经历；第二卷在日内瓦地区，以使徒的生命，供应多人，成为日内瓦十字架的女儿；第三

卷回到巴黎，被逼迫囚禁，成为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4：9）。前一部分，截止第二卷第十章，写成于1682年年底她三十四岁时，是应她属灵指导者康伯神父的要求写的，当时她在汤农。康伯神父于1687年10月在巴黎被捕，直到1714年离世，终生未获自由。1688年1月，盖恩夫人在巴黎也遭囚禁。8月21日，她在囚禁中写到第三卷第八章。9月13日，因国王妻子曼特农夫人为她陈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便下达释放令，她获得自由。该年度，她写完第三卷第十章。但1695年年底，盖恩夫人再度被捕，被送去万森纳城堡监狱，后转到巴士底狱，直到1702年。1709年，她写完全部自传，作了结束语，并给了她属灵的孩子最后的劝勉。八年后，她离世归主，享年六十九岁。

书中记录了她一生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跟随主的心路历程，是神奇妙的手将它保存下来的。因为在颠簸、流离、被剥夺的岁月里，她失去了一切，但她凭着信心知道，神命她所写的必被保存，无一失落。她的信心真实地得到了应验。

盖恩夫人写作时，速度极快，落笔不经头脑，是圣灵的流注（参第二卷第十一章）；除了执笔之外，可以说内容与她近乎无关。故全书重在灵里的经历，不重故事情节。她详细记述了各样的遭遇、里面的感动以及后来的结果，同时对属灵的道路作了透彻的分析、教导与警告，而这正是供应圣徒生命的灵粮。在此情形下，任何删节都会造成属灵的损失。有鉴于此，译者对盖恩夫

人深奥的属灵经历，不敢随意删减、改动，只是藉着祷告，忠实地翻译出来。

译者于2000年年底购到阿伦弟兄的这套绝版书，输入电脑，制成文本文件后，开始着手翻译。翻译的准则是忠于原著，同时保持中文的简练与畅顺。字面上晦涩难懂之处，参阅了别的译本。

原著分了卷与章，却未加标题。为了读者查阅方便，译者将卷与章均加了标题，略提示其中内容。有些章节中段落极长，内述数件事，占一两页篇幅，译者酌情将其分成数段，以便读者阅读。

盖恩夫人引用经文比较自由，有时并不严格按照字句，加上她用的版本不同于和合本。译者按她的原意翻译，尽量注明经文出处，若与和合本圣经意思有出入时，在经文索引前加了“参”字，表示可参考该处的经文。由于语言习惯、背景以及讲述属灵经历的难度，有的中文翻译可能难于理解，译者均用小字体脚注或在括号内加注。

盖恩夫人在文中常以“魂”代替“人”，说到魂时用女性的“她”，说到人时用男性的“他”，翻译时尽量沿用原文。唯在某些情况下，为避免混乱，作了调整。

盖恩夫人使用神和魔鬼的代名词时一概使用“他”，译者改用“祂”指神，“它”指魔鬼。另外，在叙述中，盖恩夫人习惯于用多种方式称呼神，如

“爱”、“无上之好”等，来直接与神对话，这所有指代神的词都用引号标注出来。

英文前言篇幅很长，译者只翻译了与自传有关的历史背景。阿伦弟兄对属灵生命的反思，由于阐述了许多个人的观念，与本书关系不大，没有翻译。

在附录一中，分类列出了所有的人名、地名、节日、专有名词、宗教术语以及疑难词汇的中英文翻译对照表，并酌情对有些词汇作了简单的注解。

附录二提供一些地图供读者参考。相信这些地图对全书的理解会有所助益，特别是第二卷的日内瓦之行。

附录三是盖恩夫人生平年度表，资料主要取自本书，也参考了一点历史。

蒙神的恩典与呼召，译者以历时十余年的时间，把这部属灵巨著翻译完成，呈给全球的华人基督徒。愿它像馨香的燔祭，蒙神悦纳，把华人圣徒带入属灵的更深处，使这部书成为这生养众多之民族的祝福。

驴驹  
于2012年



# 英译本序言

## (节译)

盖恩夫人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宗教和准宗教出版物上，有许多人非常自由地讲论她，但绝大多数人却并不了解她写的自传。许多年来，英语族群对她的认知都完全依赖于阿珀姆<sup>1</sup>所著残缺不全的“传记”——在那本有误导性的书里，她的灵被沉重地包裹在所谓的福音派教义里。

暂且不提她一切属天的荣耀经历，当世界历史的秘密被揭开时，人们也许可以看见，她作为道德和属灵复兴的先锋，在历史上起了不小的作用——政治家们称这复兴为“法国革命”。在法国黑暗时期，她所发出的属灵光辉并不因她所遭遇的逼迫而消失。甚至可以说，现代欧洲之所以不同于从前，是因为从神而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所产生的深刻改变，而这改变有一段时间是以她为管道发生的。

很显然，在英语世界中，盖恩夫人自传从未被全部翻译、出版过。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所有译本中最完全的一本是经过删节的，在布里斯托<sup>2</sup>于1772年出版。两年后，在都柏林<sup>3</sup>出现了另一个版本，不同于前

---

<sup>1</sup> 阿珀姆 (1799-1872)：全名Thomas Cogswell Upham，美国作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心理学家。著有“盖恩夫人传记” (Life of Madame Guyon) 和别的书籍。

<sup>2</sup> 布里斯托 (Bristol)，英国一城市。

<sup>3</sup> 都柏林 (Dublin)，爱尔兰的首都。

者，就好像约翰福音不同于另外三卷福音书一样。然而，后来出现的所有版本，均以布里斯托译本为根基。无论阿珀姆在他最令人不满的“传记”里怎样宣称这工作的原始性，从他重复布里斯托译本的那些错误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完全依赖该译本。最近布里斯托译本被进一步简化成一卷小书，于1886年在费城出版<sup>4</sup>。

对于那些能够欣赏盖恩夫人自传的人来说，把这本书删节而不损害其独特的吸引力与权能是不可能的。就像一棵山毛榉树，当我们剪掉那飘浮的芬芳、细弱的小枝和鲜嫩的绿叶时，剩下的就只是一把干枯、僵硬而夸张的扫帚了！被删节的自传只是一系列没滋没味的事件描述，而原始文字所散发出的馨香之气与属灵的恩膏，甚至有意识的重复，都彻底消失了。当人们寻求与这样一位作者相交时，是盼望吸入并畅饮于她灵里的丰富。我现在呈给读者的译本，我知道保存了她的原意，我盼望也能保存她的灵。这样，只能靠译本了解她的读者会发现损失不是太大。对我而言，这是一份爱的工作。

在盖恩夫人的叙述中，有许多异常事件被1772年的译者省略或软化了，这无疑出于更正教徒的偏见。但在约翰·卫斯理<sup>5</sup>的日记里，有好几处其实记录了极其相似的经历。

有一位匿名的作者把下面一段话附在她的法文自传前面，是这样向读者介绍的：

---

<sup>4</sup> 爱德华·琼斯译本：1880年翻译，在美国费城（Philadelphia）出版。此译本语言流畅，曾多次再版过。

<sup>5</sup>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十八世纪英国基督教神学家。他所建立的循道会（又称卫理会）带来了英国福音派的大复兴。

“我曾经读过许多权威、有价值的属灵书籍，并收集了一百三十多卷教会之父们最受尊崇的著作。神知道我对他们的敬重，这也是他们所当得的；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一本书能跟盖恩夫人或她的著作相比！”

“亲爱的读者，如果我的经历能给你一点指南的话，我该多么高兴啊！自从我有幸见识她神圣的文字，四十年幸福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这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事件成了我生命永远的祝福。当我看见这崭新的真理次序时，我是多么震惊啊！一开始，我懂得很少，因为缺乏一个贫穷的灵——那是接受神的国和祂的永恒真理所必需的。我的脑中充满了人类幼儿们喜欢玩弄的思想和学院式的教义——这是尊严的神学家们用以填充他们的婴儿的，他们甚至不耻于称之为真知识。然而，尽管我被常规弄瞎了心眼，以至于头脑贫乏，心灵高傲，觉得这些知识都是不容置疑的，但盖恩夫人的神圣著作所散发出的那甘甜而有穿透力的恩膏，那以自己为印证的真理特色，那连在一起的教义链条，那永远浸润在神的爱里、带着爱的色彩、也以这爱为终极的崇高真理，这一切神圣的吸引力抓住了我。于是，渐渐地，我的地平线透亮了，缕缕光线穿透了灵魂的厚云，‘生命之光’不知不觉融化了坚冰，我的心着火了。这时，我才看清了：原来我并不理解我们的圣经，只是抓住了一点理性可以触到的皮毛；而在属神的事上，这反而让人越发瞎眼了。然后，一切从理性而来的矛盾都彻底消失了，崭新、纯净的白日之光把我提升起来”

来，使我明白了基督教的理念——多数人对此只有最初步的概念，远未把握其精意。”

关于基督教的概念，译者并不是从盖恩夫人获得的，而是从“本源”（神）直接得到的，但他认同讲这段话的人对盖恩夫人的评论，并愿意加上他的敬重。有哪个真正饥渴的人就近这以神为源头的喷泉时，不会从这活水的管道得到更新呢？救主的灵单独活在她的里面，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洁净了她，使她自然且正当地居于最高的天上，置身于那些穿耀眼白衣的人中间，就是使徒约翰所看见的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人（启7:9-17），但主却把她留在世上——不是为了进一步洁净她，而是为了给现代人一个榜样，看见一个真正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的生命样式。这同样的灵依然从她的文字里散发出来，穿透读者的心，就是那些思想单纯，像小孩子一样柔软可塑的人——这是能够接受神教导的第一要素。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和自以为是的评论家，这无疑是一块绊脚石。这样的人可能需要经过数世纪满有恩惠的教育，加上许多被压垮的经历，其“骄傲”才能被破碎，“意志”抵挡的墙垣才能倒塌——在整个宇宙中，唯有“意志”能永久地抵挡神的旨意。然而，除非这人是那最邪恶、最顽固的灭亡之子，这个时间还是会到来的，因为人很难抵挡被“圣爱”所激动的“神圣智慧”的本源。那时他就会对盖恩夫人的生命有正确的理解了。

写前面那段匿名话的作者显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毫不犹豫地称盖恩夫人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徒”，其位置仅次于童女马利亚，在所有被封的圣徒之上。盖恩

夫人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宗派或民族。她那纯属偶然的教育和背景被剥夺之后，她的一生显示了基督所宣称的普世教义，对基督徒、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真实的，即“神是个灵，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约4:24）。这被圣保罗进一步定义并强调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受造之物是无有，基督是一切。

盖恩夫人于1717年6月9日过世，翻译本书所依据的法文原著是1720年在科隆<sup>6</sup>出版的，那时距她离世不到三年。她的丈夫非常富有，是一位工程师的儿子。这位工程师曾开发了法国的布里亚尔运河（the Canal of Briare），显然因这项工程而被封为贵族。盖恩夫人的家族姓氏显示她是贵族出身。

她开始写自传是因属灵指导者的命令，原本只是为了给他看的。大部分在1688年她第一次被囚前后写成。后来她继续书写，于1709年最终完稿。在第三卷第八章里有些话语显示，她已经预先知道这本书会被发表。关于该书出版的过程，原编辑在前言中作了解释。

编辑告诉我们：激烈反对芬乃伦<sup>7</sup>的会议汇刊在德国和英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芬乃伦身为康布雷的大主教，这位置无疑使他在同盟国的军官中大有名气，所以有许多人好奇，想了解整个论战的全部细节。某些英国和德国的贵族不满足于研读手中仅有的盖恩夫人的文

<sup>6</sup> 科隆（Cologne），德国一城市。

<sup>7</sup> 芬乃伦（Fenelon）：十七世纪法国康布雷（Cambrai）的大主教，法王路易十四宫廷中的属灵导师。他是盖恩夫人的朋友与支持者，曾著《圣徒金言》为盖恩夫人辩护，为此遭受了逼迫。

字，在她于1703年获释之后，为了追根究底，曾趁机亲自去法国访问她。“她将自己书写并修改过的自传交给他们。她的意愿是当神让她离世之后，就公开发表。她把手稿托付给一位英国勋爵，他把它带回了英国，现在手稿仍然在他的手中。看见主在一段时间之前已经取走了作者，为了尽快实现她的遗愿，我在此呈给公众这本按着原稿仔细校对过的自传。”

编辑如此肯定的断言对该书的权威没有留下任何疑问。任何有属灵味觉的读者在读这本原始的自传时，都可以得到清晰的亮光，从而分辨出这与那些靠理性、也为理性而写的书的不同。它是从心里自由地涌流出来的，没有用逻辑次序构造通篇，也不靠推论凝为一体，只是把自己简单地呈给灵的直觉。只有有盖恩夫人经历的人才能写出盖恩夫人自传。

托马斯·泰勒·阿伦（Thomas Taylor Allen）

于1898年





# 目录

## 上册

盖恩夫人自传全译本	1
盖恩夫人著/驴驹译	1
中译本序言	i
英译本序言（节译）	vi
目录	xiii
上册	xiii
下册	xvi
盖恩夫人自传全译本	xxi
第一卷	xxi
从死亡得生命	xxi
——在故乡个人成圣——	xxi
第一章 前言总论	1
第二章 生死不定新生儿	6
第三章 修道院里度童年	14
第四章 感堂兄之圣洁而悔罪	20
第五章 停止祷告尝苦果	28
第六章 新婚十架灭生机	37
第七章 生子损财复病危	45
第八章 进入内里的祷告	53
第九章 销魂、灵提、异象剖析	60
第十章 以苦行治死感官	65
第十一章 圣火洁净爱引领	72
第十二章 家人神甫禁祷告	78

## 目录

第十三章 初遇祷告的枯干	89
第十四章 两次失败的旅行	99
第十五章 天花毁容喜不胜	105
第十六章 夫婆女仆阻交通	113
第十七章 凌晨弥撒神供应	119
第十八章 初遇康伯神父	126
第十九章 痛失慈父爱女	133
第二十章 古兰桥姆姆辞世	143
第二十一章 里外完全的剥夺	151
第二十二章 丈夫离世	159
第二十三章 魂进入最深的死亡	167
第二十四章 名誉被毁	173
第二十五章 情感皆失	181
第二十六章 被内在生命指导者撇弃	186
第二十七章 苦尽甘来得安慰	193
第二十八章 复活升天踏仇敌	199
第二十九章 蒙神差派日内瓦	206
第三十章 预备日内瓦之行	215
盖恩夫人自传全译本	226
第二卷	226
使徒的生命	226
——在日内瓦服事圣徒——	226
第一章 旅途迢迢蒙神顾	227
第二章 与康伯神父内里的交通	234
第三章 日内瓦主教吐衷言	242
第四章 惊马摔伤裂面骨	250
第五章 教士刁难鬼攻击	258
第六章 拒做院长主教怒	266

第七章 巴黎谣言“神仆”助澜	274
第八章 分析属灵的道路与生命	284
第九章 姐姐访汤农 神赐好使女	296
第十章 二师起冲突 女儿成和睦	306
第十一章 开始流注式写作	314

## 下册

盖恩夫人自传全译本	1
盖恩夫人著/驴驹译	1
中译本序言	i
英译本序言（节译）	vi
目录	xiii
上册	xiii
下册	xvi
盖恩夫人自传全译本	xxi
第一卷	xxi
从死亡得生命	xxi
——在故乡个人成圣——	xxi
第一章 前言总论	1
第二章 生死不定新生儿	6
第三章 修道院里度童年	14
第四章 感堂兄之圣洁而悔罪	20
第五章 停止祷告尝苦果	28
第六章 新婚十架灭生机	37
第七章 生子损财复病危	45
第八章 进入内里的祷告	53
第九章 销魂、灵提、异象剖析	60
第十章 以苦行治死感官	65
第十一章 圣火洁净爱引领	72
第十二章 家人神甫禁祷告	78
第十三章 初遇祷告的枯干	89
第十四章 两次失败的旅行	99

第十五章 天花毁容喜不胜	105
第十六章 夫婆女仆阻交通	113
第十七章 凌晨弥撒神供应	119
第十八章 初遇康伯神父	126
第十九章 痛失慈父爱女	133
第二十章 古兰桥姆姆辞世	143
第二十一章 里外完全的剥夺	151
第二十二章 丈夫离世	159
第二十三章 魂进入最深的死亡	167
第二十四章 名誉被毁	173
第二十五章 情感皆失	181
第二十六章 被内在生命指导者撇弃	186
第二十七章 苦尽甘来得安慰	193
第二十八章 复活升天踏仇敌	199
第二十九章 蒙神差派日内瓦	206
第三十章 预备日内瓦之行	215
盖恩夫人自传全译本	226
第二卷	226
使徒的生命	226
—— 在日内瓦服事圣徒 ——	226
第一章 旅途迢迢蒙神顾	227
第二章 与康伯神父内里的交通	234
第三章 日内瓦主教吐衷言	242
第四章 惊马摔伤裂面骨	250
第五章 教士刁难鬼攻击	258
第六章 拒做院长主教怒	266
第七章 巴黎谣言“神仆”助澜	274
第八章 分析属灵的道路与生命	284

第九章 姐姐访汤农 神赐好使女	296
第十章 二师起冲突 女儿成和睦	306
第十一章 开始流注式写作	314

盖恩夫人自传全译本	1
盖恩夫人著/驴驹译	1
中译本序言	i
英译本序言（节译）	vi
目录	xiii
上册	xiii
下册	xvi
盖恩夫人自传全译本	xxi
第一卷	xxi
从死亡得生命	xxi
——在故乡个人成圣——	xxi
第一章 前言总论	1
第二章 生死不定新生儿	6
第三章 修道院里度童年	14
第四章 感堂兄之圣洁而悔罪	20
第五章 停止祷告尝苦果	28
第六章 新婚十架灭生机	37
第七章 生子损财复病危	45
第八章 进入内里的祷告	53
第九章 销魂、灵提、异象剖析	60
第十章 以苦行治死感官	65
第十一章 圣火洁净爱引领	72
第十二章 家人神甫禁祷告	78
第十三章 初遇祷告的枯干	89
第十四章 两次失败的旅行	99
第十五章 天花毁容喜不胜	105
第十六章 夫婆女仆阻交通	113
第十七章 凌晨弥撒神供应	119

## 目录

第十八章 初遇康伯神父	126
第十九章 痛失慈父爱女	133
第二十章 古兰桥姆姆辞世	143
第二十一章 里外完全的剥夺	151
第二十二章 丈夫离世	159
第二十三章 魂进入最深的死亡	167
第二十四章 名誉被毁	173
第二十五章 情感皆失	181
第二十六章 被内在生命指导者撇弃	186
第二十七章 苦尽甘来得安慰	193
第二十八章 复活升天踏仇敌	199
第二十九章 蒙神差派日内瓦	206
第三十章 预备日内瓦之行	215
盖恩夫人自传全译本	226
第二卷	226
使徒的生命	226
——在日内瓦服事圣徒——	226
第一章 旅途迢迢蒙神顾	227
第二章 与康伯神父内里的交通	234
第三章 日内瓦主教吐衷言	242
第四章 惊马摔伤裂面骨	250
第五章 教士刁难鬼攻击	258
第六章 拒做院长主教怒	266
第七章 巴黎谣言“神仆”助澜	274
第八章 分析属灵的道路与生命	284
第九章 姐姐访汤农 神赐好使女	296
第十章 二师起冲突 女儿成和睦	306
第十一章 开始流注式写作	314

# 盖恩夫人自传全译本

## 第一卷

### 从死亡得生命

—— 在故乡个人成圣 ——



## 第一章

# 前言总论

惟有神——你要我写下这如此卑微而又特别的生命历程，我先前所写的，略去了一些事情，但你认为很重要，应当保留。为了顺服，我愿意全心照着你所要求的去作，虽然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有些困难，因为我的状态不允许我太深思。

我多么渴望能使你了解神对我的爱，而我是何等忘恩！但我做不到，因为你不要我详细叙述我的罪，况且许多事情我也忘记了。然而，我将全力以赴。

我相信你永不让它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并且在神使你的灵性获益之后，你会将它烧毁。为了你属灵的益处，我愿意牺牲一切。我相信，为了你个人和他人的成圣，神在你身上有些计划。但同时，让我确实地告诉你，若不经许多艰难和劳苦，你就不可能达到；那条途径与你所预期的截然相反。你如果相信神只在“无有”之上建造祂伟大的工程，你就不会对此感到希奇了。

祂似乎为了建造而拆毁。祂命定属于自己的圣殿，无论怎样雄伟庄严，起初却只是人手所建，必须彻底拆毁，直到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在这可怕的废墟上，圣灵要建造一座圣殿，不是出于人手，乃是单单藉着祂的权能。

哦！但愿你能明白神引领的秘径，是何等深奥！它向卑微的人显现，向世上伟大智慧的人就隐藏起来——他们想象自己是主的谋士，洞察主的道路，自以为满有神圣的智慧。这奥秘，是那些孤芳自赏、活在“自己”的动作里的人所不知道的。这奥秘，甚至向“空中的飞鸟”隐藏起来——就是那些凭着他们活泼的亮光和向上的力量靠近天堂，企图洞悉上帝长阔高深的人！这神圣的智慧，甚至是世上那些学问渊博、见识卓越的人所不明白的。

那么，到底谁能知道呢？谁能告诉我们它的讯息呢？答案是“毁灭与死亡”。它们声称“曾风闻其名”（伯28:22）。当人为了进入神，只活在祂里面，而向万物死，并且真正舍弃自己时，那样的人才有些许认识真智慧的能力。

哦！智慧引领她选民的途径，是何等鲜为人知啊！这真理，迥然不同于常人所以为的“真正完美”；人略知点滴，就惊讶不已，不禁像圣保罗一样赞叹：“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你的判断何其难测！你的踪迹何其难寻！”（罗11:33）

神不像人那样判断事情。人总是以善为恶，以恶为善。人看为伟大而正直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是可憎恶的；照先知的话说，人的义就像污秽破烂的衣服。祂会严格审查人里面的自义，正如法利赛人的义，他们只能激起神的愤怒，而不能得到祂的爱与赏赐。祂曾亲口确实地告诉我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5:20）我们中间有谁的义像法

利赛人的义呢？尽管没有他们行善多，岂不百倍地夸耀更胜于他们吗？谁不喜欢在自己和别人眼中显为义呢？又有谁不相信只要这样（行善），在神的眼中就足以为义了呢？然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和祂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对这种人所显示的愤怒。基督的温柔何等无限，是一切温柔完美的楷模。祂的温柔发自内心，没有鸽面鹰心的虚饰。耶稣基督，就我说，对这些自义的人只有严厉，跟他们形同陌路，似乎当众贬损他们。但对于罪人，祂却满了怜悯、同情与慈爱，并且祂是单单为了他们而来。只有病人才需要医生。以色列的救赎主来，是为了救赎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哦！“爱”，你爱罪人胜于义人，你所赐的救恩显明你是何等忌邪！的确如此。可怜的罪人看见自己内里的败坏，只有深深的自恨；发现自我的可怖，只有回转扑进救主的怀抱。凭着爱与信，他进入救主圣洁的宝血中，出来时，便洗得洁白如羊毛了。罪恶令他愁苦不堪，只有主能医治，主也慈爱地医治了他，他对主就怀着满腔的爱。罪越深，得医治后，爱就越深；亏负越多，被赦免后，感恩也越多。而义人呢？他仗着自己做了许多善事，似乎救恩在握，便有恃无恐地认为天国是他劳苦功高当得的报酬。于是，在苦毒的热忱中，他定罪罪人，使他们相信天国的门向他们是关闭的；并且他们没有义，不要奢想在其中有份。他自我陶醉，自信天国的门向他必然大开。救主对他几乎是无用的。他满载功德而行，然而其重负必将他压垮。哦！这虚荣的重负，会长久地压着他。而罪人呢？因着一无所有，就乘

着爱和信的翅膀，飞进救主的怀抱，主便将白白的恩典，无限量地赐给他们。

哦！前者（那自义的人）是何等爱自己，爱神又是何等少啊！他们自爱自羞，为所做的善事沾沾自喜。其实，一放在神公义的太阳底下，他们的罪恶立刻显露，是如此污秽，令人厌恶。抹大拉的马利亚没有任何义行，主赦免她，“因为她的爱多”（路7:47），爱和信便成了她的义。

圣保罗因深谙这伟大的真理，所以有如此确切的描述：“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罗4:9）。这话真是十分贴切。这位圣洁的前辈，其所做所为无不显出他是行在大义之中，但他却不自视如此；因为他已完全脱离了一切的自我和自爱，他信心唯一的基石，就是救主将来的救赎。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就算为他的义——纯全、简单而清洁。这是藉着耶稣基督而得的义，而不是出于人，人的行为和自以为义的义。

写到这里，似乎离我写作的初衷太远了。但是不知不觉地，它会引导你，让你看见神所拣选的工人，若不是归正的罪人——他们昔日的罪恶恰与今日的尊荣平衡，就是自义已被完全摧毁的人。人手所建的殿，没有一块石头是不被拆毁的，因为它们都是建造在流沙上，根基是受造之物，而不是活石——耶稣基督。祂来到世上，倾覆、拆毁一切所要建造的。祂建立教会的方法，似乎就是拆毁她。这是怎样的一种立法、并使律法生效的方式！立法者被世上的学者、权贵定为罪犯，最后死在示众架上！哦！人若知道自义与神的设计是怎样对

立，我们就该永远谦卑，不再信靠眼前那唯一的支撑物（自义）了！

接受了这点，从祂给予我这最不值之人的恩典中，你就不难明白神的设计了。你将毫无困难地相信这一切。它们全是恩典——就是恩赐，不是我配得的，相反，我使自己格外不配。内里的美善来自神，但人们总是将它归功于人，于是忌邪公义的神，凭着祂权能的大爱，愿意藉着万物中最卑微的，来显示祂的恩赐是出于祂的旨意，而不是我们的功劳。祂拆毁在骄傲中所建造的，又建造那被拆毁的，为要“使用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林前1：27），这是祂独特的智慧。祂若使用那无用的和卑贱的，在意想不到的方式中，祂又使他们为万物所鄙视。祂藉着他们来使人得救，不是要他们获得这些人的赞许，乃是要受他们的侮辱、憎恨。从你命我所写的生命历程中，你将看出这一点来。



## 第二章

# 生死不定新生儿

据说，我生于1648年4月13日，复活节的下午，但直到5月24日才受洗。我的父母双亲均以敬虔为业；特别是父亲，他继承了祖传的敬虔，因为长久以来，在他的家里，几乎人皆圣徒。

我是不足月生的。我母亲怀孕八个月时，受了一次可怕的惊吓，使我提前降世。听说这样的早产儿是几乎不能活的。我一出世，还没有受洗，就面临着死亡了。他们把我抱到护士那里；刚到，就通知父亲说我已经死了。父亲非常难过。稍后，他们又通知他，我似乎还有气息。父亲立刻带着神父，亲自来到我的房间。但一进门，他们就告诉他，刚才的气息是我最后的挣扎，现在，我已经彻底死了。真的，他们在我身上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神父走了，父亲也极度悲伤地走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若是讲出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的神啊，我觉得为了使我更好地领略你恩典的伟大，你才让我有如此奇特的经历。在我的得救上，你除去人手之工，何等愿意我只亏欠你！

但如果那时我死了，也许我就永不认识你，也不会爱你了；这颗心，单单为了你而造的心，会与你分开，而没有片刻的联合。神啊，至高的福祉！若是此刻我被你恨恶，将来永远沉沦，起码我还有一个安慰，就是我曾经认识过你，曾经爱过你、寻求过你，也曾经跟随着

你。单单因着爱你的公义，我会何等愿意接受这永恒的处决！尽管这对我比对任何人都严酷，我却会爱的。哦！“爱”，我多么爱你的公义，你纯洁的荣耀！我不顾自我和自我的利益，与自己为敌，与你的公义为伍：它击打哪里，我也击打。但那时我若死了，我便永不会爱它了，或许我会恨它的，尽管有点优势，就是没有冒犯过你；但在我的心里，为爱而殉身的喜乐和爱你的幸福，远超过得罪你的烦恼。

生命之始，生死交替，预兆了我来日的命运——时而因罪而死，时而因恩典而活。生与死的交战！死亡几乎要征服生命了，生命最终却得胜了。啊！但愿那时曾赐给我信心，相信生命终会永远胜过死亡。无疑，若是只有你活在我里面，这是自然的，我的神。此刻，你似乎就是我唯一的生命，唯一的爱情。

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时间，使我蒙受了洗礼的恩典。我的神啊，短期内，我不与你为敌了。但是，唉！如此大好，转瞬即逝，不幸的理性成了我怎样的灾祸啊！我貌似超常的理性，只是导致我更快地失去了你的恩典！

洗礼后，他们寻索我不断昏厥的原因，发现背底部有个巨大的肿瘤。切开后，伤口硕大，手术师能把整个手都插进去！如此稚龄，生此奇病，本是致命的；但我的神啊，你愿我承受你最伟大的怜悯，不许这病夺去我的性命。肿瘤流了很多可怕的脓，我想，这象征了从我生命中流出的败坏，我的“爱”，你将除去它一切的恶

毒。他们告诉我，这怪病刚好，坏疽袭击了我的一条大腿，之后是另一条。我的生命只是一连串的病患。

两岁半，我被送到乌斯林修道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被带走了。母亲不太喜欢女孩，不大理我，将我丢给使女，而她们也很忽略我；但是你，我的神，却保护了我。我极其活泼，事故不断，后果却都不严重。有好几次，我从通风口掉到一个很深的放木头的地窖里。还有些别的事故，为简练起见，略去不提。

我四岁时，孟巴森的公爵夫人来到本笃会修道院。她对我的父亲颇具友谊。她请求父亲，将我放在修道院里，与她作伴，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消遣。她极喜爱神赐我的外貌，与我朝夕相处。我不断地生危险的病；不记得有什么大过犯——周围只有好榜样，由于天性向善，无人使我走偏时，我就随善而行。我喜欢听人谈论神，喜欢在教会里，也喜欢穿修女服。

有一天，我想她们讲地狱的可怕只是为了吓唬我，因为我很聪明，有点顽皮的伎俩，她们称之为精明。夜里睡梦中，我看见了地狱，尽管年幼，那可怕景象却终生难忘。我觉得那是一个阴森幽暗、灵魂受折磨的地方；我的位置显在其中。我一见就悲切大哭，对主说：“我的神啊，如果你怜悯我，让我多活几天，我再不得罪你了！”你恩准了我，我的神，甚至给我勇气服事你，超过我的年龄。

我对人丝毫未提此事，只是要去认罪，但我太小了，寄宿生女教师将我抱去，陪着我；他们只是听我讲。我开始自控有反对信仰的思想，她很惊讶。听认罪

的神甫大笑，问我那些思想是什么。我告诉他：直到此刻，我一直怀疑地狱；我以为女教师跟我讲，只是为了让我学乖，但我不再怀疑了。

认罪后，我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火热，有一段时间，甚至渴望殉道。那些可贵的女孩子为了消遣，想看看这初萌的热情能走多远，告诉我准备殉道。我的神啊！我在热情与甘甜中向你祈祷；这热情又新鲜又宜人，我认为这就是你爱的确据。它使我放胆，热切地求她们让我殉道，好去见你，我的神。但这里是否有些假冒为善呢？我是否认为，她们不会让我死，而我不需要死，便得了死的功德呢？一定有这潜意识。那些女孩子让我跪在床单上，在我身后举起一把大刀，以此试验我的热诚。我一见便大喊起来：“没有爸爸同意，我不能死！”她们说，这样我就不能殉道了，我这么讲，只是为了救自己——这是真的。我十分难过，她们怎样安慰都没有用。有个声音责备我：只取决于自己，我就可以上天堂了，而我竟不愿意！

在这院中，我多受宠爱，但是你，我的神啊，不愿我一刻没有一些适合我年龄的十字架。我的病刚好，你就许可一些成年女孩子因嫉妒数次耍弄我，其中一位尤甚。有一次，她们控告我一个严重的过犯，我虽然无辜，却受了严厉的惩罚。我不再喜欢这里了，再加上经常重病，便离开了。

回到父家，母亲一如既往，直接把我交给仆人们看管，因为有一位使女是她所信任的。在此，我注意到有些母亲的过失，就是在祈祷或忙碌的托词下，忽略了与

女儿相处。我的母亲很贤德，若是料到有害，她是不会丢开我的。另一个过失就是对孩子们不公正、偏袒，导致家庭分裂与毁灭。一视同仁，才能使心相通，且养成爱的氛围。当父母或少年人的导师，忽略教养孩子，放任他们无所事事，长时间踪影不见时，岂不知他们在作恶吗？年轻女孩几乎皆毁于此——自由与无聊，使多少可能的天使，变成了魔鬼！

更可悲的是：母亲在敬虔中自毁，因行善而犯罪。由于喜欢祷告，特别是刚入门时，她们掉进了两个极端。一种将小孩子长时间地留在教会里，与她们作伴，使孩子对祷告强烈反感。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孩子，当她们长大自由时，逃避教会和敬虔就像逃避地狱一样。这是由于她们胃口娇弱时，暴食灵粮而不消化，不但得不到滋养，反而讨厌这种食物，后来能消化时，也不愿品尝了。另外，敬虔的母亲严密看守女儿，使她们如同笼中的鸟儿，不得自由；她们一旦得隙飞出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应该趁幼驯化，不时飞一飞；这时，翅膀弱，有人看着，逃走容易抓住，如此小飞能养成回笼的习惯，笼子便成为可爱的居所了。我相信应该这样对待年轻女子：她们永不可离开母亲的视野，也要有适当的自由；母亲应当毫无虚饰地引导女儿走在对的路上。这样，不久就会看到果效了。

另一个极端更危险。敬虔的母亲们离开女儿，整天在教会里，女儿唯一的想法就是冒犯神——我没有讲那些奢侈享乐、随波逐流的母亲，她们在场对女儿的伤害比不在更大；我是说那些热心事奉主的人，但她们以自

己的方式服事神，而不是以祂的方式，按自己的设计亲近神，而不顾神的心意。人给神最大的荣耀就是不冒犯祂；若是奉献为罪恶开路，这算什么奉献呢？

让她们亲近神，也不离开女儿；让她们待女儿如同姊妹，而不是奴隶；让女儿觉得，母亲在她们的消遣中也得到了消遣——这会使女儿不回避母亲，且喜爱与她们相处。她们在母亲面前既然有甘甜的满足，就不会到别处去寻求了。我们应该谨慎地让她们思想有益的美事，这样，恶便不会充斥头脑。她们应当每天读点好书，有几刻钟的祷告——充满感情的祈祷，而不是冥想。哦！若是这样待她们，很快就可以止住一切的不轨，既不会有任性的女儿，也不会有坏的母亲了，因为当女孩子成为母亲时，会按着她们被养育的方式养育孩子。

公平对待每一个孩子，在家里就没有分裂、诽谤，家庭就会和睦。同样，对孩子不公正的偏袒会引发私下的嫉妒与仇恨，这会随着年日增强，持续到死。有多少孩子是家里的偶像，像至高者，效法父母，待弟兄们如同奴隶，可以说这人是那人的奴仆。结果经常却是：宠儿成为父母的刑杖，可怜的被忽略的孩子则成为他们全部的安慰。

如果照此生活，他们就不会强迫孩子献身宗教，为了养育一个而牺牲另一个了。修道院可以免除混乱，因为在那里的都是神所呼召的，而神也会托住他们的圣职。但那些“要”孩子做圣工的人，由于孩子对弟兄姊妹怀着刻骨的仇恨，就陷入了绝望与毁灭——这无辜的代

价是今生与永生不幸的根源啊！哦！父亲们，母亲们，你为何如此待他？你说：“那个孩子天生就坏。”正因为如此，你该格外爱他，怜悯他啊！也许你正是他不幸的根源，所以你该更多地爱他。另外，神把他赐给你，是要你爱，不是恨。他见自己没有别人的天赋，已经够难过了；你还用不公正的待遇，残忍地增加他的痛苦！有一天，你轻视的这个孩子会成为圣徒，而另一个也许是魔鬼。

我的母亲在这两点上都失败了。她将我整天远远地丢给仆人，而仆人们只是教我作恶，熟谙恶事。我天生喜爱好榜样，见人行善时，我也行善，不再有恶念；但一见人作恶，我又即刻忘记行善。神啊，若不是因着年幼，什么样的危险我不会遇到呢！我的神，你用无形的手，掠去了一切的危险。母亲只爱我的兄弟，对我从没有任何温情与爱的表示，我就自动远离了她。兄弟确实比我可爱，但对他极度的溺爱，使她只注意我的缺点，甚至看不见我外在的素质——若是留心照料，这些缺点本是无足轻重的。我常常生病，总是曝露在千千万万的危险中，竟没有做什么，似乎最坏的就是讲些美事，自寻开心。

我的自由每天增加；有一天，甚至离开家，到街上去，跟一些不适合我们门第的孩子游玩。我的神啊，你一直看顾这个时常忘记你的孩子，你让我父亲回家，发现了我。他非常疼爱我。他是那么难过，一言不发，径直把我带到乌斯林修道院去了。



### 第三章

## 修道院里度童年

我将近七岁了。在乌斯林修道院，我有两个姐姐做修女：一个同父异母，一个同母异父——我父母以前都结过婚。父亲让他的女儿照看我，她是当时最能干最属灵的人之一，特别适合管教女孩子。我的神啊，这是你对我的爱护，是我得救的第一步。她非常爱我，哦！纯善的神，爱使她发现了你给我的许多潜在素质，并努力栽培。如果一直在她明智的教养下，我相信我会有很多美德，而不会染上后来那么多的恶习。

这可敬的女人在学问和敬虔上全时间指导我。她天然的才华受过良好的栽培；最重要的，她是一个祷告的人，信心伟大而纯洁。为了跟我交谈、相处，她放弃了一切娱乐。她说她极爱我，发现与我同在的乐趣远超别处。如果我碰巧给些合宜的回答，她便觉得她一切辛苦都得到了太好的回报。简言之，她对我指导得是那么好，不久，我就通晓那些适合我的事情了，甚至能回答一些问题，是很多成年人都不知道的。

父亲常差人接我回家。有一次，碰巧英国女王在我家；那时，我快八岁了。父亲跟女王的认罪神甫说，如果他想有点娱乐，可以跟我谈谈，问些问题。他就问了我一些极难的问题，我回答得很恰当。他将我带到女王面前，说：“陛下当从这个孩子得些乐趣。”她照做了，十分喜欢我的举止和活泼的应对。她热切要求把我

带走，做尊贵的童女，陪伴公主；她保证一定会特别照顾我的。但我的父亲拒绝了，让她扫兴。我的神啊，是你让他拒绝的，免得我的得救受挫。像我这样软弱的人，在王宫里，除了毁坏自己，还能做什么呢？

我被送回乌斯林，继续受姐姐爱的照料。但由于她不是寄宿生女教师，有时我得跟她们在一起，我染了一些恶习。我说谎，情绪化，不敬虔，几天不想你，哦，我的神！但你却一直看顾我，我下面就会讲到。

这恶习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姐姐的照顾挽回了我。我喜欢听人讲论你，我的神，百听不厌。在教会里我永不疲倦；我喜爱祷告，同情穷人。由于曾经吸食过纯净信心的灵奶，我天然地反对教义可疑的人；即使在我最不忠诚的时候，我的神啊，你都保守了我这一恩典。

在花园尽头有个小教堂，是奉献给孩童耶稣的。我喜欢上它；有段时间，每天早晨我把早饭带去，藏在祂的像后。我很幼稚，以为放弃早饭是个可观的牺牲。其实，我很贪婪，要做自我选择的牺牲，而不是无条件的牺牲，可见我已多么自爱！清扫教堂时，她们在像后发现了这些食物，知道是我放的，因为见我天天去那里。我的神啊，你无善不赏，不久就加倍地赏赐了这童稚的奉献。

有一天，一些大女孩到井上跳舞作乐。这井水质不好，厨房用作污水池。水很深，为预防事故，井口用木板盖住。她们离开后，我想模仿。不料，木板裂开，我

掉了下去，落在可怕的污秽中，被一小片木头托住，所以没有淹死。

哦！“爱”，这不正是我未来的预表吗？多少次，你待我像待先知（耶利米），把我丢在深坑里。我陷在污泥中，无法脱身，不是弄得遍体污秽，臭不可闻吗？但你的良善保守了我。我虽然脏污，却没有窒息；虽然到了死亡的大门，死亡在我身上却没有权柄。我的神啊！在这可怕的地方，是你亲爱的手托住了我，而不是这木棒——木棒很小，我长时间坐在上面，无疑会把它压断的。我全力喊了起来。

寄宿生们见我掉下去，没有立刻把我拉出来，反去找仆人了。修女们闻讯后，确信我已经死了，没有找我，直接去教堂通知我姐姐了——她正在祷告。她立刻为我祈祷，恳请圣处女<sup>8</sup>代求，然后来到我这里，吓得半死。令她惊异的是，她看见我端坐在污秽中，好像坐在一把椅子上。你如此神奇地托住了我，良善的神啊，她赞美敬拜你！

唉！如果跌入污秽，只有这一次，那该多好啊！我脱身污井，又跌入了一千倍的危险中。我用极度的忘恩，回报了这明显的救护。哦！“爱”，你无限的耐心是我耗之不尽的。你还没有倦于救护我，我已倦于得罪你了！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仍然跟姐姐在一起，继续对神的爱与敬畏。在她的身边，我愉快地成长，生活宁

---

<sup>8</sup> 圣处女：指主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天主教又尊称为“圣母”。天主教相信离世的圣徒在天上活着，且有权柄，可为地上的人代祷，故他们向圣徒祷告。

静，获益良多，特别是在健康的时候。我经常生病，既突然又剧烈。晚上好好的，早晨就肿胀，遍体紫斑；不然就是发烧。九岁时，我突然大量呕血，她们都以为我要死了。

此前不久，仇敌嫉妒我的幸福，使另一个姐姐（同母异父）嫉妒，要轮流照顾我。她人很好，只是没有教导孩子的天赋。可以说，在这家修道院里，我的幸福就到此为止了。一开始，她很爱我，但她的爱在我的心里留不下印象；另一个姐姐看一眼的果效，都超过她一切的威逼利诱。她见我受教养的姐姐甚于爱她时，她的爱抚变成了苦待。她不许我跟同父异母的姐姐讲话；若是违背了，她就叫人鞭打我，或者自己动手。

我受不了这残酷的待遇，用极度的忘恩，回报了姐姐的爱和她的养育之恩——我不去看她了。但我重病呕血的时候，她显露了对我不变的爱。当她得知我远离她是因惧怕刑罚，而不是心肠坏时，她更爱我了。

我相信唯有这次，对惩罚的恐惧有力地挟持了我。此后，令我深感痛苦的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让所爱的人烦恼——这是我的天然个性。“爱”，你知道，印在我头脑或心灵中的，不是对你惩戒的恐惧，而是冒犯你之后，自我的厌弃和悲伤。即使没有天堂地狱，我想我一样惧怕得罪你。犯罪后，你的爱抚比严惩一千倍地更令人难以担当；我宁可一千次选择地狱，而不愿得罪你！

父亲获悉了姐姐们和我之间所发生的事情，让我退出修道院回家了。那时，我将近十岁。

我在父亲身边变得更坏了。旧习日渐加强，新恶不断染上。在整天远离母亲的自由中，我的神啊，你却处处保护了我，使我没有做任何羞辱你的事情。想到这些，我不无惊奇。在父亲身边，我只住了很短的时间。

多明我<sup>9</sup>会修道院的院长——一位出身极高贵的修女——是我父亲的密友。她对我产生了深厚的友情，迫切地恳求父亲让我去她的修道院，说会让我睡在她的房间里，她会亲自照料我。若是不知底细，凭外观判断，我很讨人喜爱。一旦离开恶源，我便停止作恶；其实，我没有恶欲，只是随波逐流，让人领偏。我爱教会，总是长时间待在里面，因而在这位女士眼中，我并不坏。但在她的教区里多有纷争，她忙于处理，无暇顾及我。

我的神，你让我生了水痘，卧床三个礼拜。我一点都不想冒犯你了。我的父母相信我受到了最周全的照料；其实，我全然无助，无人过问。那些可敬的女士以为是天花，格外害怕，不敢接近我。我整天不见一人；只在吃饭时，一位凡俗修女把饭送来，然后立刻离开。因着神的恩典，我在病房里发现了一本圣经。由于喜欢读书，我就从早读到晚。我的记忆力很好，学了历史方面一切的知识。

我病愈后，有位女士见院长事务繁忙，无人理我，就让我住到她的房间里。从此，有个明理人交谈，我就忘了旧习——那些习气是外来的，并不置根于心。我再度变得敬虔了。不晓得为什么，我喜欢向圣处女祈祷。即使在最不忠诚的时候，我依然认真祷告，经常认罪。

<sup>9</sup> 多明我：Dominic，又译为“多明尼克”，一修会名字。

另一方面，在这里我没有同龄人，很不开心。别的寄宿生都很年长，严酷地逼迫我。在饮食上，我极被忽略，长得很瘦。根据我的度量，还有一些别的小十字架。

## 第四章

# 感堂兄之圣洁而悔罪

在这个修道院里，我住了八个月。然后，父亲让我离开了，回到母亲身边。

母亲见我合她的意，爱我便多了些；有段时间，她甚至很喜欢我。不过，她仍然偏袒我的兄弟；这是那么明显，人皆不以为然。我生病时，若是喜欢什么，兄弟每每也要，尽管他完全健康，还是给他，要我放弃。他经常使我受苦。有一天，他让我爬到马车顶上，把我推下地，险些害死我。但我只是跌得青紫，没有破皮——无论怎样摔跌，我从未受过重伤。我的神啊！是你的手在托着我，保护我。如先知所说，你将手放在义人的脚下，他摔下时便不会受伤（参诗91:12），这话似乎应验在我身上了。兄弟还经常打我，母亲对此一言不发。

这不公正的待遇使我原本柔和的性情变苦毒了——反正都不好，我何必行好呢？神啊！我那时做好事不是单为了你，因为他们不在意，我就自暴自弃了。你一直用十字架引导我；倘若知道如何从痛苦中获益，我就该快步归向你，而不是误入歧途了。

我嫉妒兄弟，在他和我之间每件事上，我都注意到母亲偏袒。他无论做什么总是对的，而我总是错的。使女们爱抚兄弟，恶待我，以此向母亲献殷勤。我确实不好，陷在撒谎、发脾气的恶习中，如从前一样。但我依

然乐善好施，爱穷人。我勤勉地向你祷告，我的神，我喜欢听人讲你，爱读好书。

先生，看见这长期不定的生活，诸多的障碍，太多的恩典和太多的忘恩，我想你会惊讶的。但下文会让你更加惊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恶习强化；理性非但没有矫正这荒谬的行径，反而提供了更多的力量和机会助我犯罪。当我的忘恩加增时，我的神啊，你的恩典加倍了。好像围城一般，你在征服我的心，而我拼命抵挡。在这悲惨的地方，我筑起防御工事，用加倍的邪恶阻止你在我心里掌权。在你即将得胜之际，我造出交叉炮火，设立屏障，拦阻你的恩惠，堵截你的恩典。除你之外，断没有什么力量能摧毁它们，哦，我至圣的“爱”！多少次，罪恶将我降到死荫之地，但你的圣火比死亡更有力量！

我不认同这说法：我们没有自由抵挡恩典。我有太长太痛苦的自由的经历。诚然，有些主动的恩典，不需要意志和知觉就能接受，且只在得到时，人才察觉。我向善之心是那么微弱，不堪一击。当机会不在时，我的恶念便即刻消失，乐于聆听恩典之语。但一点挫折就使我退步，关闭心门，不听你的低声呼唤，哦，我的神！更有甚者，我不是逃离这种场合，而是去寻找，耽于其中。

的确，自由对于我们是灾难性的。你保持着对我十字架的引导，使我藉此归向你，但是我的神啊，我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从幼年起我就满了患难，不是来自疾病，就是来自逼迫。照料我的使女给我梳头时常打我，

她叫我转头的唯一方式，就是啪的一巴掌。所有的事情都使我受苦。但是，唉！我的神，我并没有归向你，我只是心情烦躁，精神痛苦。

父亲对此一无所知；他很爱我，是不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我对他既爱且惧，什么都不讲。当着他的面，母亲常责怪我，他总是说：“白日有十二个小时；她会改变的。”这严酷的待遇使我原本柔和的天性变苦毒了，但对灵魂还不是最坏的。致命的是，因为不能忍受虐待我的人，我就找爱抚我的人避难，她们则领我进入毁灭。

父亲见我长大了，为了在复活节，我十一岁生日时，让我领第一次圣餐，他将我放到乌斯林修道院过四旬期<sup>10</sup>。他把我托付给他的女儿——我最亲爱的姐姐。姐姐全力照顾我，使我作好一切准备。我的神啊，我只想一次完全地奉献给你。我觉得在我里面，好倾向与坏习惯常常搏斗。我做了些悔罪的苦行<sup>11</sup>。由于整天跟姐姐在一起，同班的成年寄宿生都很通情达理，尽管年龄相差甚大，我与她们交往时，也变得通情达理了。我天性向善，爱美好的事物，适于理性的引导——教我学坏，实在是扼杀我。我极容易被温柔所征服，姐姐没有疾言厉色，就使我顺从地做到了她所要求的一切。最后，复活节那天，在全面认罪之后，我在极大的喜乐与

---

<sup>10</sup> 四旬期：天主教传统，复活节前四十天称为四旬期，视之为禁食和为复活节作准备而忏悔的季节。

<sup>11</sup> 苦行（或克苦）：天主教传统的属灵操练之一，为了治死或惩罚自己而采取的让肉体受苦的方式。

敬虔中领了第一次圣餐。在那里，我一直住到五旬节<sup>12</sup>。

另一个姐姐是二班的女教师，在她的礼拜，她要我到她的班上去。她截然不同的作风冷却了我的热诚。我的神啊！第一次领圣餐时我所品尝的那崭新的热情，只昙花一现，便不见了。唉！麻烦卷土重来，我退出了修道院。

母亲见我在这年龄上长得很高，比以往更合她的心意，就一心打扮我，带我出去见人。我的神啊！她对你给我的美貌有种可悲的喜爱。这美貌本应当使你得赞美、称颂的，却成了我虚荣骄傲的根源。有好几个人求婚，但因我只有十二岁，父亲不予考虑。

我非常喜欢读书，整天关在屋子里，一个人安静地读书。起码有一段时间，使我完全归向神的是，父亲有个侄子（他的生平写在外国宣教记录中，名为沙梅松，其实他的名字是陶西），在去交趾支那<sup>13</sup>的路上，与希里波立的主教探访我家。我不在，一反常规，跟同伴们出去散步了。等我回来后，他已经离开了。他们向我描述他的圣洁、他所讲过的话，我深受感动，难过得要死。

那天其余的时间，我一直哭泣，夜里又哭了通宵。次日一大早，我去见认罪神甫，悲痛欲绝地对他说：“我父啊！难道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下地狱吗？啊！帮我

---

<sup>12</sup> 五旬节：复活节后50天。

<sup>13</sup> 交趾支那：越南南部一地区。

救自己吧！”他见我那么难过，大吃一惊，竭力安慰我。他不相信我有多么坏，因为即使在最坏的时候，我还是守规矩，严格顺服的；我小心地经常认罪，由于去他那里，生活比较有秩序。

哦！“爱”，多少次，你叩我的心门，它不打开？多少次，你用猝死惊吓它？但死亡的印象转瞬即逝，顷刻我又回到了不忠之中。

但这一次，你抓住了我，掳走了我的心。唉！惹你不快时，什么样的痛苦我没有承受！怎样的啜泣！怎样的懊悔！看我的情形，谁不相信我的悔改要一生之久？你为什么不去取走这颗心，我的神？我真诚地把它给了你。或者如果你真的取走了，为什么又让它逃脱呢？难道你没有力量留住它吗？也许，把我留给自己，好彰显你的怜悯，让我的邪恶陪衬你的良善，做你得胜的标记。

怀着深切的悲伤，我做了全面的认罪祷告；在汹涌的泪河中，我讲述了所知道的一切过犯。我完全改变，令人不能相认了。我不故意犯最小的罪，认罪时，他们找不到任何事情告解<sup>14</sup>。我揭露自己最细微的过失，靠着神的恩典，在许多事情上征服自己。只有一点残留的脾气，一时还难以克服。但每当因脾气给仆人麻烦时，我就道歉，好在征服怒气的同时，也征服骄傲，因为怒气是骄傲的女儿。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不会被冒犯，也不会生气的。在灵魂中，骄傲最后死去；在外面，脾气也是最后消失

<sup>14</sup> 告解：天主教信仰，信徒向认罪神甫认罪，认罪神甫代表主宣告赦免。

的。在一个真正湮灭<sup>15</sup>的魂里，找不到怒气。她要用力才能恼怒，并且清晰地感到，这怒气好像没有灵魂的身体，与内心深处无关，与浅一层的感觉也无关。

在被动的“亮光与爱”的道路入门时，有些人充满了恩典的膏油和甘甜的平安，就以为自己达到了这境界；其实，他们大错了。仔细审查两件事，便不难分辨。首先，天性急躁暴烈的人（我没有讲性情冷漠的人）会注意到，烦恼、焦虑等因素会不时让他们突然爆发。这种爆发非常有用，能使他们蒙羞、湮灭。但当湮灭生效时，这些便会消失，变为似乎不可能了。此外，他们经常感到内心有发怒的冲动，只是恩典的甘甜用隐秘的暴力制住了他们，如果稍微松懈，就会故态复萌。有人想自己很温柔，是因为凡事遂心。我没有说这种人，因为没有试验过的温柔，只是一个温柔的面具而已。这种看似圣徒的人一旦置身于逆境，就会显出许多的缺点；他们以为这些缺点已经死了，其实只是睡了，没有被唤醒罢了。

我关起门来，整天读书祷告。我把一切都给了穷人，甚至拿家里的亚麻给她们作装饰品。我教她们教义问答书；当父母不在时，我请她们吃饭，极敬重地帮助她们。这时，我读圣法兰西斯·德赛尔<sup>16</sup>的著作和张叨夫人传记；在此我得知有人祷告。我求我的认罪神甫教我，他不肯，我就努力自己做起。

---

<sup>15</sup> 湮灭：指魂的死亡，又称为“己”死；人不再有自己的喜好、思想。

<sup>16</sup> 圣法兰西斯·德赛尔（1567-1622）：又称“圣方济各沙雷氏”，日内瓦主教，致力于赢得更正教徒回归天主教。

我没有成功，起码当时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我不会想象。我以为若没有清楚的意象和有利的理由，就不能祷告。这难处使我烦恼良久。但我孜孜不倦，迫切地求神给我祷告的恩赐。张叨夫人传记里记载的，我无不喜爱；我是那么幼稚，以为应该做她所做的一切，她发的誓言我也发——那都是以最完美为目标，要在万事上行神的旨意。我还未满十二岁；但我竭力操练。

有一天，我读到她听从“良人”的建议“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歌8:6），就用一块烧红的烙铁——上面刻着耶稣的名字——把这神圣的名字印在心上。我不能效法，非常难过。我把这神圣可爱的名字写在一小片纸上，想法用丝带和大针别在皮肤的四处，如此佩带了很长时间。

我一心想做修女，经常去往见会修道院求她们收留；对圣法兰西斯·德赛尔的爱不许我考虑别的社区。我经常从家里悄悄溜出去，百般求告那里的修女收下我。尽管她们非常想要我，即便为了眼前的好处，却不敢，因为怕我的父亲难过——众所周知，他特别爱我。另外，我也太年幼了，还不足十二岁。

那时，父亲的一个侄女住在我家里，我受了她许多的恩惠。她很有德行，只是她的父亲钱财不丰，使她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我的财产。她发现了我的企图和要当修女的强烈愿望。这段时间父亲不在，母亲病了，她负责照顾我；她怕别人怪她怂恿我，或者至少为我的想法而得意。父亲特别害怕这事；尽管他愿意抛弃万事，回应神的呼召，但每当听说我该作修女时，仍然禁不住流

泪。母亲对此则比较漠然。堂姐到我的认罪神甫那里，要他禁止我去往见会修道院。神甫不敢冒然行事，怕得罪那个社区——她们认为我已经是她们中的一员了。我去认罪时，他不为我告解，理由是我一个人绕行街道，去了往见会修道院。我从未有过不被告解的经历，天真地以为犯了可怕的罪；回来后极其难过，堂姐无法安慰我。我通宵哭泣，次日清早去见认罪神甫。我说，如果他不为我告解，我就活不下去；我情愿做任何苦行，只求他为我告解。他立刻告解了。

然而，我仍然希望做修女。我热切地求母亲带我去，她不肯，怕我父亲难过。父亲当时不在家，她推辞说等他回来。眼见一无所获，我就仿照母亲手笔，伪造了一封信：她求她们收留我，借口身体不好，不能亲自带我去。但院长是我母亲的亲戚，熟悉她的字体，立刻识破了我天真的骗局。

## 第五章

# 停止祷告尝苦果

父亲一回家就得了重病，卧床不起。我自愿做他的护士。他住在侧翼的一间房里，跟母亲分开。母亲病后身体还软弱，也许是怕旧病复发，很少过来看他。我和父亲单独在一起，有机会为他做一切；我就竭尽全力地服侍他，给他一切爱的印记。他显然很满意我的照料，因为他特别爱我，喜欢我做的一切。男仆不在时，我趁父亲不注意，常去倒他的便盆，为了使肉体受苦，也为了效法耶稣基督——祂说祂来是要服事人，而不是被服事。父亲要我读书时，我读得那么投入，令他惊讶。

我继续祷告，并念咏对圣处女的祷文——从领首次圣餐后，我从未忘记过。我记着姐姐的教导，随时作简短的祷告；我的神啊，她教我为你所有的工作赞美你。我眼目所见的一切都使我爱你。下雨时，我愿所有的雨点都变成爱和赞美！不知不觉，我的心享受着你的爱，我的意念被你所充满；我与全地上的良善联合，我愿全人类的心都爱你！这习惯深深地植根在我的生命里，即使在我最不忠诚的日子里，仍不改变。

我能保持这些良好的情操，堂姐的贡献非同小可。我非常爱她，常常跟她在一起。她待我十分温柔，把我照管得极好，我的心再一次温柔明理了。也许，我陷入了极端：我是那么强烈地依恋她，无论她走到哪个房间，我总是跟在后面——我非常喜欢被人温柔合理地对

待。我似乎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的确，除了那些理智的、不情绪化的人，不应该让任何人接近孩子。

我这种对指导者的依恋，在我看来是无可厚非的。她的财产与她的出身和美德并不般配；她满怀爱心与热情，做现状许可的事情。我自觉没有过分，但母亲认为，我爱堂姐如此深，爱她便会少了。魔鬼真会耍诡计！从前母亲那么信任我，除了临睡前，我一连几天不进她的房间，她都不过问，只要知道我在家里就够了。但现在，她要我一直在她面前，使我难得跟堂姐在一起。堂姐病了，母亲趁机把她送回家去。在天性和恩典上，这对我都是沉重的一击。

母亲尽管做了这事，却仍然十分贤德，是当时最慈善、最有爱心的妇人之一。神允许这事发生，是为了试验我。若是爱心会过度的话，母亲的爱就是过度的。她不仅施舍家里余剩的财物，甚至包括必需品。她从未拒绝过一个穷人；匮乏向她求救的，无不得到帮助。她供给穷工匠材料，使他们经营业务；供应穷商人，使店中不缺现货。我想我继承了母亲的慈善和对穷人的爱心，因为神施恩于我，使我接续这神圣的操练。在镇上或邻近的，没有一个人不因她的爱心受益。她需要维持很大的家业；有时，她甚至毫不犹豫地把手里最后一枚金币给人。她的信心是活的。她对圣处女有极深的爱，从未忘记念咏对她的祷文。每天做弥撒<sup>17</sup>时，她默想祷

---

<sup>17</sup> 弥撒：天主教最崇高的祭礼，纪念主的钉十字架，有读经、讲道、领圣餐等仪式，由神职人员主持，几乎每天都有。信徒可以为心中的负担出资奉献弥撒，在这些弥撒里，主持者会特别为奉献者心中的意愿代祷。

告。她只需要一个指导者引领她进入内在的生命，因为若没有内在的生命，一切美德都是微弱、肤浅的。

前文所述我有太多的自由，原因是我年幼时，母亲太信赖使女们；长大后，又太相信我自理的能力。知道我喜欢独自读书，且在家里，她就满意了，并没有多想；但出去时，她几乎不给我任何自由——这对女孩子是极好的。我养成留在家里的习惯，结婚后非常有用，在适当的地方我会提到。所以母亲让我自理并没有大错；她的错处在于没有让我留在她的房间里，并有适当的自由，也没有发现我经常在家中的哪一部分。

堂姐离开后，我的敬虔持续了一段时间。神施恩于我，使我有很大度量，能饶恕别人的伤害，让我的认罪神甫惊讶。我知道有些女孩子因嫉妒说我的坏话，但机会允许时，我常说她们的好话。我得了隔日热（两天发烧一次），这病持续了四个月。发烧引起呕吐和别的并发症，使我受了很多苦。发烧期间，我温和敬虔，很忍耐地受苦。我继续祷告时，也继续着这样的生活。

大约一年或十一个月之后，我们去乡下住了些日子。父亲带了一位亲属同去，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年轻绅士。他很想娶我，但我的父亲反对，不许我嫁给亲属，因为除非作假或草率处置，很难获得许可。这位年轻人极爱圣处女，每天念咏对她的祷文，我跟他一起念。为了省时间，我放弃了祷告，这就酿成了我的祸端。

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仍然保持着敬虔的灵性，常去寻找牧羊的小女孩，教她们向你祷告，哦！我的神。但

这点残留的敬虔没有祷告的滋养，不知不觉我懈怠了，对你冷淡了。我的缺点都回来了，还加了可怕的虚荣心。我开始爱自己，这熄灭了我心里对你的爱。

在征询认罪神甫的意见之前，我还没有彻底放弃祷告。我告诉他：我觉得每天念对圣处女的祷文比祷告要好；由于没有时间，必须二择其一，应该选择念祷文，放弃祷告。我没有看见，我的神啊，这是敌人的诡计，好引诱我离开你，不知不觉陷入它的圈套。其实，我本有时间兼做二者，别无它事，只是一个选择。神甫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很随和，他许可了我的提议和我的毁灭。

我的神啊！如果我们知道祷告的价值，与你交通灵魂所得的益处，和它对于得救的重要，每个人都会孜孜不倦了。这是一个坚强的营垒，敌人永不能进来。它可以打击、围攻它，在墙外大肆喧嚣，但只要我们忠心地躲在里面，它丝毫不能伤害我们。应该教导孩子们祷告的必要性，就像教导救恩的必要性一样。但是，唉！不幸，人们只告诉他们有天堂和地狱，要争取前者，避开后者，却没有教导他们到天堂最简易的捷径。祷告不是别的，而是进入天堂的道路，进入天堂的道路就是祷告，心的祷告，这是每个人都会的，而不是头脑的祷告——那只是智力游戏、钻研结果、想象力练习，它们把人的头脑装满模糊的东西，偶尔有暂时的医治，但并不温暖心，心却依然冰冷，死气沉沉。

啊！你们贫穷的人，粗鲁愚昧的人，不会推理也没有知识的孩子们，没有记性头脑蠢笨的人们啊！来吧，

来学习祷告，你就会变得有智慧！聪明而富有的强者啊，你是那么伟大，难道不爱可爱之物，恨可恶之物？爱吧！爱无上的好，恨无上的恶，那样你就会有智慧！当你爱一个人时，你知道爱的理由和爱的定义吗？当然不会。你爱，是因为你的心爱它觉得可爱的东西。有什么比神更可爱吗？你明知祂是可爱的；别说你不了解祂，你知道祂创造了你，又为你死了。如果这还不够，在你们中间，谁没有缺乏、病痛或羞耻呢？谁不能讲出病情，要求医治呢？

来吧！来到这众善之源。不要再愚弄自己，向软弱无能的人诉苦了，他们并不能安慰你。来祷告吧！把你的烦恼向神倾诉，来求取祂的恩典。最重要的，来爱祂吧！没有人能离开爱。因为若没有心，没有人能活；没有爱，心也不能活。为什么消遣自己，找理由爱“爱的本体”呢？让我们爱而不管爱的理由吧！这样，在别人找到理由之先，我们就已经被爱充满了。尝一尝，你就知道了；尝尝爱，你就比最聪明的哲学家更有爱的智慧了。爱，如同每一件事，经验的教导胜于理论。

来！饮于这活水的源泉吧！不要再到人工残破的蓄水池消遣自己了，它不解渴，反使你更加饥渴啊！啊，如果你在这喷泉里喝过，就不会到别处去寻求满足了！因为只要你继续汲取，就不再渴慕世上任何东西了。

但如果你离弃了它，哀哉！你的敌人就会占上风。它会给你甘甜的毒水，在感官的享受中，你将失去生命。

当我放弃祷告时，遭遇正如此；就像一棵葡萄树，因篱笆破败，被过路人随意掳掠。我开始在被造物中寻找先前在神里所享受的。你把我丢给自己，是因为我先丢弃了你；你容许我堕入深渊，是为了使我明白：我何等需要以祷告亲近你！你说，你要毁灭那些离弃你的淫乱灵魂——唉！离弃本身造成了他们的毁灭。神圣的太阳啊！他们从你面前退出，就进入了黑暗的宗教、死亡的严冬，从中永不能脱身——除非你亲近他们，用神圣的光辉，缓缓照亮他们的黑暗；以生命的温暖，融化死亡的寒冰，使他们生命复苏。

我跌入了不幸中最大的不幸。我越来越偏离你，哦！我的神——我的光明！我的生命！你也越发远离我。从一颗离弃你的心里，你渐渐退去了。你是那么好，依依不舍，好像只有遗憾。但当我心意回转时，啊！你就大步归向我。我的神啊，这是你的良善与我的忘恩的一个永远的明证！

这时，我比以往更情绪化，常常撒谎，虚荣败坏，因为年龄强化了情感。我的心不冷不热，没有一丝的敬虔，但由于在教会里养成端庄的习惯，我的外表如旧，看起来不错。虚荣，素来与我相安无事，此时抓住了我的灵魂。我开始长久地站在镜子前，欣赏自己——这是我极喜欢做的一件事；我甚至觉得别人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妥了。自爱变得如此强烈！我对别的女性只有齿冷。我的神啊，你赐给我美貌，我没有更爱你，反而虚荣自负；本当使我感恩的，却使我忘恩。我只见自己仪容美丽，却没有看见它覆盖着一个腐臭的灵魂。我是如

此骄傲！我想这内心的狂傲也许是空前绝后的；而表面上，我虚假的谦逊瞒过了所有的人。

自我景仰使我发现了别的女性的弱点。我的双目只看自己的美好素质，明辨别人的短处。我不看自己的缺点；即使觉察一点，也觉得与别人相比太微不足道了。我原谅自己，把缺点想象成美德。我对人对己的一切意念都是虚妄的。

我狂爱读书，经常通宵达旦，昼夜阅读；所以一连数月，睡眠尽失。我读的一般都是惊险传奇书籍，着迷到荒唐的程度。我迫切地想知道故事的结局，以为在那里会发现什么，但除了阅读的饥渴外，一无所获。这些书真是败坏年轻人奇特的发明！也许除了浪费时间外，没有大恶，但这代价不也太重了吗？我相信浪费时间是我所犯的最大的罪。无人制止我——人们有一种错觉，以为这些书会教人言谈准确。

我的神啊！出于无限的良善，你不时寻找我，叩我的心门：我常被剧烈的悲痛抓住，泪如雨下。我的神啊！今昔相比，我与你相交的经历是何等不同！我是那么难过！但泪水无益，悲痛徒然，我无力从这灾祸中撒身。何等盼望有一只慈爱有力的手把我拉出来啊！我自己却没有力量爬出来。

唉！如果有个认罪神甫检查我的病因，无疑会采取补救措施，很简单，就是让我继续祷告。但我的认罪神甫只是严厉地谴责我，让我反复念一些祷文，却没有对症下药，除去病根。先知说：“我深陷在泥坑里，不能爬出。”（参诗69:3）他们责备我，因为我陷在坑中，却

没有人把我拉出来。我徒然地挣扎，越陷越深；这努力只是显出我的无能，使我的处境更加悲惨痛苦！

唉！这悲哀的经历，使我对罪人有了怎样的同情啊！我明白了为什么悔改归正、摆脱困境的人寥寥无几了，因为他们的恶行遭人谴责，受来世惩罚的恐吓，却抓不到一只拯救的手。一开始谴责、恐吓还有果效，他们作出虚弱的努力，企图自救，但屡次失败之后，见到自己的无能，便渐渐自暴自弃了，认为一切努力都归徒然。接下来，即使别人不断地劝戒他们，却都如耳边风一般，毫无果效。所以经常的现象是：对罪人呐喊之声不绝，却没有一人改变。

在认罪时，如果罪人得到祷告这剂真正的药；如果要他如罪犯，每日俯伏在神的面前，求取力量，以脱离困境，很快他便改变了。这就是救赎的手，把他拉出污泥。但是，当代的医生、智者因受魔鬼迷惑，认为若没有完全的改变，就不能祷告。由于祷告是悔改的利器，他们却不给他，也就难怪没有持久而真诚的悔改了。

魔鬼反对祷告，向祷告的人大发烈怒，因为知道这是真正掳掠它的工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苦修，魔鬼任其所行，既不迫害修行的人，也不迫害倡导修行的人，但是基督徒只要一谈祷告，一进入属灵的生命，就必须准备进入奇特的逆境。“祷告的一生”等于“十字架的一生”。在世上，如果有一个属天的灵魂，那么，似乎所有的十字架、逼迫、嘲弄都是她的。在修道院里，如果有一个祷告的魂，那么，一切恶意都冲着她，一切羞辱也是她的——起码，当祷告又深又真的时候是这样。

如果一个魂以祷告著称，却遭遇不同，受人欢迎敬重，那么，她的祷告不是假的，就是造诣不深。她的道路满有亮光和惊人的恩赐，却不是信心的窄路上，就是那条舍己、经历内在死亡与湮灭的道路。她的祷告是在能力与感觉中，却不在中心深处<sup>18</sup>。我有时会离题，但我跟随那引领我的，并不刻意追求叙述的精确。

由于不忠，我落到这境地，从认罪神甫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可怜的是，我却依然每天念祷文，经常认罪，几乎隔礼拜就领圣餐<sup>19</sup>一次。我有时在教会里哭泣，求圣处女帮我悔改。我喜欢听人讲你，我的神啊，倘若有人对我讲你，我会侧耳倾听，永不倦怠。父亲讲论你时，我的心中喜乐盈溢。有时他和母亲作朝圣之旅，要早起出发；我怕睡眠误事，要么警醒不睡，要么对使女们倾囊相与，让她们叫醒我。那时，父亲经常谈论你，哦，我的神！这给了我无限的欢乐，我爱它甚于一切。别的娱乐都味同嚼蜡。我非常慈善，爱穷人，但如前所述，也有那些缺点。神啊！如此对立的事情怎能协调呢？

---

<sup>18</sup> 中心深处：盖恩夫人常用它指人的中心最深处，是神居住的所在，也是人的灵与神相交之处。较外面的是魂，包括感情、意志、思想等。最外面的是肉体，包括视、听等感觉功能。

<sup>19</sup> 交通：指领圣餐，为天主教重要的圣礼之一。也指与神与人的交流、沟通。



## 第六章

# 新婚十架灭生机

后来，我们到了巴黎，我愈发虚荣。家人不惜一切，让我出头露面。我炫耀虚空的美丽，骄傲自负，渴望一展风采。我盼望人人爱我，却不爱任何人。许多看似般配的人追求我；但是你，我的神啊，不许事情成就，因为你不许我毁灭。为了拯救我，你使难处突现，引起了父亲的注意。因为如果嫁给这些人，我就会过于露面，虚荣便有机可乘了。

有个人向我求婚数年，因家庭因素，父亲总是拒绝。他的风度不太投合我的虚荣心。但父母怕我会离开法国，加上这位绅士拥有大笔财产，尽管他们心中多有不愿，还是为我接受了他的求婚。1664年1月28日，圣法兰西斯·德赛尔守夜日<sup>20</sup>，他们定了亲，却没有通知我；甚至让我签署婚约时，都没有告知内容。我幻想婚后可以完全自由，脱离母亲的苦待了——这无疑是我缺乏温顺招致的，因而颇为欢喜。但是你，我的神啊，却别有所见。我后来发现梦想成空，如下所述。

我尽管很喜欢结婚，但订婚期间，甚至婚后许久，总是极为困扰。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我从未失去庄重的天性，对男人很拘谨；其次，是我的虚荣。尽管丈夫配我绰绰有余，我却不以为然。我觉得从前向我求婚的

---

<sup>20</sup> 守夜日：通常指节日前夕的守夜警醒仪式，此处指前夕的前日，1月28日。

人风范格外不同，他们的门第令我眩目。由于我凡事以虚荣为准则，一切有碍虚荣的，都是我不堪忍受的。

不过，虚荣也有用，它阻止我堕入那些败家的不轨之中。我不愿招人指责，所以外表上总是严以律己；在行为上，让人无可挑剔。我在教会里很端庄，没有母亲相伴从不外出，加上家庭名声极好，我被视为好女孩。结婚前两、三天，我才见到未婚夫。在整个订婚期间，我让弥撒举行，好知道你的旨意，哦，我的神！我希望好歹按你的旨意行。良善的神啊，我待你如同最大的敌人，你却忍耐我，允许我向你放胆祈求，如同朋友！

在镇上，婚礼带来了普遍的欢乐。在喜庆的气氛中，我是唯一悲哀的人；我不能欢笑，食不下咽，心情极度郁闷，却不知悲从何来。我的神啊！你似乎使我预感到将临的苦难。刚结婚，从前想作修女的记忆，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倒了我。次日，前来贺喜的人都揶揄我，因为我悲切痛哭，对他们说：“唉！我那么想作修女，怎么结了婚呢？这是怎样的命运啊！”

新婚燕尔，踏入夫家，我清楚地看见：对我，这将是一个悲哀之家。他们的生活迥然不同于我的父家，我被迫改变。婆婆多年守寡，一心节省；我父家的生活则极其尊贵。在这里，凡事为了表现，凡事斤斤计较；我称为尊严的，丈夫和婆婆称为奢侈。我对此很诧异，尤其是出于虚荣，我宁愿增加开销，而不愿缩减。

结婚时，我刚过十五岁，我看见昔日煞费苦心学到的一切都要放弃，不禁大为震惊。我父家生活雅致，讲究言谈准确，我的话总是大受赞赏，极有果效。但在这

里，没有人听我，除非为了驳斥或怪罪我。我若讲得好，他们就说我在念书教训他们。从前，有人来访、讨论事情时，父亲每每要我发言；但在这里，我若直抒己见，他们就说是在辩论，轻蔑地要我闭嘴。从早到晚，他们不停地斥责我，又教丈夫如此待我——而这正适合他。

若不是你禁止我做任何删减，严格命令我讲述一切细节，并解释每件事情，写给你这些，难免有伤仁爱，对我是很困难的。在继续讲述前，我对你有个请求，不要从人的角度看事情，因为这会使人显得格外坏。其实，我的婆婆有美德，丈夫有信仰、无恶意。我们必须有神里看万事，祂不愿意我灭亡，为了拯救我，才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另外，我太骄傲了，如果换一种途径，骄傲会更加猖獗，也许我就不会归向神了；但此刻，十字架把我逼到绝境，我便渐渐转向神了。

言归正传，我想说的是，婆婆对我是那么充满敌意，为了惹怒我，让我做最羞辱的事情。她脾气暴烈，自幼未曾矫正，不能与任何人同住。由于不祷告，只是念祷文，她看不见这些缺点；即或偶尔看见，由于没有从祷告中得力，也无法摆脱。较之于她的功德与聪明，这是一件可惜的事情。为此，我成了她怒气的牺牲品。她从早到晚，煞费苦心启发儿子与她一起，一刻不停地打击我。

为了惹怒我，他们坚持让极卑下的人居我首位。母亲对荣誉很敏感，我对她只字未提，她却风闻此事，不能忍受，怪罪于我，认为我接受这样的待遇，是因为不

知道维护门第、没有灵性等千万个此类的理由。我愁闷欲绝，却不敢以实相告。更痛苦的是，我忆起先前求婚的人，他们的性情行为是那么不同，他们爱我、敬重我，又是那么温柔知礼——这使我难以担当。

婆婆不停地贬抑我的父母，我每次省亲归来，都得忍受这些不快的言论。母亲则怪我不常去看她，说我不爱她，太依恋丈夫了——我真是四面受压！更不幸的是，母亲向婆婆讲述了我小时候带给她的麻烦，我一讲话，他们就用这些责备我，说我天性邪恶。丈夫要我整天待在婆婆的房间里，不许我进自己的寓所，于是，我没有独处喘息的片刻。婆婆见人就贬抑我，在最优秀的社团里，当众羞辱我，要除灭他们对我的敬与爱。但这没有产生预期的果效，他们见我忍耐地受苦，反而越发敬重我了。

的确，她发现了一个秘诀，可以熄灭我的聪明活力。我变得迟钝了，先后判若两人。婚前没有见过我的人常说：“什么！她就是那个有名的聪明人？她说不了两个词，倒是一幅很美的图画。”那时，我还不足十六岁，非常拘谨：没有婆婆相伴不敢出门，在她面前又不能讲话。我怕惹她厌烦，自取其辱，惶恐至极，甚至不知所言。

作为痛苦之冠，他们给我一位使女。这使女与他们情趣相投，百般恶待我，像陪媪<sup>21</sup>一样管制我。平素，我都耐心地忍受这势不可挡的邪恶，但有时也会失控回

---

<sup>21</sup> 陪媪（音“袄”）：起居在一起的年长妇女，负责调教、陪伴未婚少女。

嘴；很长时间，这是我真正十字架的来源，使我蒙受严酷的责备。我出门时，男仆奉命汇报我的行动。

从此，我开始以泪泡饭的日子。餐桌前，如果他们有些言行使我泪下，我的羞辱就加倍：首先，源自他们的责备；其次，是我不能自抑的泪水。我无人诉苦，也无人扶助。我曾尝试告诉母亲一些事情，却招来那么多新的十字架；于是，我定意自己担当一切忧伤，不再向人倾诉了。丈夫深情地爱我，他不是由于冷酷才恶待我，而是由于脾气暴躁。婆婆不住的挑拨使他恼怒。

四面楚歌，愁云惨淡，我的神啊！我始才意识到：我需要你的帮助！在家外，更是危机四伏，因为只有倾慕者的奉承，催我毁灭。这样年轻，置身于这样奇异的家庭十架中，恐怕我会全然转向外面的世界，选择一条不轨的道路。但是你，我的神啊，因着你的良善和对我的爱，却使这起了截然相反的作用。藉着加倍的打击，你将我拉向你；爱抚做不到的，你使用十字架做到了。新婚之初，你甚至用天然的骄傲使我尽责。我知道一个有尊严的女人不应该使丈夫蒙羞，为此，我审慎到了极处，甚至拒绝别人伸给我的手。因着过度审慎，有一次几乎毁了我，因为事情被完全曲解了；但丈夫知道我的清白，也知道婆婆的渲染是错的。

这些沉重的十字架使我归向你，哦，我的神！我开始懊悔童年的过犯。婚后，我只故意犯罪一次，此外都是虚荣的情感，是我不愿意有的；或者即使愿意，也因我的痛苦持衡了。另有一些，我当时以为是对的，因为

亮光不够，没有洞悉虚荣的本质，只注重虚荣引发的意外事件。

我努力改善自己，做了最详尽的认罪悔改，彻底放弃了一度钟爱的传奇书籍。其实，结婚前一段时间，因读福音书，这爱已经淡化了。我发现了福音书的美丽和它真实的特质，开始厌恶别的书籍，觉得它们满纸谎言。我甚至放弃了一般书籍，只读造就人的。我恢复了祷告，努力不得罪你，哦，我的神！我觉得一点一点地你的爱掌管了我的心，它无上的权柄驱逐了别的爱。但我仍然极度自爱，虚荣得可怕——这是我最麻烦、也最顽固的罪。

十字架每天加增，越发苦不堪言。人前人后，婆婆对我尖酸刻薄还觉得不满足，后来为零星小事，就不停地发脾气，达两个礼拜之久。悲痛日益加深，我偶有的闲暇，都在哀伤中耗尽了。服侍我的使女们不但不顺服，反而苦待我，我有时忍不住发脾气；但我尽力征服怒气，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就这样，致命的打击熄灭了我活泼的天性，我变得柔和了。多数时候，我就像一只被剪毛的羊羔一般。

我求主帮助我，祂是我的依靠。我与他们年龄差别太大，丈夫比我年长二十二岁；脾气随着年龄增强，我看他们没有改变的可能。我的神啊！我出资奉献，让弥撒举行，求你赐恩，好让我适应他们——这是我不断的祈求。我见说什么都冒犯他们，甚至那些在别人看来会感恩的事情，我不知所措了。婚后六个月，有一天，我独自一人悲伤欲绝，就拿了一把刀，要割掉自己的舌

头，免得被迫讲话，因为他们要我说话，只是借机发火。但你突然制止了我，我的神，你让我看见了自己的愚昧，不然，我就作了这疯狂的事了。我不住地祷告、领圣餐，让很多弥撒举行，好变成哑巴。我还是那么孩子气！

我曾经历过很多的十字架，但像这种持久的对立还是首次遇到，也是最难背负的。我竭力投其所好，他们非但不领情，反而恼怒，可我还得朝夕陪侍，不敢稍离片刻。我曾见过巨大的十字架，压倒甚至治死了怒气；但这种持久的对立，刺激人心，唤醒一种怪异的苦楚，人必须用超级暴力自制，才不会勃然发怒。

这就是我的婚姻生活，不是自由人，而是奴隶的生活。为了增加我的耻辱，婚后四个月，我发现丈夫有痛风病。这病无疑洁净了他（使他归向神），却导致了我里外许多真实的十字架。那年，他病发两次，第一次六个礼拜；稍后再度发作，更为严重，最后足不出户，甚至卧床不起——这种状况一般会持续几个月。

我兢兢业业地看护他，虽然年轻，却未失职，甚至做得过分。但是，唉！一切都不能赢得他们的友谊。我从未得到些许的赞赏，甚至没有起码的安慰，知道他们是否喜欢。我放弃了一切娱乐，包括那些最无邪的，好陪伴丈夫，做我以为使他开心的事情。有时他忍耐了我，我觉得很幸福；但多数时间，我令他不能忍受。我的朋友常说，以我的年龄，正适合护理病人，不发挥我的才能才丢脸呢。我答道，我有丈夫，我与他共享财富的同时，也该共担烦恼。

我没有跟任何人诉苦，面上显得很满足，若不是丈夫有时当众对我发恶言，别人还以为我跟他很幸福。母亲受不了我对丈夫的殷勤，断言我在奠定不幸，最后他会视我的美德为责任；她不同情我，反而挑错。的确，以人的眼光看，这样做不知感恩之人的奴隶，实在愚蠢。但我的神啊，我的想法是多么不同！外面的表象与内里的实质是怎样天差地别啊！

丈夫有个缺点，见人讲我坏话就生气，烈怒即刻爆发。他有理智，很爱我，但这是神对我的引导。我生病时，他焦虑不安，非言语所能形容；可并不停止对我发火。我相信，如果没有他母亲和前面讲过的那个使女，我跟他会幸福的。至于急躁，很少男人不是这样的，明智的女人应该安静忍耐，不应针锋相对，火上浇油。

我的神啊！你使用这些来拯救我，我后来看见这都是你恩慈的安排；要治死虚荣骄傲的天性，这过程是绝对必需的。你以智慧的设计全面动工，不然，我无力摧毁它。我迫切地祈求耐力，下决心控制舌头，哦，我的神！但急躁的天性经常背叛我，突然发作。无疑，这是你允许的，我的神，免得自爱因忍耐而滋长；因为片刻的发作带给我数月的羞辱、责难和悲痛，成为新的十字架。

## 第七章

# 生子损财复病危

婚后第一年，十字架于我无益，虚荣依旧掌权。因着出奇的惧怕，我常撒谎，借故推托隐瞒。我觉得有些事情太不可理喻了，特别是那位服侍我的使女对我的苦待，时常让我怒不可遏。她得罪我时，他们却与她为伍，与我作对，这是我闻所未闻的。至于婆婆，由于她的年龄与身份，还比较容易忍受。

最后，我看事情的眼光就全然不同了，哦！我的神，你是怎样改变了我！在你的里面，而不是在被造物中，我找到了受苦的理由。我满有喜乐地看见：这不可理喻的十字架的引领，是我绝对需要的。

我有个缺点，源自自爱，也是大多数女人的通病。我不能忍受别人在我面前称赞别的美丽女子。我总能发现她的瑕疵，巧妙地提出来，引起别人的注意，以抵消赞美的果效。好像有人与我同得赞誉，我的赞誉就少了似的。这个缺点持续了很久，它源于愚昧粗鄙的骄傲，而我的骄傲是超级的。我的神啊！你用这种方式引导我，我是怎样感恩啊！若是婆婆和丈夫都赞赏我，像在我的父家一样，我就骄傲得不能自持了。我认真地探访穷人，竭力征服怒气，特别是在那些挫伤骄傲的事情上。我大量施舍，一丝不苟地祷告。

我怀了第一个孩子。在这期间，我在肉体上多受体恤，十字架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我的身体是那么不

适，能激起最冷漠之人的同情。更重要的，他们特别渴望有孩子，非常担心我会流产。不过，怀孕末期，他们对我不太在意了，有一次，婆婆以骇人的方式待我；轮到我时，我是那么坏，假装肚子疼吓唬他们。丈夫是独生子，婆婆很富有，只能通过他得到继承人，他们实在太想要孩子了！如果我流产了，他们就毫无慰藉。然而，我见这给他们惹了太大的麻烦，就说自己好些了。

怀孕期间，没有人比我更惨了。我持续生病，极度厌食，除了一点水果外，都不能看食物，而且不断地剧痛、晕倒。生产时，病势格外沉重。漫长而剧烈的病痛给了我锻炼耐心的机会，我将一切都奉献给神，略得喘息之机，就极满意地受苦。产后症持续了很久，发烧且极度虚弱，几个礼拜后，我都不能起身，让他们收拾床铺。略有起色时，乳房上生了一个疖子，须将两处切开，剧痛难当。

一切剧烈的病痛比起在家里所受的苦，依我看，只不过是影子罢了。家庭痛苦不但没有减少，而是每天增加。我还有剧烈的头痛。这期间，你加增我耐心的同时，也加增了我对你的爱。真的，由于痛苦，我对生命很漠然，一切致命的疾病都不能使我惧怕。

第一次生孩子改善了我的容貌，使我更加虚荣了。我虽不愿在天然姿色上，增加任何人工的妆饰，却依然非常自爱。我喜欢被人看，不但不躲避这类场合，反而出去散步。有一、两次在街上，虚荣心使我除去面罩，脱下手套，露出手臂。还有什么比这更愚昧吗？当我被

虚荣如此掳走时——这太经常了！我悲切痛哭，却没有改邪归正。有时，我去舞会，跳舞出风头。

在世务上，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临到家里，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有一年多的时间，这给了我奇异的十字架，并不是我在意这些损失，而是全家人的怒气都冲我来了。我为此而受的苦要用整卷书才能写完。

神啊！将钱财牺牲给你，我是何等欢喜呢！多少次，我把自己弃绝给你，如果你愿意，我就去讨饭。婆婆痛不欲生，要我为此向你祷告，哦，我的神！但对我而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相反，在自我牺牲中，我迫切地祈求：宁可把这一家降为乞丐，也不要让它得罪你。我对财富如此冷漠，自觉很内疚，私下常为婆婆开脱：“你若像她一样苦心经营，失去时就不会这么漠然了。你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但无论怎么想，我还是觉得无关痛痒。我有些可爱的设想，比如住到济贫院去，因为在巴黎的都市旅馆，我们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我觉得即使在那里，无论怎样穷困潦倒，比起这无休止的家庭逼迫，也是甘甜的。

不可思议的是，父亲对我的苦难一无所知，尽管他是那么温柔地爱我，我对他也有难以言出的爱。有一段时间，神让他也反对我。母亲不断地告诉他，我忘恩负义，不爱他们，只顾夫家。的确，一切现象都定我的罪，因为我省亲的次数，不足应当的四分之一。他们不知道我的困境，为护卫他们而承担的一切。母亲的言论，加上不利的环境，淡化了父亲对我的友谊；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

婆婆常责难说，我过门前他们百事亨通，是我带来了所有的厄运。另一面，母亲要讲丈夫的坏话，我不准许。

我声明我极不愿讲婆婆的长短，特别是关于丈夫的（我确知我的丈夫在天上）；这使我很不安。我相信我轻率恼人的脾气，偶尔失控而突然的发作，给了我足够的机会，招致一切的十字架，掩盖了他们原本有的美德。我若表现得好一些，情形就会不同了。另外，我尽管有常人所谓的耐心，却不珍爱十字架，为此多有错失。单纯从人的眼光看，似乎不可理喻；但我们必须更上一层，在神里看一切。另外，我太骄傲了，神许可这些是为了我的好处，以免自毁。我实在不愿意写这些，若不是怕违命，我就停笔了。

各方面损失都在继续。除了上文所提的都市旅馆外，国王减除了数处收入。在这样的困境中，以我当时的状态，默想并没有带来真平安。它使我隐退了，却不是平安喜乐。我一天准确地默想两次，但由于没有稳固的神的同在——那是后来才有的，我常走神。我的骄傲尚存，在致命的打击中，强自撑持着。

没有人安慰、指点我。在我结婚后两个月，养育我的姐姐（同父异母）去世了。对别人，我没有信心。生命非常令人厌倦。我的脾气依然急躁，无论怎样尽力征服自己，要讨别人喜欢，还是禁不住生气。

我只偶尔卷一点头发，通常都不卷，脸上不涂脂抹粉，但虚荣并不因而减少。为了抑制虚荣心，我很少照镜子。我读灵修书籍，如《效法基督》和圣法兰西斯·

德赛尔的著作。梳头时，我大声读书，使仆人们受益。我让她们随意打扮我，不改丝毫——这省事省物，也省了虚荣。不知她们弄得怎样，我总是受人赞赏，每每唤醒虚荣心。有些日子，我想好好打扮一下，反而失败了；我越忽略自己，越显得好看。这是一块很大的绊脚石。我的神啊，多少次，我去教会是为了让人看，而不是向你祷告！别的女人嫉妒我，说我涂脂抹粉，告诉我的认罪神甫，尽管我声称没有，他却依然责备我。

我常讲自己的长处，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有时还说谎。但这些缺点渐趋消失，因为我严以律己，竭力摆脱一切的恶，做错时非常难过。我把自己的缺点写下来，逐礼拜，逐月，仔细检查，看改正了多少。但是，唉！完全依赖自己的小心，这劳苦是何等没用啊！我的神啊，我迫切地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恶。见我的劳苦徒然，我求你保护我，向你抗议说，如果你不拯救我，我会被旧罪抓住，甚至会犯更大的罪！

严酷的十字架没有剥除我的自爱。它使我漠视今世的财富，甚至恨恶生命，却没有夺去我虚荣的情感。在一切露面的机会中，虚荣心都有力地醒过来。由于忙于服侍丈夫，这样的机会其实很少。我的神啊！教会是我露面最多，也最被虚荣围困的地方。我觉得我愿意改变，但这愿望是那么微弱，了无生机！

丈夫离开家很久了，痛苦与忧伤使我定意去看他。婆婆坚决反对，但由于父亲的支持，我得到了许可。抵达时，我发现他形象大变，濒临死亡了。他没有料理事情的自由，无法办事，躲在朗格维尔旅馆，为焦虑所吞

噬。由于我非常引人注目，他怕会被人发现，烦恼至极，他要我回家，扮演伤痛者的角色。但爱情与长久的离别胜过了一切，他让我留下了。

由于害怕被发现，他将我关在房间里八天，不许我出门。这恐惧与商务无关，毫无道理。后来，他怕我闷出病来，又求我出去，到花园里散步。在此，我遇到了朗格维尔夫人，她长时间地欣赏、打量我——我很惊奇这嘈杂、肤浅的敬虔竟如此显露在外表上，好像有多么深沉！朗格维尔夫人见到我，表示了极大的欢喜；她大大地款待我。丈夫非常高兴，因为他实在爱我，若不是婆婆不断的闲言碎语，我跟他会很幸福的。

在这家旅馆里，我受到不能言出的礼遇，所有的官员都殷勤地服侍我。由于这不幸的外表，我所到之处，无不受人赞誉。在此，我格外审慎，不近人情，把自己弄得可笑：我从不单独跟男人讲话；丈夫不在时，从不让人进马车，即便是亲戚；若非三思，从不把手给人；从不进男人的马车……简言之，在一切可能的事上，我都谨慎自守，以免给丈夫惹麻烦，或让人指东道西。

我的神啊！我是那么审慎，只为了虚空的尊严！而对真正的尊严，即不得罪你，我却太不审慎了！

在此，自爱是那么强烈，我又是那么过分！若偶有失礼之处，夜间就不能入睡。人人都向我献殷勤，外面的生活实在太惬意了。但室内，丈夫为忧虑所胜，每天都使我承受新的烦恼。有时，他威胁要把晚饭扔到窗外去，我说那对我太不公平了，我的胃口很好。我与他一同大笑，逗他开心，我讲话的方式打动了，通常他立

刻就安静了。但有时，忧郁是如此掌控了他，无论我做什么，也无论他怎样爱我，都没有用。他想让我回家，我不愿意，因为他不在时，我受了大苦。

我注意到：在我做弥撒或领圣餐之后，通常他的情绪最烦躁，不能自控，常常持续良久。我的神啊！你赐给我极大的耐心，使我一言不发，或温柔地讲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因此，魔鬼尽管引诱我冒犯你，却只得失望而归。由于你独一无二的恩典的扶持，尽管我的天性深觉反叛，你不许我发火。

我极度消沉，哦！我的神，我爱你，不愿意得罪你。这虚荣，我感到了，却不能除去，使我深为烦恼，加上长久的忧伤，我病倒了。我不愿给朗格维尔旅馆添麻烦，就移居别处了。病势沉重，达到极处；七天之内，医生给我放了四十八次血，之后再放不出血了，对我已经绝望。病势持续，毫无复原的可能。听认罪的神父是圣法兰西斯·德赛尔的密友，敬虔有辨识力，对我很满意，说我会像圣徒一样死去。我的神啊！只有我对自己不满——我的罪太清楚了，呈现在脑海里，刺痛我的心，不许这假定存在。

午夜，我受了临终圣礼，凄凉的气氛笼罩着家人和一切相识的人。只有我对死亡无所惧怕，漠然视之。离开这悲惨的身体，我并不难过，因为它的虚荣比死亡更让我难以担当。我不在意死亡的临近，在很大程度上，当归功于我的十字架。

丈夫见我活命的指望，痛不欲生，无以慰藉。我的体质越来越弱，病势日益加重；药物不起作用。过

度的放血把我的静脉放干了，里面再也找不到血液。在圣法兰西斯·德赛尔纪念日<sup>22</sup>，他让许多弥撒举行（请神父在弥撒中为妻子代祷），发誓将我献给这位圣徒。这事一做，我就开始好转。但奇怪的是，我刚脱险，他就不顾心里许多的爱，对我发怒。我略能活动，就开始承受新的打击。

这病对我颇有益处，剧痛锻炼了我的耐心，并给了我极大的亮光，使我看见世事的廉价，大大地脱离了自我，以新的超越以往的勇气去受苦。我的神啊，我觉得你的爱在我里面更有力量了，相伴而来的，还有我取悦你的愿望，在现状中忠于你的心，等等……许多好处，不再赘述。低烧伴随肝炎缠绕着我，依然持续了六个月。他们以为这病终将致我于死地，但我的神啊！你还不愿意将我收回，你的计划远不止如此——你不满意我做你怜悯的对象，你还要我做你公义牺牲品。

---

<sup>22</sup> 圣法兰西斯·德赛尔纪念日：由下文可见，在盖恩夫人时代是1月30日。现在是1月24日。

## 第八章

# 进入内里的祷告

我的病体虚弱，缠绵许久，但终于康复如初了。我失去了母亲，她像天使一样离世了。神纪念她的大施舍，在今世就报偿她，给她如此超脱的恩典，虽然病了只有二十四个小时，她却毫无伤感地离开了最爱的一切。先生，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我略去了，因为对你无益，也不加增你对我的了解；无非就是日常十字架继续，虚荣偶尔发作。

我依然坚持祷告的小功课，每天两次，从不耽误。我警醒谨守，征服自己，大量施舍；去病弱的穷人家帮助他们；准时去教会，安静圣餐前，永久地敬拜——根据当时的亮光，我做了一切知道的善事。

我的神啊！你加增我苦难的同时，也加增了我的爱心与忍耐。母亲使弟兄暂时比我优越（指母亲对弟兄的偏袒），我虽然毫不介意，却背了许多的十字架，因为在家里，事事都怪罪于我。第二次怀孕增加了我的不适，有时甚至有隔日热。我依然软弱，我的神啊！我还没有全力服事你，像不久之后你所赐的；我想把你的爱与自爱以及对世界的爱联合起来。尽管如此不幸，我还是发现有人爱我，我也禁不住要取悦他们，不是因着爱他们，而是因着自爱。

我的神啊，你让德张某夫人遭流放，到我父家。父亲将家中的部分居室让她，她接受了，住了一段时间。

这位女士卓越敬虔，非常属灵。由于常见面，她对我颇具友谊。她注意到我渴望爱神，却忙于外面的慈善工作，她说我有活跃复杂生命的美德，却不在祷告的单纯里，如她所处的状态。她有时点我一句，但时间未到，我不明白。她的身教胜于言传，在她面上显示着极大的神的同在；我目睹于她的，从未在别人身上见过。

我绞尽脑汁，好有不断的神的同在；自取许多烦恼，却徒劳无功。我努力得到只有停止一切努力才能得到的恩赐。这位可贵的女士美德远超常人，令我痴迷。她见我如此麻烦，常讲几句，但不是时候，我听不懂。我告诉认罪神甫，他则告诉我截然相反的话；由于我让她知道了神甫的意见，她不敢再讲了。

父亲的侄子来了。前文（第一卷第四章）提过，他与希里波立的主教去了越南交趾支那。他来欧洲，要带些教士回去。念及他前次路过带给我的好处，我很高兴见到他。德张某夫人欢喜不亚于我，有种共同的属灵语言，使他们一见如故。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珍妮维夫·古兰桥，当时最圣洁的女人之一，也懂得这种语言。

这位优秀亲属的诸般美德令我痴迷，我羡慕他不止息的祷告，却不理解。我的神啊！我刻意不停地默念你，思想你，反复祷告，叹息呼唤，但这些都不能给你所给予的——那只有在单纯中才能经历的。他告诉我，祷告时他什么都不想；我很惊奇，百思不解。他全力强化我对你的依恋，哦！我的神。他说，如果他有幸殉道，他会奉献给你，使我得到伟大的祷告恩赐——他真的殉道了。

我们常一起念对圣处女的祷文，他时常突然停下，因强烈的吸引而闭嘴，停止出声的祷告。我对此很纳闷。他对我有不可思议的爱。我还不足十八岁，在这败坏的世代，别人刚开始享乐的年龄，我对罪异常的恐惧，使他对我格外温柔。我很清楚自己的缺点，总是坦然自责；但要纠正太难了，令我望而却步。他支持我，鼓励我。他可能想教我一种祷告的方法，好有效地摆脱己，但是我不开窍。我相信他的祷告比话语更有效，因为他刚离开我的父家，你就怜悯了我，哦，我至圣的“爱”！我取悦你的心愿、所流的泪水、巨大的劳苦和微小的收获，感动了你的心。出于恩典和慈爱，你在瞬间给我的，是我一切劳苦都不能获得的。

以我心灵的状态，我越不配，你就越大施慈爱。你不在意被拒的恩典、我的罪恶和我极度的忘恩，你看我如此无助，如此辛苦地操桨，神圣的救主啊！你就送来一股属天的顺风，使我全速驶过人世的苦海。下面我就讲到发生的一切。

我常跟认罪神甫讲祷告的难处：缺乏想象，也不会默想。宽泛的祷告没有用，因为我不理解；短而满有慰藉的适合我。这位好神父不明白。最后，神让一位非常属灵的修道士，是圣方济会的，路过我们的居所。他本想走另一条近路以减轻背水的麻烦，但一个奥秘的力量迫使他改变行程，路过我的住处。他立刻看出有事要做，他以为神要他带领附近的一位重要人物回转，但他的努力归于徒然。我的神啊！你要用他来征服我的心——你似乎别无思念，只惦念这颗忘恩负义的心！

这位可贵的修士一到乡下，立刻去看我的父亲。父亲正生病，几近死亡，见到他非常高兴。那时，我因生次子，卧床不起。他们顾虑我的身体，有一段时间，瞒着我父亲的病情，但一个粗心人不慎讲了出来，我就不顾病体，起身去看他。产后急于走动，使我患了重病。

父亲康复了，还没有全好，却足够给我新的爱的标记。我告诉他我爱你的愿望，哦！我的神，和不能如愿的痛苦。父亲特别爱我，他觉得最大的爱莫过于让我认识这位修士。他尽其所知的讲述这位圣人，要我去见他。一开始，我有些作难，因为我从不见修士——为了一丝不苟地遵守最审慎的规范，我认为应当如此自约。但父亲的催促成为绝对的命令，我想纯粹因顺服而行的一件事应该是无害的。

我与一位亲属同去。他远远地看见我，很困惑，因为他非常特别，不见女人。隐居静修五年之后，他对女人极为陌生。他惊讶我是第一个向他求教的，我的话语更让他惊讶。他后来对我说，我的面貌、言谈、举止使他糊涂了，疑在梦中。他长久地不动，也不语。对此，我不知该作何解；我继续，讲到祷告的难处，他立刻答道：“夫人，这是因为你到外面寻找里面的。到你心里去找神，你就会找到。”话毕，他离开了。

次日早晨，我去看他，他大为惊奇。我告诉他他的话在我心里产生的果效。真的，它们如箭一般，一次又一次地刺穿了我的心。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伤痕，那么甘甜、适口、满了爱，但愿永远不要愈合！这话给了我的心多年寻索的东西，或者说，使我发现了心

里本来就有，却因着无知，从未享用过的宝藏——主啊！你在我的心里，你只要我单纯地转向里面，享受你的同在。哦！“无上之好”啊，你是那么切近！我东奔西跑，却寻不到你。我的生命凄惨不堪，幸福却在我的心里。我置身于财富中，却穷困潦倒；对着不撤的盛宴，却饿得要死！

哦！既陈又新的美啊！为什么我知你如此迟呢？唉！我忽略了你的所在，到你不在的地方寻找你。我没有理解在福音书中你所讲过的话：“神的国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参路17:21）我当时就经历了这话。从此，你是我的王，我的心就是你的王国；你是发号施令的元首，在我心里独行你一切的旨意。当你到一颗心里做王时，你做的正是你来到世间做犹太人的王时所做的。神圣的王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来10:7）祂在一颗心里掌权之始，即写下这话。

我告诉这位可贵的神父：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心全变了；神在里面，找祂的艰难已不复存在。从那一刻起，我的深处就有了神的同在，不用头脑或思虑，而是在极其甜美的经历中，真正拥有了祂。我经历了《雅歌》中佳偶的话：“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歌1:3）我的心受了慰藉；如同安抚的膏油，医治了一切的伤痕。这慰藉甚至强有力地散布在感官上，使我难以开口或睁眼。

我整夜未眠。我的神啊！你的爱不仅是愉悦的膏油，也是吞灭的烈火；它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焰，似乎瞬

间燃尽了一切。我突然改变，令人令己都不能相认了。既找不到缺点，也找不到嫌恶，一切都如稻草，在烈火中化为了乌有。

神使我有如此惊人的变化，这位好神父看见了，却不愿担当指导我的责任。有许多因素使他拒绝：我的外貌，这是他非常顾虑的；我的年幼，只有十九岁；他对神的许诺，出于不自信，永不指导女性，除非主给他特别的命令。我迫切地恳求他，他才让我向神祷告，他也为此祷告。祷告时，有话对他说：“不要怕指导她，她是我的配偶。”什么！你的配偶？我的神啊！容我对你讲，你不是认真的吧？这可怕的充满污秽与邪恶的怪物，忘恩负义，滥用你的恩典，一味地得罪你。于是，这位好神父说，他愿意指导我。

如今，祷告是天下最容易的事了，几个小时好像瞬间，而且无法停止。“爱”不许我有片刻的歇息，我对祂说：“哦！够了，我的‘爱’，离开我。”从那一刻起，我的祷告在意愿中，不经头脑，没有形状、样式、图像，快乐得销魂。神的愉悦是如此大，如此明净而单纯，没有言语或动作，吸收了魂的另外两个官能<sup>23</sup>，使其有极深的专注。有时，我也有自由对“爱”讲些爱的言语，但接着一切就消失了。

这是信心的祷告，没有分辨，对耶稣或神的属性一无所见。一切都被吸收在甘甜的信心里，在此，一切不同都消失了，为了给爱空间，让爱有更多的膨胀，既没

---

<sup>23</sup> 指悟性与记忆，参第一卷第十章。

有爱的动机，也没有爱的理由。官能的统治者——意愿——吞灭了另外两个官能；为了与其有更紧密的联合，取去了所有显著的个体，以免那显著的削弱联合的力量，妨碍它们（悟性与记忆）失去在爱里。这不是说，在不自觉的被动操作里，它们已不复存在；而是信心的普世大光如太阳一般，吸收了一切不同的光，就视觉而言，使它们暗淡了，因为信心的大光胜过了一切。



## 第九章

# 销魂、灵提、异象剖析

那一刻我所得到的祷告，较之于销魂(又称“狂喜”)、灵提、异象等，是更纯净的恩典。异象显现在官能中，次于意志，其果效必须终止于意志。异象必须越过视、听、知的经历，否则，魂就不能与神有完全的联合。魂也许以为是在联合中，其实是间接的联合，是神的恩赐流入官能中，而不是神的自己。关键是不要让魂停留在异象、销魂中，因为这些恩赐容易产生错觉，且会捆绑她一生。清晰可辨的形状、图像，伴随着感知的快乐，魔鬼可以模仿；但没有图像、形状、样品，高于感知之物的，魔鬼则无法介入。

在这类恩典中，异象和销魂容易产生错觉，相对不太纯净、完全。灵提和启示要好一些，尽管也易错。异象从不是神的自己，像有此经历的人所幻想的，也不是耶稣基督，而是一位光明的天使，按着神赐给他的能力，使魂看见他的形象。有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显现，在我看来，这好像云中的太阳，因云染上鲜亮的色彩，不知其奥秘者以为是太阳本身，其实只是太阳的影像罢了。同样，耶稣基督显现在智能中，称为智能异象，是最完全的彰显；或者藉纯智能的天使成就，基督翻印在他们里面，彰显自己。

亚西西的圣法兰西斯<sup>24</sup>在异象上很有开启，但他从不把他身上与耶稣基督受难钉痕相似的记号归于耶稣基督，而是宣称一位撒拉弗取了耶稣的形象，将这些印在他身上。有些幻影和神圣的显现是出自想象，更有甚者，出自肉体，这两者都是最粗糙、易错的，这正是保罗所说的，撒但也能化装成光明的天使。当一个人过于珍爱、看重异象，住在其中时，常有此遭遇，因为它们激起了魂的虚荣心，拦阻了她在不凭眼见的信心之路上奔跑——像圣丹尼斯所讲的，就是那超越一切看见、知识和亮光的信心。

销魂来自感知的喜乐，是一种属灵的放荡。在此，魂走过了头，因着如此甜美的发现，以致晕厥了。魔鬼用这感知的甜美引诱魂，使她恨恶十字架，耽于声色之乐，充满虚荣和自爱，用神的恩赐捆绑她，拦阻她舍己跟从耶稣，向万物死去。清晰可辨的内里的言语也很易错，多出自魔鬼，因为神从不这样讲话。即使出自好天使，他们也似乎常常词不达意，一般很少应验。当神通过天使这样传递信息时，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理解，我们按自己的方式领受，如此就被误导了。

神直接的讲话不是别的，就是将祂的道印在魂里。这话语没有声音，真实、活泼而有功效，如经上所记：“祂说了，事就这样成了。”（参创1）这是结果子的话语，没有片刻的沉寂，在魂的深处永不止息——如果她适合的话。这话语回归本源时依然纯净，像离开时一

---

<sup>24</sup>亚西西的圣法兰西斯（1181-1226）：又称“亚西西的圣方济”或“圣方济各”，圣方济会创始人，关怀动物和自然，倡导并热爱贫穷的生活。

样，其中永无错误。这话语使耶稣基督成为魂的生命，因为这不是别的，正是祂自己——道。这话语在接收它的魂里产生奇妙的效能，并通过她将自己交通给别的魂，像神圣的胚芽，使他们结出永生的果实。这话语是安静的，却又滔滔雄辩。这话语不是别的，正是你自己，我的神啊，你这成了肉身的道！这话语是口的亲吻，是直接的、本质的联合，无限地高于那些被造的、有限的、智能的言语。

关于未来的启示也非常危险，魔鬼可以用预兆伪造，像它在异教的庙宇中所行的，传递谕示。即使启示来自神，通过祂的天使传递的，我们仍需越过它们，因为真正的启示总是模糊的，很难明白其真意。此外，启示给魂极大的消遣，使她满脑子充满未来之事，依靠虚假的保障和浅浮的希望，不再全然依靠随时供应的神，阻碍她舍己向万物死去，弃绝一切，赤裸地全然被剥夺地跟随耶稣基督。

圣保罗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迥然不同的。当永恒的道被交通给魂时，启示就显现给她。这启示使我们在地上成为第二个耶稣基督，祂在我们里面彰显自己。这是无误的启示，魔鬼无法假冒。

灵提源于不同的律。神有力地吸引魂，让她走出自己，进入神里。在所有讲过的恩赐中，这是最完全的。但魂被己束缚，走不出去，一面被吸引，一面往回拉，就产生了灵提或灵飞，比销魂更剧烈，有时会将身体从地上提起来。然而人所如此特别羡慕的，只是一种不完全和人的缺欠。

真正的灵提和完全的销魂是由彻底的湮灭所操作。在此，魂失去了整个的自我，毫不费力、没有挣扎地进入神里，像来到天生适合她的居所。神是魂的中心，当魂从己和其它事物的捆绑中得释放时，她就无误地进入神里，与耶稣基督一同在此隐居。但只有单纯的信心，向一切被造物死，甚至向神的恩赐死，才能产生这样的销魂——恩赐是受造的，会拦阻魂落入那独一非受造者的里面。

重要的是要越过一切恩赐，无论它们显得多么高尚。魂只要还住在恩赐里，就不会真正拒绝自己，也就永不会进入神里，即使她拥有恩赐的方式极为高尚。若安息在恩赐中，她就失去了在赐恩者里真正的享乐，这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的神啊！出于不可思议的良善，你引导我进入了一种非常纯洁、稳固、坚实的境界。你拥有了我的意志，在此建立了你的宝座；顷刻间，你将我放进了官能的联合中，使我不停地依附于你。除了爱你，我不能做别的，周遭的一切都被吸收在深沉而安静的爱里了。

这是一条捷径，被带上这条路的魂是最蒙福的。的确，当你让他们如此快速地前进时，我的神啊！他们必须准备面对沉重的十字架和残酷的死亡，特别是他们一开始就被信心、舍己、淡泊所摸着，毫无私虑地只爱神独一的利益——这就是你放在我里面的倾向。我热切地渴望为你受苦，甚至为此多生烦恼。突然间，我厌倦了所有的受造物，只要不是“爱”的，都让我难以忍受。

迄今为止，我隐忍背负的十字架，成了我喜乐的源头，  
我欢喜地服在它的权下。



## 第十章

# 以苦行治死感官

我把一切都写信告诉了那位好神父，他就满怀惊喜。

神啊，因着爱苦难，我做了怎样的苦行啊！但所有想到的苦行都太轻微了，不能满足我受苦的心。我的身体娇弱，苦行的器具把我撕裂了，却无法使我觉得痛。每天我都带着有铁钉的长长的鞭笞，血迹斑斑，伤痕累累；但我蔑视它，因它不能给我更多的痛。我力气小，胸腔极纤弱，我使得胳膊疲乏，失去了嗓音，却不能伤到自己。我穿着头发或铁钉织成的腰围，前者好像自爱的小游戏，后者穿上、脱下时都剧痛，但穿在身上时却不觉得。我用荆棘、有刺的植物和荨麻折磨自己，带在身上。荨麻奇疼无比，使我心跳欲止，肉里的刺让我坐卧难捱，昼夜不眠。这是最合我意的，只要能弄到，我就用它。我口里常含着苦艾，饭中加入药西瓜，饭量极小，真不知是怎么活的。走路时，我把石子放在鞋里。另外，我常常生病，有气无力。

我的神啊！自始至终，这都是你启发我做的，要剥夺我最无邪的欢娱。所有喜欢的都被拿走了，只给它最讨厌的。

我的胃口原本娇弱，丁点脏物就翻腾不已，现在却被迫吞下让它要死的东西。这阵势把它制住了，它不敢恶心，到后来，就对什么都不厌恶了。我的口味挑剔，

几乎没什么可吃的，却被迫不加区别地吃各样食物，最后，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

这是本能的操练，并没有经过练习、研究或预先思想。我的神啊！你在我里面，是那么严厉、苛责，分毫不让。当我想做什么时，你突然拦阻，我就不假思索地去行你一切的旨意，做感官所厌憎的，直到它变得柔软，不再有丁点的倾向与好恶。我包裹每一个来访者的伤口，供给病人需用。

这样的苦行持续了很久。但只要我的厌恶一停止，对最可怕的和最愉悦的都一视同仁了，我就不再想它，也不注意了，因为这不是我做的，而是我的王——万有的主宰——引领着我的脚步。从前的苦行，我操练了许多年；但后面这些，不到一年，就制服了我的感官。拒绝一切所好的，只给它所恶的，是治死感官的捷径，此外没有更有效的途径。无论怎样大的苦行，若不是用这种方式，都会使感官生机犹存，也就始终垂而不死了。但这些加上专注，就使它们彻底窒息了。

前面提到的那位可敬的神父问我怎样爱神时，我告诉他：我爱神，胜过世上最痴情的恋人爱他的情人。这比喻还不贴切，因为受造物的爱，无论在强度还是深度上，都相差甚远。这爱持续有力地充满着我，除了祂，我不能想别的。这深沉的一击，这甘甜的爱的伤痕，是在1668年抹大拉纪念日<sup>25</sup>击中了我。

---

<sup>25</sup> 抹大拉纪念日：7月22日。

那位神父，一位非常好的传道人，应邀到我的教区——抹大拉代祷区证道。就这题目，他讲了三篇极精彩的道。我感到这道在我里面产生的果效，它直接印在我的心里，将我强有力地吸收在神里。我不能睁眼，也听不见讲道的内容。神啊！只要听到你的名字或者你的爱，就足以将我丢进深沉的祷告里了。你的道直接印在我的心里，不经思想、反省，直接奏效。从此这成了我的经历，尽管经过不同的阶段、状态时，方式有所不同。那时感觉非常强烈，我几乎不能出声祷告了。

当神吸收我时，也吸收了万有在祂的里面。在神之外，我不再看见圣徒或圣处女了，只见他们都在神里。我深切地爱某些圣徒，如圣彼得、保罗、抹大拉、大德兰等，但即使很用劲，也不能把他们跟神分开了。所有属灵的人，我都不能区分开来，也不能在神之外，向他们祷告了。

这年8月2日，我受“伤”后的几个礼拜，那位好神父——我的指导者——所在的修道院庆祝圣母节。早上，我去得大赦<sup>26</sup>。我惊讶自己一无所获，用尽一切方法，仍然无效。我在教堂里持续五个小时，毫无进展。一缕纯爱的光线将我刺透了。我对是否要用大赦缩短因罪而来的痛苦，委决不定。如果是惩罚或十字架，我会要的。哦！“爱”，我对你说：“我愿意为你受苦！不要缩短我的痛苦和欢乐，因为我唯一的欢乐就是为你受苦。不知苦难价值的人想得到好处，他们怕罪的惩罚过

---

<sup>26</sup> 大赦：天主教信仰，指罪被赦免后，通常还要受肉体上的惩罚；但在大赦中，后者也被豁免。

于怕得罪你，要逃避你神圣的公义，大赦对他们是好的。”

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状态，怕因拒绝大赦而犯罪，以至误入歧途。我重新努力要得到它，但仍然无用。最后，我不知所措地对主说：“如果一定要得大赦的话，就把别人的惩罚转来吧（让别人得到我的大赦）！”我一回家，就写信给那位好神父，阐述我的心态，觉得思路流畅，文如泉涌。那天讲道时，他就用它做了第三部分，一字不改地读了全文。

我放弃了一切社交，彻底弃绝了游戏、娱乐、舞蹈，以及一切无益的闲荡。大约两年前，我停止了卷发；但因着丈夫的要求，衣着却依然精美。我独一的“爱”啊，难得与你独处的片刻，是我唯一的欢乐；别的娱乐都是痛苦。你那神圣不断的注入，在意志的深处，给我不间断的你的同在；不像先前所想象的，以为要通过头脑的努力，藉着思想你，才能得到，哦，我神圣的“爱”！在此，我得到了“爱”里真正的享乐，尝到难以言传的甘美。这是在意志中真实的联合，尽管有别于中心的联合——那是我以后才经历的。幸福的体验使我意识到：原来魂的受造是为了享受你，我的神！

在对官能的操作中，这种联合最完全，果效也最大。别的官能的联合开启智能，吸收记忆，但若不与此相伴，果效就是暂时的，用处甚微。意志的联合所携带的是在核心与真实里，而别的则是可分辨的。更重要的，意志的联合使魂降伏于神，顺服神的旨意，渐渐治

死所有出于己的意愿，最终以丰盛的爱吸引别的官能，联合在中心，从而失去自我和天然的动作。

这种失去称为“官能的湮灭”，千万不要理解成物质上的湮灭——那就可笑了。官能向着我们是湮灭了，其实还是存在的。这种失去或湮灭是这样发生的：当爱充满且燃烧意志时，爱相应地被强化了，逐步征服了所有意志的动作，使它们都臣服于神。这时，魂柔顺地倒空一切自我和敌对神的意愿，让自己被洁净、得完全。她不再有己的意志了，在神圣的淡漠里，只要神的旨意。

即使在持续的退修中，这境界也不可能通过意志的努力达到；因为有太多己的表现，尽管高尚，意志却潜伏在己里，从而停留在散乱多样、可分辨中，异于神的性情。当魂顺服且自由自愿地受苦时，她就随遇而安，被爱的动作所征服、毁灭了，这样，意志就被吸收在爱里，在神里得以完全，就从一切的限制、不像神和己里得了洁净。

与此相同，另外的两个官能（悟性和记忆）以爱的方式，引进了两个神学美德（信心和盼望）<sup>27</sup>。信心有力地抓住悟性，使它向所有的理由、可见的亮光、特别的光照死去，即使它们是最高尚的。由此可见，异象、启示和销魂等刚好相反，拦阻魂消失在神里；它们虽然使魂似乎有短暂的失去，却不是真正的消失，因为在神里真正消失的魂是永不能恢复自我的。如果在意愿里，它们其

---

<sup>27</sup> 按照盖恩夫人的分析，人的三个官能“意志、悟性和记忆”，分别对应着三个神学美德“爱、信和望”。其中，意志和爱为主宰。

实只是简单的吸收；如果在智能里，则是一种晕眩，而不是消失。

我想说的是，信心使魂失去了所有可分辨的光，一面征服，一面吸收她，把她置于信心的亮光里——那是胜过一切的光，普世而不觉得的光。当它光照时，“己”反而觉得黑暗，因为它过度的清晰让人无法分辨或认出它，就像我们不能注视太阳一样，尽管借着阳光，我们清晰地分辨物体，不会出错。

太阳在普世之光里，吸收了星星们可分辨的小光。这些小光就其自己是很醒目的，但却不能把我们照亮。同样，异象、销魂等，由于范围小，很容易分辨；只是它们尽管醒目，却不能把我们带入真理或看见事物的真实，反而很容易成为假光，误导我们。别的不是信心的被动之光，也是如此。信心——渗透的光——圣灵的恩赐，它能在模糊悟性的自我亮光时，使理性不受欺骗，把它置于真理的光中。尽管它不给悟性很大的满足，但却是一千倍地比别的引导更为可靠。这是生命的真光，一直到耶稣基督，永世之光，在魂里升起，用自己照亮她——祂要用在神里面的新生命，“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1:9）。这是很难理解的，但带我写作的灵将我带到了这个话题上。

同样，“盼望”征服且吸收了记忆，最后一切都消失在纯爱里。爱藉着意志彻底吸收了魂。意志是感官的主宰，能在自己里面摧毁别物，像爱一样；爱是诸美德之王后，它联络了所有的美德。这种联合叫作合一，是中心的联合，因为一切都藉着意志和爱联合在魂的中

心，在神我们最终的终点里。圣约翰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约一4:16）

我的神啊！你我意志的联合，这无法言出的同在，是那么强烈、甘甜，我不愿抵挡，也不愿自卫了。我亲爱的心灵拥有者使我看见我最细微的缺失。



## 第十一章

# 圣火洁净爱引领

如前所述，我的感官在持续的治死中，片刻不得自由。要知道，只有穷追不舍，在一段时间内不给它喘息之机，才能彻底治死；否则，就有永远不死的危险。有许多人热衷于外面极大的苦行，却给感官某些放松，声称这是无害且必需的，但因此就给了感官生机；因为不是怎样大的苦行让它死去的。我们见到一些极属灵的人，却一生都受反叛的搅扰，原因就在于此。

最有效的摧毁感官的途径是彻底拒绝一切它所喜欢的，只给它讨厌的，没有片刻的松懈，直到变得没有欲望，也没有厌恶为止。如果借口给点放松，就像对一个注定要饿死的人，不时给点食物，似乎是怜悯、帮助他，其实反而延长了死亡的痛苦，阻碍他进前了。

感官的死去是这样的，官能、自我智能和意愿也同出一辙。如果不夺去一切无论怎样小的必需品，就把一个将死的生命供养到底了！“治死”是名副其实的，这就是圣保罗所说的，“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林后4:10），指的就是这垂死的状态。但接着，为了不到此停止，他在另一处又加上：“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和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西3:3）除了完全的死亡，我们不可能彻底消失在神里。

以这种方式死了的人不再需要苦行：对他，一切都结束了——每件事都变成新的了。在此，人们常犯一个

善意却严重的错误。当持续不懈的苦行已经摧毁了感官，却一生都抓住苦行，不以完全的淡漠离开它，对好坏、甜苦都一视同仁，藉着自我动作的丧失，治死己的智能和意愿，从而进入更有效的操作。

要达到这种境界，非有深沉的祷告不可。若没有深沉的专注加上苦行，感官之死是不会彻底的。否则，魂还是向着感官，把它供养得生机蓬勃。但持久向内的专注会使魂跟感官分开，这样就间接却是比别种方式更有效地治死了。

我的神啊！你越加增我的爱心与忍耐，十字架就变得越发沉重而持久，但爱使一切都轻省了。

可怜的魂啊，你为了不必要的事务，煎心焦首，耗尽了自已。如果到里面去寻找神，很快你就会变得又丰富又欢乐，一切病痛也都止息了！

由于不满足，爱使我发明了各样的苦行悔罪。奇怪的是，只要一个苦行变得不苦了，爱就使我不知不觉地停止，开始另一个。爱是那么敏锐而高明，连最小的缺陷都不放过！

如果我讲话，爱使我看见里面的不完全，让我静默。如果我静默，它又发现了缺陷。在我一切的行动中，它都找到缺陷，我行事的方式、苦行、悔罪、施舍、独处等等。简而言之，在一切的事上，它都看见缺陷。

如果我走路，我就在走路的方式中看到缺陷。如果我提到自己的长处，骄傲！如果我说“好吧，我不再提

自己，无论好坏”，自我意识！如果我太向内专注、言语保守，自爱！如果我欢乐开放，别人就定我的罪……

纯“爱”总是找到可责之处，极小心地保守我的心灵一尘不染。这不是说我注意自己，其实我很少想到自己，注意力都在祂的身上，意志持续地依附于祂。我向祂有着不间断的儆醒，祂的眼光也持续地注视着我，亲手引领，使我忘记了一切。这经历，当时我无法跟人诉说。

神除去了我一切自我意识，使我不能做任何方式的自省。每当我我要自省时，就转向了我唯一的“主体”（神），并从一切自我意念中移开了；对我而言，祂没有清晰的形体，只是极度的无法形容的深阔与普通。我沉入了平安的河流。我凭着信心知道是神如此拥有了我全部的心灵，但我并不思想此事，就像妻子坐在丈夫身边，知道是他在拥抱着她，却不自语“这是他”，也不特别在意。

认罪时，这给了我极大的麻烦，因为一想到要转向自己省察时，“爱”就强有力地抓住我，在极深的膏油与专注中，我不能回视自己，全然忘我——爱是如此甘甜有力地吸收了我！我就这样伏在认罪神甫脚下。那时，我的神啊，你赐给我一切话语，都是你让我讲的。如果是“我”说的，我就不能开口说一个字。啊！

“爱”让我如此依靠祂！在无限的恩膏与甘甜里，我没有选择地依附于祂。我几乎听不见认罪神甫的话，但他一宣布告解，我就感到恩典伴随着膏油更强的流入。在爱的丰满里，我无法想到罪，为罪忧伤。我不愿让任何

世事惹我亲爱的良人不快。从前，祂还没有这样击伤我的时候<sup>28</sup>，我为最小的失误就悲切痛哭。但这都不是在我的能力中，我也不能离开祂所安置我的状态，另有选择。

当我说“不能”时，千万不要以为神会强制我们；啊！决不是的！当祂要我们做事时，是用强大的吸引力，使我们的的心倾向于祂所喜悦的方向。我们的心极自由地跟随祂，是那么欢乐、甘甜！在极大的能力与爱里，我们不可能不行祂的旨意。这吸引力是自由且无误的。

尽管“爱”如此恩待我，但千万不要以为祂不惩罚我的过犯。神啊，你是怎样严厉地惩罚对你最忠心、你也最爱的人啊！我没有说外面的悔罪苦行——那太微不足道了；对神要彻底洁净的魂，那是安慰与享乐，却不能惩罚最小的过失。对被选的魂，神用怎样可怕的方式惩罚他们最小的过犯啊！惟有经历才能使人明白我要讲的。

这是一种内里的火，隐密处的火焰，从神发出，洁净过犯的。只要过犯还在，就剧痛不已，像骨头错位一般。在此剧痛里，魂因着自己的过犯，为了满足神，会作出千万的姿态，辗转反侧——她宁可被撕碎，也强于忍受这折磨！通常，为了摆脱这巨大无比的痛苦，她会很快去认罪，无端地增加了认罪的次数，却从神的设计中移开了。知道如何利用这痛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魂整个的灵命进程是进前还是滞后。我们必须

<sup>28</sup> 指心灵被神征服的经历，参第一卷第八章。

痛苦与混乱当中，顺服神的设计。只要疼痛还在，就全幅度地忍受这被钉死的痛苦，让它自由地吞噬自己，不火上浇油，不泼冷水，也不用苦行或认罪来满足神，直到痛苦自然停止。被动的忍受是最难、最痛的，它需要不可思议的勇气。

没有经历的人也许不相信我的话，但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了。我听说有一个非常伟大的魂，在今世却最终没有完全进入神里，因为他缺乏勇气让自己被公义的烈火吞灭，接受完全的炼净。他总是尽快去认罪，寻求解脱，承受痛苦从来没有超过半个小时！

我的神啊！你指示我另一条路，叫我不认罪，不做悔罪的苦行，直到你自己满意为止。哦！可爱的残忍啊！甘甜的没有怜悯的主宰啊！你根据我过犯的性质，让我承受这痛苦，不是几小时，而是许多天！一个无益的注视，一句急躁的话语，都让我受到严厉的惩罚。我看得很清楚：如果我借口扶约柜，插手神的工作，就该像乌撒一样被击杀！（参撒下6）我只好一动不动地受苦。为了让神彻底作工到最大的限度，我经历了无数的麻烦。

在写的这一刻，我明白了这逼人的公义之火正是炼狱<sup>29</sup>的火；不像有人以为的，是物质的火在焚烧，说神用它强化魂的活力与天然容量。其实，是迫切逼人的圣公义在焚烧可怜的魂，为了在洁净之后，使他们更适合享受神。别的火都太舒适了！这火极有穿透力，透入魂

---

<sup>29</sup> 炼狱：天主教教导，指基督徒死后，在炼狱里用火洁净残余的罪，然后被提到天上与主完全联合。

的组织间隙；只有它才能从本质上洁净她。这些离开肉体的魂，在痛苦中，没有娱乐可以散心。这火根据各人的不洁度，以可怕的方式吞灭并渗透他们。魂的不洁度决定了公义之火的强度与持续时间。

不知内情的人以为魂渴望脱离烈火。其实，他们极被动平安地受苦，不愿缩短。他们被强有力地吸收在神里，即使痛苦，也不能归回自己，思想他们的苦难。这种归回是一种不完全，是他们不能做的。神使用那些按着祂的旨意为炼狱里的魂所献上的祷告，恩准圣徒和教会缩短他们的痛苦，减低烈火的威势。神啊，你名为“吞灭的烈火”，是多么真实！

在这炽爱与严酷的炼狱里，你炼净了我里面一切不合你神圣旨意的。我让你自由地作工，有时一连几天，都承受着不能诉说的痛。我宁愿得到许可做极克苦的悔罪，但我只能继续每天“爱”让我操练的。这通常使我吃不下饭，但我竭力不露形迹。在我面上显示着神持续的同在，因为内里的吸引是那么大，甚至散布到感官上，给我一种温柔、端庄和世人所感到的荣美。

## 第十二章

# 家人神甫禁祷告

无论婆婆和丈夫怎样待我，我只用沉默作答，这并不为难；内里极大的充满和强烈的感觉，使我对别的都不在意了。但有时主离开我片刻，他们对我讲话太激烈时，我便禁不住流下泪来。

我料到在何时要做何事；为了降卑自己，我主动给丈夫和婆婆做最低贱的下役。然而，一切都不能感动他们的心。他们两人不管是谁对我生气时，即使我毫无过错，我仍然求他们的饶恕，包括前面提过的那位使女。

我竭力征服自己。这位使女却因此而越发趾高气扬了，以为我降卑，她就可以称义了。她罪责我的一些事情，其实是该让她脸红，羞惭得无地自容的。我的脾气总是伺机发作，特别是当我对、别人错时。为了征服怒气，我对她让步了，凡事不抵挡。她见我柔软可欺，就趁机越发苦待我。当她冒犯我时，我求她饶恕，她就起来说，她早就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她狂傲到一种程度，她待我的方式，是我不愿待一个脚夫的。

有一天，她给我穿衣服时，极粗暴地扯我，讲些侮辱的话，我对她说：“我回答你，并不是为了我自己；神知道我并不在意你讲的这些话。但如果你在别人面前这样行，恐怕会招来流言蜚语，有人会责备你的。另外，我是你的主母，神肯定不喜悦你这样待我。”

她立刻离开我，像疯了一般，到我的丈夫那里说，她想辞职，因为我苦待她；由于在我丈夫生病时（那是不间断的）她照顾他，我就恨她；我不愿意她服侍他……我的丈夫非常性急，一听这话，立刻发火。

她离开后，我不敢叫别的使女，只好自己穿戴完毕，因为除了她自己，她不许任何人靠近我。

突然，我看见丈夫像一头狮子，烈怒而来。迄今为止，他无论怎样发火，都没有这么厉害过。我想他要打我了，我就安静地等着这打击。他把手里的拐杖向我举起来，因为他要靠拐杖才能行走。我以为他要杀死我。我紧紧靠着神，眼见这些，并不惊慌。

然而，他只是用力将拐杖向我掷来，并没有打我——他有足够的理智，知道这配不上他。拐杖落在我的脚前，没有碰到我。接着，他对我破口大骂，好像我是一个脚夫或最声名狼藉的人一般。

我保持着深沉的安静，专注于神，为爱而承受这一切。我不知道这烈怒从何而来，更不知道他要怎样。那个惹事的使女进来了。丈夫一见她，越发火冒三丈。我一言不发，紧紧地靠着神，像一个祭牲，等着祂许可临到的一切。丈夫声嘶力竭，让我知道，我冒犯了她，应该向她道歉。但我并没有对那个使女做什么啊。我照做了，这才让他安静下来。

我立刻回到心爱的小隔间，但一到那里，神圣的指导者就让我离开，出去寻找那个女孩，送给她一份礼物，奖赏她为我制造的十字架。她有点惊讶，但她的心太刚硬了，不肯被感化。

类似的事件是经常的，几乎不间断；当她给我惹极大的麻烦时，我常如此行。她特别会照顾病人，我的丈夫总是生病，当他风瘫时，只有她能碰他，所以他看重她。另外，她是那么狡诈，在我的丈夫面前，对我毕恭毕敬，但只要他不在，我若对她讲一句话，哪怕是最温柔的，她一听见我的丈夫来了，就大喊大叫，说她是多么不幸，装出受委屈的样子。丈夫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我大发脾气。婆婆也如此。

为了制服急躁骄傲的天性，我对自己施加暴力，到了承受的极限。有时，我觉得腹部像被撕裂一般，为此经常生病。

有人进我的房间，特别是男人时，我命令那个使女也留在房子里。为了惹我，有时她的声音比我的都大，为此，我的朋友们讨厌她。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客人来访，她就当着客人的面，为千百件事责备我。我若默然不语，她就越发恼怒，说我蔑视她。

我的温柔让她受不了。她向每一个人诉苦，讲我的坏话，但我的名誉在人们心里，甚至在乡下，都是根深蒂固的。这一面由于我外表的庄重与敬虔，一面也由于我极大量的施舍与慈善活动，所以没有什么能损害我。

有时，她跑到街上，大喊：“我有这样的主母，是多么不幸啊！”众人就围拢来，想知道我对她做了什么。她无言可答，常说我整天都没有跟她讲话。他们大笑着走开，说道：“那么，她并没有怎么伤害你啊！”

我惊奇认罪神甫们的瞎眼：认罪者控告自己时，是多么虚假！但若不是神带领人进入真实，人就看不见。

那个使女的认罪神甫把她当成圣徒，让她经常领圣餐，并且因为她是平民，请她在会议中帮忙。其实除了这些，她还有别的缺点，与话题无关，我略去了。那位神甫对我讲她是一个圣徒时，我没有回话，因为“爱”不许我向人诉苦，只要我在深沉的静默里，把一切都交给祂。

丈夫受不了我的敬虔，颇为烦恼。他说，这么强烈地爱你，我的神啊，我就不会爱他了——他不了解，真正的夫妻之爱是你成就在那些爱你的人心里的。这是真的，清洁神圣的神啊，从一开始，你就让我爱贞洁，为了持守贞洁，我愿付一切代价。我并没有对丈夫说教，只是努力让自己不讨厌，对他凡事有求必应。我的神啊，你赐给我贞洁的心，毫无邪念，婚姻对我是极沉重的负担。有时，他对我说：“很显然，你从来没有失去过神的同在。”

世界见我退出了，就攻击我，让我变得可笑。我是它的话题，是谣言的对象。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女人，就跟它如此激烈争战，是它不许可的。婆婆与世界为伍，责备我不干某些事；其实，我若做了，她心里会很难过的。

家庭十字架大大增加了。内里的吸引是这样大，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我上楼时，就不能下来；若在楼下，就不能上去。无人理解在我魂里所发生的一切。我隐藏起来，从人群中退去了。我似乎心不在焉，跟世上的一切都相距甚远，地上好像空无一物。我一动不动，眼睛不由自主就闭上了。“爱”将我全然禁闭在里面，

像在堡垒中一般，无论怎样努力，我都不能从祂的同在中离开。

我是你的俘虏，哦，神圣的“爱”，你是我的狱官。我呼吸、活着，都是因着你，也是为了你。我似乎从字面上经历了圣保罗的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我的神，我的“爱”啊！你是我魂中的魂，生命中的生命！你的运作是多么有力、甘甜，又是多么隐密啊！我实在解释不清。

内里的火持续燃烧，那么平安、宁静、神圣，无法诉说。这火渐渐烧掉了我不讨神喜悦的缺点，似乎烧尽了所有的隔阂，将我置于喜乐的合一之中，平息了一切意愿。除了一种隐密的倾向和更亲密的联合外，我发现自己一无所求。

由于一些事务，我们到了乡下。我躲在干河床的一角。我的神啊！谁知道你在我魂里的运作呢？啊！你做的，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四点钟起床祷告，里面永不厌足。我走很远的路去做弥撒。由于教堂所在地车子无法上去，需要走下一座山，再爬另一座；但这些对我都不困难。我独一无二的好啊！我要得到你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你也那么热切地要把自己给我——你微小的造物！你甚至为此而行明显的神迹。

我的生活跟世上的妇女是那么不同，看见的人都说，我太不审慎了。阅读时，我的神啊，读第一个字，你的爱就抓住我，将我吸收在你的里面，书本从我手中

掉了下去。我若强迫自己，也读不懂，眼睛不知不觉就闭上了。我既不能睁眼，也不能开口，对附近的谈话，听而不闻。在社交场合，我被内里的生命强烈抓住，常常不能讲话。为了掩饰，我总是带人同去。

这被看为愚昧。有时，人们彼此谈论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人人都说这位女士聪明，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我若强迫自己讲话，首先是做不到，其次也不知道该讲什么。我带着手工活，借故隐藏内里的状态。独身一人时，活计经常掉到地上，我除了让爱焚烧，不能做别的。

我劝说丈夫的一个亲属祷告。她觉得我舍弃青春的享乐是疯狂的，但后来主开了她的眼睛，让她蔑视这一切。我巴不得教导全地的人爱神，我觉得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就能感到我所感到的。神用这愿望为祂赢得了许多灵魂。

前面讲过的那位帮我转变的好神父让我认识了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珍妮维夫·古兰桥姆姆，当时一位伟大的神的使女。她对我的帮助极大，下面会讲到。

迄今为止，我的认罪神甫总是跟人讲我是一个圣徒，（尽管我满了软弱，我的神啊，我跟你后来因着怜悯而把我放置的状态，还相去甚远），但如今他见我信任前面提到的那位神父，他不了解这条道路，就公开反对我。我并没有因此而离开他，他就刁难我，给我制造了许多的十字架。由于我的指导者不属他们会系，该会系的修士都严重地逼迫我，公开宣讲我受了迷惑。他们

搅起极大的混乱，让我背负了许多的十字架，从下面我遵命而写的叙述中可见一斑。

我的丈夫和婆婆本来不在乎这位神甫的，现在却跟他联合起来，要我放弃祷告和一切敬虔的操练。但是，我的神啊，我怎能放弃呢？我不是自己的主人，因为这不是我的操练，而是你在我里面作成的！我无法阻止它，外界越要分散我的注意力，你在我里面的围困就越有力量。在社交场合，你格外有力地占据我，里面的交通跟外面的事务毫不相干。我无法拦阻这样一位伟大的主人的同在，也不能阻止它显现在我的面孔上——丈夫告诉我，正是这让他恼火。

我竭力不露形迹，但没有成功。我的里面全被占据了，食而不知其味。我装作吃了某些食物，其实没有吃，只是由于做得高明，没有被察觉。我口里常含着苦艾和药西瓜，学会吃最讨厌的食物。“爱”使我耳目闭塞。我几乎天天穿着鞭笞，也经常穿铁钉织成的腰围而不减面上的清新。

我常生重病；除了祷告和见本笃会的那位姆姆外，在生活中别无安慰。但为此，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特别是前者，可以说是我所有十字架的来源！但我在说什么呢？“爱”，难道我要测度十字架吗？你不是用祷告补偿了十字架，又用十字架奖赏了祷告吗？

哦！我心中不可分割的恩赐啊！这是你给我的：我从未有一刻失去十字架，也从未有一刻失去祷告。我后来以为失去了祷告，这痛苦成了重逾难当的十字架。但当你的永世之光在我魂里升起时，“爱”啊，我明白

了，刚好相反，她从未失去过祷告，正如从未失去十字架一般！

我的认罪神甫竭力阻止我祷告，不许我探望古兰桥姆姆。他跟我的婆婆、丈夫约好，从早到晚监视我。我不敢离开婆婆，或丈夫的床前。有时，我拿着活计走到窗前，装作要看清楚，好有片刻静修的安慰；但他们常走来看我，是做活还是祷告。当婆婆和丈夫玩牌时，我转向火炉；他们常转身看我是工作还是闭着眼睛，如果我闭了眼睛，他们就会发火良久。倘若有几天丈夫体力较好，出门时，他不愿意我趁机祷告。他算计着我的工作，有时回来，发现我在小隔间里，就大发烈怒。我常对他说：“先生，你不在时，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相干呢？只要你在时我陪伴你，不就够了吗？”他不同意。他不在时，他也不许我祷告。

一面被强烈地吸引着，一面却不能独处，我想恐怕没有一种折磨比这更难熬了。我的神啊！他们竞争着要抓住我，拦阻我爱你，这反而助长了爱情。他们不许我与你交谈，你就在不能言出的静默中，把我掳走了。他们越要分开你我，你就使我越强有力地联于你。

为了让丈夫开心，我常跟他玩牌，那时内里的吸引胜过在教会的时候。我里面很难容下这吞灭的烈火，如果它不是这么平安的话，我恐怕要受不了了。它有一切爱的热量，却没有一丝爱的冲动。我的祷告是那么简单，无法描述，唯一能说的就是：它是持续的，像爱一样，无法中断。一切要熄灭这火的，都变成它的燃料

——他们不给我祷告的时间，这就成了祷告的养分，让它越发增长了。

我爱，却没有任何爱的动机和理由，因为一切都在最深处，不经头脑。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爱神，是由于祂的怜悯，还是良善呢？我不明白这个问题。我知道祂是良善的，满了怜悯，我因祂的完全而欢乐，但我爱祂并不是为了自己。我爱祂，因爱而被烈火焚烧，我是那么爱祂，爱到一种程度，只能单单爱祂！在爱里，没有动机，只为了祂自己。所有的利益、回报，都刺痛我的心。

哦！我的神啊！你从一开始就拥有了我，为什么这爱让人如此难以理解呢？它离一切利益是何其远啊！报酬、恩赐、恩惠或者任何与“爱”有关的事物，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吸引我全心的，只有被爱的神——我唯一爱的中心！这爱不顾细节的完善，也不思想它的爱，好像被吞灭、吸收在爱本身里了。所有说到的方法、等次、默想、德行等等，它通通忽略，它只知道爱与受苦，别的都在它的疆界之外——它甚至不理解。哦，无知啊！你比博士们一切的学问更博学！你教我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教得那么好，我就疯狂地爱十字架了；所有不带着十字架和苦难色彩的，都不能取悦于我。

在开始时，吸引力是那么大，我觉得我的头好像要下来，跟心联合；不晓得什么缘故，我的身体不知不觉就弯了，没法阻止。后来我明白了：一切都得进入意志——官能的主宰——里；意志吸引官能跟随它，把它们联合在神——它们神圣的中心和无上之好里。开始时，

官能还不习惯这联合，所以需要较多的暴力促成；因这缘故，在感觉上更强烈。后来更和谐时，也就更自然了。那时，祂用如此强的力量吸引我，为了跟祂更直接、无分离地联合，我都宁愿死去了。

因为一切都得进入意志，我的想象力、头脑和理智，都被吸收在欢乐的合一里了。我没有读过或听过这种情形，对神在魂里的运行一无所知，不知该说什么，我怕自己要有精神病了。那时，我只读《菲拉丝》、《效法基督》和圣经。关于内在生命的属灵书籍，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只读过《属灵争战》，里面没有提到这些事。我的神啊！我对你说，如果你让最属肉体的人感到我的欢乐，他们就会立刻放弃虚假的娱乐，来享受如此真实的祝福了。

所有的娱乐，即使是最有价值的，在我看来都味同嚼蜡，我不理解从前怎么能喜欢呢！此后，在神之外，我没有过任何娱乐，尽管我是那么不忠，曾竭力到处寻找。殉道者为耶稣基督牺牲生命，我对此一点都不希奇，他们是幸福的，我嫉妒他们的好运。我不能受殉道之苦，对我反而是一种殉道。从那时起，起码在我看来，不可能有人比我更爱十字架了，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痛苦。

我对十字架的爱和尊崇持续增长。尽管后来我失去了对十字架的感觉和感觉上的喜好，却从未失去对十字架的爱与尊崇，十字架也从未离开过我——它一直是我忠心的伴侣，根据我内里的变化而变化、增长。哦，良善的十字架，我心的喜乐！自从我把自己给你神圣的主

人之后，你就没有离开过我，愿你永不离弃我！我声明我爱你。我对别的都无欲无求，但对你，你越将自己给我，我的心就越要你，越爱你。

那时，我对十字架是那么贪婪，想尽办法折磨自己。尽管我给了自己许多真正的痛，但仍是那么微不足道，不过唤醒我对受苦的渴望罢了。我看见：只有神才能给饥渴十字架的魂制造合适的十字架，让她满足。

我越用这种方式祷告，对十字架的爱就越增长，同时在现实中，十字架也从四面八方，向我倾倒下来。这种祷告的特点是给人伟大的信心——我的信心是没有止境的，伴随着对神的信赖、向神的弃绝和对祂旨意的爱。我爱祂随时给我的命令。从前我很拘谨，现在却什么都不怕了。这应验了福音书中所说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11:30）



## 第十三章

### 初遇祷告的枯干

从现在开始，神使牺牲和不断的奉献成了我直觉的反应；不是在言语上，而是在表达一切的沉默里，真实地行出来。我常对神说：“我的‘爱’啊！还有什么是要你而我不愿意献上的呢？啊！不要放过我！”于是在意念中，就看见一些最可怕的十字架和羞辱，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献出去。这种奉献总是伴随着环境中不断的受苦，所以，我说主接受了我所有的牺牲，并不断地供应新的材料，让我为祂继续牺牲。我常对祂说：“你是我的血郎。”（出4:25）

当我听人提到神或主耶稣基督时，我总是情不自禁。让我惊奇的是，通常的念祷文对我变得极度困难；我一开口，爱就强烈地抓住我，将我吸收在深沉的静默和难以言传的平安里，久久无法开口。我重新努力，时间都花在有始无终的祷告里了。

我从未听说过这种状态，真是不知所措。当爱变得强烈时，它的吸收力增强，无能就变得越深了。在我里面产生了一种持续无言的祷告，好像圣灵启动的主耶稣基督自己——道——的祷告，如圣保罗所说，为我们求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祂的神圣旨意之外，我没有别的愿望，也不能为自己或别人求什么。

我无法解释我的经历。但我发现亚西西的圣法兰西斯说，做有声祷告时，若觉得自己被吸引到别的事情上，就应该跟随这吸引。这话给了我安慰。

我有时去看古兰桥姆姆，她就帮助我。但我的丈夫和认罪神甫禁止这事。我不敢给她写信，因为她的视力微弱，无法回信，写了也得不到多大的帮助。他们知道我去看过她时，就没完没了地争吵。但我定罪自己，绝对地不发一言。

我的安慰是尽可能地经常领圣餐，但若被发现了（那是经常的），就成了我真正的十字架。我唯一的安慰和娱乐是去看望穷苦的病人，包扎来访者的伤口。我好像酒鬼，又像热恋中的情人，整天想着自己的痴情。

这样一段时间之后，祷告对我变得痛苦了。没有祷告时，我热切地想进入；进入之后，却不能继续。当祷告变得痛苦时，我强迫自己留在里面，比有安慰时更长。有时，我受到无法言出的折磨；为了有点放松，转移注意力，我把全身盖满铁钉。虽然肉体很痛，里面的苦却让我几乎感觉不到铁钉的存在。

痛苦和枯干继续增强，那份让我喜乐地行善的温柔活力消失了。没有死去的脾气迅速醒来，给我新的熬炼。我就像一些年轻妻子，无法舍下自爱，跟随朋友进入战场。我再度落进虚荣的自爱里。当我被“爱”击碎时，这倾向似乎已经死了，现在却复苏了。我呻吟，不住地求神把这拦阻挪开，让我变丑。我宁可耳聋、眼瞎、口哑，免得被引诱离开“爱”。

我去旅行，比以往更光彩夺目，像灯烛在熄灭前的一瞬，突然光焰闪烁一般。唉！有多少陷阱摆在我面前啊！真是步步陷阱！我犯了不忠的罪，我的神啊，你是怎样严厉地惩罚了我！轻微的一瞥就惹动你的愤怒，你的怒气比死亡更让我难以承受！

这些始料不及的错误都是身不由己的；当我因软弱而滑入时，我付出了多少眼泪的代价啊！“爱”，你知道，这汹涌的泪河并非源自你严厉的处罚；只要能不背叛你，我会怎样欢喜地承受你一切的严厉呢，我的神！我定罪自己，用极度的苦行责罚自己。神啊，你待我，就像父亲待他可怜的孩子，当她因软弱而绊跌之后，你就拥抱她。多少次，你让我感到你爱我，尽管在我看来，我几乎是故意作恶的！

跌倒之后，“爱”的甘甜对我是真正的折磨。当我偏离你时，哪怕只是片刻的偏离，你对我越亲切和善，我就越觉得难过。在我做蠢事之后，发现你已经预备好接纳我了，我对你说：“我的神啊，难道你要对我仁至义尽吗？我为了虚空的赞誉，因着丁点小事离开你，而我一回来，你就张开双臂，等着拥抱我吗？”

哦！罪人，罪人！你在责怪神吗？啊！你如果还有点公正，承认是你主动离开祂的吧！你不顾祂的感觉，离弃了祂。你若回转，祂就准备接收你；你若不回转，祂就用最大的力量与温柔劝你回转。但你听不见祂的声音——你不愿意听见！你说祂没有对你讲话，其实祂用全部的力量呼唤你。为了不听祂亲切的话语、吸引的声音，你每天让自己变得更耳聋！我的“爱”啊！但你并

没有停止对我的心讲话；在需要时，也没有断绝对它的供应。

在巴黎，认罪神甫们见我这么年轻，都很稀奇。我认罪后，他们对我说，为神所给我的恩典，我应该感激不尽；我若真知道这些恩典，就该惊奇了；如果我还不忠心的话，那就是天下最忘恩的人了……有些人说，他们从未见过一个女人被神保守得这么近，良心如此清洁的。

我的神啊，我所以如此，是因为你不断的看守。你给我亲密的同在，正如你在福音书中所应许的：“若有人行我的旨意，我们会到他这里来，住在他里面。”

（参约14:23）你在我里面持续的同在是我的保护，如先知所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诗127:1）我的“爱”啊！你是我忠诚的守护神，不断地为我抵挡各样的敌人，不让我犯最小的罪；当活跃的天性使我做错时，你就纠正它们。但我亲爱的“爱”啊，当你停止看护时，我是多么软弱啊！敌人就怎样胜过我啊！

让别人把他们的得胜归于自己的忠诚吧，而我只归功于你——父亲的看护。我太多证明了自己的软弱，太致命的经历使我知道，没有你时，我的本相如何。我不敢靠自己的小心。我的救赎主啊！我的一切都来自你，单单亏欠了你，这给了我无限的喜乐！

在巴黎，我松懈了，由于忙碌，枯干和痛苦抓住了我的心：扶持我的手隐藏了，我“所爱的”退去了。我犯了许多不忠的罪。我知道有些人对我怀着强烈的感

情，我虽然没有跟他们单独相处，却容忍他们表现出来。另一个错误是颈项有点裸露，尽管比别人还差得远。

我见自己如此退步，不禁泪如雨下，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折磨。我四处寻找祂——那在隐密处燃烧我魂的。我询问有关祂的消息，但是，唉！难得有人认识祂。我对祂说：“我心所爱的啊！你若跟我在一起，这灾祸就不会临到我。告诉我，中午你在哪里牧羊，在永世的白昼，你在哪里歇息？那是没有时间的白昼，那里没有黑夜和月缺。”（参歌1:7）我这么讲只是为了解释，使人能够明白，其实一切都在沉默中逝去，我不能讲话。

我的心发出无声的言语，在魂的深处，不停地倾诉。哦！它所爱的能够理解，正如祂理解“道”深沉雄辩的静默一样。唯有经历才能使人明白，这不是枯燥的话语，想象的产物。道沉默的言语，在魂里绝不是枯燥、想象的！祂从没有停止过讲话，也没有停止过运行。“祂说了，事就成了。”祂在哪个魂里讲话，就在那里运行。然而，若认为道的话语是清晰可闻的，那就错了。

在此，应当做点解释。有两种讲话的方式，其一是通过媒体，由天使传递，或在头脑里形成的；它有道理，也讲得清楚，却是通过媒介传播的。另一种讲话是真实的表达，比可感知的话语更无限地运行；它从不停止，果效丰富，却不是可分辨的——可见的都是暂时的。它在运作的真实里恒久而坚定。这话语在谁里面讲

说，谁就能藉着果效得以明白：“祂说了，事就成了。”“祂发出命令，它们就被造了。”这不能言传的话语交通给能用无声的言语讲话的魂。道在魂里讲话，魂藉着道讲话，蒙福者们在天上就是如此对话的。啊！当无言的话语被交通给魂时，她是多么幸福啊！这讲话，同类的魂能够理解，他们彼此交流而不需要开口。这话语带着恩典、平安和甘甜的安慰，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了解其果效。

魂若洁净到能用这种方式讲话，啊！他们就预先使用了在荣耀里的语言。当圣处女走近圣以利沙伯时，圣约翰所感到的，正是道的这种神圣讲话在内里的表达、运行（路1:39-45）。当两位圣洁的母亲彼此走近而联合时，就为后代创造了神圣交流的机会，圣处女让圣婴耶稣有机会把自己交通给圣约翰；而当圣以利沙伯靠近圣母时，就给了圣约翰机会，接受她里面丰富的道的交通。

哦，可称羨的奥秘啊！这是道的专利，唯有祂才能运作的，不要以为能人为地得到！沉默，若是来自人的努力，就没有这种恩典的果效，因为不归属同样的原则。啊！那些把自己弃绝给祂，让祂随意行动的魂，如果神在他们里面的运行被人得知，人人都要诧异得神不守舍了！

由于“带我写作之灵”的催促，我偏离了主题；这事常常发生。先生，我求你饶恕叙述的不连贯，虽然这是你的要求，我却无法换一种写作方式。言归正传，那

时我看见跟人太多的交往玷污了我，就尽力完成在巴黎的事务，好回到乡下。

在我看来，我的神啊！你给了我足够的力量胜过试探，但当环境许可时，我还是不能保证不得得意忘形，也无法免除许多别的弱点。

我失败之后，痛苦之深，无法解释。这不是由清楚的看见、动机、感情等引起的痛苦；而是一种吞灭的烈火，过犯若不洁净，就不停止燃烧。我从中心深处被排斥了，我清晰地感到，良人在怒气中弃绝了我。我无法回到中心，在别处又得不到安息。我好像挪亚的鸽子，找不到立足之地，只能回到方舟，却发现窗子关闭了，无法进入，只好绕着方舟飞行。

永远被咒诅的不忠啊！因着它，我有时不自觉地盼望在外面寻找满足，但却找不到。我的神啊！这让我看见自己的愚昧，使我明白了那些俗称无罪的娱乐是何等虚弱！当我强迫自己玩赏时，只有极度的反感，加上内里对我不忠的责备，让我受极大的苦，消遣变成了惩罚。我说：“我的神啊！这不是你。除你之外，没有什么能给人坚实的喜乐。”

尽管我忘恩负义，却空前地经历了神的丰富。我的神啊！你不停地追逐我，好像征服我心是你幸福的目标一般。我常惊奇地自语：“神好像不干别的，只想着我的灵魂。”

有一天，由于不忠，也想有些娱乐，我参加游行，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更多是出于虚荣，为了被人观看。我的神啊！你让我怎样领教了这过失啊！有几辆专用马

车来载我们，但你没有惩罚我让我享受这欢乐，你保守了我，将我紧紧地拉进你的里面，使我不见别的，只看见自己的过失和你的不满。

有人想在圣克劳德给我一些娱乐，另外邀请了一些女士。我通常不参与这类的活动，但因着软弱和虚荣，还是去了。我的神啊！这简单的娱乐成了怎样的悲苦啊！同去的女士们虽然不引人注目，却很享受。盛宴是最豪华的，我却吃不下任何东西，不安显在我的面上，尽管无人知其根源。我流了多少眼泪啊！你是怎样严厉地惩罚了这一过犯！你离开我三个月之久，以如此严酷的方式，让我只看见一位发怒的神！

这一次，还有另一次旅行，在我生天花之前跟丈夫去都兰，我都像注定被宰杀的牲畜一般，在被杀之前，用鲜花绿叶装饰着，在特定的日子游行城中。这软弱的虚荣在衰退中发出新的光焰，但这闪耀只是让它更快地熄灭罢了。

我一直努力除去在我里面所感到的殉道，但没有果效。我为我的软弱哀伤，写诗表达自己的痛苦，但这只是强化了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明白的。我的神啊！我含泪向你祷告，把这美貌拿走，因为在我，这实在是祸水。我盼望失去它，或者不再爱它了。我的神啊！你让我这么亲近你，我无法拒绝你；我会身不由己地离开俗世的一切，快速归向你。尽管我不忠，我的“爱”啊，你却对我有不可思议的眷顾，下面举一例为证。

有一天，我决定步行到圣母院去，让男仆带我走一条捷径，天意使他带我走迷了路。在桥上，一个穿着极破烂的人向我走来。我想这是一个穷人，正要给他一些布施。他谢绝了，说他不要。他走近我，开始讲说神无限的伟大，就这话题，讲了一些可羡慕的事情。之后，他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其方式是那么荣耀超绝；迄今为止我所听过的证道，较之于他所讲的，似乎只是影子罢了。他继续，讲到在弥撒中神圣的牺牲及其卓越，做弥撒的人和服事者都当何等敬重、谨慎。

我蒙着面，这人看不见我的脸，也不认识我。他对我说：“夫人，我知道您爱神，您非常慈善，施舍很多。”还有许多别的事情，都是神给我恩典去行的。

“但您极其偏差，神向您所要的是别的。您爱您的美貌。”然后，他简单却真实地描绘了我的缺点。我的心不能否认他的话。

我默默地满怀敬畏地听着。随从们都说我在跟一个疯子讲话。我清楚感到他有来自真智慧的亮光。他还告诉我，神不要我像别人一样满足于作工，仅仅得救，免下地狱而已；祂要我更进一步，在今生达到这样的完全，甚至免除炼狱。

我们边走边谈。路是漫长的，我却觉得很短，到了圣母院才注意到。这时，极度的虚弱使我晕倒了。让我惊奇的是，当我走到双桥，四面寻找时，却没有看见他，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听他讲述时，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曾是一个脚夫，但现在不是了。当时这事给我的印象不像后来那么深。一开始，我把它当

成一个故事讲说，只把最后那段略去了；但感到里面有神圣的成分时，我不再讲了。

## 第十四章

### 两次失败的旅行

丈夫从持续的病痛中有所缓解，他想去奥尔良，再去都兰<sup>30</sup>。在这旅程中，我的虚荣得胜了——为了将来更彻底的消失。我接待了许多访客，受了许多赞誉。我的神啊，我清楚地看见：人迷恋虚空的美貌，是何其愚昧啊！

我憎恶情欲。但按着外面的人，我不可能恨那在我里面、给我生命的，尽管按着里面的人，我热切地渴望摆脱情欲的缠累。

我的神啊！你知道天性与恩典这持续的争战让我受了怎样的苦。天性喜欢公众的赞誉，恩典却让它惧怕；我被撕扯着，好像要跟自己分开一般。我清楚地感到这普遍的赞誉对我的伤害。更糟的是，他们相信我的美德与年轻美貌有关。我的神啊！他们不知道一切美德都单单来自你，全靠你的保护；我所有的，只是软弱。

我去认罪，诉说我的不忠和里面所感到的反叛，但无人理解。神啊！他们称扬你所定罪的。我觉得你看为恶的，他们当作美德。他们不用你的恩典衡量我的失败，把跟我有关的看成“可能”有关的，不但不责备，反而奉承我的骄傲。我所定罪的，他们替它辩护。他们没有想到，你用如此伟大的怜悯保守了我，在我里面哪怕是最小的错误，你也是无限地不喜悦，哦，我的神！

---

<sup>30</sup> 都兰：巴黎西南一地区，位于卢瓦尔河畔，现在首府是图尔。

我们衡量过犯的轻重，应当按着当事人所处的状态，而不是罪的性质。妻子最小的不忠使她的丈夫悲伤，甚于仆人们极大的过犯。

我告诉他们，我没有把颈项完全遮起来，里面很受责备，尽管我比同龄的女子好许多。他们说，我的穿着非常保守，由于是丈夫的要求，所以是无碍的。里面的“指导者”所讲的却相反！但我没有力量跟随祂，胆敢在这样的年龄，有如此与众不同的穿着。我以最公允的理由，保护虚荣。哦！认罪神甫们柔和的称颂给了妇女们怎样的伤害，产生了怎样的恶啊！他们若是知道，就不敢轻易赞许了。其实，只要有一个神甫说这样做有害，我就会立刻停止，不再继续了。但虚荣心使我选择了神甫们的立场。使女们也说他们是对的，我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

在旅途中，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故和危险，除我之外，人人都胆战心惊。尽管我有这些不能自拔的缺点，却没有能力害怕看似灭顶的危险。在一个地方，卢瓦尔河冲蚀了路基，从上面看不出这段路是悬空的，当我们意识到时，已经不能回转或绕开了，只能前行，否则就要摔进河里。别人都吓坏了，我却毫不在意。马车一侧的车轮悬在空中，仆人们在另一侧拉住，那就是唯一的支撑——真是空前地恐怖！我却没有感觉，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准备接受天意许可的一切。看见就要被祂一掌打死了，我甚至私下窃喜。然而，一种隐密的信心使我知道不会出事，这被证实了。

我们又遭遇了另一起事故，看来更可怕。我所衷爱的圣处女救我们脱离了一切危险。这次旅行是要去阿底烈教会尊崇她，我有极强的信心，知道不会有任何人死于旅途。丈夫以极大的热诚开始了朝圣之旅，他喜欢这样的奉献。

在那里我去认罪时，有个人给了我极大的麻烦。他想知道我结婚的动机，我答道：只有一个，就是顺服。他说这不对，我的婚姻不合适，应当再婚。若不是我名誉很好，加上神的帮助，他可能要让我和丈夫分开，使我们永远不再相见了。他把绝对的义务定为“该死的罪”；按着他的话，一切都成了该死的罪。若不是神的帮助，他会给我们造成极大的难处。他借口指导我，宣布了一些迄今为止我完全一无所知的罪。因为我结婚的动机不是为了有孩子，只是为了顺服，他给了我过分的悔罪苦行。但我回到奥尔良之后，去看一位耶稣会的神父，他把我从这些苦行中释放出来，告诉我，我甚至没有犯“轻微的罪”——这大大地安慰了我。那人把当尽的义务看成该死的罪，他可能会要我做某些事，使我忽略职责，或犯真正该死的罪了。

在旅程中，我还有一些过犯，就是当人带我去看风景时，尽管我想转眼不看，但还是因好奇而看了。不过，这事很少发生。

回来后，我向古兰桥姆姆讲述了我的软弱和失败。她恢复了我，鼓励我回到从前的路上。她让我用手帕把整个颈项都遮起来，从此我就照做了，尽管除我之外，没有人如此穿着。

我的神啊！对这一系列长长的不忠，你都隐忍了。但你只是暂时闭目不看，为的是让我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你待我，好像丈夫待妻子，为她的浪费忧伤，因为给她财富，是为了让她做个好管家。你定意剥夺我的一切，免得我滥用你的上好——你施恩给我，本是为了让我荣耀你啊！

不下百次，我渴望拿了钱，只要得到许可，就进修道院，因为我觉得在世上，我不可能用该有的忠心回报神。我清楚地感到是环境造成了我的毁灭——没有机会时我做得很好，但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跌倒。我宁可找个洞，把自己活埋了！在我看来，最可怕的监狱比这致命的自由更甘美。我好像被撕裂了，在外面，虚荣拽着我；在里面，圣爱在扯着。在这时的不忠里，我并不完全转向这个或那个，我感到被撕扯而分裂，这给我难以言出的痛苦。

我的神啊！我求你拿走这不讨你喜悦的自由，我对你说：“难道你没有力量阻止这不公平的分裂吗？”只要一有炫耀的机会，虚荣就胜过我；而之后，我就转向你。你非但不拒绝，反而经常张开双臂接纳我，给我新的爱的凭据——这是我最大的痛苦！尽管如此悲惨地虚荣，跌倒之后，我却爱你的责罚过于爱抚，我的爱就是这样的。你的利益比我的更重要，你不为自己伸冤，让我受不了！我的心被爱与悲伤刺透了，在蒙受了那么多的恩典之后，我的神啊，我受不了再得罪你。

不认识你的人冒犯你，我并不惊奇。但这颗心，爱你过于爱自己，曾感受过你最强烈的爱，怎么能被它所

恨恶的倾向掳走呢？哦，这是最残酷的殉道！由于持续得久，也更痛苦。我的神啊，当我清楚感到你的爱与同在时，我对你说：“什么！你竟把自己施舍给这样一个败类吗？她对你只有忘恩！”

若是有人认真读这传记，他就会看见，在神这边，只有良善、怜悯和慈爱；在人这边，只有不忠、虚无、罪恶和软弱。如果有什么好，都是你的，我的神。至于我，除了软弱之外，别无可夸的。在你我的联姻、这不可分解的联合里，我唯一的妆奁就是软弱、虚无和罪恶。

哦，“爱”！我何等爱我的贫穷啊！我的心是何等感恩啊！我一切都亏欠了你，这给了我怎样的喜乐啊！你向我显示了你的财富，显示了在耐心与爱里无限的丰盛！你好像一位荣耀的君王，娶了一个贫贱的女奴，你不顾她的本相，给她一切的装饰，使她取悦于你。当粗鲁与恶习使她犯错时，你欢喜地宽恕她。我的神啊，这就是你对我的引导。于是此刻，贫穷就是我的富足；在极度的软弱里，我已找到力量。

言归正传，不忠之后，你的爱抚比斥责让我更加难受。哦！谁能知道它带给魂的困扰呢！这是无法感知的。魂愿用全部的力量满足圣公义，若是可能，她会把自己撕碎。不受任何苦的殉道是最残酷的殉道。

哦，“爱”！甘甜而痛苦，可爱而残忍！背负你是怎样难啊！我写诗表达我的痛苦，以苦行悔罪，但对这样大的伤口，一切都太轻微了！好像一滴水落入大火一般，只是让火烧得更旺而已。人会盼着被火烧、被棍

打。哦，对忘恩人爱的引导啊！哦，可怕的忘恩映衬着如此的美善！我生活的大部分，就是一系列这类的事，让我在爱与悲伤里，死去活来。

## 第十五章

# 天花毀容喜不胜

回家之后，我发现女儿害天花，因保姆在这期间带她出去了，所以病情加剧，濒临死亡。风瘫再次袭击了我的丈夫。我的大儿子也得了严重的天花，先后发作三次，将他原本俊美的容貌大大改变了。

以这样的牺牲开始，更多的牺牲接踵而至。我见家里流行天花，就知道我也会染上的。古兰桥姆姆说，如有可能，我应该离家走避。父亲要我带着二儿子回他的家；我非常温柔地爱这个孩子。但婆婆不同意，说这没有用，并劝服我的丈夫。她叫来的医生也说，如果我要得病，无论在远近，都是要得的。

那时，可以说她是第二个耶弗他（参士11:29-40），让我们两人都做了无谓的牺牲。她若能料到后事，我想，就不会这么做了。但老年人通常都很固执，有些成见，不容易改变。

当时，整个镇都轰动了，人人都求她让我离开，说如此冒险是残忍的。但是你，我的神啊，对我另有设计，你不许她同意。大家都攻击我，以为是不愿意离开的，因为我没有跟人讲是他们不许。我唯一直觉的反应就是把自己弃绝给你，我的神，和你神圣的天意。

没有你的看顾，这美貌对我太致命了，我愿意把它牺牲给你。其实，尽管婆婆拦阻，只要我想离开，还是能够的，但我不愿拂逆他们，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上天

的命令。哦，神的神圣旨意啊！尽管我不配，你却是我的生命。

我弃绝自己，以完全的牺牲向着神，在灵里完全隐退，时刻等着祂喜悦颁发的一切，就像有人看见死亡的迫近和逃脱的容易，却不能逃脱一样。婆婆对生病的大儿子溺爱过度，对别人毫不在意。但我想，她若是料到天花会使我的小儿子丧命，她是绝不会这样做的。这是你所做成的，我的神啊，而不是她的脾气。你用人和人的天然倾向，成就了你的计划。尽管人的行为有时看来是那么无理，让人受苦，我们却总是应该上升一步，我的神，把他们看成你公义和怜悯的器具——因为你的公义里满了怜悯。

我告诉丈夫我病了，要得天花时，他说这是想象。我通知古兰桥姆姆我所置身的环境。她的心肠柔软，对这严酷的待遇，感到非常难过；她鼓励我把自己弃绝给我们的主。最后，天性见无路可逃时，就同意了灵早就定意的牺牲。

在亚西西的圣法兰西斯纪念日，1670年10月4日，我22岁几个月时，在做弥撒的时候，我病了，除了领圣餐，不能做别的。我在教会里几乎晕倒。回家后，剧烈的颤抖抓住了我，伴有严重的头痛，病势沉重。

他们不相信我病了，主许可这严酷的待遇。但几小时之后，由于病势沉重，胸腔肿胀，家人立刻看出我在危险之中。因病情不同，药物无法通用。那位医生——我婆婆的朋友——不在镇上；那个普通手术师也不在。他们去请了另一位医术高明的手术师，他说我需要放

血，婆婆不同意。我被完全忽略，由于得不到医治，几乎要死了。

丈夫不能来看我，全凭婆婆定夺一切。她决定除了她自己的医生外，谁都不能医治我，但她却不去请他，虽然他离开只有一天的路程。她反对放血，我相信也许是怕伤害我。她唯一的错处是没有去请那位她所信任的医生。我的神啊，是你，为了我心灵的益处而命定了这行径。我置身于绝境中，默默地看着一切，对这出格的待遇，丝毫不觉得难过。你让我持守在牺牲的灵里，绝不开口求助；我等着生命或死亡，等着从你的手中接受一切。我的神啊！靠着你的恩典，我的平安是那么深，你保守我在完美的隐退里，在最剧烈的病痛和迫近的危险中，使我忘记了自己。

这时，你给我的隐退是那么完全，我称之为“均一”。我对你的旨意没有任何抵挡，凡事都不主动，在爱里，默默地忍受着你十字架的操作。你在我里外的工作，我都不增添任何东西。如果说我的降服是完全的，你的保护则是神奇的。多少次，你将我降到极处，但当事情似乎恶化到毫无指望时，你从未不援助我。

你让一位高明的手术师路过我的住处，从前我多次患重病时，他曾照顾过我。他问到我的情形，得知我正病危，他立刻下马来看我。我的光景之可怕，可以说，让他空前地吃惊。天花无法发出，就凶恶地袭击了鼻子，使它整个变黑，几乎要掉下来了；他以为是坏疽。我的眼睛就像两块黑碳。他是那么震惊，甚至无法向我隐瞒。

这怪异的消息并不使我惊慌。这比我愿意向神的牺牲还差得远呢！我非常高兴，神在这张让我不忠的脸上，为自己报了仇。

手术师进到我婆婆的房间里，对她说，没有放血治疗，听任我这样死去，实在是罪过！

婆婆强烈反对，说她受不了放血，在她的那位医生朋友从乡下返回之前，什么都不能做！

手术师大怒，见他们不去请医生，由我自生自灭，对我的婆婆说了一些激烈的话。然后，他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如果你同意，我要救你的命：我要给你放血！”我当即把胳膊伸给他。尽管胳膊极度肿胀，他还是立刻给我放了血。婆婆大怒。

天花当时就发出来了。他要我下午再放一次血，但他们不同意。我怕惹婆婆不高兴，出于对神完全的降服，无论当时需要有多大，我没有留他。

为了显明毫无保留地弃绝给神是怎样有利，我讲了一切细节。为了证明并训练我们的顺服，神有时会明显地离开片刻，但当需要真正迫切时，祂从不丢弃我们，正如圣经中所说的：“祂掌管着阴间的门，将人从那里带回来。”（参诗107）

放血之后，天花立刻发出。我的鼻子恢复了天然的颜色，不再发黑了。如果继续放血，我应该恢复得很好。但手术师已经离开了，我再度陷入先前被忽略的状态。

我的病势集中在眼睛上，又肿又疼，人人都以为我要失明的。有三个礼拜之久，我承受着剧烈的疼痛，一

次无法睡一刻钟。眼里满了天花，无法闭眼，由于疼痛，也无法睁开。一切迹象都表明，瞎眼是无可避免的；我也做好了准备。我的脖子、上颚及牙床上，无不满了天花，连吞咽稀粥都剧痛无比。我吸收任何营养，无不付出极痛苦的代价。我的全身好像得了大麻风。来看我的人都说，从未见过如此又多又恶的天花！

我魂却在无法言出的满足里。藉着痛苦的损失而得自由，这盼望让她如此满足！她跟神紧密地联合，不愿跟世上最幸福的王子对换位置！

人人都想，我肯定悲不自胜；他们满怀同情，竭力安慰我。我的认罪神甫尽管对我不满，还是来看我，问我：得了天花，是否有点难过。我不加思索，坦率地答道：如果这病带给我的困扰还没有使我忘记教会之歌，我会在感恩里唱给神听。这个好人被激怒了，说我太骄傲了。我没有回话。我清楚地看见：他不理解我的状态，跟他如此自由地讲话是一个错误。

他们注意我的言词，听见我这么自由地讲话，以为我为外面的限制向你发怨言，哦，我的神！他们把它归于我丈夫的嫉妒。但事实却非如此！我的神啊，我指的是只有你才能给的那种自由，你挪开了让我骄傲的陷阱，和对人的情欲。哦！你摧毁了我最敏感的“神经”，为此，我尝到无法言传的快乐，真是笔墨难述！我的心在深沉的静默里赞美你，身体上的疼痛使我加倍地爱你。

他们从未听见我为这病或所受的损失而抱怨。在忍耐与沉默里，我心对外显出的，只有沉静。我的神啊！

我对来自你和来自人手的苦难，都同表沉默。我从你的手中欢迎一切。我只说了一句“我为因此而得的内里的自由而欢欣”，他们竟看为罪恶。

让我最感痛心的是：与我同一日得天花的小儿子，由于缺乏照料，死去了。这个打击痛入我心。然而，我从软弱中吸取力量，把他牺牲给神，像约伯一样对神说：“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参伯1:21）

牺牲的灵在我里面是如此强壮，尽管我极温柔地爱这个儿子，得知他的死讯后，却没有流一滴眼泪。在他被埋的那一天，医生捎话说，且不要盖上墓石，因为我的女儿也活不过两天了。那时大儿子还没有脱险。我看见几乎在同一天，我所有的孩子都被剥夺了。我的丈夫正在生病，我也病得很厉害。

我的神啊，这时你还不愿意取走我的女儿，你又延长了她几年的寿命，只为了在失去她时，让我更加痛苦罢了。

最后，婆婆的医生到了，但我已经不再需要他了。他见我的眼睛肿胀，给我放了几次血，尽管放血在开始时是那么必需，现在时机已过，只是让我更虚弱罢了。以我那时的光景，胳膊肿胀，放血极度困难，必须把刀片插到把手才行。这样不合时宜的放血，几乎让我死去。但我的主啊，为了让我受更多的苦，你还不要我辞世。死亡对我实在太惬意了！我把它看成一切祝福中最大的祝福，但我看得很清楚，在这方面没有盼头——我还不能品味这幸福，还得忍受生命。

大儿子好了一些，他起来，进到我的房间里。我惊讶他惊人的改变：从前极度细嫩的面孔，现在变得像耕过的田地一般。我好奇，拿镜子照了一下自己，吓得不敢再看了。这时，我看见神所要的牺牲已完全成为事实。

因着婆婆的错误，给了我许多的十字架，也摧毁了我的儿子。我的心在神里却是坚稳，多而大的病恶让它强壮起来。我就像一个祭牲，不断地把自己献给祭坛上，因为在爱里，祂首先献出了自己。我的神啊！这些话素来是我心所爱的，此刻在我的生命里成了实际：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诗116:12-13）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你都把十字架和祝福堆满我身。我的“爱”啊，我最大的愿望一直都是：以受苦的心志喜乐地跟随你的引领，没有任何内外的拦阻。从一开始你就喜悦给我的这些恩赐（十字架和祝福），一直不断地增长，直到今天。你按着自己的心愿，引领我走在一条幽秘的小径上，除你之外，无人能够洞察；并且按着你的智慧，持续地为我供应十字架。

他们给我送来药膏，好添平麻面的坑洼，恢复容颜。我曾在别人身上见过奇妙的果效。开始时，我也想试一下，看看对我效果如何。但“爱”珍惜祂的工作，不愿意我尝试。有个声音在我心里说：“我若想让你美丽，早就让你过去了。”我只好放弃一切，把自己当作猎物，交给“爱”的严酷。祂催促我站在风里，以增强麻面的坑洼；在红斑最醒目的时候，让我没有遮拦地走

到大街上，曝露在众人的目光下——在我骄傲得胜的地方，让羞辱得胜。

丈夫那时几乎总在床上。病痛造就了他，为神所给他的病，我不可能有任何微辞。尽管这病极大地约束了我，让我背负了各样的十字架，但神如此拯救他，实在让我非常欢喜。我失去了先前柔化他严酷、平息他怒气的吸引力，别人讲我坏话时，他就更易受影响了。另一面，那些讲我坏话的人，见有人愿意听，就讲得越发起劲、厉害了。只有你，我的神啊，对我永不改变。当你增加我外面的十字架时，里面的恩典也加倍了。

## 第十六章

### 夫婆女仆阻交通

我前面讲过的那位使女，魔鬼搅动她来折磨我，她就日益傲慢。当她看见喊叫不能惹怒我时，她认为如果能阻止我领圣餐，就给我最大的麻烦了。她是对的，纯洁之魂神圣的良人啊，我生命唯一的慰藉就是接受你、荣耀你。如果有几天没有接受你，我就感到倦怠的苦楚。不能领圣餐时，我就做些靠近你的事情，聊以自慰。为了有领圣餐的自由，我让自己永久地敬拜。只要能够，我就设法使教会有很好的装饰。我献出最美的物品装饰教堂，提供银圣体盒与银圣餐杯。我资助了一个永久灯盏，愿我的爱也像那不灭的火焰一样，永远燃烧。

我的爱啊，我对你说：“让我牺牲给你，彻底耗尽我，把我降为灰尘，让我湮灭，不留一物！”我感到一种不能表达的要成为无有的愿望。

那个女仆知道我对圣礼的感情——在圣礼前，我可以跪着，自由地过几个小时。她每天都很小心地观察我交通的时间，然后告诉我的婆婆和丈夫，这就足够让他们大发雷霆，指责我一整天了。如果我做些微辩解，或显出一点难过，这就给了他们足够的理由，说我亵渎圣物，让他们大声反对敬虔了。如果我沉默不语，这就使他们越发苦毒，说最能刺激我的话了。当我生病时（那是经常的），他们就来，在我的床前扯皮，说是圣餐和

祷告让我病了——好像接受你，众善之真源啊，能让人生病似的！

一天，那位使女生气时对我说，她要写信给一个人——她以为那是我的指导者——让他禁止我领圣餐，因为他并不了解我。我不回话，她大声哭喊，说我苦待她，蔑视她。当我去做弥撒时，尽管我已经吩咐了家务，她却对我的丈夫说，我什么都没有安排，就出去了。我回来后，就忍受了许多的指责。他们不听我的解释，说那都是谎言。

另一面，婆婆对我生病的丈夫说，我什么都不管，若不是她料理家事，一切都会被糟蹋，他就毁了。丈夫信婆婆的话。我耐心地忍受着一切，竭力做好我的本份。让我痛苦的是不知该做到何种程度。当我订购什么而没有征求她的意见时，她就抱怨我一点都不在乎她，偏行己意，订的东西很差；她于是订购不同的东西。如果我征求她的意见，她就说，什么都得她来管。

我的神啊！我没有安息，唯一的安息就是爱你的旨意，顺服你的命令，无论受到怎样严酷的待遇。他们监督我的言行，百般挑剔，不断地斥责我。我所做的若有任何模糊之处，顷刻就变成罪行。我整天被嘲弄着，在仆人面前，一件事被数落无数遍。

让我大为受苦的是，有一段时间，我有一种无法克服的软弱，神为了让我降卑而留下的，就是哭泣。这让我成为家里的话题。尽管我全心全意地接受别人对我的一切，却禁不住流泪。这使他们越发恼怒，令我极度困扰，十字架因此就加倍了。多少次，我吃的是眼泪饭；

看起来就像世上最恶的犯人一般！他们说我是该受咒诅的，似乎眼泪掘开了地狱！其实，眼泪更适合摧毁地狱。

如果我讲述一些听到的事情，他们就让我为它的真实性负责。如果我闭口不言，就被看成轻蔑，坏脾气。我若知道某些事而不讲，那就是罪恶。我若讲了，就是编造。有时，我一连几天被折磨着，没有喘息的机会。女仆们说，为了能安静不被搅扰，我应该做个废人。我没有回答，因为“爱”让我紧紧地联于祂，不许我答一言而得轻松，甚至不许我看一眼。

有时天性被压到极限，我说：“哦！但愿有人能听我倾诉！我去看看他们，就会轻松了！”但神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如果有时我碰巧在某些事上得了安慰，有几天神移开了外面的十字架，这就成了我所有麻烦中最大的麻烦。没有十字架对我是更重的打击，比最大的十字架还难背负，这对我是怎样可怕啊！我渴望十字架的归回，奄奄待毙，禁不住像圣大德兰一样说：“让我受苦！不然，就让我死！”这迷人的十字架，它的归回并不迟延。奇怪的是，尽管我那么强烈地想要十字架，当它归回时，却是那么沉重压迫，让人几乎无法承担。

我深爱父亲，他也非常温柔地爱我，我却从没有对他讲过我的十字架。有个极爱我的亲属感到我所受的待遇不善，因为他们甚至在他的面前，对我讲些很伤人的话。他非常生气，告诉了我的父亲，并说我一言不答，会被人看成傻瓜的！后来，我去看父亲时，他一反往日的操练，非常严厉地责备我，说我接受这样的待遇而不

回话，好像没有灵性，不会回答一样，人人都会讥笑我的。我答道：如果别人注意到丈夫对我讲的话，已经让我够窘困的了，难道还要回答，招来更多的责备吗？如果没有人注意到，我就不应该让它显出来，使人看见丈夫的弱点；我不回话，就止息了一切争竞；若是回话，争竞就继续了。父亲非常好，说我做得很对，应该继续照着神的启示去行。此后，他没有再跟我讲过这事。

让我极为受苦的是，我非常爱父亲，他们却不断地讲他的坏话，反对他。他们反对我的亲属，和一切我所敬重的人。这比骂我自己更让我难过。我忍不住辩护，但这反而让他们越发苦毒了。只要有人说我的父亲或亲属不好，他就总是对的。他们先前最看不起的人，只要一反对我的亲属，就被赞赏了。若有人说是我的朋友，他就不再受欢迎。

有个很敬虔、我也极爱的亲属，当她来看我时，他们不是公开让她回去，就是极恶劣地对待她，使她不得不回去。这让我极其痛苦。如果有些事情对我是负面的，无论真假，就拿来责备我。有些不平常的客人来访时，他们对跟我从未谋面的人讲我的坏话，令客人大为吃惊；从前认识我的人，则只是可怜我。

无论他们说什么，“爱”不许我回答，为自己辩解。我若做了——那是很少的，我就为此而受责备。

第一年，我还没有足够被神摸着，能默然忍受这种待遇。此后，我从不丈夫讲婆婆如何待我，也不讲那个使女向我所行的。我的“爱”啊！你让我做的还不只如此。婆婆和丈夫都很性急，经常同时发火，那时两人

就都喜欢我了，轮流着向我诉苦。我从未把一个人的话传给另一个人，尽管从人的角度看，我很可以借此机会，坐收渔翁之利，但我从未趁机发过怨言。我帮助他们调停，使他们和好，不然“爱”就不放过我。太多的经历使我知道，他们和好了，我就要付出代价；但我仍然尽可能地使他们尽快和解。和解之后，他们就又合力对付我了。

我若有自由祷告并独处，在我看来，十字架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因为它是那么吸引我。但在难以想象的情势下，我被迫留在他们面前。丈夫盯着手表，看我祷告是否超过半小时，若是超了，他就生气。有时，我对他说：“给我一个小时，让我消遣，随意使用。”他同意给我娱乐的时间，却不许我祷告。我承认由于缺乏经验，我自找了许多麻烦，让他们不快，也使我受苦。简言之，难道我不应该把这限制看成是你让我受的苦吗，我的神？我不应该满足、让这成为我唯一的祷告吗？我却常常陷入一种软弱，希望有特定的祷告时间，令丈夫不开心。这些缺点在开始时是经常的，但后来，我在他的床边祷告，就不再出去了。

刚踏上这条道路时，遗忘是我所遭遇的一个大麻烦。里面强烈的占据使我忘记了许多事情，这带给我不少的十字架，也给了丈夫生气的机会。尽管我非常喜欢尽本份，全心全意地愿意克尽职责，但事与愿违，我却忘记了许多事情。丈夫不喜欢疏忽大意，经常为此而生气。不过，我只是忘了一切无关紧要的小事，对有后果的事情，却从未忘记过。

为了治死眼目的情欲，我养成一个习惯，加上向内的专注，使我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婆婆随后注意到了，就很公正地对我生气，说我太粗心了。但我无法改善，我越努力，就越不成功。

我在花园里，却什么都没有看见。丈夫不能去，问我花园的事情时，我不能回答，他就生气。我特地走去看，好把一切见闻都告诉他，但在花园里时，却忘了。有一天，我进到花园十多次，想看点东西，告诉丈夫，却每一次都忘了。有时我记着要看了，很高兴，但那时，却偏偏没有人问我。

另外，在开始时，为了治死强烈的好奇心，别人讲述趣闻时，我总是借故离开，回来后，已经听不懂了。这样，我落入了极端，对在我面前所讲述的新闻，既不了解也听不见。丈夫跟我提起时，我又惊讶又糊涂，不明所以，无言可答，这就无可避免地让他生气了。

这时，我并不想在这点上治死自己，若是能够改变，更多注意他们，我该多么高兴啊！但不晓得为什么，我的注意力消失了。我越觉得应该取悦他们，并努力去做，无能就越深。当我想说什么时，经常突然打住，想不起要说的话；这给了我不小的羞辱。

## 第十七章

### 凌晨弥撒神供应

我们到了乡下。在那里，我太多沉迷于内里的吸引，犯了许多错误。丈夫忙于搞建筑，不断地跟工人们讲话，我以为可以如此行的。但他表示不满，因为我离开太久了，没有去找他。

我常坐在角落里做活。其实，由于内里的吸引，几乎做不了什么，活计总是从手里掉下去，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能睁眼，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是那么简单、平安、甘甜！我有时自语：“天国是不是比我更平安呢？”我没有告诉过人，因为无人有此经历。一切都发生在魂的最深处，意志享受着无法言传的一切。

在早年，这种情形几乎是持续的，给我最大的愿望去受苦。它在我里面产生的结果是：意志每天都死去，不知不觉地消失在神独一的旨意里。

经历使我明白了：单纯安息在神里，不做特别的事情，会生发一种果效，让意志一点一点离开，进入神里；使魂变得柔软可塑，对神所期待于她的，无论怎样痛苦，都能立即回应。她对时间、地点、状态等变得漠然。在奇妙的境遇里，她经历到：一切所需的，神都会随时供应。所以，她满足于所有的，无欲无求。

这状态止息了一切欲望。有时，我对自己说：“你想要什么？你害怕什么？”然后，会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有欲望，无所惧怕。对我，无处不合适，随处都能找到

中心，因为随处都看见神。最醒目的倾向就是独处和对十字架的爱，我整个的心都向着十字架。

我找祷告的时间通常都很难。丈夫不愿意我在七点以前起床，为了不违逆他，我跪在床上祷告。他那时病了，为了便于照顾他，我在他的房间里睡。我四点钟起来，留在床上。他以为我睡觉，没有感觉到。但这影响了我的健康。那时患天花之后才八个月，由于天花严重地影响了眼睛，到现在眼皮还是很沉。如此缺乏睡眠，让我一祷告就睡觉。但在睡梦中仍然有要醒来的意识，所以没有一刻睡得安宁。晚饭之后，我去祷告半小时，尽管不困，却立刻就睡着了；我用钉子让自己保持清醒，仍然无效。

那时还没有建造教堂，没有丈夫许可，我不能去做弥撒。我们离别的教堂都很远，无论我怎样渴望，他通常只让我在礼拜天和节日去。此外，唯一领圣餐的机会是神甫来一个离我们家四分之一里格<sup>31</sup>的教堂，并事先通知我们。由于马车出院子会发出响声，无法瞒着丈夫。我跟瑞克利的监护人约好——他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人——当他为别人讲弥撒时，事先打发修士通知我。我必须在丈夫不知道的情形下，在凌晨领圣餐。我怕吵醒他，不敢让人套马车，尽管走路很困难，但我仍然步行四分之一里格前往。

我的神啊，我是何等渴慕接受你！尽管极度疲劳，一切对我却都无足轻重。我的主啊！为了满足我，你行了许多神迹。通常，当我去做弥撒时，丈夫就醒得晚，

<sup>31</sup> 一里格约5.5公里。

在他醒来之前，我已经回来了。有多少次，当我要离开时，天气阴沉可怖，跟随的使女拦阻我，说会被雨浇透的。我以惯常的信心答道：“神会帮助我们的。”我的主啊，我不是平安到达，滴水未沾吗？我一踏入教堂，雨就倾盆而下；弥撒一结束，雨就全停了，给我时间回家；而我一到家，大雨又倾倒下来。

让我惊奇的是，许多年来，当我如此行时，信心从未欺骗过我。这是你对我的好意，我的神啊，它让我全然顺服你所安排的环境，毫不自扰。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搅乱我。

我在镇上，没有人看见，我却惊奇地发现神甫走来，问我是否愿意交通，他们会给我圣餐。我的“爱”啊！我不会傻到拒绝你自己给我的礼物，因为我相信是你启发他们如此有爱心的。

关于去前面提到的教堂做弥撒，在我跟瑞克利修道会安排好之前，我的神啊，有时你忽然唤醒我，给我一种强烈的直觉，感觉会有弥撒，你要我起来过去。随行的使女说：“夫人，您也许只是白辛苦。那里可能没有弥撒。”这个教堂没有固定的日程表，唯一的弥撒就是个人出于敬虔，偶尔资助举行的。尽管女仆拦阻，我还是满怀信心地去了。到了时，我发现神甫正着装，要上祭坛。

你给我的供应是经常的，令我惊奇不已。如果要详述，恐怕够写几卷书了。当我被压到极处，在最难受的时候，你让我忽然可以很容易地给古兰桥姆姆写信。有时，强烈的直觉使我走到大门口，刚好发现信使来到，

不然，信就到不了我的手中了。像这样的供应是不断的，这只是许多事件中的点滴。

我极其信任古兰桥姆姆，一切的罪与痛苦都不向她隐瞒。若不征求她的意见，我连最小的事都不做。除了她所许可的苦行，我也不操练别的。只有内里的状态，我讲不出来，因为从来没有读过或听过，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的认罪神甫和丈夫禁止我去看她，但我很难从命，因为十字架实在太大了。

当天性被如此严酷地压迫时，有时不忠会让我讲点话，这带给我那么多的十字架，让我以为自己犯了大罪，极其痛苦。我对自己不断地定罪，把十字架当作我的缺陷，以为是我招来的。我不知道怎样解脱，也不知道该如何修补，有时，偶然的遗忘会引起几个礼拜的不满。我装作去看父亲，却跑到古兰桥姆姆那里。只是一旦被发现，就有说不出的十字架，他们对我是怎样暴跳如雷，可谓笔墨难述。

给她写信难处也不少，因为我非常惧怕谎言。婆婆通常坐在小阳台上，每个人离开家都得经过她。她常问他们去哪里，带了什么东西。当脚夫被问到有没有带信时，我不许他们撒谎，必须诚实地回答。她若知道我给古兰桥姆姆写信，就会有可怕的爆发。

有时我提着鞋，步行去本笃会修道院，由于距离远，免得被发觉。但这些小心是徒然的，因为我不敢单独去，而奉命跟随的人必须汇报我的行踪——他们若胆敢知而不言，就会被惩罚，或者被打发走。

他们从心里敬重这位圣洁的妇人，却不断地说她的坏话。神的旨意就是要我活在敌对的环境里，麻烦不断。我因为爱她，忍不住为她辩护，说些好话。这激怒了他们，越发小心地监视，不许我去看她。不过，我还是竭力取悦他们。我不断地研究、思索，却终究不能成功。由于我相信让他们开心是敬虔操练的一部分，为此我绝望了。他们折磨我，这让我对自己生气，以为都是我的错。

令人深感痛苦的莫过于相信一件事是职责，不断地努力去行，却终究不能成功的。我的神啊！我在家居住时，这是你为我所定的道路。我有时向古兰桥姆姆抱怨，她说：“你怎能让他们满意呢？二十多年了，我也在向那个目标努力而没有成功。”我的婆婆有两个女儿在她的修道院里，所以婆婆挑出无数的错。

最触动我的，是大儿子对我的反叛。他们挑拨他蔑视我。每次我看见这个儿子，都心碎欲绝。当我跟朋友在房间里时，他们常打发他来，听我讲什么。孩子见他们喜欢，就编造出无数的故事。最让我痛心的是失去了这个孩子；为他，我真是受了极大的苦！如果我揭穿他的谎言——那是经常的，我不敢责备他。他对我说：

“祖母说，你比我更会说谎。”我答道：“正因为如此，我知道这罪的可恶，要摆脱它是多么难，我不愿意你这样。”

他经常对我说极无礼的话。他看见我尊重他的祖母和父亲，当他们不在，我为某些事管教他时，他就反驳说，因为他们不在，我就可以作女主人了！

他们认可这孩子的一切，使他在恶倾向里得到坚固。有一天，这孩子去看我的父亲，像素常跟他祖母讲话一样，信口开河，对我父亲讲我的坏话。父亲听得流泪，来到我们家，请求惩罚他。他们虽然答应了，却依然如故。

我没有力量管教他。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孩子越长越大了，他的父亲很可能会离世；如此恶劣的教育，实在后果堪忧。我告诉古兰桥姆姆，她安慰我说，既然无法补救，就只好忍受，把一切都交给神——这孩子将是我的十字架。

我的另一个烦恼是看不出丈夫喜欢我的关怀。我清楚知道，当我不在时，他不高兴；但当我在时，他没有任何喜欢的表示，欣赏我所做的。相反，对一切来自我的，他都只有厌恶。当我走近他时，有时都会颤栗，因为知道我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讨他喜悦；但若不走近他，他就抱怨。

他非常讨厌汤饭，看见就烦，极恶劣地对待给他送饭的人。婆婆和使女们怕受他的气，都不愿意给他送饭；只有我不推辞。我常端去给他，等他发泄完毕后，我努力轻松欢喜地劝他吃下去；当他更生气时，我就耐心等着，然后对他说：“我宁可一天被你骂许多次，也不愿意伤害你，不给你端来你所需要的食物。”有时他就吃了，有时他会推开。但通常，当他看见我这么坚持时，抹不开面子，就吃了。

当他心情好时，我若带给他一点可爱的东西，婆婆就从我的手里夺去，自己拿给他。他以为我竟然想不到

这些，就对我恼怒，给他母亲许多的感谢。“爱”让我不发一言，默默地忍受一切。

我用尽全部的力量，用我的关注、同在和服侍，要赢得婆婆，但我太笨了，不能成功。我的神啊，若没有你，生活是多么乏味啊！除了几个极短暂的例外，这样的事情是经常的。但那些例外，只是让我的处境变得更难，让我更受触动而已。



## 第十八章

### 初遇康伯神父

在我得天花后八、九个月，康伯神父<sup>32</sup>路过我的居所。他带着慕司神父的信<sup>33</sup>，来到我家。慕司神父要我见他，因为他们是朋友。我怕结交新人，很犹豫，不知是否该见他。但由于担心冒犯慕司神父，我就接见了。

交谈很短，却让他盼望再见我一次。我这边也有同样的愿望，相信他要么爱神，要么已经准备好，要爱祂了——我愿意每个人都爱祂。神已经使用我赢得了他们会系里的三个修士。由于很想见我，他到了我们乡下的屋子，离镇半里格。天意使用一个小小的事故，让我有机会跟他讲话。

我丈夫很喜欢他的聪明，与他交谈。他忽觉身体不适，进到花园里。丈夫怕发生不测，让我去找他，我就去了。这位神父说，他注意到在我的面孔上，有非常的专注和极明显的神的同在，他对自己说：“我从未见过一个女人是这样的。”因此他渴望再见我一次。我们交谈了几句，我的神啊！你允许我对他讲的话，为他打开了一条内在生命的道路。通过这悲惨的器皿，你赐给他那么丰盛的恩典！他后来告诉我，离开时，他变成一个

---

<sup>32</sup> 康伯神父是萨瓦人，来自汤农（日内瓦附近），后成为盖恩夫人属灵的指导者。他跟慕司神父都是巴拿巴修道会的资深神父，但慕司神父比他资历更深，位置更高。

<sup>33</sup> 慕司神父是盖恩夫人同父异母的哥哥。

全新的人。我对他存着稳固的信心，觉得他会属于神；但我绝没有料到，后来竟跟他去了同一个地方。

尽管不觉得，我的状态却是在不断的祷告里，有极大的安息和极伟大的神的同在。祂是那么亲近——祂在我里面，甚于我在自己的里面！有时感觉很强烈，其穿透力之大，让人无法抵挡；“爱”取走了我一切的自由。有时会有枯干，让我觉得“爱”缺席的痛苦，以为失去了祂。祂同在时感觉越强烈，离开时，相应地就越痛苦。在交替转换中，当“爱”同在时，我忘记了一切悲伤，觉得祂不在的经历虚幻似梦。但当“爱”不在时，我总觉得祂肯定永不归回了，是我的错误让祂离开的，我就沉浸在无法安慰的悲伤里。我若知道这是一种必须经过的状态，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因为对神旨意的爱使一切都变得容易了。

这种祷告的特点是，它会让人热切地爱神的命令，对神有崇高的信心和完美的依靠，变得无所畏惧——不怕危险、困境、死亡、生命、幽灵、雷电等等，喜乐地面对一切。它给人伟大的舍己精神，不顾自我利益和名誉，使人忘记整个世界。

在家里，一切错的、坏的、碎的都怪罪于我。开始时，我以实相告，说不是我做的；见他们仍然坚持，我就不答了。于是，他们说，我不但做错事，还撒谎，并且告诉客人们。后来跟客人们独处时，我不做更正。他们经常当着我的面对我的朋友讲一些话，我知道这可能让他们不再信任我了，但我从不私下分辩。“爱”喜

欢隐密，默然忍受一切。如果出于不忠，我要分辩，不但不能成功，反而给我带来里外新的十字架。

我是那么爱十字架，最大的十字架就是没有它。我的神啊！为了让我更感觉十字架的份量，你有时把它挪开，那时，我对它的欣赏、喜爱和欲望都加倍地增长了。这渴望是那么强烈，几乎把我吞灭了。十字架片刻的离开，在我看来，总是因为我的不忠。我没有好好使用它，才失去了这么伟大的祝福。只有在失去时，我才更多体会十字架的价值。

哦，良善的十字架，亲爱的欢乐，我忠实的伴侣！我的救主道成肉身，只为了死在你的两臂之间，我不该像祂一样吗？你不是将我与祂永远联结在一起了吗？我的“爱”啊，我常对你说，“用任何方式惩罚我吧，但不要拿走十字架！”

尽管我是那么爱十字架，没有它时，渴盼得要死，但这可爱的十字架——我欲望、希望的所在——一回来，就隐藏了全部的美丽，显出的只有严酷，让我真实地感到它的重量。然而只要我略有过犯，神把它取走了，它就向我显出全部的美丽；我为没有按着它的美德接待它，悲伤得无以自慰！对十字架的热爱在我里面燃烧起来，我对它的渴望是那么强烈。于是，可爱的十字架又带着巨大的力量回来了。

这两件对立的事情在我里面似乎无法调和：一面热切地想要十字架，一面却极艰难地背负它。十字架来去的转换只是让它的份量一千倍地更被感觉到，因为当灵渐渐适应十字架时，会有力地背负它。它被取走一段时

间，只是为了回来时，让人觉得更加震惊、压迫。另外，当人均匀地背负十字架时，会安息在上面，变成习惯，不再觉得痛苦了。十字架有种高贵纤弱的气质，对魂是一个极大的支撑。

我的神啊！你给我的十字架，因着你天意的安排，无法产生习惯性的安息。你以全然的智慧，经常改变、加强，调整得那么合宜！它们对我总是新的。

哦！你清楚知道，我的神啊，你制作十字架是何其精心，何其令人羡慕！你知道怎样按着一个人的容量，以合适的方式钉死他。你不断地制作新的、我们料想不到的十字架；你使里面的十字架与外面的配合，同步作成你的工。

因你加倍的不在，我悲伤欲绝。我的神啊！当你给我你爱大能的明证时，我心里只想着爱你。但你允许我犯一些料想不到的错误，然后，你离开了——那么久！那么残酷！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我魂开始回归现实，意识到这比丰盛时对她更有益。她看见“己”从丰盛中吸取营养，变得更强壮了，而没有按着本份，好好使用恩典。不料，你却带着更大的力量回来了。我的喜乐是何等大啊！先前悲伤越深，喜乐就越大。

我相信如果神不采用这程序，魂就永不会向己死。自爱是那么危险，能依附在任何东西上面，变得习以为常。

在内外都困扰、被钉死的时候，有种觉不出的急躁倾向，给我极大的烦恼。当尖锐的回答脱口而出时，无论怎样微小，我都被告知犯了该死的罪。这使我大为降

卑。神啊！我是那么骄傲、急躁，这严酷的引导正是我所需要的。我的天性是那么要强，总想占上风，以为我的理由比别人的都好，虚荣到可笑的程度。你若不用大锤重重地敲打我，是永远无法把我磨得合乎你心意的。

为了降卑我，一切十字架都是必需的。掌声是我担当不起的。我还有个缺点：过分称赞我的朋友们，无端地怪罪别人。我全心全意地愿意把我的缺点公开。我的神啊！它们像黑色的背景，优美地衬出你在我里面所作出的良善。我往日的罪恶越深，越亏欠你，我就越不能把任何善归于自己。

哦！神所交通给人的圣洁，若是把它归于人，这是怎样的瞎眼啊！我的神啊，我相信有些圣徒按着你给他们的恩典，极度忠心，他们可以归功于自己。至于我，我的神，我只亏欠了你。这是我的喜乐，我的荣耀——这话我百说不厌。

我大量施舍。我的神啊，你让我极爱穷人，供应他们一切的缺乏。我见到别人窘困，就不能不自责富有。我舍去各样的日用品，帮助穷人。在餐桌上，我经常把呈给我的最精美的食物，命人端去，送给他们。在我住的地方，几乎没有一个穷人不感受到你给我的慈善果效。

我的神啊，你似乎不要别人施舍，只要我的。别人拒绝的，我一概接纳。我对你说：“我的‘爱’，这是你的财富。我只是管家，必须按着你的心意发放一切。”我有些办法，帮助人而不让他们知道，因为有专人替我秘密施舍。有些人家耻于接受救济，我送给他们

时，好像还债一般。我给赤身的人衣服遮体，让女孩子们学习生存之技，特别是那些面貌姣好的——当她们有事可做、能够谋生时，就可以避免堕落了。我的神啊，你甚至使用我将一些人从不轨中挽回。有个女孩出身很好，容颜秀美，后来像圣徒一样离世了。

我给孩子们送去牛奶。在圣诞节，为了尊荣孩童耶稣——我爱的中心，我加倍对孩子们的福利。我去看望病人，安慰他们，给他们铺床；做膏油，裹他们的伤口；埋葬死人；悄悄地供应工匠和商人，使店铺可以经营下去……在慈善上，不大可能有人比我做得更深了。这都是主按着我内里的状态，要我做的。无论我做妻子还是做寡妇时，均如此。

主为了更彻底地洁净我，免得我把恩赐与自爱混合起来，使我进入了内里严重的试炼。这甘甜容易的美德，开始对我变得不堪负重了；不是不喜欢，而是发现没有能力做下去了。我越爱它，越挣扎着要得到内里没有的美德，就越跌入了对立面。

只有一样，你一直给我可见的保护，就是贞洁。你让我非常爱它，将其果效放在我的心里。即使在婚姻中，你依然用病痛、环境，及各样的方式，把一切可能削弱它的，包括无邪的娱乐，都移开了。婚后第二年，神让我的心是那么远离一切肉体的享乐，在每一方面，婚姻对我都是严重的试炼。多年来，我的心、灵跟肉体似乎是分开的，做了事就像没做一样。在饮食上，感觉是那么麻木，让我觉得惊奇。在一切天然的功能上，感

官都活在一种普遍的治死里。我相信我讲得够多，可以使人理解了。



## 第十九章

### 痛失慈父爱女

言归正传，天花严重地伤害了我的一只眼睛，可能会导致失明。眼角有一腺体松弛了，在眼鼻之间，经常形成疖子。剖开前，疖子剧痛无比，整个头都肿起来，使我无法着枕，丁点噪音对我都是折磨。然而，这段时间，神许可在我的房间里有极大的噪音，这使我大为受苦，却是可喜乐的，原因有二：首先，我可以单独躺在床上，有非常甘甜的退修；其次，这满足了我受苦的心。我是那么渴望受苦，一切肉体上的苦行，都好像滴水落入大火一般。

当坏牙齿不疼时，我经常让人拔出来，这对我是一种享受；但当牙齿还疼时，我不想拔，反而非常喜欢它们。不痛而失去牙齿，对我是一件憾事。有一次，我把熔铅浇在皮肤上，却一点都不痛，因为没有粘连，滚落下去了。封信时，我故意让西班牙蜡掉在身上，它粘住皮肤，就给我更多的痛。我擎着蜡烛，经常让它烧到底，长时间地烧我。

这都不是十字架，也不是痛苦。我们的选择只能带来轻微的十字架。只有你，我被钉的“爱”啊，照着你的模子切出来的，那才沉重呢。我不希奇，在一幅画上，你在圣约瑟的店铺里制作十字架！

我要求去巴黎治疗眼睛；其实，主要是为了见伯叨德，一位极深、有亮光的人——前不久，古兰桥姆姆让他做我的指导者，于是我决定去巴黎。

我去跟父亲告别，他极温柔地拥抱我。他和我都没有料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巴黎对我，已不再可怕；世界只是让我更专注于神。街道上人声喧哗，反而增强了我的祷告。

我见到伯叨德，他原本可以帮助我的，但由于我缺乏解释的恩赐，并未得到多大的帮助。无论我是多么渴望坦诚相告，毫无隐瞒，但我无话可说——这是神的引领。我跟他一讲话，里头就空了，一切就都消失了；只记得讲了一些我的缺点。我内里的状态太简单了，无法诉说。脑中空无一物，加上很少见他，没有读过类似的经历，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另外，我只想告诉他我内里的恶。为此，伯叨德生前并不了解我。这对我非常有益，使我失去一切支持，向己死去。

见过伯叨德之后，治疗了眼睛，我决定住在离巴黎四里格的修女院里，从升天节到五旬节<sup>34</sup>，以为可以方便地退修十天。那位院长对我深具友谊。

那时，内里的吸引极为强烈。我的神啊！我觉得你我的联合是不间断的，日益加深，从知觉中退去了，变得越发简单，同时也越发亲近、密切。

在圣伊拉斯姆纪念日——他是这个修道院的守护使者——早晨四点，我突然醒来，有个清晰的印象：父亲

---

<sup>34</sup> 复活节40天后的礼拜四是耶稣升天节，第50天为圣灵降临节，又称五旬节。

死了。我无法安息，在为他像为死者祷告之后，我里面安定下来。他的死在我里面清晰无疑地存留着，伴随着极度的衰竭和可喜悦的悲伤，将肉体压倒，使它极度虚弱。

我去了教会，一到就晕倒了；醒来后，失了嗓音，不能讲话。强烈的悲伤与专注使我吃不下任何东西。在神圣的满足里，我魂充满力量；但外面，悲伤与软弱却将我压倒了。魂的平安是如此大，这悲伤若不是如此有力地表现在肉体上，我应该感觉不到。

在这些和其它无数的打击中，我都注意到，神啊，我的意志向着你的旨意是那么柔软，对你所行的没有任何抵触，无论天性觉得怎样难。不需要放弃、隐退和顺服的动作，甚至不能做任何事情，因为在我里面，一切都做成了。我的神啊，我的意志与你的联合到了一种程度，“我的”似乎消失了，我寻不到“我的意志”了；寻找时，只看见一个意志，就是你的意志。“我的”，即使在欲望、偏爱、倾向等果效里，都显不出来了。在我看来，除了你在我里面所做的，我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欲望；若有，就是你的，就像两个琵琶在完美的和谐里，拨一个会发出另一个的音，因为只有一个声音，一种和谐。

这种意志的联合，使魂建立在完全的平安里。尽管如此，我的意志只是在动作上消失了，还没有失去。我从后来所经过的一系列必需的怪异状态，看见在所有的环境与限度里全然失去自己所要付出的代价。这样，魂不再有任何今生和永生的利益了，按着神的方式而不是

我们的感受，只有神独一的利益。多少魂以为意志已经失去了，其实还差得远呢！如果经历最后的试炼，就会看见他们的意志是存在的。谁没有一点自我谋算呢？可以是利益、财富、荣誉、欢乐、轻松、自由、救恩、永生等。有的人拥有这些，却以为自己不在意；其实，一旦失去，就会立刻感到对它们的依恋了。

在一个世纪中，如果有三个人对万物死去，愿意毫无例外地成为天意的玩物（指被神随意对待），他们就是恩典中的奇迹了——我不是写作的主人，也不跟从任何写作的次序，但这没有关系。

晚饭后，跟院长在一起时，我告诉她，我有强烈的预感，我的父亲若是没有去世，也一定病得相当厉害。我们讲了一点你的事情，我的神，但我几乎不能讲话，里外的虚弱将我全然压倒。这时，她得到通知，有人在客厅里要见她。这人受我的丈夫差遣，匆匆而来，说我的父亲病了。他生病只有十二个小时，当这人来到时，他已经离世了。

院长进来说：“这是你丈夫的信。他捎话说，你的父亲病危。”我说：“女士，我一点都不怀疑，他已经辞世。”为了尽快行动，我立刻派人去巴黎租马车，因为我的马车在半路上等我。晚上九点，我动身离开。他们说没有任何认识的人陪伴，我会走迷的——我把自己的使女派去巴黎，安排一些事情；由于住在修道院里，我没有留下脚夫。

院长说，既然我相信父亲已经过世，如此冒险太鲁莽了；在必经的路上没有路标，马车也很难通过。我答

道：安慰父亲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不应该以简单的预感为借口，放弃当尽的义务。

于是，我把自己弃绝给神所量给我的环境，跟着陌生人，孤单地离开了。我是那么虚弱，在马车里，几乎坐不住。尽管如此，由于路况危险，还要经常出来。夜间经过一处森林，称为“割喉处”；午夜时分，我正行在其中。这片森林是有名的凶杀、抢劫之地，让最大胆的人惧怕。至于我，我的神啊，我不能害怕任何事情，我把自己弃绝给你，随你照管；我忘了自己，无法思想危险。哦！什么样的恐惧、忧愁能让一个全然舍己的魂退缩呢？

我一个人离开住处，只有悲伤和“爱”与我为伴，行了五里格。这时，我遇见我的认罪神甫和一位女亲属，他们在等我。

见到认罪神甫，我说不出是怎样的苦。独处时，我感到无言的满足；他对这状态无知，反对它，跟我纠缠没完。我悲伤的特点是不能流一滴眼泪。对父亲的去世，我知道得太清楚了；闻讯时，无法有任何外面悲伤的表示，也不能流泪，这成了我的羞耻。我里面的平安是那么深，甚至散布到面孔上。更有甚者，这状态不许我说话，也不许做敬虔人通常做的外面的事情。我只能爱和沉默。

夜里十点，我到了家，发现由于天气热，父亲已经下葬了。人人都穿着丧服。我一日一夜行了三十里格，没有吃饭，加上内里的状态削弱了我，我极度衰竭，一到家，就被放到床上去了。

凌晨两点，丈夫起来，离开我的房间。他突然回来，大声喊道：“我的女儿死了！”

这是我唯一的女儿，又可爱又亲善，人人都喜欢她。我的神啊，在灵性和肉体上，你都给她那么多恩典，除非特别冷漠的人，谁见了她都无法不喜欢。她对神有非常特别的爱，经常在角落里祷告。只要一发觉我祷告，她就靠近我祷告。她若发现我祷告而没有她时，就伤心痛哭，说：“你向神祷告了，我还没有。”由于我内里的专注很大，只要一有空，就闭了眼睛，她常对我说：“你睡了吗？”然后突然说道：“噢，你在向我的好耶稣祷告！”她也就靠近我祷告。

在她离世前四个月，圣礼拜三在教会里，人们给她十字架亲吻。她看见又把它拿走，给别人时，就在教堂里大哭：“他们把我的配偶拿走了！把我的配偶还给我！”他们只好给她一个耶稣受难像。她接过来，把它压在心上，喊道：“这是我的配偶。我永不要别的配偶！”她说，除了我们的主，不要任何别的配偶。她的祖母为此鞭打她，却无法使她改口。

她像个小天使，又纯洁又庄重，非常甘甜顺服。她的父亲为了试验她，给她非常恶心的东西吃，她尽管不喜欢，还是一言不发地吃掉了。她非常美丽，长得很好看，她的父亲极其宠爱她。更多因着她灵魂的素质，而不是肉体上的品质，她是我的心肝宝贝。在地上，她是我最大的安慰；她对我是那么依恋，就像她的哥哥跟我疏远一样。她死于不合时宜的放血。但我在说什么呢？她死于“爱”的手，是祂要剥夺我的一切。

现在，只剩下一个让我忧伤的儿子了，他也病得要死。除神之外，古兰桥姆姆是我唯一的安慰，因着她的祷告，神把这个儿子又还给了我。

女儿的死讯让我大为震惊。毫无预兆地，我同时失去了父亲和女儿，然而我的心却没有摇动。我的神啊，你知道他们对我是何等地亲！

以我的状态，为一切可能想到的损失，不可能更伤感；为一切可能的祝福，也不可能更满足了。这些甜美的痛苦必须经历过才能明白。我既没有为父亲，也没有为女儿哭泣，唯一能说的就是：“是你把她给了我，主啊，你可以把她收回去。她是你的。”

我的父亲是那么有名，德高望重，应该有很多可讲的，但我宁可沉默，不讲了。他对神的依靠、信心，以及他的耐心，都是那么令人钦佩；他是异端和新派的刑杖。我的父亲和女儿都死于1672年7月。

那一年抹大拉纪念日前夕（7月21日），不晓得因着怎样的启示，古兰桥姆姆送给我一个已经写好的小合约。她让我禁食，做些特别的施舍，第二天早晨，抹大拉纪念日，手上带着一个戒指去领圣餐，回家后进到小隔间里——那里有圣母抱着圣婴耶稣的画像——在祂的脚下，读了并签字，把戒指放上。合约是这样的：

“我，N某某，发誓以我们的主圣婴为配偶，也把我自己给祂做配偶，尽管不配。”我求祂以十字架、讥刺、困扰、羞辱和恶名作我灵婚的嫁妆，我求祂给我恩典进入祂的微小与湮灭，还有点别的，然后我签了字。从此，我看祂不再是别人，而是我灵里的丈夫。

哦！对我，那是怎样恩典与十字架的一天啊！当时，这话进到我的脑中：祂将是我的“血郎”。从此，祂是那么有力地占据了我，藉着十字架，让我在肉体 and 灵性上都完全属于了祂。

哦！我魂神圣的良人啊！在我看来，你似乎使我成了你活的圣殿，你使它成圣，就像使教会成圣一样。在奉献教会的节日庆典中，你不是使我明白了吗？这是我一向你奉献的一个缩影。正如十字架是教会的标志，你也给了我同样的标志。如圣约翰在《启示录》中所写的，你正是用这可羡慕的记号，标志你所特选的朋友们（参启7:2-8）。

奉献教会时，在十字架前，烛光燃烧，象征了信心与爱心。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从那时起，你从未让这些美德离开过我。蜡烛的特点是：被火渐渐燃尽，用生命的光和热摧毁自己。所以，我的心也必须被爱的烈火摧毁并湮灭。这火是那么靠近十字架。这教导我：十字架和爱将是我奉献的不朽标记。

从此以后，十字架就没有放过我。尽管以前就有许多，但可以说，这比起后来所受的苦，只不过是影子罢了。只要十字架给我片刻的歇息，我就对你说：“亲爱的良人啊！我必须享受我的嫁妆，把十字架还给我吧。”你常满足我的要求。但有时，你让我等待片刻，多求几次，使我看见，由于对十字架不忠，我配不上它了。当弃绝和压迫极其严重时，你有时 would 安慰我，但通常，没有安慰的荒凉就是我的食物了。

在同年的圣处女假定节<sup>35</sup>，1672年，里外加倍的十字架使我在奇异的荒凉里。我躲进小隔间，让悲痛有些许发泄。我对你说：“我的神，我的良人啊！你知道我的痛苦是多么深！”那时，有个愿望进到里面：“哦！但愿伯叻德知道我所受的苦！”伯叻德很少写信，甚至在相当困难的情形下，这天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十字架的信。这是他就这个题目为我写的最美丽感人的信了。要知道，他与我相距一百多里格。

有时，我是如此受压，天性被撕扯着，无休无止。有时似乎有片刻的歇息，但只是为了让十字架在更大的烈怒中归回。天性被压迫到一种程度，在独处时，没有意识地，我的眼睛会不由自主地东张西望，在寻找安慰：一个字，一声叹息，一点微小的举动，或者知道有人同情，都会让我轻松的——但这些都没有赐下；我甚至不能举目望天，发一声怨言。“爱”是那么靠近我，祂愿意毁灭这悲惨的天性，不给它任何食物。我有时盼望得点放松，这期盼是那么强烈，为了控制自己，受了无限的苦；与此相比，别的反而轻松了。

我亲爱的“爱”啊！你给了我魂得胜的扶持，让她在天性的软弱上夸胜；你甚至把刀放在她的手中，让她摧毁自己，不给她片刻的歇息。然而天性是如此恶，满了求生的伎俩，最后，竟从绝望里吸取养分。它在毫无援助中找到了援助；在持续的压迫中，它所持守的忠诚，竟成了隐密的食物——为了不泄露，这事被非常小心地遮掩着。但这逃不出你神圣穿透一切的目光！

<sup>35</sup> 圣处女假定节：8月15日，俗称“圣母升天节”。

正因为如此，我神圣的牧者啊，你以可爱的钉死方式，用杖和竿，安慰了它一段时间之后，为了让它进入最后的极限，你改变了策略，下面就讲到。

## 第二十章

# 古兰桥妈妈辞世

有一段时间，我们镇上一位官员的妻子喜欢上我，常跟我见面。她对我说，我的人品、行为并不让她反感，她甚至注意到我里面颇有些特别之处。我相信这是由于我内里强大的吸引力所发出的光辉。有一天，一个人对我丈夫的姑姑说：“我看见了你的侄媳妇。可以很清楚地感到，她从来没有失去过神的同在。”这话传到我的耳中，让我觉得非常惊奇，因为我不觉得他理解什么是“神的同在”。

我想说的是，这位女士开始被神摸着，起因于有一次，她要带我去看喜剧，我不愿意，也不习惯，就以丈夫持续生病为借口，拒绝了。她迫切地追问，说这样的慢性病不应该妨碍我有所娱乐，以我的年龄，也不适合困守在家里，做护士。我再三解释，她的结论却是：我不去更多是由于敬虔，而不是丈夫的病。她恳求我告诉她对喜剧的看法。我说：我不认同这娱乐，特别是对真正的基督徒妇女。她的年龄比我大许多，这话给了她深刻的印象，此后，她再也没有看过喜剧。

有一次，一位女士跟她在一起，那位女士研究过神父们的著作，很能讲话。她们谈了许多关于神的事情。那位女士很有学识地谈论神，我几乎没有讲话。里面的吸引让我沉默，甚至为如此谈论神而难过。第二天，我的朋友来看我，告诉我，她被神大大地摸着了，无法抵

挡。我把它归于另一位女士的谈话，她却说：“你的沉默进到我魂深处，告诉了我一些事。她说的，我倒没有注意。”于是，我们有敞开的交谈。

我的神啊！那时，你进入了她心深处，她至死都没有离开过你。她继续饥渴地要你，我的神啊，她听不下任何别的话题。为了完全拥有她，三个月末，你把她的丈夫取走了——他们两人特别相爱。你给她的十字架是那么可怕，同时，恩典又是那么强壮，你成了她心绝对的主人。

她的丈夫过世之后，她失去了几乎全部的财产。她来到离我们家四里格的地方，到她还有的地产上。她征得我丈夫同意，让我去陪她八天，为她的损失安慰她。藉着我，神给了她一切所需的。她很聪明；我对她讲的话远超过我的能力，这使她很惊奇。我若反思的话，也要惊奇了，因为我的天然智慧是不懂这些的。是你，我的神啊，为了她而给我的。你不在意这管道是何等不配，你让恩典的流进入她的魂里。从此以后，她魂成了圣灵的殿，我们的心有了不能分解的联合。

我们有个小旅行。我的神啊！你让我锻炼弃绝和降卑，却没有付出什么。你的恩典是那么有力，它扶持了我。我们掉在河里，几乎全部灭亡；马车陷在流沙中，在极度的惊恐中，他们全都跳出了马车。我是那么弃绝，内里完全被占据了，无法想到危险，也没有要避开，你却把我救了出来。我是那么专注，里面被抓住了，若是神许可，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让自己淹死。

有人说我冒险，我相信这是真的，但我宁可因过度信靠神而死，也不愿意救自己。我在说什么呀？我们灭亡，只是因为不信靠你，哦，我的君王！我愿一切都亏欠你！正是这构成了我的欢乐，让我在卑屈中感到满足。我宁可弃绝给你得永生，不愿靠自己而灭亡。不过，我不建议别人也这样行，除非他处在我那时的状态里。

丈夫的病日重一日，越来越顽固了，他决意去圣蕾恩，对此满怀虔诚。他似乎非常想跟我单独在一起，情不自禁地说：“如果别人不讲你的坏话，我应该会更开心，你也会更幸福了。”

在这旅途上，我因着自爱和自我意识，犯了许多错误。由于内里极大的弃绝，我的神啊，我有机会经历到没有你时的光景。一段时间以来，你已经从我取走了那甘甜的内里交通，而从前，我只要跟随就行了。我像迷路的人，再也找不到方式、道路、途径了。但因为另外留了一处描述我所经过的那可怕的黑夜，我就继续讲述这旅程了。

丈夫从圣蕾恩回来后，希望经过圣艾德米。除了经常濒临死门的大儿子，他没有别的孩子，由于非常盼望有继承人，他迫切地求这位圣徒代祷。我则什么都不能求。但他的祷告蒙垂听了，神赐给我一个儿子。将要生产时，我有着极大的安慰。生孩子时，我病得很重，但对十字架的爱使我喜乐地面对一切，我欢喜这肉体必须多受苦难。生孩子之后几个礼拜，我还是那么虚弱，他们都不敢跟我讲话。那是一段安静退修的时间。由于别

的时候我很少有空闲向你祷告，我的神啊，也很难单独跟你在一起；这时，我努力补偿了。

怀孕期间发生的那些特别之事，我就不讲了，因为别处已经写过了。我只想说，在那九个月里，神以新的方式拥有了我，一刻都没有离开过。那九个月是在不间断的享乐里。由于经历过内里的痛苦、软弱、被撇弃，在我看来，这好像是新生命，我似乎已经享受了天上的福份。然而，这幸福的时光，使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这享受是那么完备、周全，它更向内、远离感官，也更完美、恒久、不变动，然而却只是彻底剥夺的前奏。这剥夺持续了许多年，没有任何回转的希望，也没有任何支持。

这可怕的状态始于一个人的离世——她是在神之外我唯一的安慰。我还没有从圣蕾恩回归，就听说古兰桥姆姆死了。在迄今为止我所受的一切打击中，这是最致命的。我的神啊！你让我留下，饮尽一切的苦楚。那时，我正处在单纯的软弱里，当我看见被剥夺了一切受造物的支持时，我受了极大的苦。她离世时，如果我在场，跟她讲点话，知道一些事情，也许会觉得好过些。但为了让这些打击对我更有效，神愿意在所有的震荡中（指亲人的死亡），我都不在场。

确实，在她离世前几个月，我意识到她对我还是一个支持，尽管我只能在极困难的情形下，见到这位姆姆，并为此受许多的苦。我们的主让我知道，剥夺这一个支持对我是有益的。但她过世时，我却只感到损失，没有这些看见了。我里外都是那么绝对地被弃绝了！我

原本指望在我找不到路径，也无踪迹可寻时，她会引导我走下去的！

我的神啊，你知道怎样施加打击！当这位姆姆不太有用时，你将她留给我；由于你自己照顾并引领我，除了某些特别的时候，我不需要别的，只要一步一步地跟随你就好了。但当你剥夺了我一切可感知内里的引导之后，你倾覆了我的操练，用乱石堵塞了我的道路，这时，你把她取走了！在这条迂回曲折、荆棘满途、断崖林立的路上，她本是可以引领我的啊！

哦！神可敬的作为啊！对于你要领入歧途的，必须没有向导；对于你要毁灭的，必须没有引导者。在你用那么大的怜悯拯救了我之后，我的“爱”啊，在你亲手引领我走在你的路上之后，你似乎迫切地要毁灭我！

不是有人说“你拯救只是为了摧毁，你不再寻找迷失的羊了”吗？你喜欢建造摧毁的，摧毁建造的——这是你庄严的表演。为了建造一座不是出于人手的圣殿，你倾覆了人手那么小心、几乎是神迹般建造的殿宇！

哦！神不可思议的智慧啊！除神之外，人所不知的奥秘啊！然而，正是这可敬的智慧，今世的人想测透、要限制；他们揣摸神的知识，盼望不仅与它齐平，甚至超过它。“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祂的谋士呢？”（罗11:33-34）它“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伯28:21）这智慧，只有藉着向万物死，藉着完全的丧失，人才能有所了解。

伯叻德离古兰桥姆姆的住处100里格，却知道她的离世和蒙福，另有一位修士也知道。她死于昏睡。为了唤醒她，她们跟她提到我，她说：“我一直为了神，也在神里面爱她。”此后，就不再讲话了。我对她的离世毫无预感。

为了增加外面的十字架，弟弟对我改变了，人人都看见他对我的仇恨。当他结婚时，我的丈夫虽然生病，却友善地前去贺喜。路况极坏，覆盖着积雪，我们几乎翻车不下十五次。弟弟非但不领情，反而跟我的丈夫吵起来——从来没有这样大闹过。两人都拿我出气，使我受苦。这次，我的丈夫是对的，弟弟是错的。婚礼在奥尔良举行。在那段时间，我残留的情感是那么强烈，几乎将我吞灭。

另外，我放任自己，多有错失，长时间待在教会里，夺去了该给丈夫的关爱。当我陶醉在爱里时，并没有想到这些，等到无可挽回时，才意识到这错失。

我的另一个错误是：由于感觉很强烈，对耶稣会的一位神父讲得太多了——他羡慕这些事情，这似乎对他有好处。跟他讲话时，我感到极大的满足，就放任了。那时这种错误经常发生，后来就不再有了。哦！人是多么容易把天性当成恩典啊！这样的倾泻，若想全然出于神，人该怎样对己死啊！我有太多的疑虑了，所以当即给伯叻德写了一封信。

从奥尔良回来时，我内里的光景跟去时一样。在一个拐弯处，非常危险，我只注意丈夫，没有想到自己；眼见马车要翻了，我对他说：“别怕，它往我这边翻，

不会伤到你的。”我相信如果一切都毁了，我也不会被扰乱的。我的平安是那么深，什么都不能摇动它。如果这状态持续，人就会太强了，但如前所讲的，它们很少来临，而且只持续很短的时间，接着，便是更长的试炼与剥夺。

从婚礼回来之后，弟弟对我极为轻蔑。我对他很有感情，尖锐地感到了这打击。后来，他大大改变，转向了神。虽然他对我的态度从未改变过，但我为他的重生而高兴。失去弟弟使我感触良深，在我丈夫这边和别的方面，他都给了我许多的十字架。可以说，由他引起或招来的十字架，有些是最大的。不是他品行不好，而是神为了引导我魂，有特别的许可和安排。这使得他和别的虔诚人在迫害我时，都以为是在荣耀神，建立德行。他们是对的！难道还有比这更公平的事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我不忠，公开反对我，因为我曾多少次不忠于我的神，与祂作对啊！

此后，有件事给了我极大的十字架，似乎单单为此而来（为了制造十字架）。有个人极其反对我的丈夫，若是能够，决意摧毁他。他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跟我的弟弟做朋友，诱他做傀儡。他们两人商量好，以王爷——国王兄弟——的名义，向我们两人要二十万法镑，假称是我兄弟和我欠他的。他保证我弟弟不付一分钱，弟弟就签了字。我相信，极度的年幼使他参与了一件他并不懂得的事务。

这事大大地激恼了我的丈夫；我有理由相信，这加速了他的死亡。他对我是那么生气，一讲话就发火，其

实这跟我全无关系。我不知道这事的性质，他也不愿意指点。他说他不想纠缠在里面，要把我的财产给我，让我随意生活，还有千百句更伤人的话。另一面，弟弟不愿意为我奔走游说，也没有任何别的人肯帮我。

法官中，一部分人一面是法官，一面也是参与者。要裁决的那天，弥撒过后，我感到里面强烈的催促，要去见法官们。我大为惊奇地发现，我竟然知道有关这事的一切枢纽和微妙细节——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第一个法官见事情跟他所想的截然相反，非常吃惊，建议我去见别的法官，特别是监督官——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但却被误导了。

我的神啊！你给我的话语是那么有力，让事实显明出来；监督官再三感谢我让他知道了此事。他说，我若不来见他，这个案子就输了。当他们看见整个事件的虚假时，本可以判决另一方付费的，但由于牵扯着这样一位伟大的王子——他只是把自己的名字借给那些误导他的官员；为了挽回王爷的声誉，就判我们输了，罚款50克郎。于是，20万法镑降为150法镑。丈夫对此非常欢喜，兄弟却很生气，好像我使他蒙受了重大损失一般。

## 第二十一章

# 里外完全的剥夺

大约此时，我进入了严酷而漫长的完全剥夺期，在软弱中被彻底撇弃，这状态持续了七年。哦！悲痛中最大的悲痛啊！这颗心，原本只有神，却发现被造物充满，不再有神了。它似乎从宝座上被摔下来，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与兽同住七年。这是“神圣的智慧”（神）为了我的好处，以如此奇妙可爱的方式全面动工。但在讲述这可怜的状态之前，必须先讲一些我里面的不忠。

在开始失去你时，我的神啊，至少按着知觉而言，是彻底的失去（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可感知、可分辨的，是没有问题的）。我说，在我开始以这种方式失去你时，我的“爱”啊，在我看来，我一天天落入纯天然中，一点都不爱你了。

从前，这经历只是偶尔才有，交替出现的。在进入这状态前，我曾经历过长久的被剥夺，到末了，几乎是持续的；然而不时会有你神圣的注入，那么深沉、向内、急速、穿透，所以很容易判断出来，你并没有离去，只是隐藏了。在从前的被剥夺里，我觉得彻底失去了你，但在潜意识里，却有一种深沉的支持，尽管魂没有意识到，后来失去这支持时，魂才知道。每一次你都带着更大的能力和上好的福份，也带着更大的荣美归来，在几小时之内，你就重建了我的不忠所带来的全部

毁损，丰富地补偿了一切的损失。但在我下面要讲到的整段时间里，却不是这样的。

在从前的被剥夺中，我魂不断地寻找祂——她所失去的。虽然寻找是由失去引起的，而失去，她相信是由于她的不忠引起的，但这还是她爱的明证，因为人不会寻找她所不爱的。失去所爱的让她痛苦，这是她忠于爱情的标志。另外，尽管不觉得，她却有个极大的支持，就是心里没有别的爱。她能对神说：“如果我不爱你，我知道我别无所爱。”

但现在却相反，好像不但不爱神了，这颗曾经那么爱神也被神所爱的心，只爱世界和自己了。从前，行善的能力并没有完全丧失，尽管可能做得既痛苦又无感觉，甚至有些反感，但还是做了。但此时，却不再是反感的问题了，而是无能。这种无能的特点是：魂并不知道自己的无能，似乎只是不愿意。

我注意到，在过去十八年里过大节日时，包括那些我特别衷爱的节日，都是我里面最被弃绝的时候。无论从前领圣餐时怎样被神浸透，奇怪的是，如今枯干代替了丰盛，虚空代替了充满。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原因，因为我走的是死亡和信心的道路，大节日和圣礼按着神的设计在我里面运作，就产生出死亡、信心、十字架、毁损和湮灭。

神藉着祂的“奥秘和圣礼”运作时，其实是神自己在运作。如果魂处在情感里，圣礼和奥秘就在轻快、柔和的属神的情感里庆祝节日；如果是在亮光里，它们就按着魂的状态，主动或被动地运作在可羡慕的亮光里；

如果是信心，就运作在枯干、阴暗里——或多或少，按着信心的程度。别的，依此类推。按着神对魂的设计和每个人的程度，“奥秘和圣礼”运作出十字架、毁损和湮灭。祷告也是如此，运作出枯干、阴暗、受苦、毁损、湮灭等。

有人抱怨祷告和接受圣礼时的感觉。假定他们是忠诚的，这抱怨只是由于缺乏亮光，因为给他们的，尽管不是所期盼的，却总是他们所需的。人若相信这真理，就不会一辈子怨天尤人了，反而利用这机会治死己，在神所安置的各样景况里，至死忠心了。它们让我们死去的同时，也给了我们生命。

我们一切的利益——属灵的、属世的、永恒的——都包含在把自己弃绝给神里了。这是何其可爱啊！让祂在我们里面，做一切祂所喜悦的；当我们觉得不开心时，让我们越发情愿地舍己吧！如此顺服，加上对圣灵的依靠，一切就都赐给我们了；在神的手中，万事也都巧妙地为我们效力了。我们的软弱、不足、缺陷等，都可以为我们效力。我们的罪尽管是死亡的果子和根源，在神的手中，藉着它所引起的羞辱，也会成为生命的来源。如果魂忠贞地把自己交给神的手，支持祂一切的运作；无论苦乐，时刻顺服神的引领；接受祂神圣的打击而毁灭，不发怨言；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不再有任何额外的期待，这样，很快她就经历永恒的真理了。常常事过境迁之后，她才明白神的道路和对她的引领。

但不幸的是，我们不但不跟从神的引导，反而想指导神；非但不舍己，走在祂为我们设计的路上，反要偏

行己路。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魂，虽然原定要在神的里面享受神，而不是在祂的恩赐里享受，却一辈子都以小小的安慰为盛宴，追随并把自己局限在里面，甚至以此为幸福。

我对你说，我亲爱的孩子们，如果我的锁链和监禁摸到了你，我求你：愿你只为了神自己而寻求神；对你一切所是的死去，除此之外，绝不期盼以别种方式拥有神；只在损失中享受祂；永远不要企图在聪明通达的路上有所成就，却要降服在最深的湮灭里。

那时，我堕入纯天然中，虽然在人看来，我的不忠都是极好的美德，神却不这么看。祂判断美德，并不按着人的称许，而是按着行事人心中的纯正。每天，我都感到己的倾向在增长。我的心从前被神完全占据、充满，现在却被受造物占据、充满了。我使用各样的苦行、祷告、朝圣、誓言等等，但我的神啊，一切措施均无济于事。我的病恶越发严重，进入了不能想象的荒凉。可以说，我以眼泪为水，以悲伤为饭。我的神啊，我的心因你坚定深沉的爱而得平安，但却因这恶倾向而混乱、痛苦，这是那么强暴有力，让我受不了。

我有两个强有力的敌人，势均力敌，谁都无法胜过对方，它们顽强地争斗，无休止地较量。这就是要讨你喜悦的愿望，我的神啊，和惧怕得罪你——我整个的中心都向着你，哦，我终极的“欢乐”（神）！但整个自我的冲动却都偏向被造物。由于后者是我强烈感到的，前者倒像不存在了。

独自一人时，我泪流成河；在枯干与被撇弃中，我说：“我从神领受了那么多恩典，难道仅仅为了失去吗？我曾那么热烈地爱祂，难道只是为了永远恨祂吗？祂的恩惠难道只是显出我的忘恩吗？难道我只用不忠，报答祂的忠诚吗？我的心曾经那么长久地充满祂，难道只是为了更没有祂吗？我曾经倒空一切被造物，难道只为了更被它们充满吗？”

我好像不由自主地要找人讲话，在谈话中，却得不到一丝欢乐。我的里面有一位施刑者，不停地折磨我，让我感到内里的痛苦。除了亲身经历，这事无法让人理解。

我失去了一切祷告，完全不能与神交通了。祷告时充满了受造物，丝毫没有神。祷告里毫无欢乐，它只是提醒我的损失和不幸。我不能够治死己了。味觉醒来，嘴馋一千样东西；及至吃时，却发现毫无滋味，留在心里的，没有预期中的满足，只有对自己不忠的厌恶。我无法表达所受的苦，和这期间我一切的不忠。我相信我失落了，因为里外的一切都被移开了。伯叻德没有帮助我，神许可他误会了我的一封信，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撇弃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接下来，我就讲到。

这样子，还能做什么呢？天向我关闭了，在我看来，那是公正的。我既不能安慰自己，也无法抱怨。在地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倾心吐意。我若想向一些圣徒倾诉（天上的圣徒），也是不能的，因为多年来，我只在神里看他们，这时，我发现他们都充满了神的愤怒。从幼年，我就对圣处女怀着极深极温柔的爱，但现在她似乎

遥不可及了。我不知该向谁倾诉，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在天上、地上都没有！

我若到中心深处寻找那曾经有力地拥有过我的，不但一无所获，反而被剧烈地排斥了。我从一切所是中被弃绝了；在任何事物中都找不到支持或遮盖。一切悲痛中最可怕的悲痛啊！它是死亡的前奏。我不能履行任何美德了，从前最熟悉的德行，都彻底、完全地弃绝了我！

对我，不再有一位神、丈夫、父亲、爱人了，倘若我敢如此称呼祂的话。只有一位严厉的法官，每天对我烈怒焚烧。哦！倘若我能在这混乱中，找到一个避难所以躲避祂的烈怒，也不从祂的公义里退出，我就会倾力而入了。

我不能够去看穷人了，要么完全忘记，要么没有时间，要么是那么厌恶，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我用力制服自己，不顾一切地去看他们，就发现多数时候，我是在真正的无能里。简单地说，我即使努力去看他们，也不能停留片刻；若想对他们讲话，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当我强迫自己开口时，语无伦次，讲的话都违背常理。

我不再能在教会里停留片刻了。从前，没有时间祷告，对我是折磨；现在，有时间祷告，出于义务必须留在教会里，是我的折磨。我既听不见，也吸收不到任何东西。弥撒在进行，我的思绪却不能集中。有时，我连着听几堂，好补偿前一堂的损失，但一堂比一堂糟。我

的眼睛从前不由自主就闭上了，现在却持续睁着，不能闭上片刻，集中注意力。

一切受造物都联合起来反对我，外面的十字架跟里面的都同样加倍了。我其实愿意有些悔罪的苦行，但由于所处的状态，他们禁止了。另外，我似乎也不能行了——我失去了勇气。当我想尝试时，一切都从我的手中脱落了。

神把伯叻德给我，似乎只是为了剥夺我的支持，而不是帮助我。我进入这状态之后，他什么都不知道，却禁止我做一切的悔罪，说我不配。让我接受这点并不困难，因为我觉得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邪恶了。开始时，这感觉是那么尖锐，与我的罪恶相比，我觉得世上没有不能被原谅的罪犯——他们得罪神时并不认识祂。我的神啊，我觉得这似乎是你的良善更能忍受的。但对一个认识你、曾经爱过你的人，向她，你曾施下那么多的恩惠，足以拯救整个世界，却变成我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可怕的。

外面的急躁偶尔会胜过我，因为我没有能力控制自己，也不能控制舌头了。像个小孩子，总是不由自主地跌倒。我写诗，但这是我不忠的产物，于是我决定不再写了——但这决心是徒然的。我刚下了一个决心，就立刻违背，反其道而行之；你取走了我有言必践的功能。我的神啊！我不能讲你，我嫉妒一切爱你的人！

哦！这颗火热的心，怎能成为冰冷呢？这颗心曾经那样爱过，怎能跌入这极度的冷漠呢？随时随地，地狱似乎要张开口把我吞灭了。我先前觉得最可怕的，现在

却成了所欲求的。我对一切有欲望的都以为犯了罪；由于我对所有的罪都有欲望，我就相信，我真实地犯了这些罪。

我的神啊！我不能相信你会赦免我。一切都从我的脑中涂抹了，我看自己，只是一个命定属于地狱的牺牲品。我从前喜乐忍受的病，如今变得忍无可忍了。一点头疼就让我颤栗。在我里面只有烦躁的冲动；从前平安的乐园，现在成为混乱的地狱。从前，我为躺卧病床而欢喜，因为生病必定要受苦；而今，我连疼痛的影子都惧怕！

## 第二十二章

### 丈夫离世

这漫长的试炼与被剥夺过程，还只是开始。在更多讲述之前，且回到中断的叙述上。要知道，我后面所讲的都伴随着刚刚讲过的状态。

丈夫临近死亡时，病痛无休无止，毫无间歇。从一个病刚恢复，就跌入另一个，风瘫、发烧、结石等等，彼此接连不断。他以可观的耐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我的神啊，他为你很好地使用了这些病。但由于他们对他加倍地说我的坏话，他对我的愤怒反而增加了，这恶化了他悲惨的处境。病痛使他易怒，也越易受人影响了。那个折磨我的使女有时同情我，我刚进小隔间，就来叫我：“到先生这里来吧！免得你的婆婆又说你的坏话了。”

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他却受不了我，隐藏不住他的怒气。婆婆不再有任何顾忌，每个来我们家的人，都看见她对我无休止的粗暴。奇怪的是，尽管我有前面提到的欲望，和已经讲过还要再讲的痛苦，我却在极大的耐心里受苦。只是我并没有看见这一点。对婆婆的话，我里面感到可怕的抵触；有时但很少，我会急躁地爆发。这些加上内里的反叛，让我觉得是罪行。

丈夫在过世前一段时间，在我们度过部分夏天的地方，建了一个教堂。我享受每天听弥撒、领圣餐的好

处，但不敢公开天天做。神甫趁人不注意时，为我留一片饼；等他们一离开，就给我交通。

举行教堂奉献礼时，尽管我已进入前面所讲的荒凉状态，但一开始祝福时，我觉得里面突然被抓住了，持续了五个多小时——这是整个典礼的时间。我得到的印象是：主更新了我与祂自己的联结，这个教堂是主在我里面所建造的圣殿的缩影。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有力，却更向内。在我看来，我是祂的圣殿，在时间和永世里，都献给了祂。我对你说：“我的神啊！愿这教堂永远不被玷污！（指这一个和另一个）愿这里永远歌唱，赞美你！”这似乎是你对我的许诺。但立刻，一切又都离开了，连一丝安慰的记忆都没有留下。

在建造教堂前，当我住在乡下这所喜乐的小房子里时，我常在树林里和小隔间祷告。我非常爱十字架，让人在多处放了十字架；这就是我的隐居之所。

我的神啊，多少次，你保守我脱离了猛兽和危险！有时我不经意地跪到蟒蛇上——那里蟒蛇很多——它们就离开了，并不伤害我。有一次，你保护我脱离了烈怒的公牛。尽管我不喜欢动物，它们也不在意我，它们却从许多人中把我挑出来，单向我冲来。我不加理睬，它们的愤怒就在我的面前突然化为乌有。还有一次，我只身一人和一头烈怒的公牛单独在一个小树林里，所有的人都喊“要小心”；它却跑走了，没有伤我。我若数算你对我一切的眷顾，人人都要惊奇了——那是经常不断的，想起来都让人惊讶。你随时看顾，我似乎是你掌上的明珠。这在开始时是那么特别、醒目，一直持续到我

进入刚才讲过的状态为止——那时你神圣的眷顾似乎离开了，把我交给了你的正义。

此刻，我写这些毫不为难。我的神啊！在你那边，除了恩惠就是恩惠，可谓恩上加恩。在我这边，只有忘恩、不忠和软弱。你的都是荣耀的；我的，除了引起混乱，一无所有。你无限地把自己给了一个无所回报的人。我若有点忠诚和耐心，那是你自己做成的。如果你有一刻停止扶持我，或出于可爱的假装，把我留给自己，我就不再刚强了，变得比任何人都软弱。我的主啊！如果我的缺陷显出我的本相，你的恩惠就显出你的实质，我对你只有极度的依赖。我跑题了。

当我怀着女儿时，人人都以为我要死了。有段时间，我得了一些放松，因为我病情严重，医生都放弃了。我经过了12年4个月婚姻的十字架，除了贫穷外，硕大无比的十字架。只有贫穷，我从未经历过，起码在物质的层面上，尽管我非常盼望经历它。我的神啊，下面要讲到，你把婚姻的十字架从我取去了，是为了让我背负更重的我从未经历过的十字架。

先生，如果你注意你让我写的自传，你会看见，我的十字架一直都是稳定增长的，直到今天：离开一个，只是为了进入另一个更重的十字架。

从前，当我在极大的困境时，我被告知犯了该死的罪。在世上，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我愿意为自己找些证人，但找不到。我没有任何支持，包括认罪神甫、指导者、朋友、顾问等，我失去了一切！我的神啊，你把他们一个一个地从我剥夺之后，你自己也退去了。在

这空无一人的状态，作为被撇弃之冠，连你也没有了，我的神！只有你，才能在这怪异的状态里扶持我啊！

丈夫的病日益顽固，他感到了死亡，他也定意去死，因为衰弱的生命对他越来越成为了重担。他除了生病，还加了厌食症，厌弃一切食物，甚至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他吃得那么少，除了我，没有人敢逼他吃饭。

医生建议他去乡下换换空气。在那里的头几天，他似乎好了一些，但他突然腹痛、发烧。我已经准备好接受天意命定临到的一切，因为在一段时间之前，我就看见他活不多久了。

他的耐心随着病痛而增长。尽管这病让我极其受苦，但他那么好地使用了它，减轻了我一切的烦恼。婆婆设法让我远离他的床，影响他反对我，这使我极其痛苦。我怕他会在这种感觉里离世。趁婆婆不在时，我抓住一个机会，到他的床边跪下说，如果我曾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事，请他原谅，我求他相信，那不是故意的。他很感动，似乎刚从深沉的昏睡中醒来，说：“是我请求你的原谅。我配不上你。”以前，他从未讲过这话。

此后，他看见我不但不讨厌，甚至建议在他死后，我当如何行，不要再依靠现在所依靠的那些人。有八天的时间，他非常隐退，尽管由于坏疽，他们用手术刀把他切开了。我派人去巴黎请最好的手术师，但在手术师到来之前，他离世了。

在以感人的方式领了一切圣礼之后，他死了，没有人比他死得更有勇气，更具基督徒的荣美了。他离世

时，我没有在场，因为他让我离开了，不是出于敌意，而是出于体贴。最后，他昏迷了二十个小时。

我的神啊，我相信你推迟他的死亡只是为了我，因为坏疽把他吃尽了，他的腹部和胃部全都变黑了。你愿意他死在抹大拉纪念日前夕，为了让我看见，我当完全属于你。每年的抹大拉纪念日，我都更新跟你的誓约，我的主，现在我可以自由地更新到永远了。我立刻被光照，知道里面有许多的奥秘。他死于1676年7月21日早晨。

下午，在白日的明光中，我单独在房间里，感到有个温暖的影子向我靠近。次日，我进到隔间里，那里有我的圣配偶耶稣基督的画像。我更新了婚约，加上暂时贞洁的誓约，许诺如果伯叻德许可，就让它成为永久誓约。此后，内里巨大的喜乐抓住了我。由于在悲苦中已经很久了，这对我格外新鲜。主似乎要给我一些恩惠，我内里立刻有巨大的确信：那一刻，主把我的丈夫从炼狱里提出来了。从此我一刻都没有怀疑过，尽管我曾努力怀疑它。

数年后，在一个梦中，古兰桥姆姆向我显现，对我说：“请放心，我们的主出于对你的爱，在抹大拉纪念日把你的丈夫从炼狱里提出来了。然而直到25日，圣雅各日，他才进入天堂，那是他的节日。”这让我惊奇，但从此，我知道有两种炼狱，一种受感觉上的苦，一种只受没有神的苦。有人经过了后一个而没有经过前一个；还有人经过了前一个，再经历后一个。有个伟大的

圣徒，在她死后，向许多亲近的人显现说，有三天的时间，她被剥夺了对神的看见，却没有感觉痛苦。

当我得知丈夫绝气的消息时，我对你说：“我的神啊，你断开了我的锁链，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然后，我就在极大的沉默里，里外全然静止、枯干，没有支持。我不能哭泣，也不能讲话。婆婆说了些很美的话，众人都觉得受益匪浅。他们以我的沉默为耻，把它看成缺乏隐退的表现。有个修士告诉我，人人都称赞我婆婆美丽的行为，却没有听见我说什么，我应该把损失归给神。然而无论怎样努力，我却说不出一个字。

我精疲力竭。尽管刚生了女儿，我却一直看护丈夫，在他生病的二十四个夜晚，没有离开过他的房间。一年多，我才从这疲劳中恢复过来。肉体 and 灵里的疲倦，加上所处的枯干愚昧状态，使我不能说话。但还是有几刻钟，我羡慕你的美意，我的神——在我以你为配偶的准确的一天，你把我释放出来了！

由于丈夫比婆婆先离世，我看见十字架不会短缺。我不明白你的引领，我的神啊，当你释放我时，为什么却在丈夫离世前，接连给了我两个孩子呢？这使得我的捆绑越发加重了。我的神啊！难道你给我自由，只是为了让我再次成为俘虏吗？我为此觉得惊奇。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你的智慧，为我提供材料，让我成为你天意的玩物。如果只有大儿子，我就会让他上大学，自己则到本笃会修道院做修女了。但若是这样，我就偏离了你对我的设计。

为了表示对丈夫的敬重，我自己出钱，为他举行了最庄严隆重的葬礼——在社区里，这是前所未有的。我还自己付钱，做了他所希望的敬虔遗赠。婆婆对我感兴趣做的一切，一概强烈反对。我得不到任何帮助——我的兄弟是不会跟我站在一起的。我一点都不懂商务，找不到人咨询。

但是你，我的神啊，你不在乎我天然的能力，所有你喜悦要我做的，你总是给我那么完美的智慧，使我能够做成，一个细节都不忽略。我奇怪，这些事怎能不学自通呢！没有任何人帮忙，我整理了所有的资料，安排了一切。丈夫手上有大量的文件，我亲手做了准确的整理，一分一分送给所属的人。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的神啊，这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丈夫长期生病，一切都杂乱无章。这些加上下面一件事，我就得了一个美名，被称作“聪明妇人”。

有数目极大的一群人，在法庭上彼此相争，达二十多年。因为我的丈夫聪明正直，他们请他帮忙调和，尽管这不是一位绅士的业务。由于他的一些朋友纠缠在里面，他就同意了。总共有二十个案子，彼此控告。有二十二个人提出诉讼。没有人能终止这场争论，因为新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我的丈夫同意帮忙，检查他们的文件，但还没有做，他就过世了。这时，我叫他们来，要归还文件。他们不拿，求我帮忙调和，免得他们一同毁灭。我觉得这真是匪夷所思，是不可能的：我怎能处理这么严肃的业务，如此长久有争议的案子呢？但我的神啊，靠着你的力量与支持，我跟从你给我的感动，就答

应了。为这事务，我关在房间里三十多天，除了做弥撒和吃饭外，没有离开过。这些可敬的人都没有阅读文件，就签了字，同意妥协。他们都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到处讲说。我的神啊，是你自己做成了这事。后来，我再没有参与过商务，或处理过财产，对此一窍不通。当我听人谈论这事时，感觉就像听阿拉伯语。

我成为寡妇之后，朋友们和乡间最有名望的人都建议我立刻离开婆婆。尽管我没有诉苦，人人都知道她的脾气。我答道，我对她毫无怨言，如果她许可，我指望跟她住在一起。我的神啊，从一开始，你就教导我不要从十字架上下来，因为你自己没有下来。为此，我决定不离开婆婆，也不解雇我所讲过的那位使女。

在你对我最严酷的日子里，我的“爱”啊，你不许我减轻外面的十字架。丈夫的去世不但没有消除十字架，反而加重了。在我讲完内里的麻烦之后，我会在适当的地方讲到这些。先生，如果我写得太没有秩序，请你原谅，因为我无法换一种方式。

## 第二十三章

# 魂进入最深的死亡

在如此奇怪的状态里，我被剥夺了里外一切的支持，要想把它讲清楚，使人完全明白，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尽力讲明白，我先讲述后面七年所经过的一系列麻烦，直到你喜悦突然释放我为止，哦，我的神！然后，再回到叙述的线索上。我失去内里一切的支持，并非突然，而是逐渐的。古兰桥姆姆在世时，我已经受了许多内里的苦，但这却只是后面经历的前奏。

自从你以前面讲过的方式深深地摸到我之后，我的神啊，你开始离开我。你的同在越甘甜，爱在我里面越有力，你的缺席就越痛苦，让我越难受。我觉得我不再爱你了，向古兰桥姆姆诉苦。有一天，这想法是那么痛，那么深地刺透我，我对她说我不再爱你了，哦，我唯一的爱！她看着我说：“什么！你不再爱神了！”这话比燃烧的箭更穿透我。我突然感到可怕的痛和极度的困扰，不能回话，因为中心深处隐藏的爱——我以为已经失去了——在一瞬间突然醒目地显出来了。

我的神啊！我所以相信失去了你的爱，是因为在这强大穿透的爱里，我不但没有找到新的力量，反而变得日益软弱、无能了。从前，我很容易保守自己，不倾向于受造物，你是那么亲近，你的爱在我心里驱逐了一切别的爱，我魂超越于一切被造物之上。但现在，她发现没有能力约束自己不倾向受造物了。

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失去己的力量，进入神的力量；我是经过这可怕的漫漫长夜才学会的。让我难过的是，这缺点看来是最难征服的，我很容易就落入我觉得最可怕的状态里；而且这状态充满我的心，我的神啊，在你从前居住的地方，稳稳地住了下来。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痛苦却让我相信了它。我越觉得这罪恶危险，就越觉得熟识。

你的引领使我进入了单纯的卑屈，我称之为死亡的状态。我不怀疑你使用它让我向己完全死去，就像你让我向万有死去一样。倘若集中看你对我的引领，就会看见外面的剥夺只是里面的影子，你用同样的大力内外齐攻，缓缓加重，直到己进入完全的死亡。你表面上改变了方式，只是为了让我进入新的十字架和卑屈的深渊。你的道路是那么可爱，伴随着双重的卑屈。你的引领是何其智慧，何其高明啊！尽管在人的眼中，这途径显得那么愚昧、屈辱。我越往前写这些不得不写的事情，这工作对我就越显得困难了。

我的神啊，在我进入死亡状态之前，你引领我走在垂死的生命之路上。有时在千百种软弱里，你躲藏、离开我，有时你在更清晰的爱里出现。魂越接近死亡，弃绝就变得越沉闷、漫长，软弱越大，享乐越短，却是越发纯洁、向内，直到最后落入完全的被剥夺，里外都同样的颠覆。我的“爱”啊！你外面的眷顾和里面的引领彼此挑战，争先恐后地摧毁她。

当欲望增长时，你的不在越持久，弃绝就越彻底：软弱更深，外面的十字架更苦，更无能作决定了的好

事，更倾向于所有涌起的恶……我有犯一切罪的感觉，却没有犯罪的实际。我觉得我的心充满了受造物，头脑的感觉就像真的一样。最后竟到了一种程度，无论在里面还是外面，彻底失去了一切的扶持和支撑。

我的神啊，关于你的，除了失丧的悲伤外，一切在我里面都荡然无存了。这失丧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为了进入死亡的冰冷，此后我又失去了悲伤。留给我的，我的神啊，只有对失丧的确信，和永不再爱你的事实。

我只要看见一个幸福的状态，它的美丽和对美德的必需，似乎立刻就跌入对立面。给我在爱里短暂的看见，好像只是为了让我经历其对立面——它越显得可怖，这经历就越可怕。我的神啊！的确，我行了我所恨的恶，却没有行我所爱的善。我对神的清洁越有透彻的认识，就越感觉自己的不洁，尽管实际上，这状态是很纯洁的。但当时我并不理解。

我看见心的正直、单纯是美德的实质，而我没有别的，只有虚谎，尽管我并不愿意如此。我以为是谎言的，其实只是单纯的错误，和不加思索、无法自控的轻率话语。从前，我对财富只有轻蔑，现在却感到对它的依恋，甚至想要得回失去的；起码是这么觉得。我管不住舌头了，忍不住要吃。我所有的欲望都醒来了，完全没有能力征服。然而这复苏只是表面的，如我曾说过的，我一旦吃了某些强烈想吃的东西，就发现并不喜欢。

伯叻德不知道我的状态，禁止我使用苦行，说我不配——那只会成为我的支撑。我的神啊，我相信你让他

知道了我的邪恶。由于里面对苦难极度的反感，我受不了丁点苦行。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尽管实际上，我被苦难包围了。

我进入了怪异难言的弃绝里，神的愤怒持续重压着我。我经常躺在地毯上，当没人听见时，用尽全力哭喊：“让我下地狱吧，但不要让我犯罪！你因公义让别人下地狱，出于怜悯，让我也进去吧！”由于对罪的忧伤，我宁可被丢进地狱里。

伯叨德收到报告说，我做极大的苦行。这是别人的想象，因为极度的困境使我形容大变。他以为我不听他的话，偏行己路。在这凄惨的状态里，神不许我对他告知实情；我无法辩解。尽管我清晰地感到了罪，但当我想写或说时，却什么都找不到，显得很蠢。认罪时，除了对受造物有欲望外，我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欲望是这样的，在整个持续的时间里，它从未激起任何肉体上的感情或诱惑。伯叨德放弃了我，让我另找指导者。我毫不怀疑神让他知道了我罪恶的状态，他的撇弃是神遗弃我最清晰的记号。

我继续非常难过，我想我要死于悲伤了。那时我正怀着女儿，奇怪的是，竟然没有早产。我的啜泣是那么剧烈，似乎要窒息了。若不是以为伯叨德放弃我是神弃绝我的明证的话，这对我会是一个安慰。

开始时，这痛苦是那么尖锐，我几乎吃不下饭；没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活的，我自己也不明白。生孩子时，我是那么虚弱，从礼拜一中午到礼拜二午夜，都在挣扎。医生见我没有力量，说我生不下来，会死于虚弱。

由于担心孩子还未受洗就死去，我向圣处女起了誓，此后就愉快地生下了孩子。我的状态是那么可怕，在死亡的边缘上。我并非不愿意死，因为死亡会终结我内里的病恶。

悲伤将我压垮了，我所能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拖着沉重的身体，苟延残喘。一切祝福都被剥夺了，所有的恶都集中起来，在天上、地上，没有任何东西能给我一丝安慰。万有都敌对我，一切都钉死我。外面，整天置身在不断的反对里；里面，则承受着不能感觉的折磨。如果我能独处，这痛苦也许会减轻，但我只能在夜间哀悼，悲伤哭泣。我单独住在一间独立的公寓里，晚上可以自由地流泪。有时，我跟先知一同说：“我泪湿床榻，呻吟之声如同众水。”（参诗6:6）

没有赐下任何东西减轻痛苦，祷告是一种折磨。我不能读书；我若强迫自己读，不知道读的是什么，也不明白。无数次，我重新开始阅读，但后一次比前一次理解得更少，留在记忆里的，只有可怕的厌恶。想象力无法无天，让我不得歇息。我不能谈论你，我的神啊，因为我变得很蠢。听别人讲话时，也听不进去。从前我魂在平安的乐园里，是那么稳定坚实，现在却只有地狱的混乱。我一次只能睡很短的时间，苦恼将我唤醒了，床榻似在地狱里。那种宁可下地狱也不犯罪的倾向还是一件好事，但也离开了。我跌入了更大的软弱：对死亡和地狱的惧怕抓住了我。我寻找最初的状态，却找不到。相反，罪似乎跟我越发熟悉，我就要犯罪了！我向着神刚硬了，对祂的恩惠无动于衷。

我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显示给我，里面毫无良善。好的，在我看来也满了邪恶。可怕的是，我似乎注定永远如此了，因为我相信这是真正的堕落，而不是一个状态。我若知道那只是一个必经的状态，是神所喜悦的，我就不会感到任何痛苦了。

从此，我进入了无感觉的状态。在我看来，这是灾祸的顶点，也是最后的死亡。在讲述前，让我先继续叙述。请想一下，处在这状态七年，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后五年，没有一刻的安慰，伴随着我已经讲过和将要讲述的全部十字架。

## 第二十四章

### 名誉被毁

成为寡妇之后，按照常规，我的家庭十字架应该消失的，不料反而增加了。我所讲过那位使女要依靠我了，本来应该变柔和的，反而变得越发暴烈了。她在我们家积蓄了许多钱。我的丈夫离世之后，我给她一份养老金，作为服侍他的报偿。这理当软化她的，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她因虚荣而膨胀了。

由于需要随时照顾病人，开始时，她喝点酒以维持体力。但现在，因年老体弱，一点东西就上头，她竟然酗酒成性了。我努力掩饰她的缺点，但越来越厉害，已经到了无可容忍的程度。我对她的认罪神甫提到此事，让他贤明地帮她改正。她不但不听从神甫的建议，反而大怒，激烈地报复我。

婆婆很难容忍这一缺点，甚至跟我讲过；现在却袒护她，跟她联合起来，责怪我。这位使女给了我最大的麻烦。如果有人来，她就用力哭喊，说我羞辱她，把她逼上绝路，我毁了自己，也毁了她。我的神啊！尽管我是如此可怜，你却给我无限的耐心，在爱里温柔地回答她一切的愤怒，甚至给她一切感情的印记。若有使女来服侍我，她就愤怒地打发走，责备我说，由于她忠心地服侍了我的丈夫，我恨她。当她不高兴来时，我只好定意自己动手。当她来时，就是哭叫和责备。这类的事情还有很多，一言难尽。这一直持续到我离开的前一年。

此外，我还经常生很严重的病。那时，这女人就痛不欲生。为此，我总是想，你让这些发生仅仅是为了我，哦，我的主！若没有你特别的许可，她怎能有如此奇怪的行为呢？这些明显的缺点，她都没有看见，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所有你用来让我受苦的人，都以为自己是在服事你。

我特别到巴黎去看伯叨德，迫切地求他指导我。我丈夫的去世——他以为我非常难过——加上我的祈求，让他重新开始指导我。但这没有用，我无法让他知道我的状态。我跟他一讲话，一切意念、思想就都离开了，包括我的罪恶。

我的神啊，我以为自己极其需要他，但天意许可，当我迫切地想见他时，却见不到。我去看他有十二或十五次，却不能跟他讲话。在两个月内，我只跟他交谈两次。有一次时间很短，似乎是最关键的，我告诉他：我需要一位修士教导我的儿子，改正他的恶习和那些被挑拨起来反对我的意识。这到了一种程度，他跟我讲话时从不叫“母亲”，而是“她说过”、“她做过”等语。伯叨德帮我找了一位非常好的神甫，极好地把他推荐给我的儿子。

我跟伯叨德和C某夫人，在P地有个退修。神许可伯叨德对我讲话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十分钟。我从未对他讲过主给我的恩典；不是想隐瞒，而是你不许可，哦，我的神！他见我沉默寡言，无话可说，就把我当成一个不相干的人。他觉得有些魂在恩典上更长进，就跟她们多花时间。

我的神啊，为了让我受苦，你把我的状态向他隐藏得那么好！他希望重新考虑我，以为我不会祷告，古兰桥姆姆搞错了——她曾告诉伯叨德，我有祷告的恩赐。他让我知道，他甚至觉得古兰桥姆姆没有分辨的恩赐。我竭力顺服他，但却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伯叨德甚于自己一切的经历，对自己很恼火。

在整个退修期间，我无论怎样用力，都没有一个想法。我只在逆向行驶时在所感到的阻力中分辨出自己的倾向，那就是停留在沉默和裸露的状态里——我觉得这是出于顺服。这使我越发相信，我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保持在无有的状态里，满足于低层次的祷告，不嫉妒别人，相信自己不配。然而，我的神啊，我却愿意行你的旨意，愿意进前取悦你，尽管对此我已彻底绝望了。我毫不怀疑，由于自己的错误，我失去了祷告的恩赐——我满足于我的卑屈。不过，在退修中，尽管不知道，我却一直在祷告，只是没有任何话语让我意识到这点。

一位带我去退修的女士说，作为还未长进的人，我的缺点似乎不太多。她在读伯叨德信件集，我认出他从前就我的状态写给我的一封信。我说这是伯叨德给我的信，她不相信，断然否定。最属灵的文字向我隐藏起来，只是叫我去默想；但我做不到。我的神啊！你让我在每一方面都沉下去，这是何其令人钦佩啊！倘若没有这过程，我就还活在一些事情里。

在我住的地方，有个教义可疑的人（詹森主义者？），因他在教会里有头衔，我理当敬重他。当他知道我跟一切可疑之人对立时，他很高兴我有些信誉，竭

尽全力拉我入伙，接受他的观念。我对他讲话很有力量，他无言可答；但这越发增长了他要赢得我、跟我建立友谊的愿望。有两年半之久，他不断地催促我。

他的性格非常亲切，极其聪明，有教养，我就不加怀疑。另外，跟他讲话时，我觉得很有力量，有强烈的神的同在，我以为那是神同意我见他的无误的记号。在那两年半里，我被迫接待他，感到巨大的混乱。一面由不得自己，我被引导着见他，跟他讲话——我以为那是神的引导。另一面，我不认同他里面的许多东西，觉得极度反感。有许多次，由于不忠，跟他讲话时，我跟随了天然的感觉，神似乎被激怒了，尽管通常谈论的都是好事，最坏也不过是无关紧要之事。我感到天性引发了这些对话，这么走下去不好，就尽量远离他。但他来问我为什么不露面了，并且关怀、问候我生病的丈夫，让我无法回避。我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绝交，但在我的丈夫去世之前，伯叻德一直不许可。最后，我看清了他对属灵生命的敌意，知道无法征服他的头脑与思想，就中断了跟他的联结。

他见这友谊无法继续了，就把他的同党都搅起来，给了我奇异的逼迫。他们有个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知道谁是同伙，谁是反对者。他们给近处的人发出循环信，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很快，许多人就以奇怪的方式，到处诽谤我了。很多人知道我的名字，却不认识我本人。他们大肆定罪我的敬虔，传送秘密报告，在一切知道我有好名声的地方，诋毁我的声誉。

然而，从这结交中得释放，我的喜乐是那么大，几乎感觉不到他对我的伤害。我大大地享受这新的自由，一切麻烦都算不得什么。我对自己说：“我不再跟任何人联结了，我要保守自己，不再经过破裂的痛苦！”我真傻啊！我不知道是祂释放了我，也只有祂才能阻止我的联结吗？我还以为能看守、保护自己！忧伤的经历难道还没有使我看见自己的无能吗？我立刻又跌入了另一个联结，持续了六个月。但这次并没有引起很大的麻烦，因为这个人更爱神。

我前面与之绝交的人到处诽谤我，这略微伤害了我的名声。我的神啊！名誉是我最在意的，所以在接下来失去时，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知道人们在谈论我，就谨慎小心，竭力自守。但打击已经给出了，就必须发挥果效。

神跟我日益疏远，我承受着剧烈的痛苦。我的神啊，一切受造物都跟你联合起来，让我受苦。我有个印象，由于我伤害了造他们的主，他们在为祂报仇。我没有亲戚、朋友，没有知心女友，人人都以我为耻。我没有能力行从前的善了，为此承受着说不出的羞辱，包括参加圣礼，埋葬死人，长时间停留在教会里等等。这成了那人定罪我的凭据。他见我不再能够做这些时，就宣称：我过去行善是因受他的影响，我不再见他时，就放弃了一切的美德。我的神啊，这都是你让我行的，也是单单靠着你的恩典而行的，他却想归功于自己！他甚至公开宣讲，我从前是镇上的楷模，如今是它的羞辱。有许多次，他讲到极伤人的事情。

他讲道时，由于我在场，混乱将我压倒了。他们对听众污蔑我。我里面并不觉得痛苦，反而欢喜。在我的中心深处，对自己有着不能言出的定罪，这人搅起的公开羞辱似乎修正了我的错误和不忠。在我看来，我该得的比这要无限地多，如果人人都认识我，就会把我踹在脚下了。

由于这人，我的名誉大受毁损，里面承受着巨大的混乱。如果我真有这些恶行，恐怕都不会如此困扰的。他决意给我最大的羞辱，挑拨所有公认敬虔的人反对我，然后说：“你看，没有人跟她在一起！某人、某人是圣徒，但他们都反对她！”我认为他们做得对。我什么都没有做，无论是试图重新获得他们的信任，还是为此表示难过。相反，我远离众人，像罪犯一样，不敢举目。

我的神啊！我在你的面前堕落了，落在最深的卑屈里。我对别人满怀敬意，赞赏他们的美德，看世人都完美无瑕；看我自己，却毫无德行。我是那么远离别人所拥有的善，然而我不敢，也不能盼望达到他们的状态。我认为自己不配神一切的恩典，由于不忠，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它们。

我的神啊！我看见别人服事你，尽管自己不能，却觉得很满足。我敬重一切服事你的人；与他们相比，我看自己比蝼蚁还小。当碰巧有人称赞我时，那些赞语就像重物，把我压进无有，我自语道：“他们不知道我的卑贱。”不禁大感羞惭。我常说：“唉！但愿他们知道

我是从何处坠落的！”我每逢受人责备时，就觉得别人是对的。

不错，有时天性会盼望脱离这怪异的卑屈，但无路可逃。我若努力做点好事，以显出外面的公义，心里就悄悄地定罪，说这是虚谎。我要显出本来没有的，在我看来，就是假冒为善；我的神啊，你不许它成功。哦！天赐的十字架是多么美啊！一切别的都不是十字架。我所承受的卑屈是那么沉重，比任何十字架都可怕。我若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就会以这痛苦为荣冕了。但我觉得自己污秽不堪，连自己都害怕。

我常常生病，挣扎于死亡的边缘。我不知该如何准备死亡，能做什么。悲伤将我吞灭了，似乎人人都应该知道我的卑贱和堕落。在这困境中，我几乎不敢露面。连喝这困扰杯的喜乐也挪开了，留给我的，只有困扰本身——而我，再也不能背负它了。我里面倾向于一切的恶，对神没有丝毫的爱。这无法控制的倾向虽然没有果效，在我看来却是罪行——神如此许可。我看自己比魔鬼都污秽、丑陋，认罪时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没有任何显明的事情，只感到某些不忠和天然的欲望。这卑屈的经历有种无法表达的不值之感，使我把心里的欲望看成罪恶。

我不相信世上有人能够比我更坏。在这样的混乱里，我不敢露面。一些认识我的虔诚人似乎相信了流言，写信给我。其实，在这些指控上，我都是无辜的，但我没有申辩。一天，比以往更荒凉，在地上没有任何安慰，由于烦扰过度，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不由

自主地打开新约圣经，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我看到这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12:9）这安慰了我。但顷刻又逝去了，痛苦越发尖锐。在我里面，没有留下任何想法，也没有任何踪迹。

## 第二十五章

### 情感皆失

我的神啊！在一瞬间，你突然取走了我对受造物的一切感觉，就像脱掉一件衣服一样。从此以后，我对任何人，都不再有任何感觉。你赐给我这恩惠，我不知该怎样感谢你，但我并不因此而觉得更有把握，更幸福，或更不困扰。我的神啊！你离我是那么远，显得那么生气，留给我的，只有因我的过错而失去你的痛苦。因那人的同党，我的名誉每天都失丧，尽管你不许我分辩、抱怨，我的心思与头脑对此却感触良深。我越来越不能做外面的工作了，不能去看穷人，不能留在教会里，也不能祷告。我对神日益冷漠，对我的病恶越来越有感觉……在人在己的眼中，这都摧毁了我。

不可思议的是，这时，却有身在高位的人向我求婚。按照通常的法则，这些人是不应该想到我的。在这里外都荒凉的顶峰，他们把自己给我——这似乎是救我脱离一切苦恼的捷径。但尽管如此窘困，即使有一位君王向我求婚，我都会喜乐地拒绝，我的神！只为了让你知道，尽管我是那么卑贱，我却希望单单属于你！如果你不要我，我至少有个安慰，就是在一切取决于我的事上，我都向你尽了忠心！

这状态完全不取决于我，倘若能够，我就会摆脱了，起码有段时间会如此。后来，我有时在隐退里，有

时在绝望里，忍受着这状态。我觉得我永远不可能从中出来了，这无能让我感到绝望。

我从未提过有人求婚的事情，也没有讲过求婚的人，尽管我清楚知道，婆婆经常说，没有人求婚，我没有再婚是因为没有机会。我的神啊，你知道我对你的牺牲，这就够了，不需要人知道。特别有一个人，他高贵的出身加上外面的素质，也许可以诱惑我的虚荣心和意向的。但我的神啊，你对我越残酷，我就越迫切地把自己牺牲给你。如果这牺牲和里外可怕的十字架能给我取悦于你的盼望的话，我的主啊，地狱也会变成乐园！但哀哉！这设想离我太远了，我无法有这奢望。我的神啊，在我看来，在今世的苦海之后，只有永远的折磨！我必须同意永远失去你——你，只有你，才能终止我的祸患啊！一切受造物只是让我更哀哭切齿罢了。我不敢希望享受你，我的神，我只盼望不得罪你。

有五、六个礼拜，我在死亡的边缘上。我常想，我会死于由持续的痢疾引起的虚弱。这到了一种程度，我受不了任何食物，一匙粥就会让我昏厥。我的声音是那么微弱，即使把耳朵靠近我的嘴巴，都听不清我的话语。在极度衰弱中，我却没有任何得救的保障，似乎只有不可避免的失丧。我并非不愿意死，因为我强烈感到，活得越久，犯罪就越多；我无法躲避罪了，活着就要犯罪。地狱对我似乎更可爱，在悲伤中，我喊道：

“给我地狱，但不要犯罪！”

在我里面，我看不见任何善，只有恶。在我一生中，你要我行的一切善，我的神啊，对我都变成了恶。

一切都满了缺陷：我的慈善、施舍、祷告、悔罪，都起来反对我，定我的罪。我的神啊，我发现在你这边、我这边，在一切被造物里面，都有一种普遍的定罪。我的良心是个无法满足的证人。奇怪的是幼年的罪却没有给我任何痛苦；不是它们不反对我。那是一种在我所行的善中的普遍见证，在一切恶情感里的定罪。

尽管定罪是如此完全，我却讲不出任何事情，控告自己。结果认罪时，我得不到任何对症的药剂。我尽力反复述说，但除了对你不忠之外，我的神啊，却讲不出什么。我没法讲述我的看见，即使能够解释，认罪神甫也不会理解的。你纯洁的眼睛因着不忠而弃绝的，他却认为是非常伟大而特别的美德。

哦，最可爱、最严酷的审判官啊！的确，就在那时，我理解了你的话语，你说你要审判我们的义。你不审判我的不义，那甚至到不了你的审判台前。你审判的是所有的义——然而如你让我看见的，这在你的眼中是何等可憎啊！

啊！你是多么清洁，多么纯粹啊！谁能理解呢？我举目四望，看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只能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我看见在我里面没有拯救时，我进入了一种隐密的喜乐。在我里面，没有任何良善让我安息，做我救恩的保障。我的毁灭越临近，在神里就越清楚地看见了 my 救恩。有种东西给了我信心，尽管祂对我，还是那么恼怒。我觉得在基督耶稣里，有所缺乏的一切。哦！神圣的耶稣啊！我就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你来了，正是为了拯救我。在你之外，找不到救恩

的人，你就是她的救主。哦！强壮、圣洁的人啊！在你的行为中，在你为神所做的荣耀、圣洁的服事中，尽可能多地找到你救恩的凭据吧。至于我，我只夸我的软弱，因为它为我赢得了这样一位救主！

我欢喜这罪身快要朽坏、被毁了。健康的恢复并没有为我的困扰和卑屈带来改变。由于没有特别明显的看见，我请求住在我们家里的那位可敬的神甫注意我的缺点，并通知我。他本着极大的爱心照做了，但这只是让我更加悲伤。除了完全没有能力摆脱外，他的话语让我受不了。我用尽全力控制自己，以免表露出来，由于痛苦之深，我昂着头。在另外的时间，我好像疯了，用力把头压在墙上，告诉他不要再讲了。由于无能，我迷惑了，跌进绝望里。他说他不再对我讲了；但这却不是我的意思。

他无法设身处地地理解我的难处。我是那么蔑视，甚至憎恨自己。因着失去神，我所受的一切折磨，从人从己而来的痛苦，对我似乎都是甘甜的。别人用自己的方式荣耀神，我看他们就像天使一样，看我自己，却像魔鬼。我最渴望的圣餐交通给了我新的忧郁和悲伤；当我因顺服而靠近圣餐时，不禁颤栗。我不愿滥用你的身体，我的救主啊，我却得不到禁止。我相信我真的是在滥用它，对那曾经最亲爱最喜乐的食物，我没有别的，只有厌恶。

这严重的状态持续了五年，伴随着前面提过的不断的十字架和经常的病痛。有两年之久，我的病不是那么厉害，尽管还是很重。这些病加上名誉的丧失（我所相

信的比真实的还要厉害），所有这一切，有时是那么试炼，加上不能吃饭，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的。我四天吃的，不够一顿正常的饭量。由于虚弱，我只能躺在床上；我的身体承受不了这么粗鲁的重担。

我愿意把我的罪都公诸于世。如果我相信、知道或听说过这是一种状态，我该多么高兴啊！但我以我的痛苦为罪恶。所有属灵的书藉，当我强迫自己去读时，只是增加我的困难，因为在我里面没有他们提到的那些等级，我一点都不理解。讲到某些状态的难处时，我无法应用，我说：“这些人感到神运作的痛苦，至于我，我犯罪，只感到罪恶本身。”有段时间，让我欢喜却没有得到安慰的是：你并不因此而伟大了，我的神。我愿意把罪和罪的困扰分开，只要能不得罪你，一切就都容易了。

这是我最后悲惨状态的一点描画。我很高兴让你知道。开始时我犯了许多不忠的罪，对自己和虚空的安逸让步，有很长的对话却没有真实的益处，尽管自爱 and 天性以为是必需的。但最后，我忍受不了任何人意的话语，丁点都受不了。你用看起来的恶，洁净了真正的恶，我的神，我的圣“爱”！我要跟教会一同唱：“啊！幸福的罪，为我赢得了这样一位救主！”



## 第二十六章

### 被内在生命指导者撇弃

你所使用的第一个修士，我的神啊，就是把我引向你的那一位，由于他的要求，我过去经常写信给他。在这最荒凉的时候，他告诉我：不要再给他写信了，他对一切来自我的只有反感，我大大地得罪了你。我的神啊！毫无疑问，是你启发他这么写的，为了让我的荒凉更彻底，不再存留任何希望。

一位耶稣会的神父，曾经非常敬重我的，也写给我同样的信。我一点都不想申辩。我感谢他们的爱心，请他们为我祷告。我对名誉的丧失渐渐失去了感觉，对普遍的定罪变得极其漠然，所以即使被最伟大的圣徒定罪，也不觉得痛苦了。到最后，我愿意每个人都认识我，就像我认识自己一样。

我的神啊，得罪你而无法补偿，这痛苦太尖锐了，它使我感觉不到别的，尽管家庭十字架每天都加重。在讲话或写作中失去的时间、我犯过的不忠、里面对每个错误的强烈冲动……这些，是我更感觉到的痛苦。

一开始，你就让我习惯于枯干和剥夺，我选择它过于丰富，因为我知道，它使我寻求你过于一切。在最开始时，有种直觉在我中心深处，即“超越一切事物，离开恩赐，追求赐恩者”。现在却不再有这问题了，也没有失去你的事了，因为我曾滥用了你，不再盼望在我里面拥有你了。

我不能习惯犯罪。这时，由于你的许可，为了不怜悯地彻底摧毁我，你如此打击了我的头脑和感觉，我越往前，就越觉得一切都是罪；连十字架也不再是十字架了，而是真正的错误，我觉得是我不慎招来的。我好像透过有色玻璃看世界，什么都是同样的颜色。生病时是我感觉最无能和荒凉的时候。我若能行外面的善或悔罪，就会有点保障了；但我却被禁止了。另外，我非常害怕这些，看着都怕，觉得不可能做到。我昔日的刚强变为今日完全的软弱，在一切别的方面均如此。

有关神对我的眷顾和祂让我走过的艰辛道路，我似乎省略了许多。由于我只有普通的看见，就把它们单单留给神了。被指导者撇弃之后，我注意到他所指导的人也对我变冷淡了；但由于里面的卑屈，这些都不再使我痛苦了。我的弟弟也加入了诽谤的行列，尽管他先前对这些人不屑一顾。我的神啊！我相信是你把事情带到如此地步的，因为他有美德，他肯定相信，如此行能够建立德行。

由于一些事务，我到一個镇去，那里有婆婆的一些近亲。从前我在那里时，他们对我礼遇有加，人人都殷勤地服侍我。现在却极度轻蔑，说他们在为他们的亲戚（婆婆）报仇。

我见事情到了这地步，尽管尽了一切努力，却终究不能让她满意，我决定跟她谈开。我对她说，人人都说我苦待她，让她受苦，尽管我努力尊敬她，若是这样，我请求她同意我离开，因为我不愿意跟她住在一起给她添麻烦；我与她同住，只是为了让她开心；我并不喜欢

这地方，她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住在这里只是出于对她的尊敬，如果这反而成为她的重担，我愿意离开。她冷冷地答道，随我的便，她并没有说这些，但她决定分开住。这就是把我辞退了。

我想谨慎地悄悄离开。自从守寡之后，除了不可推卸的义务与慈善需要，我从不外出。有许多人跟她联合起来，一起反对我。我孤身一人，我的神啊，那时你不许我向人敞开；对这里外的困境，你都要我无误地严守秘密。这要付出无比的代价，却是最有效的杀死天性的办法。在找不到支持与安慰之后，它就死了。

伯叻德离巴黎很远，我从他得不到帮助。其实，即使离得近，他也不能帮助我，或者愿意及时帮助我。我不得不跟孩子们和女儿的保姆在深冬季节离开家，不知当如何行，前路茫茫。那是耶稣将临期<sup>36</sup>，镇上没有空房子。本笃会修道院给了我一套公寓，让我们住进去。我受了不能言出的折磨：一面知道这是离开十字架；一面又觉得跟婆婆住在一起，让她受苦，是不对的，因为我没有别的意图，只想让她开心。

但无论怎样小心，结果都一样坏。她抱怨我做事不征求她的意见，当我问她时，她却不回答。我征求她的意见时，她就说我什么都做不了，她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操心，照顾一切。如果我预测她的喜好，做些我相信她觉得对的事情，她就说我蔑视她，年轻人看不起年长的，自以为是。我到乡下度假时，她抱怨我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我求她来，她又不愿意。如果我说我不敢请

<sup>36</sup> 耶稣将临期：圣诞节之前四个主日。

她，担心她在外面睡觉不方便，她就抱怨说，我不愿意她来，我去乡下，只是为了躲避她。当我得知她生气时，我回到镇上，她却受不了，不跟我讲话。但我仍然跟她讲话。我的神啊，那时你给我恩典，让我逆着天性行事，做一切我所不喜欢的，尽管我并不知道。我跟她讲话，好像没有注意到她的行为。她不回答，把头扭向一边。

我常派自己的马车去，求她来乡下住一天，说会很好玩的，也没什么不便，因为是那么近，傍晚她可以回去。但她把马车打发回来，没有回话。如果有些天，我不派马车去接她，她就怨声载道。简言之，神如此许可，我要讨她喜悦而做的一切，都让她生气。她的心肠很好，脾气也许由不得自己，但我仍然对她非常感激。

我感到极深的痛苦，我为了征服自己而逆着天性行事，里面的反感却让我觉得是罪。圣诞节时，我跟婆婆单独在一起，很动情地对她说：“我的母亲，和平之君今日诞生了，给我们带来平安。我奉祂的名，为您祈求平安。”我相信这话打动了她，尽管她没有表现出来。我家里的神甫非但不安慰、扶持我，反而扯我的后腿，说我不该忍受某些事情；这加深了我的痛苦。有空时，我想整理婆婆和自己的家务，建立一些秩序，这非但徒劳无功，反而增加了我的十字架与困境。奇怪的是，没有丈夫了，在我该做女主人的时候，竟然解雇不了一个无论怎样差的佣人。只要有人该离开了，婆婆就跟他站在一起，她的朋友们也都混进来，插手干预。

当我准备跟婆婆分居时，婆婆的一位朋友听说此事——他是一个好人，很敬重我，但不敢让她知道。他担心我会迁离该镇，觉得这对社区将是极大的伤害，因为我的一些施舍是经他转手的。他知道婆婆的脾气，决定最小心地跟她讲话。他们谈过之后，她说她并不想把我赶出家门，但我若要离开，她是不会拦阻的。

他来见我，求我去向婆婆道歉，让她满意。我说：我可以做一百次，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了一切让她生气的事，一直不断地向她道歉；跟她住在一起不成问题，因为我对她毫无怨言；只要她满意，我跟她同住很满足；但我不应该为了惹她生气而留在她的房子里，我应该让她舒服才对。

然而，我还是跟他一起，进到婆婆的房间里。我对她说，如果我有任何事情得罪了她，请她原谅，那绝不是故意的。我求她在这位绅士——她的朋友——面前，告诉我，我哪里可能让她生气了，因我从未有意得罪过她。

我的神啊！你让她在这人面前讲了真话。她说，她不是那种能容许别人得罪自己的人，她不会忍受的，她没有别的抱怨，只有一点：我不爱她，盼着她死。

我答道：这离我的感觉太远了，我不但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而是全心全意地盼望，用我的照顾延长她的寿命；我对她的感情是完全的，但只要她听别人的坏话，无论我怎样努力给她凭据，她总是不信；她甚至有个使女，非但不尊重，反而虐待我，当那她想路过而我挡着道时，就把我推开，在教会里都用这种粗暴而轻蔑

的方式，使我给她让路，并且多次在房间里用话语侮辱我；我从未对婆婆抱怨过，但我愿意让她知道，因为那种践踏的灵有一天可能会惹麻烦，让一些不好的事情进到她的脑子里。

结果，婆婆跟那个使女站在一起，为她辩护。然而，我们互相亲嘴，谈话就此停止了。

但是你，我的神啊，当你似乎忘记我时，实际上就看守得越发仔细。我到乡下之后，这位使女不再有我作出气筒了，你许可她对她的女主人表现得那么坏，婆婆只好在我回来之前，把她解雇了。

我必须说明，婆婆对我的行为更多出于神的引领，而不是她个人的缺陷，因为她有美德和聪明，除去某些不祷告的人通常不知道的事情，她有很好的素质。也许我不自觉地给她制造了十字架；而她给我制造的十字架，也许她并不知道。她讨厌我的气质，这对她也许是沉重的十字架。我希望一些好诽谤的人不要读到这些文字，因为他们还不能在神里看一切。

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人（就是因我跟他绝交，给我制造了很多麻烦的人）有个认罪人，由于她丈夫的事业，不得不离开乡下。那人自己遭了控告，被控的就是他控告我的那些事，还有别的更严重的，非常声名狼藉。你给我恩典，我的神啊，尽管我知道他被控之事，却从未说出去，有人跟我提到时，我甚至为他辩护。你完全掌管我的心，尽管他为我制造了许多的恶，见他被推翻，我的心却从未幸灾乐祸过。我知道婆婆了解一切，由于怕取悦、滋养天性，我从未跟她讲过这话题。她对我讲

到这事和他带给那个家庭的混乱时，我没有趁机告诉她，那人是怎样逼迫我的。我只作了简单的回答，没有责怪他。

我的神啊，这是真的，有超过十六年的时间，你要我对十字架保持沉默——难得有任何事情能如此完全了。



## 第二十七章

### 苦尽甘来得安慰

有一天，困扰将我压垮了，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突然有个想法，要跟某人交谈一下。他常到这社区，是公认非常属灵的人，有美德和辩识力。我写了个纸条，跟他约时间，说需要他的建议。但一到圣礼前，就感到剧烈的痛苦，有声音责备我说：“什么！难道你要寻求安慰，甩开我的轭吗？”那时我的丈夫还活着。

我赶紧派人送去另一张纸条，请他原谅，告诉他，我是出于自爱才想跟他交谈的，而不是有真正的需要。由于我相信他非常属灵，我对自己说：“他如果属灵，就不会受伤。他如果不属灵，我就应该为要跟他讲话感到羞愧。”我以为他理解什么是对神忠诚，不会因基督徒的单纯而受伤；他却受伤了，令我十分惊讶。我想象他大有美德——他当然有，但却是活的美德，不知道死亡的道路（指魂天然的美德，不是从复活生命里发出来的）。

我的神啊，即使在卑屈里，你都一直是我忠诚的引导者；事过之后，我才惊奇地发现这一点。我的神啊，愿永远的赞美都归于你！我要把一切见证都归于你的良善，你用温柔的必需，引导我做对的事情；而我只用忘恩回报了你的恩惠，用不断的不忠回应你。多少次目睹你的怜悯，我说我若下地狱，必须给我另做一个——魔鬼们的地狱太舒服了，不够惩罚如此的不忠！

在继续讲述前，应当声明，主让我知道：祂按着祂良善的旨意引导我走的道路，越晦暗不明时，就越稳妥。在此，魂没有任何支持，被迫失去自己。我还留意到：尽管魂没有特别能应用耶稣基督的状态，从己的网罗里脱身之后，却发现不知不觉披戴了耶稣基督一切的倾向。这状态把耶稣基督和祂的神性交通给她，使她真正穿戴了耶稣基督。

从前这魂是那么不洁，以自我为中心，在此就洁净得像坩锅里的金子了。从前满了己的意志与判断，现在却柔软无阻，像孩子一样顺服，在里面找不到任何己意了。她的头脑无阻地放下自己的想法，接受别人的。从前她为不相干的事争论，现在却能立刻降服，毫无困难，像出于自然一般，不需要通过美德的操练了——别人的看见一出现，自己的看见就消失了。从前是那么虚荣，此时却专爱微小、贫穷与卑屈了。从前崇拜自己，现在却忘了自己。过去看自己比别人强，现在却看别人比自己强了。

在开始行事反对自己时，人是能感觉到的；后来就变成真的，毫无困难了。在降卑状态里，似乎一切都消失了。这状态过后，一切都又出现在魂里，但却是以一种极容易、自然的方式，只有当需要时，才能看见。她向邻舍有无限的爱心，忍受他们的缺点和软弱；而从前由于缺乏亮光，她对邻舍的缺点会苦毒地热心，只能极艰难地爱他们。但现在，连缺点最多的人，她都觉得可爱了，凶暴的豺狼似乎变成了温柔的羔羊。

开始时，我喜欢降卑的操练，做最低贱的服事，如扫地等。去看穷人时，我帮他们铺床，做家务。去修道院时，我常洗碗。我像别人一样，在公开场合悔罪。但后来，我忘了这些，从未想过要操练。别人让我做时，我就喜乐地做，自己却什么都不想。

在我经历卑屈的那段时间里，我讨厌外面的娱乐，并不出门。我不愿意看，也不想知道任何事情，天天关在家里。小隔间是我唯一的安慰。

我发现离王后很近，连王子也来了。我从未见过她的御容，本是极想看的。其实，只要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却没有做。我非常爱听歌，但有一次，跟一个著名的嗓音最优美的歌唱家在一起，却没有请她唱歌。她很吃惊，因为她不傻，知道自己的名声，也知道我了解她的天份。

然而，我却犯了极大的不忠，让人告诉我别人对我的劣评。有个人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尽管我没有回答，只是让自己更被钉死，我却清楚地看见，是自爱和天性让我发问的。我不能解释、也不能讲述我有多么低劣，但你的恩惠远远地胜过了一切，我的神啊，它们都消失在你的恩典里，再也寻不见了。

在这七年里，有件事给了我最大的麻烦，特别是后五年，就是一种愚昧的想象力，让我不得安宁。我的感官与它为伴，使我在教会里再也闭不上眼睛了。我的门户洞开，就像一颗葡萄树，失去了篱笆的保护，被过路人随意掳掠。我看见了一切，还有在教会里来来往往的

人。这状态跟从前非常不同。那股吸引我向内、使我专注的力量，似乎向外排斥、将我消散了。

那时，各样的卑屈让我震惊，忧伤将我压垮，十字架使我疲乏，我决定就这样结束我的日子了。任何摆脱这困境的希望，对我都不复存在了。我看见我的坠落之处，相信我已经永远失去了恩典，和它所赢得的救恩。然而，我还是希望尽力服事神——一位我以为永远不再爱的神。尽管命定下地狱，我却愿意为了感恩而服事祂。偶尔地，我看见这幸福的状态，会升起某种秘密的期盼，渴望回归，但立刻就被抛入无底深渊，连叹口气都不能，只能决定永远住在里面——哦！这为不忠之魂所预备的居所。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处在这种状态里，就像一个永死、不会复活的人一样。这话惊人地适合我：“我好像死人，从心里被涂抹了。”我的神啊，我觉得从你和一切人的心里，我都永远地被涂抹了！

渐渐地，我停止了痛，变得毫无感觉了。这麻木，在我看来，似乎是被神遗弃的最后刚硬，是死亡的冷漠。就是在这状态里，我的神啊，你慈爱地让我死在了你的里面，正如要讲的。

恢复叙述。恰巧，我有个脚夫想成为巴拿巴修士，我写信告诉慕司神父，他让我跟康伯神父讲这事——他那时是汤农巴拿巴会的院长。我就给他写信，非常高兴藉这机会，请他为我祷告，因为我对他的恩典一直保持着很深的尊敬与信任。由于只能讲最真实的事情，我告诉他，我从恩典里坠落了，用极度的忘恩回报了神一切

的恩惠，我成了卑屈的化身，是值得可怜的牺牲品，我没有更亲近神，反而与祂完全疏远了。尽管我把自已描绘得非常可怕，他回信说，我的状态是一种恩典——好像他是在超自然光里看见的。他这样写，我完全不信。

在这段卑屈的时间里，日内瓦以无法表述的方式，进到我的心里，使我大惊<sup>37</sup>。我自语道：“什么！我的不敬虔还不够登峰造极吗？作为被撇弃之冠，难道我还要叛教、离弃信仰吗？”我相信我能做各样的恶，里面极度的刚硬，加上对一切善事普遍的厌恶，让我极不相信自己。我说：“难道我能离开教会吗？为她，我愿牺牲一千条性命，流血殉道！难道我能让自己偏离吗？”经历过己的软弱之后，我无法对自己有任何好的期待，所以有一千个理由要惧怕。

康伯神父在信里讲了他现在的状况，跟我卑屈之前非常相似。由于这是你的旨意，我的神啊，这封信产生了一种果效，使我的头脑和心灵都安定下来。我甚至觉得跟他里面是联合的，好像跟大有恩典的人联合一样。

在这之后一段时间，晚上睡梦中，一个小小的畸形修女向我显现，似乎是死过且蒙福的样子。她对我说：“我的姊妹，我来告诉你，神要你去日内瓦。”她还说了些别的事，但我不记得了。我大受安慰，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曾见过媞姆姆的画像，认出那就是她。我看见她的时候，正是她死的时候。

---

<sup>37</sup> 日内瓦在瑞士。在16、17世纪，日内瓦是加尔文主义更正教的中心。所以，盖恩夫人认为去那里就是叛离天主教。

1680年，离抹大拉纪念日约八到十天，我想给康伯神父再写一封信，请他在那一天为我讲弥撒。我的神啊，你许可这封信格外顺利——别的信他收到得都很晚，由于缺少信使，需要步行从尚贝里取信。你让这封信在抹大拉纪念日前夕，到达他的手中。在抹大拉纪念日（7月22日），他为我讲了弥撒。在第一个纪念祷告里，他把我奉献给神，有声音三次极热切地对他说：“你们两人应该住在同一个地方。”他大为惊奇，因为他从未有过内里讲话的经历。

我的神啊，我相信这话得到印证，更多是在内里的状态和外面被钉死的环境，我们都置身于同一个境况里，也指到你自己，神啊，我们的居所；而不是指今世暂时的栖身之所。尽管有段时间，我和他在同一个国家，天意让我们有些机会在一起，但在我看来，前者似乎是更大的印证，因为我和他都有这殊荣，背负钉十字架的耶稣。

## 第二十八章

# 复活升天踏仇敌

在抹大拉纪念日，这幸福的一天，我魂从一切困境中得了完全的释放！从收到康伯神父的第一封信起，这新生就已经开始了，但像一个起死回生的人，身上还缠着裹尸布。但这一天，我在完全的生命里了！

我发现自己远远高升在一切天性之上，如同从前在它的重压下一般。这崭新的自由让我惊奇，我看见神归回了，辉煌而又纯洁——我还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祂呢！我所有的是那么简单、广大，无法描述。我的神啊，在你的里面，不可名状地，我再次得回失去的一切。你把它们都归还了，带着崭新的优势，把患难、痛苦，都变为了平安！为了解释得更清楚，我称之为“神平安”。我从前所拥有的平安是神的平安，神的恩赐，而不是“神平安”——祂在自己里面所拥有的、只有祂才有的那种平安。

尽管我的喜乐是那么大，当时并不许可我表现出来，对过去卑屈的回忆拦阻了我的欢乐，不许天性有丝毫的参与。只要天性一想到要看或品味什么，灵就让它超然地越过去了。要解释这个王国是很难的，灵超越天性，就像一个著名的征服者，曾作过敌人的阶下囚，如今却征服了这些敌人，随心所欲地指挥它们，不再遇见任何抵挡。

我丝毫不能自夸，不能把任何一点归于自己，经历让我看见，也感到了我是什么。我确实看见这状态会伴我一段时间，却不相信这幸福竟如此大，如此稳固！如果祝福是按着付出来判断的，我让你判断，在拥有它之前，我所经历的艰难。哦！保罗，你说，比起那为我们所预备的极重无比、存到永远的荣耀，今世的苦楚是至暂至轻，不足挂齿的（参林后4:17）——其实，连今世都如此！我凭着真实的经历讲，人所受的一切苦比起在你里面拥有你的幸福，都是无足轻重的。一日的幸福就加倍地补偿了多年的苦难！尽管那时我所经历的还只是正在升起的黎明的曙光，就已经如此了。每种行善的功能都恢复了，远比从前的更广大、自由、自发，似乎成了自然。

一开始，这自由的度量还没有那么大，但我越往前，自由度就越大。我有机会看见伯叻德，对他说我的状况已经大有改变，却没有告诉他细节，我的经历，和这经历的前奏。我只有很短的时间和他讲话，加上他正注意别的事情，我的神啊，你容许他也许是不加思索地对我说：“不是的。”我相信他，因为恩典已经教导我相信别人，过于自己的亮光和感觉。当别人的话与我所想的不同时，一切想法就都从我的意念中消失了，我对听到的话是那么顺服，没有相反的想法，也没有反思。这并不使我困扰，因为一切状态对我都一样。我感到里面有份无上的幸福，天天都在增长。我从一切痛苦中被彻底释放出来，也从一切犯罪的倾向中蒙拯救了。

那时我做各样的善事，毫无自私或自我意识，如果有点自我意识的表现，立刻就消散了。意识的帘幕仿佛已被卷起，不再出现了。想象力完全固定，不再有任何麻烦。头脑之清晰，心灵之纯洁，都达到让我吃惊的程度。

我从康伯神父收到一封信，说神让他知道，祂对我有伟大的计划——不管是公义还是怜悯，对我都一样。有声音对他说：“你们两人应该住在同一个地方。”别的，他就知道了，神没有让他知道更特别的事情。

日内瓦还在我的心里，但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过，甚至没有停下来思想这事，也没有想康伯神父的话，关于神对我魂的设计。我在完全的淡漠里接受一切，不愿意思想被占据。我的神啊，我从你全能的旨意中守候一切。由于卑屈的经历还很近，我怕这是魔鬼的诡计，它可能欺骗我，让我以为自己拥有本来没有的善，为此而开心，从而失去我所拥有的，把我从这状态里拉出去。这恐惧柔和平安，伴随着信心和生机蓬勃的盼望。我的神啊，我看自己越悲惨，就越觉得适合你的设计。在我看来，我的卑屈、狭窄和虚无都不能从神掠夺任何东西，只有祂自己在祂一切的工作中得荣耀。

我对你说：“我的主啊，用这又贫穷又愚昧的人来做你的工吧！让一切荣耀都归于你，让人找不到任何自己的功劳。如果你用大有美德的人，给他丰富的恩典，有些事就可能归功于他了。但如果使用我，每个人都会看见，只有你自己才是一切工作的作者。”我停留在此，不再想了，丝毫不被这想法霸占。我深信你若从我

要求任何服事，我的神啊，你自己会铺平道路。不过，在儆醒等候中，我有个坚定的意愿，只要你的旨意向我显明出来，我愿以整个的生命来执行。

你挪开了所有的十字架，给我极大的便利做一切的事情，我觉得十分惊奇。我再次包裹病人的伤口，甚至医治不治之症。当手术师都放弃了，或要截除有病的四肢时，你让我医治了他们。我变得那么自由，可以整天待在教会里，尽管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我一点都不为离开教会而难过，因我在极宏大的广度与深度里处处看见神——我不再拥有祂，而是祂把我吸收进祂自己的里面了。

哦！你在福音书中所讲的，对我成了怎样真实的经历啊！四福音中都讲了，这重复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一个福音书中，你甚至讲了两次：“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10:39）

哦，幸福的失去啊！这是幸福的要求迫使我失去的。当我相信自己全然丧失、进入绝境时，却发现我得救了。当我对己不再有任何盼望时，在神里却发现了一切。当我失去了一切善时，在祂的里面却发现了各样的善。当我失去一切被造物，包括属天的支持时，却在幸福的要求下，跌进了神自己——这跌入是藉着每一样我以为让我远离祂的事而成就的。在失去一切恩赐之后，我发现了赐恩者！

我的神啊，在我的里面，我失去了你；但在你的里面，我发现了你，在不摇动中，永不再失去了！哦，可

怜的受造物啊，你一生都在享受神的恩赐，你以为是最受宠、最幸福的；但如果不藉着失去恩赐，进入神里，我是多么可怜你啊！多少魂相信自己是非凡的天才，却如此度过了一生！另外有些人，神命定他们向己死，却一生都在垂死的生命和奇异的酷痛中，没有藉着完全的死亡和损失进入神里。他们以好的理由为借口，遮掩保留某些东西，从未在神所设计的整个限度里失去自己，所以无法在全丰全足里享受神。这损失只有在来世才能完全明白。

我的主啊！在小小的独处中，在我的小家里没有搅扰时，什么样的幸福我没有享受呢！我住在乡下很长时间，由于孩子们年幼，被照料得很好，不需要我花太多的精力，我整天在树林里，度过了多少幸福的时光啊！从前就是在这里，我度过了那么多悲伤的日月，让失丧的哀伤随意发泄。同样在这里，在开始时我让爱随意燃烧我；现在则让自己更深地失去在那无法测度的无限深渊里。我不可能讲述内里的经历，因为太纯洁、太简单、也太在我之外了。

我的神啊！你待我好像待你的仆人约伯，你从我取去的，都加倍地偿还了，把我从一切十字架下释放出来。你给我奇妙的功能，让每个人都满意。让人惊奇的是，从前我无论做什么讨好我的婆婆，她都一直抱怨，现在却声称她对我不可能更满意了。那些大肆诽谤我的人公开向我道歉，为我撰述颂辞。我的名誉在从前失去的地方，更加稳固地被建立起来。内外都继续在完全的平安里。我的神啊，这是你做的，我所经历的牺牲在更

痛苦的同时，你也使它更完全。如果在被迫害期间，我不得已而离开的话，那会是一个释放，却不是牺牲。也许在困难重重的时候，我永远都不可能离开——我一直担心自己会从十字架上下来，对它不忠诚。那时，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满足、更幸福了！

十字架一直是我忠实的伴侣和朋友，由于不再有苦难了，不时有点痛苦会醒来；但立刻就被吸收在中心深处，那里不承认任何的欲望。尽管肉体承受着巨大的疼痛，却不再受苦了，因为中心深处祝福了一切。在我看来，我魂就像《启示录》中所讲的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不再有哀号、痛苦。

我的里面完全淡漠，与神良善的欢乐全然合一，找不到任何欲望或倾向。在我里面最失去的是意愿，在任何事情上都找不到，无论是什么。我魂无法倾向于一面，甚于另一面。她所能做的，就是从每日的供应中，吸收营养。她发现一个完全属神的意愿取代了她的意愿，但就像自己的那么自然，在这意愿里，她是那么无限地自由，远胜于在自己的里面。

为了免除混乱，我讲述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的事情。这状态从那时起一直存在，继续强壮地成长、成全，直到此刻。我不能渴望一件事或另一件，只是满足于一切所发生的，既不注意也不反思，除非有人对我说：“你想要这个，还是那个？”我就惊奇地发现，在我里面找不到想要的，似乎一切都消失了，一个更大的力量在掌权。

的确，在我的麻烦状态到来之前，我经历到一种有力的、胜过自我的引导，在主导着我的行动。在我看来，那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交给祂，默默地顺服祂在我里面要做的和要我做的。现在却不一样了，我不再有降服的愿望，它消失了，或进入了另一个愿望。在我看来，强而有力的“独一者”做了一切祂所喜悦的，我找不到祂从前用杖、用竿、用极大的爱所引导的魂了。我觉得似乎只有祂自己，好像魂把位置让给了祂，或更准确地说，进入祂的里面，与祂合而为一了。

哦，合一的联合啊！这是耶稣基督为人所祈求、所赢得的。对一个如此失去在神里的魂，你是多么有力啊！在此成就了神圣的合一，魂跟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哦！幸福的损失，是何等幸福！它不是销魂所产生的短暂的消失——其实，那是吸收而不是消失，因为魂随后立刻回到己里。但这永久而坚牢的消失会继续失去在无边际的海洋里，就像一条小鱼沉浸在无限的海洋里一般——这比喻还不准确；更像一滴水投入海洋，继续获得海洋的质量。

魂在接收，没有选择的能力，也没有倾向。这里说到“能力”，不要理解成绝对的能力，而是说到魂的选择与愿望。她在完全的淡漠里，接受给她的，或对她所做的。在开始时，她还会犯轻率的错误，但这似乎在她之外，也不影响她的状态。



## 第二十九章

# 蒙神差派日内瓦

我到巴黎去处理一些事务。我进到一间教堂里，里面非常阴暗。我到第一个神甫那里，简单地认了罪，非常短，没有对神甫讲一句话。我并不认识这人，后来也没有见过。

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是处女、妻子还是寡妇；但我里面有强烈的感动要告诉你，我们的主已经让你知道祂要你做的事情，你应该去做。我只有这话。”

我大为惊奇，答道：“我的神父，我是一个寡妇，有四岁和六岁的小孩子。除了养育他们，神还能让我做什么呢？”

他说：“我对此一无所知。你知道神是否让你分辨出祂所期待于你的事。如果是这样，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拦阻你行祂的旨意。人必须离开自己的孩子去服事主。”

这让我大为吃惊。我没有告诉他任何关于日内瓦的感觉。然而，我安静地准备自己，我的神啊，如果是你的意愿，我就放弃一切——只要你用神圣的眷顾带出机会来。我并没有把它看成一件好事，热切地渴望去做；也没有看成美德，盼望要得到；或者什么特别的事或行为，值得神有所回报；我没有拥抱它的热情——热情在我里面是死的。但我柔和地听从人所告诉我的神的旨

意，没有任何拦阻；不像从前藉着默从，而是像不复存在一样，不再能够分辨或注意了。

我在这状态里，极静谧地跟家人住在一起，毫不自扰。多明我会的一位修士，我的朋友，非常想去暹罗<sup>38</sup>做传道人。他住的地方离我们家二十里格。他写好誓言，要宣读时，却做不下去。给他的感动是：应该来跟我讲这事。他立刻来了，但不太愿意告诉我。他去我们的教堂讲弥撒，相信他在这里讲弥撒，我听见了，神就会满意。但他受了拦阻。他披上长方形白布之后，又从肩上取下来，离开教堂，跟我讲话，告诉我他的计划。

我没有特别的感动和想法，却感到应该告诉他我的事情，和对日内瓦长久以来的一些感觉。我甚至跟他讲了一个超自然的梦，发生在8月6日，主显圣容节<sup>39</sup>夜晚，刚好在我宣誓前一年——誓言之事后面会讲到。

我似乎在天上的房子里，看见我的小儿子极羡慕地望着天空。他们都喊“天开了”，来求我去看，说看见他泊<sup>40</sup>。我说我不想去，他泊不是给我的，我只要各各他。他们还是强烈催促，我无法拒绝，就出去了。我只看见残留的余光，同时，从天上降下一个无限大的十字架，有各样的人，神甫、修士等，都努力阻止十字架的到来。我很满足地站着，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努力要得

---

<sup>38</sup> 暹罗：现在的泰国。

<sup>39</sup> 主显圣容节：罗马天主教定为8月6日，纪念主在高山上祷告时变了相貌，脸面如日头，衣服洁白放光，参太17:2。

<sup>40</sup> 盖恩夫人常用“他泊”指耶稣的显圣容山，代表属灵甜美、丰富、荣耀的经历，对应的是“各各他”的枯干与被剥夺。

到它，但我感到它向我靠近。带着十字架通常的色彩，它来了，投进我的怀抱，我极其欢喜地接受了。本笃会的人想把它取走，但它避开他们，把自己给了我。

当我跟神父讲述这事时，我有强烈的感动对他说：

“神父，您不会去暹罗。您要在这事上服事我，神让您来就是为了这事。我求您告诉我您的意见。”（他非常博学。）他说，他会在乡下住三天，为这事向神祷告，讲三个弥撒，然后会告诉我他的感觉。这之后，他说神的旨意是让我去那个国家，但为了更确定，我应该去看日内瓦的主教；如果他赞同这计划，这就是从神来的记号；如果他定罪这事，我就不应该再想了。

我采纳了他的意见。他主动提议去阿讷西，见日内瓦的主教，跟他讲话，把他们的决定诚实地报告给我。由于他有些年长，我们讨论他该如何行这远路，才不至太疲乏。这时，有两个过路修士到了，说日内瓦的主教正在巴黎。我的神啊！在我看来，这是你供应的神迹。那位可敬的修士决定去巴黎。他建议我写信给康伯神父，了解他的感动，请他代祷，因为他来自那个国家。之后，他在巴黎跟日内瓦的主教讲话了。但由于发生了一件事，天意借环境的安排使我不得不去巴黎，就亲自跟日内瓦的主教面谈了。

我告诉他，我想去那个国家，为那些真正转向神、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祂的人，用我的财产资助一个项目；许多神的仆人，有男有女，都对我印证说，这是神对我的要求；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倾向，但我想我必须听

神的声音，而神通过这么多不同的、彼此不认识、相距很远的人，都告诉了我这同一件事。

日内瓦的主教赞同这计划，告诉我，有些新天主教人想去热克斯建造，这是一个天机。我答道，我的呼召不在热克斯，而是日内瓦。他说，从那里我应该能够去日内瓦。我相信这是天赐良机，让旅途变得容易一些，由于不确定神对我的期待，我就不能提出反对意见。我想：“神也许只是让我捐钱建筑一个工程。”

我去见巴黎新天主教的院长，想知道事情进展如何。她显出极大的喜乐，向我保证，她会是我们队中的一员。由于她是一位伟大的神仆，我放心了。

尽管很少，但当我有片刻反思时，我想神可以使用她的美德和我的钱财。当我因不忠而看自己时，我无法相信神会使用我；但当我在神里看事情时，就觉得似乎我越微不足道，就越适合神的设计。由于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特别的看见，我就相信自己在完美的最低层，因为我魂在引领的永世之光里——就是你，我的神——还没有被完全建立起来。由于误解，我以为特别的旨意需要特别的亮光，这让我犹豫，担心受欺。我还没有充分理解：一步一步跟随你神圣的供应，就是最大最纯洁的亮光。你给我持续的光照，我越不寻求，就越惊人地明亮。我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救恩和完全而怕任何事情，我已经把一切都交给神了。我怕的是：太强烈地要行祂的旨意，反而违背了祂的旨意。

我去见来自加拿大的顾问，克劳德·马丁神父，他是“成肉身的”母亲<sup>41</sup>的儿子。他没有给我确定的回答，要求给他一些时间祷告，然后他会告诉我神对我的旨意。

我跟伯叨德讲话有些顾虑，一面由于很难跟他说话，一面也是因为他非常定罪一切特别的事情；另外，在属灵生命上，他没有给过我任何帮助。他说这是感情的祷告，尽管先前他曾声明是信心的祷告，我不知他所指为何，但我顺服他告诉我的一切，反对自己的亮光。当面临相信和顺服的事情时，我放弃我一切的经历。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他，他怎能知道我属灵的状态呢？然而，尽管他没有帮助过我，在这件重要的事情上，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他，选择他的亮光过于别的一切。我深信他会无误地告诉我神的旨意。于是，我去见他。他告诉我，这计划出于神，前一段时间，神已经让他知道，祂想从我要些东西。我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他的话，回家着手安排此事。

我看事情越明了，在没有挂虑中，就越挂虑了，因为我非常爱孩子们，是天下最心满意足的人。我回家后，把自己弃绝在神的手中，决心无论为了这事的加速还是减速，都一步不行。我让自己成为天意的掳物，一面等着真正的牺牲，一面在意愿里做了牺牲。

我有些奥秘的梦，预言了只有十字架、逼迫和悲伤。我把自己交托给神一切可能的愿望。有个梦非常有意义。我在做一些必要的工作，看见一只非常小的动

<sup>41</sup> “成肉身的”母亲：指耶稣的母亲马利亚。

物，离我很近，好像死了。在我看来，这好像是别人对我的嫉妒，最近似乎死了。我抓住这动物，它突然用力叮我，在我眼前长大了。我把它丢开之后，发现手指上扎满了刺。我去找一个人，清楚知道他应该拔出这些刺的，他却把它们砸得更深了。我手上继续满了刺，直到有个特别善良、有德行的神甫用钳子抓住那动物。他的面孔我至今都记得，尽管没有见过，但我相信在离世前会见到他。他一把它抓紧，刺就从我手上自动脱落了。这时，我看见一个很容易的入口，进到一座被遗弃的教堂里——从前这地方似乎是不可企及的。尽管经过齐腰深的污泥，我却进去了而没有被玷污。从后面的经历中，会很容易看出这是什么意思。

无疑，有人会惊奇，我对特别的事情那么不在意，怎么会讲梦呢。我这么做有两个理由：首先，出于忠诚，因为我曾许诺对进入我意念的不做任何删节；其次，这是神所用的与信心之魂交通的模式，让人知道关乎他们的未来之事。当然，还有一种极度纯洁而有名的赐予方式，我在别处会讲到。这些特别的梦在圣经里好几处都有记载。它们有些特点，比如，会留下确定的感觉，知道是奥秘的，在适当的时候会应验；几乎从不忘记，尽管会忘记别的事情；当想到或说到时，常常更确信其真实；醒来后，多数有某种程度的膏油。

有个最圣洁的本笃会修女，在餐厅里，（在异象中）看见主在十字架上，圣处女靠近祂，两人都在极大的痛苦里；他们作出痛苦的动作，希望找到一些志愿者，一同分担。她跑去告诉院长，院长说她忙，不能去；其实

她正在玩弄花草。她找不到任何愿意的人，极其痛苦，这时遇到我，就告诉了我。我立刻跑去，主显得非常高兴。祂接受了我，拥抱我，我好像在苦难中与祂联合。然后，祂不再痛苦了。当她对我讲到这事时，我一点都没有告诉她我的计划。那时，我明白了神的设计全是十字架、羞辱和恶名，让我背负耶稣被钉的状态。

我收到康伯神父的信，说他让那个社区的一些非常圣洁的妇女祷告，她们都说神让我去日内瓦。

一位非常圣洁的往见会修女告诉我，神让她知道了这事，有声音对她说：“她将是日内瓦十字架的女儿。”

一个乌斯林修女也通知我，我们的主对她说，祂定意让我成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等等。

我们家的神职人员非常担心我会受欺；最后让他确信的是克劳德·马丁神父。我前面说过，他写信告诉我，经过许多祷告之后，神让他知道祂在日内瓦需要我，让我把一切都慷慨地牺牲。我答道，神也许只是从我要些钱，帮助成立一个基金；我愿意做这些而不离开孩子们。他答道，神让他知道，祂不要我的钱财，祂要的是我自己。

收到这封信的同时，我收到康伯神父的信，他告诉我，神还给祂许多可贵的神仆们确据，说我要在日内瓦。尽管两个修士彼此相距一百五十里格，却都写给我同样的事。当我从相距如此远的两个人同时收到两封几乎一样的信时，我非常吃惊。

我一确信是你的旨意，我的神啊，在地上，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我。尽管如此，感官却进入了痛苦；面对这决定，一个爱孩子的母亲自然会痛苦。当我思想时，怀疑抓住了头脑——我没有里面的凭据！我感到里面既没有倾向，也没有愿望，甚至有点反感；然而，逆着一切盼望，我交出了自己，安息在神里面的信心里：祂不许那些信靠祂的人受欺！

哦！我的“爱”啊！如果我安息在自己或被造物上，我就会忧虑了；像圣经里所说的，若安息在一棵芦苇上，芦苇折断时，我就会受伤了（参结29:6-7）。但只安息在你上面，无限的良善啊，我还能怕什么呢？你救赎那些几乎不呼求你的人，难道你能欺骗或撇弃那些放弃一切行你旨意的人吗？

无法给出此行的动机或理由，我决定像疯女人一样离开。他们说希望你如此，我的神啊，这就足够让我去行最不可能的事了。我对所有向我显示你心意的人都觉得没有信心。我想他们不了解我，所以受欺了。对自己低贱的看见，让我害怕一切。但在一切信赖之上的信赖使我看见，因行我所相信的你的旨意而受欺，甚于按照常规，行走在确定里，而忽略了你的旨意。我说：“我不配害怕受欺。我的神啊，你不可能骗人！”我坚定地相信，你会用全部的眷顾给孩子们一切必需的教育。这是单纯的信心，没有任何感觉上的支持。

我渐渐做好了准备，不慌不忙，不愿做最小的事情将它推迟或提前，或助它成功。天赐的环境是我唯一的引导。当我不忠要反思时，立刻就犹豫了。我的思想好

像是散乱的，被信心驱散了。然而，我让许多弥撒举行，做每一方面的敬虔奉献，甚至给一个献给圣处女的教会礼物，好得到恩典行你的旨意。为了知道你的旨意，我还大量施舍。



## 第三十章

# 预备日内瓦之行

我的神啊！我一面按着你的供应，准备离开一切，一面似乎我的联结每天都加强了，让这离开变得更受责备。

婆婆那时待我比生身母亲都好，我最轻微的病痛就使她忧心忡忡。她说她尊敬你给我的美德。我相信这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有人不经意地告诉她，曾有三个人向我求婚，尽管地位都比我高，各方面都优越，我却拒绝了，她很吃惊。让她最在意的是，她想起当这些人追求我时，她曾对我说过，我不结婚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我没有告诉她，其实只取决于我，就可以极优越地嫁人了。她想，为了从暴虐的统治下得到尊严的释放，这苛刻的待遇也许会使我接受别人的求婚。她知道这会伤害我的孩子们。简言之，你开了她的眼睛，让她的严酷变为了温柔。

我因重病而倒下了。我的神啊，我觉得你喜悦我牺牲的愿望，这是你从我的生命中所要的。在这病中，婆婆对我极其温柔，几乎不离开我的床，许多的眼泪表达了她感情的真挚。我对她非常感激，爱她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在她这么爱我、又这么年迈之时，我为什么要离开她呢？

那个一直作祟的使女对我有了无限的感情，到处夸我，说我是一位真正的圣徒，尽管我是如此名不副实。

她极敬重地服侍我，为过去让我受的苦，请求我的原谅。在我离开之后，她死于懊悔。

有个有属灵头脑的好神甫，违背我给他的建议，接受了一个职位。我不相信那是神给他的，因为他跟一个人混到一起去了，就是与我从前有联系、后来又严酷逼迫我的那个人。他先告诉我他不会做的，后来还是秘密地做了。我们的主为了拯救他，让他很快死了。我看见由于不忠，他在恩典里逐渐堕落了；当那人逼迫我时，他跟那人在一起。

我后来知道，他接受了那人告诉他的一切关于我的事情，甚至跟他一起嘲讽，他是那场毁谤的党羽。我不知道这事，甚至没有见到他。他离世时，我正在乡下；没有必要通知我他的死讯。但有四十八小时之久，我在地狱的痛苦和巨大的恐惧里承担着他，有话说，他来是为了给我制造一个炼狱。我为他交通、代祷之后，就不再感到他了。我从未如此有感觉地经历过炼狱。

在我常去的修道院里有个修女，我在乡下六个月期间，这女人进入了一种炼净阶段，人人都以为她疯了，甚至粗暴地把她关起来，这几乎毁了她。所有被请来给她看病的人都说她疯了。

我回来后，到修道院里去，她们告诉我她疯了。我知道她是一个圣洁的女人，请求见她一面。她一靠近我，我就有种印象，像魂在炼狱里的光景。我立刻知道她不是疯了，而是处在炼净的状态。我请求院长不要把她关起来，也不要让她见任何人，而是仁慈地把她信托给我，我盼望事情会有转机。

我理解她最大的难处是被人看成疯子，对此极度反感。当疯狂的状态进到脑中时，伴随着把自己牺牲的想法，她不但照做，反而气愤地抵挡了。我建议她牺牲自己，背负这疯狂的状态，耶稣基督就曾在希律王的面前背负它。这样的牺牲立刻让她安静下来了。

但神要洁净这个魂，让她脱离一切最依恋的事物。她对院长很有感情，于是对院长就经历了奇怪的麻烦：想见她，要靠近她，但只要一接近，就感到可怕的仇恨与敌对。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她一切属灵的操练中，特别是那些她所依恋的；从前，她能在圣礼前一连祷告几天，现在却无法停留片刻。这更让她们相信她是疯了。

我的中心深处有种正义审判的直感，断言是相反的，它没有欺骗我。当她靠近我时，我知道她的状态跟炼狱一样。

最后，在受了各样奇怪的痛苦之后，院长写信告诉我，我是对的，她已经走出来了，洁净得像个天使。神许可只有我知道她的状态。我的神啊，那时，你开始给我辨别诸灵的恩赐。

1680年，即我离开的前一年，那年的冬季是多年未见的漫长而严酷。极大的需要为我提供了无数的机会操练慈善，我秘密地供给一些贫穷而可敬的人，数目极其庞大。另外，我们家为别的人发送了非常多的面包。婆婆分担了家里的慈善，用很大的良善与爱心供应了这事工，与我同心合力。我发现她大大地改变了，不禁又惊又喜。每个礼拜，我们从家里送出去九十六打面包。秘密施舍更多，有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帮我跑腿。但这些都

让我的离开更受责备了，我的施舍越惊人，就越显得如此了。

这时，我百事顺利，我的神啊，你如此祝福了我的奉献，我发现我的家庭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让我大为吃惊。

丈夫去世前，婆婆告诉他，由于我的慈善，我会毁了他的——尽管他自己是那么慈善，有一年闹饥荒时，他还没有结婚，就发送了非常可观的数目。然而，由于婆婆经常讲这话（的确，我经常施舍过度），他告诉我，他希望我准确地写下我所有的花费，为家庭需要的支出，一切要买的东西等等，为的是可以判断我给了穷人多少。他们没有意识到这项要求在我结婚十一年中格外严酷，不是因为这伤害、冒犯了我，而是我担心无法施舍了。但我仍然顺服了，而丝毫没有缩减慈善工作。这真是供应的奇迹，哦，我的神！我没有记录具体的施舍数目，却发现我的花费总是对的，连一先令都不多，也不少。我惊奇地看见：我的慈善是从你的国库里支出的！这让我对那不属于我的财富更加自由了。

哦！如果人们知道慈善不但不会造成不便，反会带来丰富时，就禁不住要惊奇了。这是无效的挥霍，一面供应了穷人，一面神却补偿了更多！

在我最困扰的那段日子里，我成为寡妇几年后，家里的仆人来告诉我，路边有个穷士兵快要死了；其时我正在乡下。我让他带进来，在隔离间，为他预备了一个床铺，收留他超过十五天，让他接受了圣礼。他是在军队里染上痢疾的，奇臭无比，传染性强，尽管在我家

里的人都相当慈善，却无人能够接近他。因着你的良善，我一直不断地服侍他，我的神啊，你不许任何伤害临到我。我经常收留穷人，包扎他们的伤口，但都不付出什么。这气味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难闻的，他最后死于这病。

最让我作难的是我对孩子们的感情，特别是小儿子，我确实有爱他的理由。他倾向于善，天然倾向的每一面都让我对他寄予厚望；让别人教养他，实在很冒险——这是最让我为难的。我愿意带上女儿，不打算留下她，但有三年之久，她承受着三重四日热，所以看来没法带她。但我的神啊，因着你的供应，在我离开前四个月，她突然完全康复，可以与我同行。

我与你联合的情义，我的神啊，无限地强于血肉的联结。我唯一的职责就是行你的旨意，这是藉着救赎的婚约所成就的，尽管按着被造的恩典，我不可能成为你的配偶。按照圣婚姻的律法，不是离开一切跟从“良人”吗？无论你让我去哪里，我都必须从命。尽管出发之前非常犹豫，此后，我却从未怀疑过你的旨意。

人们判断事情是按着表面上的成功，他们凭着我所受到的打击和羞辱来判断我的呼召，断定这是出于失误、错觉和虚假。然而，正是这颠覆和它为我所招来的特别多样的十字架，让我相信了呼召的真实；虽然结果之一就是我今日的牢狱，我却比以往更加确信，我全然舍弃一切是你的旨意！因为若非如此，你的福音就不真实了。你曾确实地说，那些为了你的爱而放下一切的

人，无不在今世得百倍，并且还要受逼迫。（参可10:29-30）

我不是已经无限地得了百倍吗？通过你对我完全的拥有；通过在苦难中，你给我的不摇动的坚定；通过在我每一面都受打击时，在烈怒的狂飙中，你给我的最完全的平安；通过在戒备森严的牢狱里，你给我的喜乐、广大和无限的自由。

在我被囚之后，从下文可以看见，什么逼迫我没有经历过呢！但这还不是苦难的终点。我不愿意得释放，我爱我的锁链。一切对我都一样，因为我没有别的爱，只爱那拥有我者的爱情和意愿，我已进入祂的里面。千万不要以为，祂给了我十字架可感觉的喜爱——我的心离此太远了。在一种不在我里面的坚定里，十字架被非常纯洁地背负了。这不是来自我，而是在祂里面——祂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敢和“使徒”一同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徒17:28）。

我常不加思索地跑题，且回到偏离的话题上。让我大为烦恼的还不是要离开，而是跟新天主教的联结。我盼望在我里面能寻到一点吸引力，倾向于他们，但我一无所获。我的心灵与头脑都跟这个学院相抵触。不是我不盼望有份于使错误的魂回转，考虑到我的中心深处是怎样死，怎样湮灭，他们的回转对我极有吸引力，也是我倾力而为的；但这个学院的风气和灵不适合我。当我想在这点上征服自己，跟他们联合时，我魂失去了平

安。我可能想我会非常适合他们，因为你使用我，我的神啊，在我离开前使整个大族全部回转了，其中的一个家庭有十一或十二个人。另外，康伯神父曾告诉我利用这机会开始，却没有告诉我是否该跟他们联结。是神独一无二的眷顾——为祂我毫无保留地给出了自己——阻止了这联结。

一天，由于不忠，我反思整件事，感觉有点不安，害怕会搞错了，特别是我家里的神职人员——我只把这秘密告诉了他——说我解释不清，别人给我的建议都很差等，这越发增加了我的疑惑。我有点低落，这时有感动打开以赛亚书，一翻开就看见了这段话：“你这虫雅各，你这似乎死了的以色列啊，不要害怕。是我带领你，不要害怕，因为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参赛41:14，43:2）

我怀着极大的勇气决定去了，只是还不能确定是否跟新天主教联结。在离开之前，为了测度分寸，我需要见一下盖纳姊妹，她是新天主教在巴黎的院长。我无法去巴黎，否则会推迟起行日期，因为已是势在必行了。

她病得很厉害，但她决定来看我。我的神啊，你的供应引导着一切，让每件事都恰到好处地服务于你的旨意，所以我每天都看见神迹，十分惊奇。你以慈父的关怀细致入微地照顾着我。当她要出发时，忽然病倒了，你让这事发生是为了给一个人时间，以免发现旅行的一切准备。

最后她出发了，还是非常软弱。由于她通知了我起行的日期，那天天气非常热，我很真实地想到她在社区

里是那么被宠爱，不会被许可离开的（这是真的，她后来告诉了我），我请求主给些风，减轻热度，让这位可敬的女人能够来。我一祷告完，天就突然起了凉风，让我惊奇。在她整个的行程中，风都没有停止，直到她回去。

我去接她。为了避人耳目，我把她带到一座乡间的房子里。让我有点难堪的是，我有两个仆人认识她。但由于我跟她交谈一位女士的回转，就很容易让他们以为，我是为此而请她来的。她来这里有些妨碍，必须保密，不能让人知道。

我的神啊，你许可我尽管没有辩才，却回答了她一切的疑问，她不禁让步了。盖纳姊妹有许多天赋与恩典，但如她自己所说，她的话在魂里产生不出像你让我讲话时的果效——她禁不住如此说。

我有感动求你，用她做你神圣旨意的见证；你就给了我，我的神。尽管在我离开之后，她发誓跟我断绝，但在我离开前，她却我没有。你要我出发时，别无确据，只有你神圣的“眷顾”引导着一切。

有四天之久，这位姊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第四天，她才对我说，她不愿意与我同行。我更惊奇了，因为我相信神不在意我的卑贱，会赐给她美德，是祂拒绝给我的枯荒状态的。她讲的理由似乎非常人意，缺乏超然的恩典。这使我迟疑了，但我鼓起勇气把自己完全弃绝，告诉她：“我去不是为了你。即使你不去，我还是要去的。”她承认她很惊奇，她以为只要她不去，我也不会愿意去的。

我安排了一切，在一片纸上，写了跟她们联结的约定。一做这事，在领圣餐之后，我就感到可怕的焚烧与扰乱。

我去看盖纳姊妹，由于我知道她有神的灵，我很容易地跟她讲到我的痛苦。我让她知道，神呼召我去日内瓦是无可置疑的，但我不知道是否该加入她们的聚会。她说在弥撒和领圣餐之后，她会告诉我神的期待。我的主，你不顾她个人的利益，违背她的意愿，使用她，让我知道了你的旨意。她告诉我，我不应该跟她联结，这不是你的设计，我应该简单地跟姊妹们去；在那里，康伯神父会让我知道你的旨意（我给她看过他的信）。我立刻默从了这建议，魂恢复了平安。

在我得知新天主教要去热克斯之前，我最初的想法是去日内瓦，隐姓埋名，悄悄地住在一间小房子里。我知道怎样做各种膏油，包扎伤口。那地方流行颈部淋巴结核，对此我有特别的药剂。我本想这么安静地迂回进入，加上打算给他们的慈善捐献，若是采取这途径，就会赢得许多人，我相信事情也会成功得多。但我认为听从主教的建议比跟从自己的亮光要好——我在说什么，我的神？难道你永恒的设计不是已经实现在我的里面，完成了一切吗？我们以人的方式讲话，因为我们是人。但神啊，当我们在你的里面看事情时，就会用不同的眼光了。

是的，我的主，你的设计不是把日内瓦给我，让我做工、讲话，而是让我受苦。当我看事情越绝望时，我越期待着通过只有你才知道的途径，让那个镇转向你。

是的，日内瓦啊，在你的墙垣内，你会再次看见真理华美丰盛，尽管她曾被谬误摈弃了。在你的市政府大楼上那些美丽的字句“黑暗之后，就是光明”，对你，将会成为幸福的事实，尽管现在你把它们作了相反的解释。我确定地相信，有一天，真理之光会将你照亮，那美丽的圣彼得大教堂会再次取得优势，在它的胸膛里，会怀抱着我们可畏的奥秘。在感觉里，这是多么真实啊，我的主，你让我成为日内瓦十字架的女儿！为了在此竖立你的十字架，我会欢喜地抛洒鲜血。<sup>42</sup>

康伯神父后来说，他有非常强烈的感动告诉我不要跟新天主教联结，他不相信这是神的旨意，但他忘了讲。我不再能够咨询伯叻德了，因为在我离开前几个月，他过世了。我有些他离世的记号，他只向我一个人讲话了。在我看来，他似乎把他的灵交通给我，让我扶持他的孩子们。

惧怕抓住了我，我担心为了命定的去日内瓦而对新天主教的利益反感，是天性的诡计，免得已被剥夺。这使我很为难。我给盖纳姊妹写了封信，按着第一次的备忘录，写一份契约。我的神啊，你许可我犯这错误，是为了让我更好地认识你对我的保护。

---

<sup>42</sup> 维基百科摘录：“虽然日内瓦一直被看作一座更正教的城市，但据2000年调查结果，居住在这个州里的人更多的是天主教信徒（39.5%），而不是更正教徒（17.4%）。22%的市民表示不信仰任何宗教。”





# 盖恩夫人自传全译本

## 第二卷

### 使徒的生命

—— 在日内瓦服事圣徒 ——



## 第一章

# 旅途迢迢蒙神顾

在圣处女访问节<sup>43</sup>之后，我在奇异的弃绝中，离开深爱的家，没有任何正面的凭据，在无望的盼望中出发了。说不出是什么让我离开的。我到了巴黎的新天主教会；你引导着环境，用神迹隐藏了我。

她们找来条约公证人。当他向我宣读条约时，我觉得特别反感，甚至不能听完，更别提签名了。公证人很惊讶，更让他惊讶的是盖纳姊妹亲自来了，说不必签约。

我的神啊！如此调度完全是你自己的美意，因为以我那时的状态，我更看重盖纳姊妹的意见过于我自己的。

我的主啊，是你让她如此讲的，尽管后来当他们违背我的意愿，强迫我联结时，她激烈地反对我。我的神啊，你施恩于我，让凡事都完美和谐，令我惊奇，包括你让我写的那封信；我除了执笔之外，跟那封信其实毫无关系。在此之前，我都是用头脑书写；但此时，你让我用内里的灵写，不再靠智力了，于是写作风格大为改变，如此便利流畅，令人惊奇。但那时你给我的还只是样品；后面会讲到，我后来得到的是怎样更有力而完美。我开始无法用常人的方式写作了。

---

<sup>43</sup>圣处女访问节：纪念马利亚访问以利沙伯（参路1:39-56），西方定为5月31日，东方是3月30日，但在1263-1969期间是7月2日。中国天主教采用7月2日；这可能也是盖恩夫人所用的日期。

我有两个随身仆人，虽然不想带去，却很难留下，因为他们会将我的离开告诉别人，那样我就会被追回了，如公开后所发生的一样。但我的神啊，你的眷顾是那么巧妙地安排了一切——他们愿意跟我走。我后来清楚地看见，你如此安排是为了掩护我，因为他们对我毫无用处，很快就返回了法国。

我从巴黎出发。离开小儿子，让我非常悲伤。我起誓把他奉献给圣处女，让她做他的母亲。对圣处女的信任平息了我的忧伤。有圣处女特别的看顾、保守，我若还担心的话，则是对天国之后的侮辱了。

我带了女儿，还有两个使女照顾我们。为了不被发觉，我从水路出发，坐船到默伦，再转乘公共马车。

在船舱里，女儿无意识地一直做十字架，让我惊奇。有专人给她割灯心草，她做成三百多个十字架，把我盖满了。我让她随意做，觉得她所行的颇为奥秘。那时，我里面确定地知道，我去只是为了收获十字架；这小女孩在撒十字架的种子，让我收取。盖纳姊妹见无论做什么都无法阻止孩子往我身上放十字架，就说：“这孩子做的，我觉得非常奥秘。”

她对我女儿说：“小姐，把十字架也放在我身上吧。”她答道：“这是给我亲爱的妈妈的，不是给你的。”为了让她高兴，女儿给了她一个，然后继续往我身上堆放。放了非常多的十字架之后，水面上有鲜花，她们采来给她，她编成花环，放在我的头上，对我说：

“十字架之后就得冠冕。”我默默地思想着这一切，把自己舍弃，当作祭物牺牲给“爱”。

我离开后一段时间，有个修女——一个真正的圣徒，也是我的好友——告诉我一个有关我的异象。她看见我的心在荆棘丛中，被许多荆棘所遮盖，主在这颗心中，显得非常满意。荆棘越有力地刺它，我的心不但不变形，反而显得越发美丽，主也越喜悦。

在旅程中的一站，可背镇，我遇见那位神所使用、把我强烈地吸引到祂爱里的神父。他赞同我为主放弃一切，但他认为我不可能跟新天主教和睦相处。他甚至讲到具体的事情，使我明白他们的灵和主对我的引导是难以相容的。他说：“最重要的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走属灵的道路，不然会招来逼迫。”

但我的神啊，当你喜悦让人受苦，而她也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时，要小心谨慎地保护自己是徒然的！当魂的意愿进入你的里面，不再有任何己意时，她无法从你的安排中逃脱。她对自己满了愤怒，能不击打你所击打的吗？哦！魂若还自爱自怜，她该用怎样爱的义愤，为自己盼望更大的恶和更可怕的毁灭啊！哦，爱人们的君王啊，你用神的全部公义击打了自己；这颗心，注定要效法你，成为你的样式，也用你的公义击打自己。哦！可畏之事啊！惟有经历才能使人明白。

在巴黎，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新天主教会，为自己不留分文。我很高兴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成为贫穷。我从家里带来九千法镑，由于他们说有需要，就都留给他们了。他们要求为这笔钱签约，我们就签了合同，言定六千法镑是要归还的。我以为我会隐姓埋名，就没有留它做安顿费。这笔钱后来还给了我的孩子们，我就失

去了。贫穷就是我的富足，我对此一点都不难过。剩下的，我给了同行的修女，以支出旅途中的花费，也在开始时购置家具。我还为他们的教堂奉献装饰：一个圣餐杯，一个非常美丽的金银太阳，一个银盘，一个圣礼容器，还有他们所需的一切。我连供自己使用的亚麻都没有留下，而是放在公用衣橱里了。我没有一个上锁的钱箱或钱包。

外面却谣传我从家里带了大笔钱财——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除了巴黎之行所需的，由于怕引起怀疑，我甚至没有带亚麻制品，因为我担心多带衣服，会被发觉的。我对地上的财富毫不在意，我更愿意离弃钱财，而不是拥有。

神用以折磨我的人声称我带了大笔金钱，随意挥霍，给了康伯神父的亲属——这真是完全的谎言！事实是我身无分文。在阿讷西，有个穷人向我乞讨，施舍的愿望没有从我心中熄灭，但一无所有，我只好把衬衣袖子上的钮扣给了他。另一次，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了一位穷人一个非常朴素的指环——那是我跟孩童耶稣的婚戒。

我们在默伦改乘公共马车。在此，我跟盖纳姊妹告别了，与不认识的修女们同行。坐马车非常辛苦，在漫长的旅途中，我没有睡觉。那时我的身体虚弱，失眠通常会让我生病。我的女儿五岁，极其娇弱，也没有睡觉；然而，我们却忍受着巨大的疲劳而没有病倒。这真是奇迹！孩子每晚只在床上三个小时，却连一小时的麻烦都没有！

我的神啊，只有你知道你让我所作的牺牲，还有把一切都奉献给你带给我心的喜乐！我若拥有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我似乎会在更大的喜乐里，为了对你的爱，将它们全然舍弃——我的神啊，当我们为你而舍弃时，算是舍弃吗？

一到旅馆，我就去教堂敬拜圣礼，流连忘返，直到晚餐时间。我的“爱”啊，我和你（不如说，你在我里面），我们两个在车厢里的对话，是人所不知，也不解的。

在最可怕的危险中，我保持着外面的欢乐，使她们心安。我离开了财富、荣华和世界的窘迫，不禁喜乐欢歌！你大大地帮助我们，随时供应看顾，非常特别地保护我们，如同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一般。在尚贝里和里昂之间，我们经过一段极危险的道路，刚离开那段险路，车子就破了，若是发生得早一点，我们就尽数罹难了。

1681年抹大拉纪念日前夕，我们到达阿讷西。抹大拉纪念日（7月22日），在圣法兰西斯·德赛尔的墓地，日内瓦的主教主持了弥撒；我更新了婚约。我每年都更新，按着你放在我中心深处非常简单的情形，没有任何可分辨的正式形式。我的里面是纯洁的，没有形象、样品，只有一切你喜悦放进去的。这话印在了我的里面，“我要在信心里，以你为配偶，我要永远做你的配偶”，还有“你是我的血郎”。为了荣耀圣法兰西斯·德赛尔的遗骸，主让我跟他有特别的联合。

我说联合，在我看来，似乎是魂在神里跟别的圣徒联合，或多或少，根据他们彼此的相似程度。这是合一的联合。有时我们的主喜悦为了祂的荣耀，让这联合在魂里醒来，这时她就感到这些圣徒在主里更亲密的同在。这是在祂的里面，朋友与朋友的联合，是祂用不朽的纽带所联结的。这些都跟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

在抹大拉纪念日当天，我们从阿讷西出发。次日，在日内瓦的法国居民房里听了弥撒。领圣餐时，我非常喜乐；我似乎觉得，我的神啊，你让我跟你更强烈地联合了。我求你使这大批的民众回转。

深夜时分，我们到达热克斯<sup>44</sup>。主教肯定地说有家具，显然他以为如此；但只有家徒四壁。我们只好借住在“慈善姊妹”处，她们友善地把床让给了我们。

我感到极大的伤痛，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的女儿，因为她明显地瘦弱了。我特别想把她留在汤农<sup>45</sup>的乌斯林修道院，由于没有一开始就立刻把她带去，我对自己生气。然后，所有明显的信心都离去了，剩下的，只有对受欺的确信；痛苦有力地抓住了我的心。夜间只有一人在床上时，我禁不住泪如雨下。

次日，我说我希望把女儿带去汤农的乌斯林，把她留在那里，直到这边安排妥当。我遭到了极残忍无礼的强烈反对。由于缺乏营养，女儿日渐衰弱，骨瘦如柴。我视她为我不慎的牺牲品。我给康伯神父写信，请他来采取一些措施，因为让她在此久住，我的良心不平安。

---

<sup>44</sup> 热克斯在日内瓦西北部19公里。

<sup>45</sup> 汤农在日内瓦东北部33公里，汤农与热克斯中间隔着日内瓦湖。

但许多天过去了，音讯全无。不过，在神的神圣旨意里，我对是否得到帮助相当漠然。



## 第二章

# 与康伯神父内里的交通

主怜悯我女儿凄惨的境况和我的痛苦，感动日内瓦的主教给康伯神父写信，叫他不要迟延，立刻来看望、安慰我们。我一见这位神父，就惊奇地觉得一种内里的恩典，我称之为“交通”——这是我跟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

我觉得在魂的最深处，恩典的流似乎从他流向我，又从我流归他；这果效他也感觉到了。这恩典纯洁无玷，远离一切情感，形成了流与回流，消失在神无形的合一里。在此，没有任何人或天然物，只有纯粹的灵。这联合是那么纯洁神圣，一直存在、增长，日益合一，却一直保持着完全的自由，从未在神之外使魂有片刻的捆绑、思虑。这合一，只有神能做成，也只在与祂联合的魂里才能发生。这合一，没有丝毫的软弱与依恋。这合一，让这人为那人的苦难而喜乐，而不是同情；当我们越被十字架推翻、压倒、隔离、被毁时，我们就越喜乐。这合一，其存在并不需要肉体的同在；肉体的不在并不造成不在，肉体的同在也不造成更大的同在。这合一，除了经历过的人，无人知晓。

由于我从未有过这种联合，也从未听说过，所以显得很新奇。但它是那么平安，毫无情感，故此我相信它是来自神的，从未怀疑过。这联合，不但不让人远离神，反而把魂更深地埋进神里。属灵的流从他流向我，

从我流向他，这恩典消除了一切的烦恼，将我带进深沉的平安里。

神让他从一开始就对我极为敞开，告诉我神对他的怜悯，还有许多特别的事情。我的道路是藉着单纯的信心，而不是特别的恩赐，所以我很怕这种亮光道路。我还不知道，神要使用我把他从亮光之路里带出来，让他走单纯信心的道路。这些特别的经历让我害怕，特别是人所喜欢的那些关乎未来之事，我怕有错觉。但从他里面发出又流过我魂的恩典，加上他罕见的谦卑（这是我从未见过的），让我放心了。他甚至看重一个小孩子的意见过于自己的见解，并不执着于任何事情。他非但不因神的恩赐和自己深厚的学识而骄傲，而且无人比他更低看自己——这是神给他的特别突出的恩赐。

他告诉我，他要把我的女儿带去汤农，在那里她会被妥善安置。我告诉他，对新天主教的生活方式，我内里有抵挡。他立即说道，他不相信神要我加入新天主教，我应当单纯地留在那里，神会用环境的带领显明祂的旨意，直到将我带出来，或藉着同样的环境将我建立。他决定在我们这里住两天，讲三堂弥撒。

他让我寻求明白主的旨意。我不能求，也不想知道任何事情，只是停留在简单的状态里。我开始在午夜醒来祷告，好像被唤醒一样；醒来后，有话突然急促地进入我的里面：“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来10:7），伴随着恩典的流进入我魂，是那么纯净，有穿透力，我从未有过比这更甘甜，纯洁、简单而强烈的经历了。

在此应该注明，尽管我魂在永恒的新生命里，但那时还不像后来那么稳定；或者更恰当地说，那是新生命的开始，就像一天的开始一样，继续增长、强壮，直到荣耀的日午——那里原没有黑夜。生命在死亡里，不再惧怕死亡；因为死亡已经征服了死亡。尝过第一次死味的人，不再经历第二次的死。

魂没有动作，不需要离开地或天，就有份于那不变者，稳定而不摇动；在此没有分辨也无改变。但当神喜悦时，祂会从魂的中心深处发出某些可分辨的流，显明祂神圣的旨意或某些将临之事。由于这是从中心深处发出的，没有官能的参与，所以它是肯定的，没有错觉，不同于前面讲过的异象或别的。

这魂从中心深处直接接受一切，按着神所喜悦的，散布到官能和感官上，这与通过媒体接受的魂不同。前者是从中心发送到官能和感官；后者则是官能接受外面的输入，汇聚到中心。前者让一切流过，在头脑和心灵里不留下任何东西，也没有印象。知道或听到的，如预言或别的，在他们眼中并不像别人看来那么特别；他们讲起来极自然，并不知道所说的或为什么说，因为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们讲、写自己所不知道的，在说或写的时候，看见这是他们从未想过的，好像在中心深处有无穷的财宝，却未想到拥有一般。她不注意，所以这并不构成她的财富；但需要时，她会在中心深处发现一切。在中心深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此刻，都是现在和永恒；不像预言，把将来看成要来的，而是看万事都在此刻——在神里永恒的此刻。她不知道是怎样看

见、知道的。她没有计划、思想，按着所赐给她的，在确定的信心里讲话，而没有想到讲的是现在还是将来，也不顾虑会不会发生、怎样发生或如何解释。

从这全然湮灭的中心深处发出奇迹，“祂说了，事就成了”（参创1）——这是“道”所做成的。魂不知道自己说或写的。在说或写时，她蒙光照，清楚知道这是真理的话语，要发生果效；但一写完，她就不再想了，如同别人写的一般。这就是主在福音书中所说的，这人“从他心的宝库里，取出新旧两样的东西。”（参太13:52）我们的财宝就是神自己，当人的心灵和意愿都毫无保留地完全进入祂的里面时，就发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宝。人越发送这财宝，就越富足。

这话被放进我的灵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参来10:7）。这时，我想起康伯神父让我问神，祂让我在这个国家做什么。想起就是我的求问，有话立刻被很急迫地放进我的灵里：“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彼得死在十字架上，你也要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这是神所期待于我的；但我并不烦恼，要探知究竟。我被邀请跪下来，在非常深沉的平安里，祷告直到凌晨四点。

早晨，我对康伯神父丝毫未提此事。他去讲弥撒，主临时给他一个感动，从教会的奉献礼服事讲起。我更确定了，相信主让他知道了在我里面所发生的。弥撒过后，我如此告诉他，他说我错了。我立刻放弃了一切的思想与确信，停留在常规思维的范围；准确地说，我更多进入了康伯神父所讲的，而不是他所知道的。

次日夜晚，同一个钟点，我被唤醒了，如前夜一样。这话进到我的脑中：“她的根基是在圣山上。”我被放入同一个状态，直到凌晨四点。但我一点都没有想这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注意它。

次日弥撒之后，神父告诉我，他确信我是“一块石头，神定意让它成为一个大建筑物的根基”，但他并不知道是什么建筑。为了只有神才知道的计划，无论以何种方式，无论圣君王打算在今世用我，还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让我成为一块石头，在我看来，这石头是用锤子凿出来的，而不是磨出来的。如后所见，从此锤子的打击就没有放过它。主确实给了它石头的品质——坚定、无感觉。我于是告诉了他我那夜的经历。

我把女儿带去汤农。可怜的孩子对康伯神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说他是一位从神来的好神父。

到达汤农之后，我遇到一位隐士，安瑟伦行乞修士。长久以来，他以极度圣洁而闻名。他来自日内瓦；在十二岁时，被神以极为神奇的方式带出来。四岁，他就蒙神启示，知道他会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十九岁，他得到枢机主教和当时在普罗旺斯的爱斯大主教的许可，成为奥古斯丁会的隐士。他跟另一位行乞修士同住一间小屋，只见来他们教堂的人。他在小屋中住了十二年，除了蔬菜和盐，不吃别的菜，有时加点油。在十二年中，他持续禁食，没有片刻的松懈：一个礼拜三次禁食面包和水，从不喝酒，一般二十四小时才吃一餐。他身穿粗毛衫，上下一片，用很大的发结做成。他只躺卧在板上；凡事都像小孩子一样顺服。他有不断祷告的恩

赐：一天特别地祷告八小时，念祷文。神通过他行了许多惊人的神迹。他来到日内瓦，盼望赢得他的母亲，但发现她已经离世了。

关于神对我和康伯神父的计划，这位好隐士有许多切近的启示。他看见神为我们预备了奇异试炼，定意让我们两人都帮助别魂。有一次，在祷告中——那都是在亮光与恩赐里——他看见我跪着，身穿棕色斗篷，头被砍下来，但立刻就被放好了，然后穿上了一件极洁白的礼服和红斗篷，头戴花冠。他看见康伯神父被砍成两段，但很快又合起来；他手中擎着一片棕树叶，被剥光了衣服，但立刻就穿上了白礼服和红斗篷。此后，他看见我们两人在一个井边，给无数干渴的人水喝。

我的神啊！我觉得这奥秘的梦已经部分地应验了。为了披戴你那纯洁、无邪、仁爱的义袍，他所受的分割之痛和己的剥夺，我相信都已经发生了，尽管我并不觉得痛。

是的，我的神啊，你给我的爱全然纯洁，毫无自我利益。这爱，在被爱者的里面为他自己而爱他，与己无关。这爱，惧怕自我甚于惧怕地狱，因为没有自爱的地狱就是乐园。主曾大大使用康伯神父和我为祂赢得灵魂，但我并不知道祂对我们将来的计划如何。我只知道我们毫无保留地属于祂。

我到汤农的乌斯林修道院后不久，M姊妹听从康伯神父的建议，跟我有敞开的交谈。她告诉我许多非常特别的事情，我疑心她的情形里有错觉——我对自己生气。

我开始为带女儿来感到极度的苦恼。康伯神父招呼她：“欢迎你，亚伯拉罕的女儿！”那时，我觉得我对她真像亚伯拉罕。我看见没有理由把她留在汤农，但她更不可能跟我在热克斯同住，因为没有房间。另外，她们带来要皈依天主教的小女孩都有各样危险的病，跟我们混在一起。只是把她留在汤农，我觉得也不合情理：那里的人几乎不懂法语，食物跟我们差异极大，她吃不下去。

她日渐消瘦，衰弱下去。我感到撕心扯肺的痛，好像在亲手杀死她。我对她一切的柔爱都活了过来。我经历到夏甲的苦楚——她在旷野把儿子以实玛利放到远处，因为不忍看着他死（参创21）。尽管我可以毫无理由地冒险，但我觉得，至少我应该放过女儿。我看见她将无可挽回地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甚至丧命于此了！

我没有跟人提到我的痛苦；只是悲伤日益强烈，夜间是我发泄的时候。这是由于你，我的神啊，你愿意永远从我要求毫无保留的牺牲，在我停留的整个时间里，她们给她的食物，她都不能吃。她只是靠我强迫她喝下去的几匙发霉的粥维持生命的。

我的神啊，我把她舍弃给你，做一个完全的牺牲。在我看来，像亚伯拉罕举刀要杀儿子一般，我不愿把她收回。她们说，把她留在那里是神的旨意。我选择神的旨意过于一切，包括女儿的性命。另外，热克斯的食物更差。

主愿我被悲苦全然吞没，毫无安慰，向祂做一个完全的牺牲。一面，祂让我看见她的祖母得知她死讯时的

悲痛——我把她从祖母身边带走，似乎只是为了害她。另一面，我看见家人的责备。她一切天然的恩赐都像利箭一般刺透我。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我所受的苦。按着她的资质，若在法国受教育，她似乎会创造奇迹；我却从她剥夺了一切，将她放在一个一无所成的环境里，甚至将来都嫁不出去！让她这样死去，我不能不犯罪！

有十三天，我承受着无法想象的痛苦——比起牺牲女儿所付出的代价，我从前放弃的一切似乎都轻如鸿毛了。我相信，我的神啊，你让这事发生，是为了洁净我对她的天然恩赐太过人意的看重。因为我离开乌斯林之后，她们改善了饮食，给我女儿适合她娇弱体质的食物，她就恢复了健康。

### 第三章

## 日内瓦主教吐衷言

在法国，我离开的消息一公开，被遭到了普遍的定罪。有属世观念的宗教人士对我的抨击最猛烈，特别是慕司神父。他写信告诉我，所有正统敬虔的神职人员和绅士都定罪我。为了惊吓我，他说我的婆婆——我对她信托了孩子们的财产，包括小儿子的——得了老年痴呆症，这是由我引起的；但这是绝对的谎言。

外面我什么都不显露，但内里的烦恼有时是那么深，我关起门来，让自己被痛苦刺透。我被动地承担着似乎是极深的痛苦，不能也不愿减轻；我的快乐就在于被痛苦吞灭，不问缘由。这痛苦既平安又有穿透力。

有一次，我想打开新约圣经寻求安慰，但里面禁止了。我就在沉默里，什么都不做，让自己被痛苦吞噬。在我看来，我开始以神的方式承担痛苦——魂可以没有任何情感，非常幸福同时也非常痛苦，非常难过同时也非常蒙福。这不同于我从前承担痛苦的方式，也不同于承担父亲的死亡——那时魂埋在喜乐的平安里，并没有被交给痛苦，只是天性受到震动，承担了一个可爱的痛苦的重量。

此处却大不相同，魂被全然交给了苦难，以神的力量背负痛苦。魂毫无保留地跟自己全然分开了，所以她恒定不变的幸福并不阻止最尖锐的痛苦。这痛苦是在耶稣基督里，神亲自印在她身上的。祂是神，也作为人而

受苦，祂在神的力量与人的软弱里受苦。祂是有福的神，也是受苦的人。祂受苦而喜乐，至福的状态并不减轻痛苦，而痛苦也不能中断、改变这完美的至上之福。

按着里面灵的引导，我回复了所有激烈的信件。结果，他们都认为我回答得非常合宜，大为赞赏。神许可责难与炮轰顷刻变成了普世的赞美。慕司神父似乎易辙改弦，尊重我了，但这并没有持续很久——自私左右了他的行为：有一笔年金他以为我会给他的（参第三卷第一、八章），当发现没有时，他突然改变了。

盖纳姊妹从一开始就变了，公开反对我——无论是出自假装，还是真正的改变。

至于身体与健康方面，我毫无难处。我的神啊，你给我太多的恩典，有两个月之久，我几乎没有睡觉，饮食不合适，难以维生。我们吃腐臭的肉，里面生满了蛆；因为在那个国家，礼拜四宰杀牲畜，把肉留到礼拜五、六使用，由于天气热，不到礼拜天肉就腐烂了。我昔日望而生畏的，成了我今日的食物。但我丝毫不觉得为难，因为你赐我生命的同时，也给了我容纳一切的度量。在我看来，尽管没有必要，我似乎能做一切，也不介意一事不做。我的神啊，在你的里面，人加倍地得到了为你而失去的一切！

从前，我的智力因着怪异的愚昧，我以为已经丧失了；复得之后，却有了不可思议的容量。我发现它凡事都能，而且无往不胜，让我惊奇。认识的人都说，我聪明非凡。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其实只有一点聪明。但在神里，我的头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素质，似乎是使徒

们受圣灵之后的状态。我知道、理解、领悟，且能做一切，却不知道这智慧、知识、聪明、能力和便利从何而来，是如何得到的。我感到里面有各样的珍宝，毫无缺乏，却不知其来龙去脉。

我想起智慧书中有段精彩的话：“一切丰富，都随她临到我处。”（参箴8:21）当罪人在亚当里死去之后，耶稣基督——永恒的智慧——在魂里形成，使魂真正进入生命的新造，那时她发现在耶稣基督永恒的智慧里，一切丰富都被交通给她。

我到热克斯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日内瓦的主教来看我。我跟随圣灵的带领，用很强的话语，跟他有敞开的交谈。他确信神的灵在我里面，不禁说了出来。他甚至被摸到了。他打开心，告诉我神对他的期待，而他是怎样辜负了神的恩典，有失忠心。他是个好的高位神职人员，但可悲的是他极其软弱，受人操纵。

我跟他讲话时，他总能进入，承认我的话有真理的特质。这不能不如此，因为是真理的灵让我对他讲的；离了祂，我就是最愚昧的。但那些操纵他的人受不了任何不是来自他们的善；当他们对他讲话时，他就受影响，反对真理了。这个弱点加上别的，拦阻了他在这个教区里本来可以行的一切善。

听我讲完之后，主教说，他想把康伯神父给我做指导者，他是个被神开启的人，了解属灵的道路，有特别的恩赐，能安慰人——这都是主教自己的话。康伯神父甚至跟他讲过许多关于主教自己的事，他知道那是真的，因为里面也感到了神父所讲的。

于是，日内瓦的主教让康伯神父做我的指导者。这给了我极大的喜乐，因为看见外面的权柄与内里的恩典联合起来——这恩典似乎藉着联合与超然恩典的渗透，早已把他给我了。

不眠，疲乏，加上水土不服，使我得了严重的肺肿。我发烧，喝的水都存在胃里，剧痛难当；吃的药物、补品也都无法排泄。医生断定我处境危险。

我的神啊！无疑，你让这病锻炼我的耐心（如果不付代价的能称为耐心的话），一面也藉着你仆人所行的惊人神迹荣耀你的名。我是那么虚弱，从床上起身都头晕目眩，却无法躺在床上，因为排不出去的水和补品几乎把我涨破了。神许可姊妹们彻底忽略我，特别是一个管家务的，甚至不给我生活必需品。我身无分文，没有为自己留下一先令。姊妹们接受了从法国寄给我的一笔庞大的钱。于是我有点优势，可以操练贫穷了；在穷乏中，我与那些我为之给出一切的人同住。

我写信请康伯神父来接受我的认罪。他满怀怜悯，连夜赶来，走了八里格长路。他常如此行，为了在凡事上效法主耶稣基督。尽管不知道他的到来，但他一进院子，我的疼痛就缓解了。他进到房间里，为我按手祝福，手还在头上，我就得了完全的医治：我排出了所有的水，能去做弥撒了。

医生们大为惊奇，对此不知该作何解，因为作为更正教徒，他们不相信神迹。他们说我的病是臆想，出自疯狂，还有许多悖理之言。他们知道我们来是为了把一些人从错误里挽回，所以其恼怒可想而知。

不过，我仍然咳嗽得很厉害。姊妹们建议我去女儿那里，喝两个礼拜的牛奶。我出发时，康伯神父正回来，与我同船，他对我说：“咳嗽停止吧。”我的咳嗽立刻就停了。但一股强风突然扑到湖面上，剧烈的颠簸让我呕吐，却不再咳嗽了。风暴越来越猛烈，波浪几乎把船打翻。康伯神父对着波浪划了一个十字，巨浪虽然越发翻腾，却不再靠近了，在离船一步远处就止息了。船夫们和乘客都看见了，视他为圣徒。

我到了汤农，住在乌斯林修道院，完全康复了。没有吃计划中的补品，反而有十二天的退修。

我立了永久誓约：要贞洁、贫穷、顺服；毫无拦阻地顺服神和教会的旨意，无论是什么；以祂所喜悦的方式荣耀孩童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怎样立了这誓约。我完全属于你，我的神啊，在我的里面，我找不出任何让我起誓的缘由。同时，我意识到，在里面与外面，这誓言的终结与成就都被赐给我了。

这个魂毫无保留地完全属于神，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利益，只有爱情完全的贞洁，因为她已经销化在爱里了。我的神啊，你在我身上施行的彻底剥夺，让我里外都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藉着这一切，你已经把完全的贫穷馈赠给我了。

至于顺服，我的意愿是那么完全地失去在你的旨意里，毫无拦阻，没有任何勉强；对教会也是如此。

至于荣耀孩童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以何种方式。但我的神啊，让我起誓的是你而不是我，所以它只取决于你。我觉得荣耀祂，似乎就是在祂的状态里背负祂。我

起誓是因为我被告知要起这些誓言，我没有选择地服从了——对一切要求于我的，我没有喜好，也不反感。只有你知道，你从中得了荣耀，其果效很快就彰显出来了。如下文所见，你重新拥有了我的外表，让我成为你天意的玩物。你夺了我的丰富，给我新的贫穷：你剥夺了我的住处，让我没有立足之地，无枕首之处。

至于顺服，如将要看见的，你让我操练一个孩子的顺服。但你是怎样顺服你自己啊！我的神，你让我的意愿那么奇妙地进入你的里面。我清楚理解了大卫的诗：

“你奇妙地制作了我的意愿。”（参诗139:13-14）这是从字面上讲到大卫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在肉身是大卫的后裔，永恒的身份却是神的儿子。作为神子，神的旨意是祂唯一的意愿。这并不妨碍祂也有人的意愿，但它失去在神的旨意里，与神的旨意完全合一。这意愿行出神迹，是万事的终极，正如耶稣基督为人时所说的：

“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11:26）

大卫的经历了似乎与我相同，我的神啊！就是按着你的恩典，藉着己的毁灭，进入神里，回到我们的本源，在此，我们的意愿与神合一了。魂所经历的果效，是按着耶稣基督的祷告所成就的：“我父啊，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参约17:22-23）当魂失去在神里时，一切都在本源——我们被造的终点上——同归于一了。

在合一中，魂的意愿全然改变，进入神的旨意，只能盼望神让它盼望的，或者说，神所盼望的。哦！此时此刻，这意愿被造得太奇妙了：它成了神的旨意，神成

了它的终点——真是妙中之最妙！它在神里行奇事。当神让它有所愿时，因为是神的愿望，这意愿就有了果效：一有愿望，事就成了。

有人会问，但这些人为什么遭遇如此坎坷？人们为什么待他们如此残忍呢？他们如果这么有能力，应该救自己脱离压迫啊。答案是：他们不愿意救自己。他们若有这意愿而没有成就，那就是肉体的意愿，来自人而非来自神的，因为尽管魂完全失去在神里，但还是有个动物的愿望，魂清楚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意愿，只是兽性的本能——随从自己所喜悦的，想从痛苦中逃离。意愿却是不同的。魂的意愿是那么少，你若问她：“你想要什么？”她会让神替她决定，即使人要把她踩成一千块，她也只能说：“如果是神的旨意，我愿意。”

至于教会，你让我写的，你岂不为她而丰富地赐下了一切吗？你不是以最奇特的方式，把她的灵交通给我吗？这是圣洁、不可分割的灵，有动机的、真理的灵，简单而正直的灵。

至于圣婴耶稣，良善的神啊，我是怎样经历了其果效！你不是让我进入了奇妙的孩童状态吗？我不是极独特地背负了它吗？荣耀孩童耶稣，我觉得就是背负孩童耶稣基督，像祂多次要我背负祂的许多状态一样——后面会讲到这些。这虽然有点离题，但对下文颇为有用。

那时，我几乎总在午夜前醒来，不需要闹钟。因着你的美意，我的神啊，只要你愿意，我总是提前一段时间醒来，好在午夜时分微醒。由于缺乏信心或粗心，我有时上了闹钟，却一次都没有醒来。这让我把自己越发

弃绝给你，我的神，因为你像父亲或丈夫一样看顾着我。当我有任何不适，需要休息时，你就不叫醒我。但即使在睡眠中，我也感到对你独特的拥有。多年来，我只能半睡，因为睡眠使魂不受搅扰，她向你就越发做醒了。

主使多人知道，祂定意使我成为许多简单像小孩子之人的母亲。他们按着字面理解，以为这与一些新的基金或社区有关。在我看来，这是指到神后来让我为祂赢得的灵魂，而不是别的。按着祂良善的旨意，祂让我做他们的母亲，他们与我联合就像孩子跟母亲联合一样；只是这联合更强烈、向内，赐给我他们所需的一切，让他们行在神所引领的路上。讲到母性状态，后面我会有更多的解释。

## 第四章

# 惊马摔伤裂面骨

在继续叙述之前，还要讲点那时我内里的状态，如果我能讲明白的话。由于它极其简单，的确很不容易描述，解释就更难了。其实，若有任何天然的选择，我是宁可把它略去。能够赏识这引领途径的人实在太少了！因为它是那么鲜为人知，少有人理解，我也从未读过。

你——愿意成为我孩子的人，如果这对你有用，如果这能让我的孩子们更彻底地摧毁自己，以神的方式而不是以人的方式，让神在他们里面得到荣耀，我会觉得这些难处都太值得了。倘若有任何不解之处，让他们真实地向己死吧！这样，他们真实的经历很快就胜过我一切的描述了。

当我从前面讲过的卑屈深渊里浮出之后，我理解到，那似乎罪大恶极的状态原来只在意念里，它洁净了魂，除去了一切的自私。我的头脑一蒙光照，明白这状态的真实之后，魂就被放置在浸透一切的自由里了。我分辨出此前此后恩典的不同。

从前，一切都被聚集向内，在中心——魂的最深处，我拥有神。但此后，祂占据我的方式是那么伟大、纯洁、无限，无一物与祂等同。从前神在我里面，在我的中心，我与祂联合；此后我却浸入了海洋自己。从前，我的想法和看见都失去了，这失去是能感觉到的，尽管非常轻微；但此后，却全然消失了，那么裸露、纯

洁、失去，魂不再有己的动作了——无论怎样简单、微妙的动作，至少不会上升到意识中。

官能和感官都被奇妙地净化了，头脑之清晰，令人惊奇。我有时觉得奇怪，里面连一个想法都没有！想象力曾制造了无数的麻烦，如今却不再有丝毫的搅扰了。不再有窘迫、混乱，记忆里不再满了东西，一切都裸露而澄澈。神让魂按着祂所喜悦的知道并思想，不再有不相干的事扰乱头脑了，里面极其清洁。

意愿也是如此，一切属灵的喜好都死了，不再有任何口味、倾向、偏爱。一切的倾向都被完全倒空了，无论是天然还是属灵的，都保持在空的状态里。神可以随意随处自由地支配这意愿。

这深广日日增长，简单而不受万物的限制。魂似乎在分享良人质量的同时，也特别地分享了祂的无限。从前她被吸引向内，关闭在里面。此后，我经历到一只比当初把我从己里拉出来时更有力手，把我不知不觉浸入神里。其方式之夺心，令人晕眩。魂以为自己离神越远，发现这点时，就越觉得眩目夺心。对魂而言，这是何等的甘甜啊！她更愿意经历而不是理解它。

在这状态刚开始时，发生了一件事，我不知该如何命名。我的祷告超越概念，在裸露、单纯里，沉浸于不能言传的深处。我被高高地擎出自己之外，让我特别惊奇的是，我的头好像被粗暴地提了起来。这极其反常，因为从前凝神内敛时，头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这经历是那么有力，极其甘美，我都要晕倒了。主许可我在新生命开始时有这经历，我相信是为了别魂的益处，让我

藉此明白魂进入神的途径。这情形持续了一些天，后来我不再感到这暴力了，不过，此后我总是经历到我的祷告不再像从前一样在己里了——从前，我常说：“我在我的里面把祷告呈给生命的主。”倘若没有经历过，是很难理解这些的。

认罪时，我几乎不能讲话，不是来自内里的省思，也不像我所讲过的开始时的情形，而是一种浸透。我用“浸透”一词，不知是否合适。我被浸入，又被提起来。在热克斯，有一次向康伯神父认罪时，我感到有力的提升，我想我的身体都离地上升了。主藉此让我经历灵飞，即圣徒的身体被提起来，达到很高之处。祂让我明白了这跟消失在神里的魂的不同。在讲述后续事件之前，让我就这话题，再多讲一点。

灵飞远比销魂中简单的晕倒更超越，尽管灵飞几乎总是让身体虚弱。不是在魂的中心，而是在神的里面，神有力地吸引魂，让她进入神里，而魂还没有洁净到能柔顺无阻地进入神里——那是在奥秘的死亡之后才发生的。所谓死亡，就是从一个状态进入另一个状态的途径。那时，魂为了进入她的圣体（神），真实地离开了自己；这实在是魂幸福的逾越节，走上通往应许之地的道路。灵被造是为了跟本源联合，所以它有着强烈的回归倾向；若不是持续的神迹，本能急促而高贵的动机之力会把身体带往任何地方。但神给它一个地上的身体，作为平衡。灵受造是要与本源直接联合的，所以灵被圣体吸引，极有力地倾向于祂。神若暂时除去身体对灵的束缚，灵就急促地跟随圣体去了；但由于它还没有纯洁

到能进入神里，渐渐地又退回自己，身体重新得到它，于是又回到了地上。

今世最完全的圣徒不会产生灵飞现象。甚至有这经历的圣徒，在生命尾声时也失去了，变得像别人一样简单、普通，因为他们在实际与永恒里，拥有了从前身体被提时，作为样品浅尝的经历。

魂向己死而进入圣体，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的经历。我发现越向前，灵越消失在至高的主宰（神）里，神就越吸引它。为了别人的益处，而不是为我自己，祂愿意我在开始时了解这事。灵每天都更多地失去自己，本源越来越强地持续吸引它，直到它是那么离开自我，完全消失，再也看不见、感不到自己了。“爱”吸引灵向着祂，同时也光照洁净，使它进入祂的里面，变成祂自己。

在新生命开始时，我清楚地看见魂跟神的联合没有工具，也无媒介，但她并没有完全失去在神里。她每天都在失去，像河流失去在海洋里一般。河流跟海洋开始联合而流入，但有段时间，河流与海还是有分别的，最后它渐渐变成海自己。海跟它一点一点交换物质，让它完全改变，进入自己，合而为一，变成同一个海。在魂里也有同样的经历，就是在祂的里面，神使魂渐渐失去自己，把祂的质量交通给她，将她从一切“己”里吸引出来。

在新生命开始时，我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毫不外显，在别的状态，甚至会被视为美德，就是自己的一点主见、亮光，表面上的一点急躁，轻微的感情——尽

可能地轻微。我感到这立刻在神和我魂之间造成一丝隔离，比蛛网还轻，好像一粒灰尘落在面上。然后，祂让我藉着认罪得洁净；不然，祂就亲自洁净我。这分隔好像面纱，我清楚地看见，它没有破坏也不改变，但却遮挡了联合。这轻微的分隔在良人和新妇之间是清晰易辨的。我不知道是否讲明白了。

魂在分隔中受苦，却是平和的。她看见她能造成隔离，却不能消除。一点一点地，隔离消失了。隔离变得越少越轻微，联合就越多，越失去在合一里，直到最后不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魂彻底失去己，不再能分辨良人与自己了，也不再看见祂了——正是这一点，后来给了她的麻烦。

她惊奇地发现，认罪时不知该说什么。尽管别人想她必定有错，她却找不出来。她讲话、谈论、行事都极其自由，且只能如此，跟从前大不相同，却不再困扰她，也不再被视为缺点了。这种无法想象的纯洁，对那些还在己里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但这构成了她的生命。我必须回到中断的话题上了。

在我达到这状态之前，在认罪时，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有力地被拉出自我，身体都要晕倒了，我满面汗珠。我坐下去，这极甜美的感觉增强了，但非常纯洁、属灵。我退出去，颤栗从头到脚抓住我，整天都不能讲话，也不能吃饭。从那一刻或那个持续三天的手术之后，我魂越发失去在圣体里，尽管还不是全部。魂的欢乐是如此大，她经历了王族先知的話：“主啊，所有在你里面的，都因喜乐而陶醉了。”（参诗65）在魂看来，

这喜乐永不会过去，主这话似乎是对她说的：“你们的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参约16:22）她的确浸入了平安的河流，被平安浸透了——她全是平安。

她的祷告是持续的，无一物能拦阻她的爱与祷告。她真实地经历了这句话：“我身睡卧，我心却醒。”（歌5:2）她发现睡眠并不阻止灵在她里面的祷告。哦！不能言传的幸福啊！谁会想到这可怜的魂在最深的贫穷里，在缺乏本身中，竟能如此幸福，仿佛已经品尝了那还未品尝的！这不是说她没有偶尔的烦恼，甚至让她失去食欲；而身体由于还未适应这状态，也极其虚弱。但这烦恼是如此甘甜、平安，甚至不能区分是甘甜的痛苦，还是痛苦的甘甜！魂感到她的容量每天都在增加，让她惊奇的是，这状态的亮光强化并照亮了她从前拥有而不认识的状态。

哦，幸福的贫穷！幸福的损失！幸福的无有啊！它所给予的是在无限里的神自己，而不是任何更低之物。不再按着受造物有限的容量来调整，不再被受造物所拥有，而是以神的全足全丰吸引魂，使她更多地沉入神里！这时魂才知道，一切的异象、启示、确认等对这状态都是拦阻而非帮助，因为它远远地高于它们。魂习惯于有些支持时，就很难失去；但若不失去一切，就不可能达到这状态。然后，本着全部的聪明，她只有一个看见，就是单纯的信心。在此，十架约翰的话成真了：

“当我不盼望拥有任何东西时（藉着自爱），不用寻求，一切就都加给我了。”哦！一粒麦子幸福的死亡啊！它结出了百倍的果实！魂对好坏都全然被动，令人

惊奇。尽管她从前似乎就是这样的，甚至造诣极高；这里却以惊人的方式被强化了，所以有着本质的不同。她接受任何东西都没有自己的动作，听任它们流过而消失。我不知道是否讲得准确，因为一切经过身心灵的，好像都与她无关。

我在汤农的乌斯林退修之后，经日内瓦回去，由于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客栈借给我一匹马。我不会骑马，有些作难。他们保证说，马很温顺。于是，我决定试一下。有个蹄铁匠在场，恶眼看着我。我一坐上，他就打了一下马臀。马惊跳起来，把我重重地摔到地上。他们都以为我被摔死了：我太阳穴着地，一块面骨裂成两半，两颗牙齿被磕进去——我是应该被摔死的，但一双无形的手扶持了我。

我重新用力爬上另一匹马，男仆在旁扶着。奇怪的是，在路上，有一股力量用力往我掉下来的那边推我，我就尽力往另一边倾斜。我被扶得很结实，但还是不能抵挡那推我的力量。我随时都有被摔死的危险，但我满足于仰望神的怜悯，跟随神所安排的环境。我立刻知道这是魔鬼在作祟，但我相信除了我主人许可的，它不能害我。

我的亲戚们稍做努力之后，让我安静地留在了热克斯。我所受的奇妙医治在巴黎被发表了，我就声名大噪，极受敬重。我的神啊，你许可这事发生，把我提到高处，是为了让我跌进谷底。

那时，几乎所有有名的圣徒都写信给我。以善行闻名的“巴黎少女们”恭喜我。我收到了拉马依夫人和另

一位女士的信，她是那么喜欢我的回答，送了我一百块西班牙金币，供这个修道院使用。她还说，日后需要钱时，我只要给她写信，她就会寄来所需的一切。

在巴黎，人们纷纷谈论我的付出与牺牲，都认同并赞赏我的行为，甚至要记录下来，加上那些神迹，印书发行。但不知是谁拦阻了这事。由此可见受造物的易变，因为这个带给我许多赞美的旅程，后来成了我被特别定罪的托辞。

## 第五章

# 教士刁难鬼攻击

亲属们没有尝试让我回去。在我到达热克斯后一个月，他们给我的第一个提议就是废除我对子女的监护权，只给我留一份年金，把其余的财产都给我的孩子们。尽管这提议是从人来的，而且如后所见，他们这么做全是为了私利，在我眼中应该很冷酷，我却丝毫不觉得。我没有朋友，没有参谋，没有人可以咨询细节；不过在意愿上，我是完全愿意的。我觉得我可以因此而实现我的誓言和迫切的盼望了：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贫穷、赤裸，失去一切。

这事需要一份代理文书，而他们已经写好了，并在里面插了一条款项——主让我忽略了。我以为是诚实地预备的，就签了字。按着那条款，如果我的孩子们都死了，我不能继承自己的产业，必须传给旁系亲属；还有一些别的话，对我都同样地不利。尽管在当地，当时留给我的花销够用，但在别处就不太够了。于是为了效法耶稣基督，我放弃了财产，我比那些把它从我夺去、要据为己有的人更喜乐。我从未为这事懊悔过。我的神啊，为你而失去一切，撇弃一切，是多么快乐啊！——“贫穷的爱，平安的国！”

我忘了提到，在我卑屈、混乱状态的终结，要进入复活的生命时，主光照我，使我看见外面的十字架都是从祂来的。所以，我一点都不恨那些给我十字架的人，

我对他们怀着温柔的同情，为不经意地带给他们的麻烦而难过。丈夫在世时，我断断续续有点这方面的经历；只是里面还不像后来那么稳固。我的神啊，我看见一些非常敬畏你的人如此待我——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从中，我看见了你的手。当他们因暴怒而受苦时，我同情他们的矛盾与痛苦。

那次从马上跌下来之后，我受了重伤。有八天之久，脑中的血从鼻子、嘴里流出来。但因着你的良善，我的神啊，却没有任何后遗症。从此，魔鬼开始公开与我为敌，肆无忌惮地反对我了。

一夜，毫无预兆地，它突然在我脑中显现，极其诡异可怕。我看见一张狰狞的面孔，在蓝荧荧的光中，好像是火焰形成的，那么混乱难辨，一闪即逝。我知道这是魔鬼，但魂不为所动，毫不惊扰。感官是有些惊吓，魂却坚定不移，没有任何动作，甚至不许划十字——尽管这会把魔鬼立刻赶走，却表示我怕它，或注意到它了。它受不了这种蔑视，以后再也没有这样显现过。

但它越发愤怒。每天，当我午夜起来祷告时，它就来到，在我的房间里敲打，弄出可怕的响声。我若躺下，就更糟了，它摇晃我的床，可以持续一刻钟。然后从纸糊的窗子离开，把窗纸弄破。当这事持续时，每天早晨，我的窗纸总是破的。我一点都怕，感官连一丝震颤都没有。我常起床，点亮蜡烛——那时我接受了一个职务，做教堂收藏室的保管员，也在开始时摇铃，唤醒姊妹们，所以我的房间里有灯。尽管身体不适，我却从未失职，让她们睡过头；无论做什么，我总是尽职尽责

责，位列第一。所以，在魔鬼喧闹敲打得最厉害的时候，我拿着小灯，在房间里巡视，察看窗棂。它见我什么都不怕，就突然离开，不再直接攻击我了。

它转而搅动大众攻击我。这种方式更成功，因为它的提议都被看成好事，他们不但愿意，而且极热心地去行。

我带来一位非常美貌的修女，她跟当地一个有权威的神职人员有了联结。一开始他就挑拨，让她讨厌我，因为他认为她若信任我，我就会警告她，不许他频繁来访了。她有个退修；因我那时正在退修，我求她在我到来之前，先不要开始。那位教士很高兴要带她退修，盼望藉此获得她完全的信任，他就有频繁探访的借口了。

日内瓦的主教让康伯神父做我们修道院的指导者，这完全是从神来的，因我并未如此请求。我求这位女孩等着康伯神父——那时他正在带退修。由于我对她有些影响力，她就违背自己的心愿，听从了我的建议。虽然在那位教士手下，她却同意了。我开始对她说到祷告，让她向神祷告。主给了她极多的恩典，尽管她凡事都很谨慎，却把自己热切地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了神——退修得到了成功。如今，她清楚明白跟那教士联结是不妥的，她更谨守了。

那位可敬的教士对此大为不快，开始苦毒地反对康伯神父和我。这就是一切逼迫的起因。

我房间里的噪音一停止，这事就开始了。那位教士是在这家修道院听认罪，他开始恶眼看我，私下悄悄地讥讽我。我虽然知道，却没有讲什么，依然继续向他

认罪。当时，有个修士因康伯神父制订了一些规则而恨他，那位教士见有人支持，就无所顾忌了。他们两人联合起来，决定把我从这家修道院赶出去，自己做主。为此，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伎俩。

他们说我愚昧，举止很蠢，因为我几乎不说话，他们只能按着举止判断我。他们作得极其过火，甚至用我的认罪做了一篇讲道，在教区里到处宣讲。他们说，有人骄傲得可怕，不认显著的罪，只认轻微的罪，然后列出认罪细节——一字一句，全是我认过的罪。

我相信这位可敬的教士只习惯听农民的认罪，我的缺点让他吃惊，他觉得我里面真实的错误是出自想象，否则他就不会如此行了。我为过去的罪自控，但他不满意。我知道他搅得如此大乱，是因为我没有自控更明显的罪。我写信问康伯神父，为了让这可敬的人满意，能否否认过去的罪当成现在的。他说不要，我应该极小心地把过去的罪看成过去的，认罪需要的是至诚。

但以我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做错事的机会，因为我对修道院凡事不闻不问，让姊妹们随意花费基金——我相信她们用得很好。刚到时，我收到一笔钱，一千八百法镑，是一位朋友借给我购置家具的，我后来安置财产时归还了。她们接受了这笔钱，尽力经营，很有经济策略，但她们没有经验，缺乏成立一个事工所必需的一切。我只做教堂收藏室保管员，并在一切祷文中帮忙，此外什么都不参与。我讲到的那个姊妹与我一同念祷文，除了吃饭和休闲时间，虽然只有我们两人，却像在众人面前一样准确。别的时间，我就把自己整天关在房

子里，让她们接待、答复一切访客，毫不参与。我偶尔对一些有意成为天主教徒的人说一两句话，主大大地祝福我的话语，有一些从前专门捣乱的人，开始奇妙地享受神，在教会里流连忘返，对主有了不可思议的爱。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机会犯罪。

这位可敬的绅士赢得了一位没有主见的做家务的姊妹；他们开始合力给我制造十字架。在逼迫开始前几天，午夜与主同在时，我对祂说：“在这里，你似乎许诺只给我十字架，但在哪里呢？我没有看见。”我一有这想法，立刻就有不计其数的十字架层层迭迭、蜂拥而至了。

在继续讲述前，应该提一下，我们刚到时，日内瓦的主教是那么善意地让我们修道院接待圣体<sup>46</sup>。只要小教堂能装得下，我们就有这特权。我们想在圣十字架日<sup>47</sup>放置，因为那是我们的节日。为了避免被人认出，不知为什么，我用了这名字（圣十字架）。由于教堂无法关严，有三个夜晚，我守着圣体，躺在礼拜堂里。我从未有过如此幸福的夜晚！我有感动为这个不幸的镇祷告，对它满怀柔情。哦，是它带给了我这一切的羞辱！我相信——此刻更相信——我神圣的良人啊，有一天，它会成为你怜悯的宝座，我对此毫不怀疑！

主教知道我爱圣婴耶稣，让我在小内室里贴一张孩童耶稣的简单画像，祂手里拿着许多的十字架要发送。

---

<sup>46</sup>接待圣体：指储存被祝福过的饼。圣体，又称为圣餐，代表主的身体。

<sup>47</sup>圣十字架日：罗马天主教定为9月14日，纪念十字架的救恩，但不同地区日期有所不同。此处应是9月14日。

我接到这画，看见祂拿着满手的十字架，我感到一震，全心地接受了它们；同时，我的圣典范耶稣基督的话进到我里面：“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来12:2）我的神啊！你对我总是那么信实，在征得我同意之前，从不给我特别的十字架——不是就十字架本身而言，而是为一个特别向我提出的十字架而受苦。

我的神啊，当时你似乎把两个选择摆在我面前：一面是人的赞誉、成功和得救的保障；一面是十字架、败坏和来自万物的弃绝与逼迫——失去万物，失去一切得救的保障，一无所有，只有**你自己的荣耀**。

哦，“爱”，我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是我心温柔的倾向。是的，“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面伏于地很长时间，神可爱的正义啊，我接受了你一切的打击！

从那时起，我感到正义之火在我里面熊熊燃烧。一切自我利益都死了，被摧毁了；剩下的，只有你的利益和神圣的正义。打击吧！神圣的正义啊，你没有放过是神也是人的耶稣基督，祂为了满足你的要求，弃绝自己，一直到死。只有祂才配得上你；但在祂里面，你还是能发现一些空间，让你操练你爱的残忍！

在到达热克斯后几天，我在梦里（我清楚知道那是一个奥秘的梦），看见康伯神父在极高之处，赤身露体，被绑在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上，就像图画中主的形象。我看见一群人，数目惊人地多，把他受罚的屈辱归到我的头上，喝斥声淹没了我。他似乎比我更受苦，我

却比他更受责备。这梦让我惊奇，由于我跟他只见过一面，我想不出这梦的意思——后来，我看见它真实地应验了。当我在梦中看见他被绑在十字架上时，这些话进到我的里面：“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太26:31），还有“彼得，我已经特别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撒但定意要筛你们。”（路22:32）

如前所述，那位可贵的教士赢得了那个女孩，后来又赢得了院长。我体质极弱，无论怎样愿意，都没有力气。我有两个贴身使女，由于社区有需要，我把她们放弃了：一个去做饭；一个看大门，还做别的事情。我想我若有需要，她们不会不帮忙的，因为她们接受了我全部的收入，我一安顿下来，就预支了我一半的年金。在我力所不能及的事上，我以为她们起码会同意让这两个使女给我一些服侍，但主许可她们不愿意。

那个教会很大，只有我一个人扫地。我时常晕倒在扫帚上，或者靠在角落里，极度虚脱。我请求她们让健壮的农村女孩子扫地，就是那里的新天主教徒；最后，她们终于恩慈地同意了。我从未洗过衣服，她们让我洗圣器收藏室里所有的亚麻，这让我极其为难，因为我弄得一团糟，只好让使女来帮忙。但那些好姊妹告诉她别多管闲事，拉着她的胳膊，把她拽出了我的房间。我装作没有看见。无论她们做什么，我从未有过抗议、规劝、陈情等事。

那位可贵的教士见我并不因此而离开，加上那个姊妹因祷告越来越爱主，对我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教士对我越发生气了，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有一天，他带了

一本可疑的书要给那个女孩子，我打开看后还给他，强烈要求他不要再把这类书带进修道院里。他大怒，就出发到阿讷西造谣去了。

## 第六章

# 拒做院长主教怒

迄今为止，日内瓦的主教似乎一直都很敬重我，满有善意；如今这位教士精明地让他缴了械。他对主教说，为了让我留在修道院里，应该迫使我放弃我为自己留的那点钱；而且为了绑住我，应该让我做院长。他清楚知道我的呼召是在别处，不会同意绑在那里的，也不会把资金给那个修道院，因为我只是一个访客。我曾多次讲过：我不能做院长，也不会把自己绑在那里，唯一的条件就是没有联结。

拒绝做院长或许出自自我残留的自私，虽然涂上了谦卑的色彩。日内瓦的主教没有察觉教士的意图——在这个国家，他被称作“小主教”，因为他很有权势，能左右主教的思想。主教以为，这人要绑住我，是出于对我的敬爱和对修道院的热心；结果，他立刻落入圈套，同意这提议，并决定不惜代价来实行。

教士见此计得逞，便对我无所顾忌了。他开始截获我写给康伯神父的信。为了能随意影响别人，他后来截获了我所有写往巴黎的信和一切的来信。这样，我就被蒙在鼓里，不能申辩，外人也无从知道我所受的待遇了。

我的一个使女想回去，不愿意留在那里。另一个留下了，但她身体很弱，由于有许多的需要，她无法服侍我。康伯神父将要来带退修，我盼望他能缓解那人的苦

毒，给我一些建议。这时，我收到了要我联结并做院长的提议。

我答道：联结是不可能的，我的呼召是在别处；至于院长，成为初学修女之前，不可能成为院长；所有的人都要经过两年的初学才能联结，当我经过这一切之后，会看见神对我的启示。

院长尖锐地答道，如果我考虑有一天会离开他们，现在就应该离开。

我并不因此而离开，还是行动如常；但我看见天势渐转阴暗，风暴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同时，院长装出柔和的口气，声称她也愿意去日内瓦，我不应该联结，当我去时要答应带上她。她问我是否跟日内瓦有些特别的联结。她想跟我联结，并探知我是否有些计划，或誓言之类的约定。由于没有康伯神父的建议，我什么都没有讲。她声称对我极信任，跟我似乎是联合的。

主使我为人坦率、正直，我相信了她的真诚。我对她说，由于他们的阴谋，新天主教的生活并不吸引我。我进一步告诉她：我不喜欢某些的发誓断绝与欺骗，人应该在凡事上都按正道而行。我拒绝签署任何不真实的文件，令他们吃惊，但她不露声色。

她是一个可敬的人，如此行只是因为那位教士告诉她，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修道院的声誉，吸引巴黎的慈善捐助。我告诉她：如果我们行为正直，神会负我们的责任，祂会速行神迹。

我注意到，当人有这心态，偏离了正直、真诚与公义时，即使无人知道底细，他们虽然煞费苦心，要吸引

慈善捐助，结果却是人心冷漠，慈善缩减。神啊！你不是爱与慈善的源头吗？它不是真理的姊妹吗？怎能靠欺骗吸引呢？只有对神的信靠才能吸引慈善，使它变得极度慷慨，别的都会让它紧缩。

有一天，院长领圣餐之后告诉我，我们的主让她知道康伯神父对她是怎样亲近，他是一个圣徒，她有感动要宣誓顺服他。她讲话时似乎在全然美好的信心里。我相信她当时是真诚的，但她有反复无常的弱点——对于我们女性，这是很普遍的，这应该让我们格外自卑。我告诉她不应该做这事。她说她很想做，立刻就要宣誓。我强烈反对，说做这事不能轻率，特别是还没有征求她想顺服的人的意见时，应该先确定对方是否接受。

她听了我的话，写信给康伯神父，诉说里面发生的一切，她是怎样希望对他发誓顺服，这是神对她的催促等等。康伯神父回了信，她把信给我看了。他说，她不应该宣誓顺服任何人，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她的导师；在某个时间合适的人，在别的时候并不合适；人应该在爱与慈善里，保持着自由与顺服，跟被誓言约束一样；至于他，他从未接受过这样的誓言，也永不会接受，而且按照他们的会规，这是被禁止的；然而，他会尽力服事她，而且他很快就会来带退修。

她在信里还求他询问神，想知道神是否想让她去日内瓦，是否应该跟我一起去；无论神的旨意是什么，她都满意，只要他准确地讲出他所知道的。他写道，就这问题，他会简单地告诉她他所领受的。

的确，康伯神父个性单纯、率直。当他来带退修时——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热克斯——次日，她极迫切地跟他讲话，问他，有一天她是否会在日内瓦跟我联结。他以惯常的率直答道：“我的母亲，主已经让我知道，您永不可能在日内瓦被建造；至于别的，我没有亮光。”（她死了，所以这被证实了。）

康伯神父对她讲了这话之后，她特别奇怪地对我和我恼怒了。她去找教士，他正跟女管家在房里。他们一起策划，迫使我联结或引退；同时仔细地查获我的信。他们以为我会宁可联结的。

应她的要求，康伯神父在这教区讲道，但这只是给他设好的陷阱。他先讲了一篇关于爱的，人人都受感动。她请他讲篇关于内在生命的道，他就讲了在汤农的往见会修道院所讲过的：“王女的美丽发自内里”（参诗45:13）。他解释了内在生命及其行动的原则。

那位教士跟他的一个密友在场，说这篇讲道旨在攻击他，满了错误。他列出八条错误，都是康伯神父没有讲过的，在极尽恶意渲染之后，把它寄给一位在罗马的朋友，让“枢机主教团和侦查”检查。尽管写得极坏，却很容易地通过了。他的朋友告诉他，里面毫无错误，他非常生气——我听说他神学知识贫乏，自己无法判断。

次日，教士见到康伯神父，怒不可遏，暴跳如雷地攻击他，说他的那篇讲道旨在反对他。神父从口袋里掏出讲章，让他看这篇道第一次讲的时间与地点。教士哑口无言，但还不满足。

当时，有许多人聚集，他越发恼怒。神父跪下来，有半小时之久，聆听教士的破口大骂。她们将这事告诉我；我选择置身事外，不予过问。神父被如此苦待之后，非常柔和谦卑地对那位教士说，为了他们修道院的一些事务，他要去阿讷西一趟，如果教士有信要带给主教，他可以捎去。那人让他等着，自己去写信。

这位好神父耐心地等了三个多小时。她们来告诉我：“你知道吗？康伯神父没有起程，还在教会里等着M某的信呢！”并提到那位教士是如何苦待他，从他的手里夺去一封信，是我写给前面提过的那位好隐士的。

我去了教会，请他派仆人去看看教士的包裹备好没有，因为白日将尽，他只能在路上过夜了。这人发现教士的一个仆人正在备马，告诉他：“是我要去那里。”他进去时，听见M某对他的仆人说：要尽快赶路，比神父先到阿讷西——教士让神父等着，只是为了先派人去给主教灌输偏见。然后，他捎话给神父说，没有信让他带。

康伯神父还是去了阿讷西，但发现主教已经极其苦毒，有偏见在先了。主教对他说：“神父，绝对必须让那位女士联结，把她的一切都给热克斯修道院，让她成为院长。”

康伯神父答道：“我的主，您知道，她在巴黎和本国都曾亲口告诉过您她的呼召，所以我不相信她会同意联结。为了进入日内瓦，她撇弃了一切，倘若在别处联结，就不可能完成神对她的设计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她提出跟好姊妹们住在一起，做个房客。她们若愿

意，她就跟她们同住；不然，她就退出，住到别的修道院去，直到神向她显明祂的代领。”

主教答道：“神父，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也知道她很顺服：你若命令她，她肯定会照做的。”

神父说：“正因为如此，我的主，因为她很顺服，给她命令时，才应该格外小心。作为一位外国女士，她奉献了一切，只剩这点留给自己的了，我不可能催逼她为了一个还未建成，也许永远也建不成的修道院，剥夺她的养身之物。如果修道院失败或废弃了，这位女士靠什么过活呢？难道要她去济贫院吗？事实上，不久这个修道院就没用了，在法国也不会有更正教徒了。”

主教说：“神父，说这些都没有用。如果你不让这位女士联结，我就停你的职！”

主教讲话的方式令神父吃了一惊。他很清楚停职的规则，这种情形不在其内。他答道：“我的主，我宁可停职，甚至被处死，也不能做违背良心和荣誉的事。”他退出去了。

他用特快信件告诉了我一切，让我见机行事。我没什么可做的，只是退出，进入另一个修道院就行了。但在行动之前，我再次对好姊妹们说，我要走了。同时，我收到一封信，说照顾我女儿的修女病了——她是这里法语讲得错误最少的，非常有德行；她请求我去，照顾女儿一段时间。

我把信给姊妹们看了，说我有意退出，到那个社区去；倘若她们停止对我的逼迫，也不搅扰康伯神父，等女儿老师的病一好，我就立刻回来——我确实有意如此

行。康伯神父宣教结了许多美好的果子，在那个国家被视为使徒。

但她们非但不改，反而越发激烈地逼迫我，写信去巴黎毁谤，截获我的信件，并到处发送传单，说凭着她戴的一个小木头十字架就能认出那人来——我脖子上确实戴着一个小十字架，是从圣法兰西斯·德赛尔的坟墓上取下来的。

这位教士和他的朋友到一切康伯神父曾经宣教过的地区，以激烈的言辞诽谤他。一个妇女甚至都不敢讲“天上的父”了，因为是跟康伯神父学的。他们在通国制造骇人的流言。康伯神父不在这个国家，我到达汤农的乌斯林修道院后次日，他一大早就出发了，去奥斯塔谷做四旬期讲道。他来跟我告别，说他会去罗马，可能不回来了，院长也许会把他留下；他很抱歉把我留在这陌生的国度里，那么无助，受众人的逼迫。

这令我烦恼吗？我对他说：“神父，我对此毫不介意。我按着神的命令，为神而使用万物。当神要挪开它们时，我靠着神的怜悯，一无所有仍然过得很好。如果是祂的旨意让我永不再见到您，且永受逼迫，我非常满足。”当时他并不知道事情会愈演愈烈，到了后来的程度。他看见我心境平定，觉得非常满意。他就这样离开了。

在讲述下文之前，我要先讲一件从前发生的事情。我刚到乌斯林时，有一位非常老的神甫前来看我——他是个极有名的圣人，二十年之久一直在隐居中。这位神甫告诉我在我到来之前，他看见的一个关于我的异象。

他看见一个女人在湖中的一条船上，主教与他的一些神甫们竭力沉船，要淹死这个女人。异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的灵里极受搅扰。有时女人被彻底淹没，什么都看不见，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但突然又出现了。

他说：“总之，有两小时之久，我看见这女人一会儿被淹没，一会儿又脱险，主教一直穷追不舍。女人面色平静，自始至终毫无改变，但她始终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由此我知道：主教会逼迫你，永不放弃。有人以为他会停止，但我告诉你：不会的！他会逼迫你，一直到死都不改变！”

我有个密友——我在前面曾讲过的一位官员的妻子——她见我为神放弃了一切，非常想跟从我。她着手安排了一切，准备来见我。但当她得知这些逼迫时，见我虽然来了却只得无为而退，她觉得没有意义。不久，她就过世了。

## 第七章

### 巴黎谣言 “神仆” 助澜

康伯神父离开后，逼迫越发加重了。表面上主教对我仍然有些礼仪，一面看能否拉我入伙，被他所用；一面也赢得时间，探查事情在巴黎的进展，继续误导民众，所以我的一切信件都被极小心地截获了。我只收到几封必不可少的信。在那位教士和另一位桌子上，摊着二十二封打开的信，都没有达到我的手中。其中一封是非常重要的律师文件，要我签名的，他们只得把它放进一个新的信封里，送给我。

主教给慕司神父写信，两人利益相投，极轻易就达成了共识。慕司神父没有得到他所期盼的年金，对我非常不满。他坦白地告诉过我许多次，说我没有凡事听从他，加上一些别的个人因素，他觉得受了冒犯。他从一开始就公开反对我。主教一心取悦他，觉得有慕司神父与他并肩作战，力量就够强了。由于慕司神父替他们宣传，他甚至成了主教的心腹。

通常的看法是：慕司神父和他的那个兄弟<sup>48</sup>所以如此行，是因为担心我若回来，会取消财产协议——以我的影响力加上朋友们的帮助，我可能会找到办法，废除协议。但在这点上，他们大错特错了，我除了爱耶稣基督的贫穷外，一无所爱。有段时间，慕司神父跟我保持联络，给我写信讲到主教。由于他们彼此通气，我只收

---

<sup>48</sup> 可能是她同父同母的兄弟，参第一卷二十章。

到他一个人的信。主让我写给他一些非常美丽的信，我觉得那些话语极有力量，感人至深；但他不受感动，反被惹怒了。

如前所述，主教跟我礼遇相安了一段时间，让我相信他是关心我的。但他写信去巴黎，姊妹们也写信给所有跟我通信的敬虔之人，一同误导他们反对我。这么做是为了摆脱人们发诸自然的谴责，因为他们无耻地恶待一个为这教区舍弃一切、献身服事神的人；在她放弃一切财产，无法回到巴黎躲避非难之时，他们苦待她，捏造出各样的故事毁谤她。

我无法在巴黎公布真相，主启示我忍受一切，不加申辩。我对慕司神父如此行了。我见他扭曲一切，比主教更苦毒，就不再给他写信了。另一面，许多大有名望的新天主教徒为了给自己的暴力开脱，都众口一词地谴责并定罪我。要定罪、责难一个不辩护的人是不难的，因为人们只看见定罪和控告，看不见申辩。

我在修道院里，只在前面提到的几次，见过康伯神父。然而，流传的故事却是，我跟着他到处跑，他带我在日内瓦驾马车，车子翻了，等等千百件邪恶荒谬之事。慕司神父不管真假，到处大肆宣传。即使他相信那是真的，也应该遮掩的。但我在说什么啊，我的神？我想到哪里去了？难道不是你让他和他的那个兄弟相信这些吗？他们相信了，不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到处讲说吗？至于他的兄弟，我相信是由于慕司神父的报告才接受、相信的。慕司神父还宣传说，我跟康伯神父一同骑马，

坐在他的后面——这更荒诞不经了，我从未如此骑过马。

这些中伤让从前受人敬重的圣徒变得可笑了。在此，我们应当赞赏神的对付，因为我何尝给人机会，惹来这些呢？我在修道院里，离康伯神父一百五十里格，他们却编造出他和我的最耻辱的故事。

我没有消息来源，丝毫不知事情被推波助澜，竟达到如此程度。我见无论从朋友还是从虔诚人都收不到任何信件，不足为奇，因为知道所有的信件都被截获了。

我在修道院里跟女儿平安度日，这是天意极大的供应，因为女儿已经不会讲法语了。她跟山里的女孩子在一起，染了一些外国习气，举止粗鲁；她已经忘了在法国所学的那一点。她带给我许多牺牲的机会。她聪明过人，有惊人的判断力，有最好的倾向，但由于不合理的管教，加上过度溺爱，她有些小脾气——这是由于缺乏教育引起的。神为她供应了一切，后面会讲到。

以我那时里面的光景，简单、裸露而湮灭，好像天生如此，没有什么可描述的，只能按着果效判断。我的沉默很深。开始时，在我的小房间里，我有机会在神里享受神，虽然没有清楚的知觉。但后来那个好姊妹（我会讲到她）不断地打扰我。无论她要什么，我都放下自己来回应她，这一面出于谦卑，一面也是按着里面的某种核心原则，让我顺服一个小孩子。

似乎没有什么能中断我的状态，最大的扰乱也不能在我的头脑或心灵里造成丝毫的改变。我的中心深处处于普通、平安、自由、广大和不可摧毁里。尽管由于不

断的冲击，我有时在感官上会受苦，那痛苦却没有穿透力，而是像波浪一样，撞碎在岩石上。中心深处是如此失去在神的旨意里，无论左转还是右行，都没有任何愿望。

在全然弃绝中，我不为自己的所行、所是而烦恼，也不忧虑这刚刚开始的人风暴将有何种结局。环境随时的带领，在没有引导中，是我一切的引导，因为魂在这种状态里，不能期望或寻求奇特的供应。我只是时刻随遇而安，不管明天。我的神啊，在你的手中，我就像一个孩子，只活在此刻，不想下一刻，全然安息在你的保护之下，毫无挂虑。我一点都不为自己想什么，好像已经不存在了一般。在这里外都完全的弃绝里，魂不可能为任何事情接受规则或采取措施。对她来说，这样或那样，毫无不同；跟这伙人或那伙人在一起，祷告或交谈，都一样。在继续讲述前，我应该提到主是怎样把我带进这种淡漠的。

当我还在家乡时，除了圣灵，别无导师；然而无论祂是怎样占据我，怎样被吸收在祷告里，只要我的小孩子敲门，或是最无关紧要的人来看我，祂的旨意就是要我停止。有一次，神是那么穿透我，我几乎不能讲话，孩子敲内室的门，想在我身边玩。我觉得不该为此而中断，就没有开门，打发孩子走了。主让我明白，这是出于己；我要留住的，反而消失了。另一次，祂让我叫回已经打发走的人。

在你可爱的手中，我的神啊，我当柔软如树叶，从你的供应里不加分别地接受一切。有时我被毫无理由地

打断，而我必须随时接待，态度不改丝毫。在你的供应里，一切对我都一样。

我的神啊，不是动作本身让你满意，而是顺服你一切的旨意，柔软而不执着于任何事情。藉着小事，魂不知不觉脱离一切，不依附于万物。无论神以何种方式向她要什么，她都是合适的，毫无拦阻。哦，神的旨意啊，你从许多的小供应中显明出来，跟随你是多么好！你让魂习惯于认识你，不依附于任何东西，无论在何处都能跟从你，进入你的带领。

我魂像一片树叶或羽毛，风携带着她随意翻飞。她顺服神的操作，毫无分辨地接受祂内外一切的运作。她没有自己的选择，被神引领着，喜乐地顺服一个小孩子，就像顺服有学问、阅历丰富的人一样。住在神里的人只注视内住的神，而神是不会许可如此弃绝给祂的魂受欺的。

我对人的不公正觉得难以忍受。许多人毫无困难地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人，且视之为审慎！他们信靠虚无的人，却大胆地说：“那人不可能受欺，因为他依靠另一个非常诚实的人！”若有人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忠心地跟随祂，他们就大声谈论说：“这人如此舍己是受欺的。”哦，爱！哦，神！难道你缺乏力量、信实、爱心或智慧吗？难道你不能引导那些把自己弃绝给你、做你最亲爱的孩子的人吗？

我曾听见有人大胆地说：“跟从我，你就不会受欺，不会误入歧途！”我的“爱”啊，这宣传把多少人带入了歧途啊！我会更快、更深地跟从那些担心误导我

的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知识、经历，单单依靠你。我的神啊，这就是你给我的神父（康伯），他不愿用自己的方式引导魂，而是弃绝给你神圣的引领，努力跟从他们内住的圣灵。

我刚到汤农的乌斯林时，主让我在梦中看见两滴水，以此指示我祂引导魂的两条途径。一滴看来光亮美丽，无比清澈；另一滴似乎也有些光辉，却满了小纤维、泥团。当我仔细察看时，有声音对我说：“这两样水都很好，都能解渴，但一个让人喝得舒畅喜乐，另一个却有点恶心。信心之路纯洁简单，就像这滴非常明亮清澈的水，是良人最喜悦的，因为它完全纯洁，毫无己的搀杂。亮光之路则不然，它不能同样讨良人的喜悦，也远非祂所赞赏的。”

我看见因着主的美意，祂一直引导我走在单纯信心的路上。一些有亮光的魂走在亮光道路上，把康伯神父也带上去了。我看见他穿着一件破烂的外衣，又突然看见这衣服在我身上补好了。一开始做了四分之一，后来又做了四分之一，在经过很长的间隔之后，另一半也做好了，他就穿上了荣美的新装。

我很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主告诉我：尽管我并不知道，但祂已经把他给我，让我带他进入更完全的生命，而不是迄今他所熟悉的那种生活；在我患天花的时候，祂把他给了我，其代价就是那场病和小儿子的死亡；他不仅是我的神父，也是我的儿子；衣服的另外四分之一是他路过我的居所时，他被更深地摸着了，从而进入了更内在也更完全的生命；从那时起，他继续向

前，但现在一切都必须完成；神要使用我把他带入纯信之路与己的毁灭——这已经开始了。

次日，康伯神父来乌斯林主持弥撒，问我一些话，尽管主强烈催促，由于一点残留的自我意识，我却不敢告诉他——这点自我意识，从前我会看成谦卑。但我跟姊妹们讲到信心之路，它是如何更加荣耀神，让魂更加进前，远胜过一切的启示与确据，因为那会让魂活在己里。她们和他听了这话，都大吃一惊，甚至对我产生反感。我看见这让她们受伤（她们后来也承认了），我就闭口了。但由于神父极其谦卑，他命令我解释我想对他讲的话。我告诉他关于那两滴水的梦，但时间未到，他当时没有接受。

他到热克斯带退修的时候，我在夜间祷告时，主让我知道我是他的母亲，他是我的儿子。祂肯定了我先前的梦，并命令我告诉康伯神父；为了证明这事，祂要我查询他被强烈摸到、彻底悔改的时间是否与我患天花同时。主进一步让我看见，祂有时把一些人给魂而不让她知道，但有时也有例外。祂还给了我另一个孩子<sup>49</sup>，得到她的代价就是失去了我的大女儿，这两件事也是同时发生的。

由于我跟康伯神父还很陌生，告诉他这事相当困难。我想推脱，说这可能是臆想，尽管我清楚知道这是

---

<sup>49</sup> 这很可能指热克斯的教士要赢得的那位美丽修女（第二卷第五章）。盖恩夫人为了保护她遭受了最初的逼迫，后来也因着她的捐献导致了慕司神父的逼迫（第二卷第三、七、九章，第三卷第一章）；最终因这同一笔钱获得释放（第三卷第八章）。她是一个隐藏的线索，贯穿盖恩夫人遭逼迫的始终，可以说她代表了盖恩夫人所有属灵的孩子。盖恩夫人为了保护他们属天的利益，面对黑暗的权势，毫不妥协。

自爱为了避免麻烦，设法逃脱。我感到痛苦的压迫，知道必须告诉他。当他准备弥撒时，我去见他，向他走去，好像要认罪，我对他说：“神父，主让我告诉您：我是您的恩典之母。弥撒之后，我会告诉您更多的细节。”

他讲了弥撒；讲的中间，他相信了我的话。弥撒之后，他让我告诉他一切，包括那个梦。我就讲了。他想起来，主经常让他知道，他有一个并不认识的恩典之母。他问我生天花的时间，我告诉他在圣法兰西斯日（10月4日），我儿子在万圣节（11月1日）前几天去世。他意识到正是这时，主是那么特别地摸着了他，他几乎死于懊悔。

他里面大大地觉醒了。回去祷告时，内里的喜乐抓住了他，伴随着强烈的感觉，于是他进入了我所说的信心之路。他命令我详细阐述信心之路与亮光之路的不同，写出来给他阅读。我就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信心的文章，该文后来得到了好评。我没有备份，相信它还存在着。写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写什么，也不知道从前写过什么；而且从此以后，我对我所写的都一概同样地无知。我把这篇文章给了神父，他说在去奥斯塔的路上，他会阅读。我插入这些，是因为它们进到我的意念里，尽管在时间次序上有些混乱。

且回到叙述上。我离开热克斯之后，他们开始以最奇特的方式折磨那个奉献给神的好女孩——整个悲剧都是从她展开的。那位教士比以往更严酷地攻击她。这女孩很聪明、有头脑。为了成功，教士把我描绘成一个让

人轻蔑的可笑形象，设法摧毁她对我的信任，从而寻求他的指导。她还是向他认罪，但不愿跟他有任何特别的交往。另一面，姊妹们把她对我的友谊看成可怕的罪恶。他们竭力让她说假话。她遭受着不断的逼迫。

主教给她写信，要她完全信任那位教士。她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她几乎每夜都在梦中看见我，鼓励她受苦，并告诉她如何回话。由于没有誓言约束，特别是关于顺服方面的，她没有受到禁止，所以她找了一个给我写纸条的方法；其实没有别的，就是表示了一点友谊。他们发现了。因这纸条，教士有一个月拒绝为她告解，不许她领圣餐，姊妹们也给了她极大的搅扰，但神给她恩典忍受了一切。我们没有交通，但主支持了她。

1682年复活节之后，主教来到汤农，我有机会跟他讲话。单独会面时，主让他对我的话语感到满意。但那些搅动他反对我的人重新进攻，他又强烈要求我回热克斯，成为院长。

我告诉他，没有经过初学阶段，任何人都不能成为院长；至于联结，他知道我的呼召，我在巴黎和热克斯都告诉过他了；我对他讲话是把他看成站在神的位置上的主教，他对我讲话时，也应该小心地只从神的角度着想；如果他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告诉我联结，我会照做的。

他很困扰，过了许久，对我说道：“既然你这么讲，我就不能给你什么建议了。你不能违背你的呼召。但我求你给那个修道院一些好处。”我答应了。收到年

金后，我给她们送去一百个西班牙金币，并决定只要我还留在这社区，就继续如此行。

他非常满意地告退了，因为他确实爱慕良善——但可悲的是，他竟容许自己受人左右。他甚至说：“我爱康伯神父。他确实是神的仆人。他告诉我的事，我都毫不怀疑，因为我里面也感觉到了。”他继续讲道，“当我这么说时，别人就说我受欺了，不出六个月，康伯就会发疯！”这是那个不满的教士讲的。主教的软弱令我吃惊。

主教还告诉我，他对康伯神父指导的修女们非常满意，那些传到他耳中的流言一样都没有被证实，实在是莫须有的毁谤。我趁机对他说，他应该自己作主，而不是凡事依靠别人。他同意这话。但他一回去，就立刻恢复了从前的态度，让那个教士给我捎话说：我应该在热克斯联结，这是他的意见。我请教士告诉他，我持守他与我面谈时给我的建议，因为那时他的话是从神来的，但现在他们让他人在人里讲话。

## 第八章

# 分析属灵的道路与生命

如前所述，我魂保持着完全的降服，在狂风暴雨中，极其满足。她单纯地持守在从前的淡漠、无分别的状态里，一无所求，不向神要任何东西，无论恩典还是羞辱，无论甘甜的经历还是十字架。从前她热切地渴望十字架，甚至因渴望而痛苦；现在她不能盼望，不能选择，只用均一的灵接受全部的十字架，以完全的淡漠从“爱”的手里接受一切，无论这个还是那个，沉重还是轻微——她欢迎一切！

那些人来告诉我关于康伯神父的千百件荒谬之事，以此诱导我不再接受他的指导。他们越说他的坏话，主让我在内心深处越发敬重他。我对他们说：“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他了，但我愿意为他伸冤。不是他不让我联结的，而是因为那不是我的呼召。”他们答道，还有谁比主教更清楚呢，我是被欺的，我的话不算数。我对这些无动于衷，它不能说服我，使我疑惑。我好像没有思想也没有意愿的人，全然放下自己，按着神所愿的，把意愿和行祂意愿的细节及方式都交给神。

在这状态的魂没有甘甜的享受，也无属灵的妙趣，因为那是不合宜的。她住在无有之中——这就是她的位置。她所有的都向着神，不指向己，也不思想己。她不知道她在神里是否有美德、恩赐和恩典，因为神是一切的作者。她不想也不能期盼什么；一切关于她的，都是

外来之物。她甚至没有寻求神荣耀的愿望，她把这事留给神，让祂照管自己的荣耀；但当神乐意时，她就注意这事。有时神让她为某些魂祷告，祷告时，她没有选择，没有预想，平平安安，没有对成功的渴望。有人会问：那么这魂到底是怎样的呢？

她毫无拦阻地被天意和受造物所引领。外面，她的生命是普通的；里面，她什么都看不见。无论里外，她都没有确据，但她不可能更确定了。事情越无望，她的中心深处就越平安，尽管感官和一切受造物都被摧毁了——这摧毁有时会带给新生命一丝轻微的云霭和分隔，如我所讲过的。这种分隔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魂跟神还只是有直接的联合，尚未经历变相<sup>50</sup>。只要她被混和，完全进入她的“原本所是”（神）里，就不再有分隔了。可以说，她若犯罪，她会受到排斥，被抛出来的。但无论怎样微妙纤弱的分裂，她都找不到了。我指的是思想、亮光、表面的自我主张、从前状态里真实的错误等等——那时魂清楚地感到了分裂。还有从人的动作而来的不洁，一句急躁的话，天然的动作，急迫等，都引起一层薄雾，是她不能也不愿意防止或修补的。在自我湮灭的状态里，修补的动作反而会玷污她。

在信心道路的开始，魂从她的缺点中受益，藉着反思而降卑，在简单、平安、宁静里，爱她所收获的卑屈。她越进前，行动就越单纯、简化，没有动作。最后，不再有行动的问题了，魂停留在不动、不摇摆的状态里，安静地承受着她的错误所引起的混乱，纹丝不

<sup>50</sup> 变相：指内里完全的改变，与神融为一体。

动。这是神所要求于魂的，在她成为完全被动时就开始了。从早年，祂就如此带领我，远在死亡状态临到之前，我就早已如此行了。魂无论怎样忠诚，并且没有任何可感知的行动助她摆脱困境，她还是有几乎感觉不到、自己也不知道的动作——她后来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发现后来所处的状态，连这简单、非常简单的动作也没有了。没有经历而明白这些是不可能的。

这状态非常困难，只有经历过许多的不忠之后，魂才能在这没有程序的程序里变得强壮起来。从前，由于错误是真实的，魂感到了不洁，同时有一个隐密的直觉要摆脱它。出于爱“己的优秀”，她被引导着对付自己。但在我所讲的层次里，她发现在己里毫无补救，一切洁净都必须从神而来，必须在安静中等待，让“公义的太阳”驱散云雾，即使有时她感觉不到平安的存在。

渐渐地，这动作变得那么自然，魂甚至失去了做任何事情的欲望。她让自己成为猎物，以不变的坚定，接受五内俱焚的痛苦。尽管整个地狱都武装起来攻击她，她也不改这引导的途径。为此，她与王族先知（大卫）一同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他们的力量给了我加倍的勇气。”（参诗27:3）在感官上可能会有点害怕，但她稳如磐石，坚定不移，宁可藉着完全的弃绝成为魔鬼的玩物，也不用一声叹息保护自己。

在这状态，魂不故意作恶——我是这么相信的。魂没有任何欲望，无论是什么；为了荣誉、健康、生命、完全、救恩、永生等，或大或小、或喜或悲的欲望，她

一概没有，所以她不太可能会冒犯神，故意作恶。她一切的不完全都在天然里，不在己里，所以她的过失是在表面上，且渐渐失去的。

人的天性确实很狡诈，能渗透到每个角落，所以魂不是不能犯罪。但她最大的错误就是自省，这对她是非常有害的，她甚至想以讲述自己的状态为借口，回视自己。为此，倘若神没有要求，人绝不应该自寻烦恼，要描述自己的状态或盘算它。指导者知道魂的状态之后，通常对它没有要求；他若有所命令，或得到了某件事情真实的光照，魂就应该照着作，不需要自我检查或反省。己就像传说中的怪蛇，其面孔就足以杀人。

她虽因自身的缺点惹麻烦，这坚定却使她纹丝不动，在诱惑中被保守。魔鬼对这样的魂望而却步，会立刻逃离，不敢攻击她。它只能攻击那些惧怕它、对它让步的人。以信心为引导的魂通常不受魔鬼的试探，那是给以亮光为引导的魂的，因魂的状态与试探总是般配的。以亮光、特别的恩赐、销魂等为引导的魂，魔鬼给他们非常特别的试炼，因为对他们，一切都是确定的，连试探本身也是一种确定。对在单纯信心里的魂，却是不同的。他们赤裸地被自我湮灭和平凡的境遇所引导，故此试炼也极其平凡，却更可怕，也更摧毁己。让他们死的东西平淡无奇，好像只是自己心境烦乱而已，他们把这痛苦视为真实的错误——它不给人任何凭据，只是使己完全湮灭。

这两个基本状态在圣保罗的身上都能看到。他在一处讲到撒但的差役要攻击他，免得他过于自高（参林后

12:7)。这是对亮光道路合适的试炼。但由于这位伟大的医师和属灵生命专家必须经历所有的状态，他并没有停留在此。他的试炼是“在肉体里有一根刺”<sup>51</sup>。他说，他三次祷告主，有声音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美德因软弱而成为完全。”（参林后12:9）尽管这事让他降卑，却是确定的动作。由于这个启示是确定的，他经历了另一个状态，称为“罪身”——这个称谓非常恰当，因为在死后，身体的朽坏源于自身的腐败。在此，魂似乎经历了罪身的腐臭，即从被罪败坏的身体里所发出的臭味。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體呢？”（罗7:24）——我感到这个死气沉沉的身体，却无法让它活过来。他看见自己无能为力，无法脱离这悲惨的大恶，在极度的悲哀与不确定中，不禁叹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體呢？”——我虽然活着，却穿着一個败坏的身体。他自己答道：“要靠着神的恩典，藉着主耶穌基督。”（罗7:24）但你是怎样理解这一切的呢，保罗？

是耶穌基督在我里面占据了罪人属血气的位置，剥夺了旧人与被罪败坏的身体，将我焕然一新。当祂说“死啊，我将是你的死亡；地狱啊，我将是你的毁灭”时，祂摧毁了我里面的死亡。当耶穌基督在我里面用生命征服了死亡，并且在美好的决斗中，当生命最终吞灭死亡的时候，死亡将不再有毒钩，因为不再有罪了。那

---

<sup>51</sup> 盖恩夫人用这根“刺”不只指林后12:7中撒但差役的攻击，也指到罗7:24的情形，见下文“取死的身體”。

时，且只在那时，救主耶稣基督才用恩典将我从犯罪的身体中拯救出来。

人面对缺陷和诱惑，与面对恩赐和恩典，都该有同样的坚定；这样才不会给魔鬼留破口。在此，一切都是那么向内，毫无感觉。但若有任何事情落入感官之中，魂坚定地让恩典自由来去，不管为了享受，还是为了分辨，都没有任何最简单的动作。她脱离一切，如同发生在别人里面，与她毫不相干。开始时有相当一段时间，魂的天性想参与，她的忠诚在于制止它，不许天性有丝毫的膨胀。但在这样的限制成为习惯，习惯又成为自然之后，她持守在不动里，就像与她无关一样。她不注意，不让任何事情适应己，只让一切流过，回归于神，就像当初从神发出时一样纯洁。

在达到这状态之前，魂对神的工作总是有某种程度的玷污和搀杂，就像河流从流过之处沾染污秽一样。只要河床洁净，河流就会在本源的纯净里流淌。这极大地摧毁了天性，把它从藏身之处驱逐出来，无所躲避。但在缺乏经历时，除非神让魂知道这引领，不然，她不明白，也无法想象，因为实在太简单了。

头脑是空的，不再有思想经过。没有任何东西占据不复痛苦的虚空。魂在己里发现了无限的容量，没有任何东西能限制它，拦阻它。外面的忙碌不再让人烦恼，魂在说不出的稳定里。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种状态。

哦！如果魂有足够的勇气让自己湮灭，不自怜，不看任何事情，不依靠任何支持，有什么境界不能达到呢？但没有人愿意离开陆地，最多只能走几步，只要海

有点动荡，就怕了，立刻抛锚，常常因此而放弃了整个旅程——是自爱引发了这一切的混乱。我们应该听从良人对新妇的建议，不看自己的状态，因为这是有后果的：“求你掉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

（歌6:5）这不仅为了避免失去勇气，也是因为自爱——自爱是如此根深蒂固！魂从某些恭维和对她的喜爱里，常常发现自爱以及它所幻想的整个王国。另外，当人意识到自己的状态是多么荣耀时，常常盼望别人也能如此；她感到别人的想法都太低，跟不属灵的人交谈很麻烦。完全弃绝和死亡的魂却不是这样的：她宁可顺服天意跟魔鬼交谈，也不在己的拣选里与天使对话。

所以，无论怎样完全的状态或环境，她都不知道该选择什么；她对一切都满意。无论被放置在何处，高还是低，在一个国家还是另一个，她都有平安。她所拥有的让她完全满足，那就是她所需要的一切。一些最敬虔、爱神、对她似乎最必不可少、她也完全信任的人，有他们时她不欢乐，没有时也不可能烦恼。虽然什么都缺乏，她却完全满足，一无所缺。她不想去见人或讲话，或左或右，只接受天意的安排。因为若非如此，就总有人意的搀杂，无论以怎样巧妙的借口为遮掩。魂清楚感到所有因选择、好恶而做的，若不是天意的供应，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伤害她，起码收效甚微。

是什么让魂如此满足呢？她不知道。她满足而不知其缘由，也不想知道——这满足深广无限，独立于外物之外。她越穷乏降卑，就越满足；她宁愿按着天意被万

物弃绝，也不按着己的拣选坐在宝座上。如果一声叹息能让她从最可怕的牢狱里得释放，她不会发出的。

哦！是你自己引领这些魂，只有你能教导他们这自我湮灭的道路，因为它跟通常的充满“己与己的发现”的敬虔精神是那么对立！愿你引导无数的魂，使你能够纯洁地被爱！让这些魂爱你，单单爱你，如你所期待的。一切别的爱，无论看来怎样伟大热烈，都搀杂着某些自我，而不是**纯爱**。

这些魂不再有苦行，也不向往，只是没有分别地跟随引导而行。他们在外面毫不出众，生活极其平凡，不想降卑，只成为他们所是的，因为湮灭状态低于一切的谦卑。人们不应该按着那些正努力进入完全的魂的标准，来判断这样的魂；因为他们超脱于一切自我之外，说到自己或别的人、事、物时，这单纯常被看为骄傲——其实这不是骄傲。他们是神所喜悦的，祂说祂的喜乐在人的孩子们身上；就是说这些魂像孩子一样天真，远离骄傲。除了虚无与罪恶，他们不能把任何事情归于自己。他们跟神同为一体，只看见祂，看一切都在祂里面，随时准备公开神的恩典，讲述自己的卑贱。按着神所许可的和别魂可能的益处，他们没有区别地讲述二者。

当主用深沉的静默隐藏祂一切的恩典与苦难时（可以看见祂在我的情形里所行的），谨慎自守是圣洁而美好的，但对这里所讲的魂却是一个自私的动作，因为她全然超越于自我之上。当魂还在己里独处隐退时，她应该满足于沉默安静，这是必需的。后来却必须越过这

些，全力提升在自我之上，最后与万物一同失去在神里。那时，她不再把她的美德视为美德，而是在神里拥有一切的美德，那是从神而来，与己无关的，也不以自我为参照。为此，那些还活在己里的人不应该测度这魂的自由，也不应该跟自己有限制的行动对比，尽管这适合他们，也非常有美德。当知道，对他们是完全的动作，对这魂则不然。

在一个状态里完全的动作，总有些不完全之处，构成下一个状态的开始。就像在科学领域里的级别一样，完成一个课程并得到完全的人，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是不完全的。他必须放弃在这个课程中让他得完全的方式，进入另一个非常不同的模式。圣保罗说得好：“当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林前13:11）那是孩童状态的完全，有十足的吸引力；但成人之后，各方面的期待就变了。圣保罗说到律法时，再次用另一种方式讲到：“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加3:24）这也可以看成成圣的律法应用在每个人的身上。为了达到完全，主甚至让我们操练律法，因为为了到耶稣基督面前，这是必需的。但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时，那曾经非常有用的启蒙老师变成无用了；如果我们还想跟随它，不肯舍己，就无法跟随耶稣基督的带领了，也就不能进入从神的灵而生的神儿女完全的自由里。

当我们被神的灵引导时，祂让我们进入神儿女的自由，在耶稣基督里，为耶稣基督所收纳，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由于“祂赐圣灵给我们是有限

量的”（参约3:34），那些祂预定要成为自由儿女的，祂就呼召他们。所召来的，又称为义：在他们里面，祂运行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义。但对蒙爱的魂，祂的预定是什么呢？就是成为神儿子的样式。

哦！这是蒙召与称义的伟大奥秘！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少数魂达到这状态了，因为人被预定成为神儿子的样式！有人会说，难道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被预定成为神儿子的样式吗？是的，人人都蒙召在某些事上像祂，因为若没有神儿子的形象，就没有得救，人是只凭着这点得救的。但我所讲的魂却是命定背负耶稣基督自己，在凡事上与祂一致；他们越跟祂相似，就越完全。从我后面不得不按序而写的一些事件中，可以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喜悦我魂跟祂相似。

在这些魂里，主生发了祂的道。祂让她背负道的倾向，但很长时间，没有让魂发现这倾向在她里面。当有讲或写的亮光时，魂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的生活是普通的，非常自然，除了临近离世时，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照样，魂也很长时间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不凭眼见地跟从天意的引领，这就是她的道路和生活，是她一切的一切。

她的心每天都在扩大，担当邻舍无论怎样的缺点。她清楚地看见，她若喜欢品德高尚的人甚于有过犯的人，她就错了，因为喜爱某种感觉过于神的命令。人还未达到这状态时，几乎不能帮助邻舍；只有在此时，她才能有效地助人。这是很难的，在开始时魂很难接受，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是娱乐，是不对的。但对有耶稣基

督内住的魂，祂是他们的道路、亮光、真理和生命，他们看事情的方式是不同的。这魂对任何人都不觉得反感、难以忍受，而是以耶稣基督的心担当他们。这是使徒生命的开始。

是否每个人都蒙召达到这状态呢？按我的理解，非常少；即便有少数蒙召的，但在真实的纯洁里行走的，则少之又少了。魂在被动的亮光与惊人的恩赐里，尽管圣洁如天使，却不进入这条道路。有一种亮光之路，其圣洁的生命格外令人景仰。由于这是那么明显，还没有最纯洁亮光的人都很敬重它。这些人有惊人的经历，有过人的忠诚和勇气，这一切都奇妙地点缀了圣徒的生命。

但行走在另一条道路上的魂则鲜为人知。神剥夺、削弱他们，让他们一点一点成为赤裸，在失去每个安慰和盼望之后，他们不得不在神里失去自己。他们一点都不显得伟大，里面越进深，就越无话可说。前面讲过，有非常长的时间，他们在内里只看见贫穷与缺乏，此后就再也看不见自己了。

最伟大最内在的圣徒是人们讲论最少的。至于圣处女，除了她是主的母亲之外，确实没有更多可说的；她的母性包括了一个纯洁的受造物一切可能的完全。但看看圣约瑟、圣抹大拉、圣思嘉，还有许多别的人，有谁讲论他们呢？一点都没有。圣约瑟在木匠铺里度过了大半生，但对主的母亲的丈夫，这是怎样的职业呢！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哦！但愿我能讲出我在这状态里的感

受！但我只能磕磕巴巴，说这么多了。我跑题了，但我不能自己作主。

## 第九章

### 姐姐访汤农 神赐好使女

如前所述，我在汤农的乌斯林修道院跟日内瓦的主教讲话之后，我见他受别人影响，是怎样改变了。我给他和慕司神父写了一些信；但这反而让他越发苦毒了。我努力要把事情理清，那位教士就竭力制造混乱；于是我放弃了，不再做什么。我看见大风暴正向我们头上袭来，却无能为力。

我梦见自己在拉绳子，似乎一开始是钻石的，后来是铁的；同时我看见可怕的大风暴劈面而来，我把自己弃绝给波涛的怜悯。我清楚地看见十字架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我魂在深沉的平安里，等待着无可避免的打击。虽然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风暴的起因却与我毫不相干，因为我并没有做什么，招来这一切。这既不是我惹的，除了受苦之外，也就不能做别的。于是，我安静不动，不再烦恼事情的成败了。

一日，她们告诉我，教士已经赢得了那个可怜的女孩子——我非常爱她，为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们告诉我制止的方法，但人的道路跟我深处的灵是相抵触的。这话进到我的里面，“除非主做”，还有别的话语。我把她和一切都牺牲给神。但主让这事发生，只是为了除去我对她成圣的热衷。主自己掌管这事，以更自然的方式，令人赞叹地阻止了她跟教士的联结，尽管这违背他们的初衷。

主让这个可贵的女孩子看见，祂以为父的慈爱拯救了她。我并未对她隐瞒我为她所付出的真实代价，的确，看她毁灭比死去一个孩子更触动我心。我跟她在一起时，她总是优柔寡断，让人觉得没有把握，只能靠信心生活。但神无限的能力和良善啊，你不需要人的参与就能拯救那些没有你我注定要失去的！我一离开她，跟她有段距离之后，她就站稳了。

他们几乎天天给我新的污辱和无法预料的打击。基于主教、那个教士和热克斯姊妹们的报告，新天主教搅起一切敬虔之人反对我。我不太受影响，若是有点感觉的话，该是为他们对康伯神父的污蔑了。他不在，他们趁机摧毁他在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善工——他的布道和宣教工作都卓有成效。在此，魔鬼收复了许多失地。

我注意到这是神的引导，让他湮灭，所以我不能可怜这位好神父。在开始时，我觉得纯粹为了公道，曾急切地想为他申辩、更正，我犯了一些错误。但我没有为自己申辩。主让我明白：我当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这位神父，让他被毁、湮灭；他会从中得到更大的荣耀，甚于他在盛誉中所行的。

他们用尽骗术和伎俩，每天都造出新的谣言。他们来看我，在话语上试探、袭击我，但神对我保护得那么好，他们反而陷在自己的网罗里。我没有从人来的安慰。照顾我女儿的姊妹成了我最大的十字架，她说我来得太迟了。有些人只认识亮光，不喜欢他们的亮光被人质疑，觉得受了侮辱。他们判断事情只根据成败，若不

成功，就去别处寻求支持。我没有亮光，也不为成败而烦恼，当事情的趋向是毁灭时，我看见了足够的成功。

另一面，我带来的那个使女跟我在一起，让我大为烦恼。她很不开心，要回去，从早到晚地反对我，定罪我所行的，说我放弃了财富，在那里没有用等等。她让我背负了一切因不满而生的恶劣心绪。

慕司神父写信给我，说我叛逆主教，留在他的教区里只是惹麻烦。另外，我看见只要主教反对，我在这里将一事无成。我竭力要赢得他，但只要不接受他所坚持的条约，就不可能成功；而对我，接受是不可能的。这些，加上女儿所受残缺不全的教育，让我不时感到剧烈的痛苦。但魂的中心深处却是如此安静，我既不愿也不能决定任何事情，听之任之，好像一切都不存在了。我有时感到些微希望的火花，但立刻就熄灭了，绝望成了我的力量。

这段时间，康伯神父在罗马不但不受责备，反而受到盛誉隆重的接待。他的教义是那么清晰、合理，大受尊重，罗马神圣会甚至采纳了他的某些观点，给了他极高的荣誉。

他在罗马期间，那个姊妹不愿意照顾我的女儿；我自己照管时，她却受伤了——我对此不知所措。我不愿意伤害她；但看见女儿这样子，我很痛苦。我恳求这位姊妹照顾她，不要让她染上恶习。姊妹甚至不肯答应要尽力而为。我想康伯神父回来后会更正一切，给我一些安慰。这不是因为我想见他，我既不能为他的不在而难过，也不盼望他的回归。有时我太不忠诚了，要检查自

己，看有什么愿望没有，却一无所见，包括去日内瓦。我好像精神反常的人，不知道该要什么。

在我的家乡，人们得知我在乌斯林修道院，已经离开热克斯，并且大受逼迫时，蒙辟载先生——桑斯的大主教——对我表示非常的友善。他知道我的姐姐是他教区里的一个乌斯林修女，她得了一种瘫痪的病，需要去用矿泉水。他批准了，同时要她去日内瓦教区，同我留在乌斯林，或者把我带回去。另外，汤农的乌斯林表示愿意接受巴黎的乌斯林法规，让我姐姐把法规带来。于是，她来了，并带来一位使女<sup>52</sup>，是神自己喜悦要给我的——她效法祂的样式，非常适合我。

姐姐跟这个好女孩子于1682年7月到达。主差她来的时间正合适，可以教我女儿读书，照顾她一点。我已经教了她一些，能读圣经了，因为她很可怜，在我把她留下来期间，她学了一种很坏的口音。姐姐纠正了一切，但如果女儿从她得到一些好处的话，她给我引起了很多的十字架。姐姐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女儿的老师，那个姊妹也不喜欢她，两人争执不已。

我竭力劝她们和解，这不但不成功，我的小心关照反而让姐姐觉得我爱那个姊妹过于爱她，这使她大为受伤，尽管事实远非如此。我为她受了许多苦，但我什么都不讲。在这样的混乱中，我品味到深沉的平安，甚至于让我感到内疚。我自己带来的使女对那个姊妹不

---

<sup>52</sup> 这位姊妹一直服侍盖恩夫人，在后来各样的牢狱逼迫中，对盖恩夫人不离不弃。1698年，陪盖恩夫人转到巴士底狱，在被囚期间辞世。（参陈福中《盖恩夫人小传》）

满，想回到亲属们中间，不愿意留下；她让我姐姐讨厌她所讨厌的，把事情搅得更糟了。

的确，我的姐姐操练德行，能忍受某些悖理之事，她却不理解作为一位非常年长的姊妹，又是客人，她应该顺服那个还是初学的姊妹，因为那位姊妹在自己的修道院里，而且出身极其卑微。我让她思想耶稣基督所受的苦，让我极为惊奇的是：我一点都不属灵的姐姐领受了；而另一位，认为自己在恩赐与亮光上非常卓越，一旦有了想法就执拗到底。我的神啊，从她身上我认识到，最伟大的恩赐若不伴随着深沉的谦卑，是不能让人成圣的，对万物的死去对我们更无限地有益。这女孩子相信自己在完美的顶峰，从后来的经历可以看出，她距此是多么遥远。

我的神啊，这是多么真实，一个人可以拥有你的恩赐，而同时非常不完全，充满自我！真实的“生命”啊，我们需要多么纯洁、卑微才能进入你的里面！耶稣基督曾叹息着告诉我们说：“进到生命的门是何其窄啊！”（参太7:13）哦！进入在神里面的生命，那门是多么窄啊！多么需要微小、被剥夺一切才能通过啊！

但一旦过了窄门——这不是别的，正是对己死——人会发现怎样的广阔啊！大卫说，你将他安置在宽阔之地，神啊，你拯救了他。救恩是在失去一切中得到的。他说：“你带我进入宽阔之地。”（诗118:5）哪里是宽阔之地呢？不是在你的里面吗？哦！你是无限的永在、万物的本源和归宿！但大卫，你是怎样被带入宽广之地的呢？是在污泥里，藉着无有、提升和降卑。他说：

“你把我提到云端里，将我彻底打碎。我陷在深污泥中，不能爬出。我被降为无有——我从不认识的无有！”他不再认识自己了。在另一处，他写道“我被毁灭了”。就这样，通过如此赤裸、湮灭的道路，人发现了无限的广阔；藉着“无有”，人发现了“万有”。

康伯神父回来后来看我。他给主教写信，想知道是否同意我仍然向他认罪，如从前一样。主教回话说请继续，我就照着一切可能的顺服去行了。他不在时，我一直向这院子里的认罪神甫认罪。

康伯神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所有的亮光都是错的，我可能需要回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在他看来，我显然毫无出路，所以神不可能让我在这个国家有任何服事。这是他给我的见面礼。

我不惊不恼，因为一事无成，或者相反，对我都无关紧要。神为了自己的荣耀，要在某些事上用我或者不用我，包括用我还是用别人，对我都一样。所以，这话只是让我更确定地知道我住在平安里。一个无欲无求的魂，能怕什么呢？如果她能有任何欢乐，那就是成为天意的玩物。

日内瓦的主教写信给慕司神父，请他让我回去；慕司神父告诉了我。但主教肯定地对我说，他没有做这事。我不知道该信谁。

当康伯神父建议我回去时，我感觉有轻微的抵触，但没有持续太久。魂不能做别的，只能顺服且从命，并不是因为她觉得顺服是美德，而是因为她不能、也无法想做别的。她让自己被牵引着向前，不知道为什么或做

什么，就像在河里漂流的人，被河水带着向前一般。她理解欺骗，也不思想受欺之事。从前她靠的是自我降服；现在，她不知道也不理解自己所做的，就像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怕。母亲拦住了怒海波涛，她既没有看见，也不知道危险。或者像一个疯子，不管死活，纵身投入大海。这描述还不准确，因为“纵身投入”还是己的动作，是魂所不能行的。她好像在海上漂荡却沉睡舱底的人。有很长时间，我没有任何支持，却毫无烦恼，没有对未来的焦虑，不怕贫穷和饥荒。我看见自己被剥夺了一切，毫无供应，也没有纸张。

我在乌斯林过第一个四旬期时，眼角的疥子复发，破了三次。那里的空气和无法关闭的房间，加上四旬期的食物，提供了这病的外因。当时头肿得可怕，剧痛难当，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也没有安慰。但我在说什么呢？疼痛和最奇异的弃绝不就是我的喜乐和安慰吗？是的，确实如此。

非常特别的是，我看见许多善良的魂虽然不认识，却爱我、可怜我；而别的人则疯狂地攻击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作为痛苦之冠，我女儿得了极危险的病，无药可救，失去了生存的盼望。那时我的姐姐还未来到。接着，女儿的老师也病了。我看见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将化为乌有。然而，我无法感到痛苦，也不可能为未来忧虑——无所弃绝的弃绝吞灭了一切。

试炼每天增加，没有任何衰减的迹象，似乎刚刚开始——事实的确如此。在这么多的试炼中，我魂安息在不变里，既不盼望安慰，也不寻求确据。受造物的弃

绝，甚至神的弃绝，在没有自己的力量中，成了我全部的力量。神啊！当你是一颗心绝对的主人时，她不能烦恼，也无法焦虑。只有你自己才能充满一切的欲望；一颗被你完全充满的心里没有欲望，只有平安——这平安是心灵的食粮。这魂似乎成了平安本身。

热那亚的圣凯瑟琳<sup>53</sup>曾经历过这事，她说平安是如此穿透了她，一直进到骨髓里。我所说的平安跟从前极为不同。从前的平安更有滋味和感觉，这里没有感觉，却是无限地更加宽广、稳定，更在本源里，因为如我所说的，这平安就是神自己。

哦，魂的扩展，奇妙的广阔啊！的确，你能理解一切，但只有神才能理解你！哦，“爱”，尽管除了这超越于一切变化之上的恒定状态，我们微小的服事永远不该有别的回报，但这不就够了吗？感官有时像调皮的孩童，到处乱跑，却不扰乱全然湮灭的中心深处——在那里一切都被剥夺了，不被任何东西所拦阻，也不再需要任何支持。神引导魂的途径跟常人所想的是那么截然不同，所以除非神要人知道，否则无人能够理解。

当我说到中心深处坚实不变的状态时，我并未假定人不再绊跌、摔倒了——只有在天上，这才会成为事实。我称之为恒久不变，是相对于从前满了变化和涨落的状态而言。这不排除感官和下部受苦的可能性。这或许从一些表面上的污秽而来，需要被洁净，好比在本质

---

<sup>53</sup>热那亚的圣凯瑟琳（1447-1510）：天主教圣徒，从26岁起就开始与神独特的相交，经历神在魂里的运作，以其内在生命而闻名；从神得到许多启示，浓缩在两本著作“魂与体的对话”和“炼狱论”里。热那亚：意大利一古城。

上已经彻底炼净的金子，外面可能沾染灰尘，却不再需要火炼了，只是当外面晦暗时，需要擦洗一下。这就是我那时的状态。

有一种苦是从神来的，且只能从祂而来。外面一切的打击都不能在中心引起轻微的苦楚；它们轻拂而过，只能碰到皮毛。除了神手的打击，像耶稣基督的情形，这些魂感觉不到任何痛苦。除了神所操作的，他们也没有别的苦难。后面会解释，这些操作是为了让他们效法祂，或为了邻舍的好处。

善行中最小的自我意识，或对神旨意任何的抵挡，都是可怕的痛苦来源。但自我已经降服了的魂不再回到己里，她没有任何事情要受苦，无论是从人还是魔鬼来的，尽管他们向她倾倒了全部的愤怒。整个地狱都被搅起来攻击这魂，然而一切都不能构成正当的苦难。若不是从上头来的许可，敌人就无法办她。

真正的苦难是神手所施加的，像耶稣基督一样。天父用整个膀臂的力量让祂受苦，祂承担了神正义复仇的一切重量——这是只有神才能背负的！所以，只有在神里变相了的魂，才能背负耶稣基督——人神——的重量，祂是被天父的公义所压碎的。这些魂命定成为神公义的牺牲品，背负其全部的重量，要在他们身上补满耶稣基督患难的缺欠（参西1:24）。

但你患难的缺欠是什么呢，我的主？不是一切都已经完成了吗？这是你自己说的啊。哦！这是苦难在你身体上的延续。这魂背负很重的苦难，中心深处的平安却丝毫不变，也不中断。这平安无论怎样大，并不削减任

何的痛苦。魂必须背负耶稣基督——人神——这最苦也最幸福的人，因为祂是荣耀而受苦的神。人可以在完全的平安和满足里，同时会极度受苦。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就是如此，祂从天父上帝的弃绝中，在全人类罪的重压下，受了无限的苦。这痛苦甚至会强烈到一种程度，感官会哭泣、喊叫，盼望得到豁免，然而却没有从平安的中心深处失去什么，也不偏离与神的合一。这平安与合一越没有感觉时，就越深。

## 第十章

### 二师起冲突 女儿成和睦

我的女儿恢复了健康；应该讲一下是怎样发生的。她得的是天花和紫斑，从日内瓦请来的医生绝望地将她放弃了。康伯神父来听她的认罪，当他为她祝福时，天花和紫斑立刻消失，烧也退了。医生虽然是更正教徒，但愿意给一个神迹证明。

尽管女儿康复了，由于她的恶劣教育，我的十字架并未减轻。新天主教那边逼迫在继续，愈演愈烈，但我并未停止对他们做一切的善事。让我有些受苦的是：女儿的女教师常来跟我交谈。尽管是属灵的对话，但在我看来极不完全，对她颇有伤害，所以不可能不告诉她。我是那么软弱，一想到让她难受，就很痛苦。在单纯的满足里，我不断地忍受着各样极度的偏差。

康伯神父为我女儿制定了一些规则，女教师大为受伤，对我的友谊变成了冷淡与疏远。其实，靠着恩典，她可以很容易地胜过这些，天性却把她掳走了。我感到她的缺陷，奉命告诉了她，尽管那一刻她蒙神光照，看见了我话语的真实，并且此后更蒙光照，她却同样地冷淡了。

她跟我姐姐之间的纷争日益剧烈，变得越来越苦毒。在此，我羡慕神的引领，尽管女儿只有六岁半，神却给她聪明，想出一个招术，让两个老师都满意：她愿意做她的小练习两次，跟一个人先做，然后跟另一位再

做一次。这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女教师经常忽略她，有时做功课，有时旷课，后来她就只跟姐姐和我学习了。

姐姐确实过分活跃，别人若没有特别的恩典，很难跟她相处。但我觉得她在许多事上征服了自己。从前我很难忍受她行事的方式，最后在神里，我看一切都可爱了。

我说这冲突使我痛苦，只是一种解释的方式，因为我看它们像别的一样，都是神所许可的，所以我很满足。从前让别人痛苦是我最大的痛苦，但此时在神的命令里，我满足于成为整个世界的十字架，也同样满足于被它钉死。

不过，我有种缓和事情的直觉，也尽力而为了。我的神啊，你给我度量背负邻舍的缺点，以合宜的言谈取悦邻人，同情他们的败坏，这是我从前所没有的。神啊，只有你才能给予这无限的爱心。

我很容易背负在不完全的魂里非常大的缺点，甚于神要使之完全的魂里的某些缺点，尽管后者显得不太严重。我感到对前者的同情扩大了，对后者却有某种坚定，不容忍某些缺点——它们很微妙，更不易被怀疑，也更危险。尽管卑屈的状态似乎应该使我沉默不言，我却禁不住责备他们，否则就大受痛苦。这是神加在我身上的，让我为他们的洁净而受苦。为了让一些魂得完全，我受了很多的苦，马上就讲到这一点。

魂越有突出的恩典，跟我越联合，我接待他们时承受的痛苦就越深。我看见他们的中心深处及缺陷——我讲的是本质的缺陷，因为别的并不让我吃惊，甚至不使

我烦恼。这看见好像没有遮拦一般，并不消灭我对此人的尊敬，却让我知道他所缺乏的，通常神要我去告诉他。

对那些不求上进的人，我毫无难处。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引导着宽恕他们，我若不宽恕，就该感到内疚。

但对有恩典的魂，就不能只凭人意行动。我受不了频繁的长谈——这事少有人理解，也少有人知道。有些属灵人说交谈是有益的。我想在一时是对的，在别时则不然。有时谈话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当有选择时，因为人的倾向总是败坏的。所以，同样的事情当神藉着供应引导我们进入时，对我们是有益的，但当我们的凭己意而行时，则是有害的。这事是那么显然。在我看来，如果因着顺服天意，整天跟魔鬼在一起，比起以人的拣选和喜好，跟属灵人待一个小时，我会觉得前者更好过、更轻松一些。

确实，当人选择一个人过于另一个，讲不必要的话时，（因为自己喜欢），无论天性显得怎样死，魂感到天性的参与：跟某人分开，她会感到痛苦，因为她愿意跟这人在一起，而不是那人。这是己的行动，有悖于无上的淡漠和完全的弃绝。当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或无可逃脱的环境时，我们可能有类似的喜好，但却是无害的，因为神的命令和意愿洁净了一切。

神的供应就是一切的法则，是失去在神里的魂的引导，因为魂不看自己，不衡量己，也没有己的警觉。她可能因犯错误的事实而苦恼，因为她既不能预见，也不

能抵挡。让她随时跟随天意的引领吧！如此就会发现她没有思虑，却把一切都做得很好，拥有必需的一切，因为当她完全信靠神时，神会给她提供合适的境遇。

我说她会把一切都做好，那是以神的眼光来看——祂爱来自祂命令与旨意的。而不是按着人的想法，即使是有亮光的理由，因为神从众人眼中隐藏了这些人，让他们归于祂自己。

但为什么这层次的魂会继续犯罪呢？是因为不忠心舍己。你会看见，常常由于太想忠心了，非常属灵的魂会犯许多不能预见也无法避免的错误。

在真理上，他们不能预见。因为如果想预知某些事，那会是缺乏信心的表现。由于在极大的忘我里，他们也无法采取措施，避免跌倒。那怎么办呢？难道神放弃了信靠祂的魂吗？绝不可能！他们的己若全然降服，神会立刻行神迹，阻止他们跌倒。但看起来，他们似乎都很降服啊！的确，当有顺服的愿望时，他们是降服的；跌倒却是由于那一刻的不顺服。所以，在神的命令之外，他们跌倒又跌倒。只要还在天命之外，失败就无可避免；但只要一回归天命，一切就都好了。

这阶段的魂若足够忠诚，没有片刻偏离神的命令，就不会跌倒——这事对我似乎朗若白昼。比如一块骨头脱臼，偏离了神以智慧适当安放的位置，只要还没有恢复原位，就疼痛不止。这许多的烦恼和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魂不守本位，不满足于所有的和随时发生的。在恩典的次序和天然里，这都是一样的。连魔鬼违背神的命令离开地狱时，都会比在地狱里更痛苦，所以

连在地狱里都有怜悯。热那亚的圣凯瑟琳曾说过，如果魂死于该死的罪而找不到地狱——即适合她的地方，她会比在地狱里更痛苦，因此迫切地要投入地狱。

人若知道这奥秘，就会完全心满意足了。但太可惜，太不幸了！人不满足于已有的，总是盼望所无的。但当神乐意光照魂时，她就开始活在乐园里了。是什么组成了乐园呢？就是神的命令，它让所有的圣徒都无限地满足，尽管在荣耀上，彼此非常不同。为什么穷人一无所有却很满足，国王富甲天下却郁郁寡欢呢？这是因为国王不知道怎样满足于已有的，被无穷的欲望所奴役。人只要还有欲望，还想要什么，就永不会满足。

所有的魂，除了那些住在神时刻里的，都有或强或弱的欲望。有些伟大的魂只有几乎察觉不到的欲望；而另一些的欲望则是如此伟大，令人羡慕。有些人在地上痛不欲生，那么迫切地想去见神。有人渴望受苦，燃烧着殉道的热忱；还有人渴望邻舍的得救。这些愿望都非常好。但满足于神时刻的人，尽管没有欲望，却无限地更满足，更荣耀神。

在受苦的时刻，由于是神的命定，人的欲望会伴随着事情本身。当耶稣基督赶出污秽圣殿的人时，经上写道：“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约2:17）。那一刻，神的命令使这话发生果效。在此之前，耶稣基督多次在圣殿里，却没有这欲望。在别的时候，祂不是亲口说过，祂的时间还没有到吗？有许多圣徒，如圣安德烈，宣称当拥有十字架时，他们渴望十字架。

在天上的圣徒总是想要神，也一直拥有祂。准确地说，这不是愿望，而是一种喜好，由当前的善产生的。它非但不引起痛苦与不安，反而强化了享受的快乐。这种愿望被看为灵的腾飞或进前。天使的愿望是在神里进前，所以他们不断地在享受中向前：在神里发现新的惊人之美，不断更新，古老而又新鲜；从最初就知道的事情里又有所知，每一刻都新鲜，令人惊奇赞叹，被带领着进入新的享受。这就是天使们的愿望。

热那亚的圣凯瑟琳断言，在炼狱里的魂不可能盼望得释放，因为这是己的不完全的欲望，是那些魂所不能的；他们沉浸在神圣的秩序里，不能反思自我。她说，这欲望无疑混合着被己玷污的反思，要衡量己魂的优势；这欲望在神的命令和魂的位置之外，会扰乱他们的安宁，将他们置于真正的不完全里——这是他们绝对不能行的。

在炼狱里的魂有一个根本的直觉，要归回“中心”（神），这是在天性之中的。这直觉是那么强烈而平安，魂若没有被神的美德所扶持，就会因此而化为乌有了。魂没有欲望，因为那是个人意志的产物。但跟“本源”（神）联合的直觉是那么强烈，他们受自身不完全所拦阻，这才是真正的折磨！

“中心”对魂的吸引是那么强烈！我们看见无生命的物质归向中心时的急速，比起魂归向神的倾向，都只是影子罢了！这是因为中心的卓越。中心越优秀，吸引力就越大。

神是无限地美丽，祂的吸引力之大是不难判断的。魂的高尚将她提升，这提升使她有极大的冲动，向着中心——这来自神无限的吸引力，也来自魂跟随中心吸引的倾向。很显然，在炼狱里魂的痛苦之强弱，取决于拦阻他们失去在神里的障碍之大小。这也是在地狱里被咒诅之魂的痛苦，它伴随着永远不可能跟“中心”——他们被造的终点——联合的绝望，所以更加痛苦。他们强烈地受神吸引，却被祂更有力地排斥了，所以受到最严酷、难以想象的折磨。

在今世我们没有感到中心有力的吸引，也没有感到沉重的拦阻，这是因为我们有身体。身体受别的受造物吸引，从而分散了魂的注意力，所以魂感觉不到中心吸引的美德，只感到一种不安宁，在地上找不到安息。

一个真正失去在神里的魂会平静地忍受一切可能的痛苦，不思想自己，因为这会使她从神的命令和旨意中坠落。在中心的安息里，她无法忍受不安宁的感觉。不过，这并不拦阻痛苦本身，甚至是非常强烈的痛苦，就像完美的自我降服并不拦阻魂在炼狱里受苦一样。

我相信来生得洁净跟此处所受的苦是一样的。在那里，魂完全被动地被神洁净，让火焰执行神的命令，没有自我意识或反省。此处，失去在神里的魂被神洁净，让过犯所引发的烈火吞灭自己，毫不干预。当魂全然洁净时，就像在炼狱里的魂，虽然在火焰里，也不再感到痛苦了。当神用神圣的操作洁净了受造物的缺陷之后，疼痛就止息了，魂感到被恢复原位。在炼狱里，魂受苦的量取决于需要得洁净的量；所以在这状态里，魂在跌

倒之后受苦多少，取决于过犯的性质。我严重地偏题了。

(1682年年底)

## 第十一章

# 开始流注式写作

在罗马，康伯神父的教义得到了许多称赞。回来后，他一如既往地履行讲道和听认罪的职责。我从日内瓦的主教得到许可，仍然向他认罪。他当即告诉我，我应该回去，如前面所讲的。我问其原因，他说：“这是因为我相信神不会在这里使用你做任何事情，我的亮光是错的，我受欺了。”

他这么讲是因为在洛雷多，当他在一个教堂里祷告时，突然离开了亮光道路，被放进了单纯信心的道路上。在此，一切可分辨的亮光都失效了，置身其中的魂陷入极大的困境；从前亮光越丰富，困境就越深。为此，他相信自己从前所有的亮光都是错觉和欺骗。从某种意义上看确实如此，在别种意义上则不然，因为来自神的亮光总是好的，是真光。但当我们安息在亮光里，按己意理解或解释时，就错了——这是受欺的来源。

亮光的深意只有神知道，我们却作了不同的解释。看见事情并不顺着预测发展，我们的自爱就厌倦了，控告亮光是假的；然而亮光在其本意里却是真实的。比如，一位修女曾告诉康伯神父说，神让她知道，有一天他会成为至上者的认罪神甫。这可以理解成他将成为公主的认罪神甫或指导者——当时就是这么理解的。但我得到的解释却是：这意味着逼迫，他将趁机见证他的信仰，为神的旨意而受苦——这就是至上者。别的千百件

事均如此。我不也是日内瓦十字架的女儿吗？这是对  
我的预言。日内瓦之行不是给我惹了许多的十字架吗？后  
面将要看见，通过祂已经给我和在牢狱里每天都加给我的  
魂，我不是一个大族的母亲吗？

我对康伯神父讲了他不在时我所做的事和所受的  
苦，我的神啊，我还告诉他你对我的看顾。在最小的事  
上，我都看见了你不不断的眷顾。我写的文章失踪了许多  
个月，别人都责怪我冷漠，强烈要求我重写，那时，一  
只无形的手拦阻了。我的平安和信心是那么大，不能干  
预任何事情。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家的神职人员寄来一  
封信，说他奉命来看我，并把那篇文章带来。

我要求从巴黎给女儿带一个相当重要的包裹，却遗  
失在湖上，没有任何线索；但我毫不自扰，相信会找到  
的。带包裹上船的人到处寻找，达一个月之久，却一无  
所获。三个月末，有人把它给了我，原来在一个穷人家  
里找到了，没有被打开，不知道是谁带去的。

有一次，我让人取了全部的钱——这是要供我一  
整年使用的。兑钱的人把钱放在两个袋子里，又把袋子  
放在马背上，却忘了这事，让一个男孩牵着马。在日内  
瓦市场中心，钱从袋子里掉了出来。我从另一边来，刚  
好到达，从轿子里出来，第一眼就看见了我的钱，因为  
正在脚前。令人惊奇的是，那里有许多人，却都没有看  
见。还有许多类似的事，我就不讲了，免得太琐碎。我  
想，这些足以显出神的保护了。

日内瓦的主教继续逼迫我。他给我写信时，总是礼  
貌地感谢我对热克斯的奉献及爱心；对外，却说我毫无

捐献。他甚至写信到乌斯林修道院，我住的地方，命令她们禁止我跟康伯神父会面，说“恐怕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修道院的男院长——一位有德行的人——和女院副院长，以及整个社区，都被激怒了，向他抗议。他佯作尊敬，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她们写信告诉他：我只在认罪时见到康伯神父，而不是会面；她们从我大受教益，非常高兴我在这里，这是从神来的非常大的恩惠。

她们纯粹因爱而作的见证令主教大为不快。他见我受人爱戴，就说我赢得了所有的人，希望我不在这个社区里。这些好姊妹为此感到十分痛苦。

我虽然知道一切，由于魂的稳定，却什么都不觉得。我的神啊，你的旨意使一切对我都一样。我在每一件事里都同样地看见你，因为你的旨意就是你自己。在你的旨意里，对我而言，一切都是你，哦，我的“爱”！一切受造物所能制造的一切痛苦，无论怎样不合理，甚至让人动怒，我都不在人里衡量，而是在神里看一切——不是魂有这真实的看见，而是魂以习惯的信心，在神里没有分别地看待一切。当我看见一些可怜的魂为了无益的闲谈，自寻许多烦恼，小心观察、预测，澄清事实时，我可怜他们竟如此缺乏亮光！对越有恩典的魂，这就越显得奇怪。当然，这些人是有理由的，而且自爱让它显得极为合理。

为了免除不断讲话的疲乏，有点放松的时间（我说疲乏，是因为神强有力的操作使我的身体非常虚弱），

我请求康伯神父到达之后给我一个退修。他讲了这话，但她们几乎不给我安静的时间。

那时，我让自己整天被爱吞灭；爱没有别的动作，只是一点一滴地消耗我。此时，我感到“属灵母亲”的品质。为了别魂的成圣，神给了我一些恩赐，我无法向康伯神父隐瞒，因为我似乎看到他灵魂的深处，知道他心中最小的保留。

主让我看见，他是祂的仆人，从千万人中挑选出来的，要在特别的层次上荣耀祂。当时在地上，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讨主的喜悦了。但祂要以完全死亡和彻底湮灭引领他，并使用我帮他走上这条路——主让我先经过，只是为了扶持后来者，引领他们也走上来。此时我的魂远比他进前，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和谐合一；有一天，他会以勇敢急速的飞翔超越我（原文是“她”）。神知道我对此是多么喜乐，看见我的孩子们在荣耀里胜过他们的母亲，这让我多么欢喜！为此，我愿以任何方式奉献自己。

在退修中，有强烈的书写冲动临到我，不能自抑。我竭力压制自己，因此而生病，甚至失去了讲话功能。我对此非常吃惊，因为这事从未发生过。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要写的，那是绝对的没有：没有事情，也没有想法。只有一种简单的本能，伴随着不能自持的丰满。我像一个奶水太多的母亲，受极大的苦。

在经过许多的抵挡之后，我告诉康伯神父自己的状态。他答道，在他这边也有很强的感动要我写，但由于

我的身体虚弱，他不敢下这命令。我告诉他，虚弱只是源于我的抵挡，只要开始写了，虚弱就会过去。

他问：“但你要写什么呢？”

我答道：“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没有愿望，没有想法，我若要给自己一个想法，或思想该写什么，就会犯极大的不忠了。”他于是命我书写。

提起笔，我不知道第一个字要写什么。我让自己写却不知道写什么，字句却像奇特的急流一样临到了。让我最惊奇的是：字句从我的中心深处流出，未经头脑。我还不适应这种方式，却写了一篇关于整个内在道路的论述，用江河、溪流做比喻<sup>54</sup>。长度尚可忍受，比较从头到尾，我从未形成一个思想，甚至不在乎半道中止。尽管有不断的打岔，我却从未重读；只在结束时，由于漏掉了一个字，我重读了一两行，但即便在那时，我都感到犯了不忠的罪。

在写之前，我不知道要写什么；写出来之后，就不再想它了。我若保留不写任何思想，那就是不忠；但主给我恩典，这事没有发生。写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得到释放，身体变好了。

如今，神带领康伯神父的方式跟从前大不相同，从前全是亮光、热情、知识、确信、印证、感觉，现在神让他走信心与赤裸的窄路。他很难调整适应。这给了我不小的折磨，因为神让我感到他一切的抵挡，并为之付出极残酷的代价。

---

<sup>54</sup> 这本书就是“灵命流程”（Spiritual Torrents）。俞成华弟兄翻译的小册子《从死亡得生命》是它的简写本，但原书相当厚。

我的神啊，在他按着你的旨意改变之前，谁能描述他让我心所付出的呢？这是你做的，只有你知道！在你眼中越看为宝贵的魂，你就让我付出越惨痛的代价。我可以确实地说，你给他的新生命的外袍，是在我身上做成的！

我承受了双重的痛苦。其一是神拥有了我的魂，日益强壮，有时我整天都不能说一个字。那是神要洁净我，让我更深地埋在祂的里面，更加湮灭，藉着完全的变相进入祂。我的状态是那么深，没有感觉，神成为越来越有力的主人，连一个己的动作都不让我留下。这并不妨碍我亲切地对待姐姐和别的修女们，虽然她们所盘算的琐碎之事并不适合我。这就是我要求退修的原因了，藉此我可以在美好的喜乐里，单独被神占有了——祂是以怎样难以言传的亲密抓住了我啊！这时，祂洁净了我残留的非常微妙纤弱的天性，使我魂在极大的单纯里，燃尽了前面所说的分隔。从此，我再没有见过这分隔，因为佳偶与良人亲密的联合发生了：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模样了。

那时，我得到了这种纯洁神圣的写作方式。从前所写的都被检查、定罪、焚烧了，因为检察官——“爱”——似乎在最完美的文字中查出了缺陷。如前所述，我曾抵挡祂。但当神成为如此有力的主人之后，我若胆敢对祂有最轻微的抵挡，祂就会治死我！神啊，我是怎样经历了这话：“谁能抵挡神而住在平安里呢？”一开始，我没有立刻顺服，因为还不知道对完全属于祂的魂，祂所要求的顺服模式。但后来我跟从圣灵的感

动，做祂让我做的。所以，尽管我没有计划，不打腹稿，也不想所写的，别人却发现它正确连贯，就像我曾字斟句酌，细心整理过一样。

我的神啊，为了让我适应你柔软的灵，有段时间，你要我做一些事，使我付出极大的代价，给了我沉重的十字架。我们的主以一种又纯洁又属灵的联合，使康伯神父和我有更紧密的联结。康伯神父让我告诉或写给他我最小的思想，因为他经常出差，或者为了修道院的事务，不在汤农。这让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为我从未做过这事，尽管从前在己里、还能跟指导者讲话时，这或许容易，现在却似乎只是浪费时间。

由于缺乏经历，我以为没有反思就不能从命，而反思完全有悖于我的状态，是非常有害的。我跟“新妇”一同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歌5:3）我的心思赤裸、倒空，难道要再度充满吗？在单单臣伏于主之后，难道必须臣伏于受造物吗？当时，我并不知道神在这事上的计划。

我若是自己的主人，就会很高兴逃脱的，但我不能。另外，我若对主有最小的抵挡，祂就非常严厉地惩罚我：我的头脑就总是被这想法霸占，失去了从前的清新，这些具体的事情把它玷污了，直到我顺服为止。尽管都是好事，最起码是无关大局的，但纯洁清亮的虚空却被玷污了，就像水被搅动一般。但只要一讲出我的想法，头脑就恢复了从前的平安、清澈和虚空。

在神的设计和命令里，我惊奇地发现：给康伯神父写信的需要每天都增长。让我放心的是，我是那么远离

感觉，对一切与他有关的都毫不依恋。当联合变得有力时，我们跟神越联合，也就越远离人的情感。

我还被引导着对他凡事格外不宽容，为他盼望己的湮灭，让神成为独一无二的主宰。本着极大的忠心，按着我所知的，我讲了一切神所期待于他的，而我本来是宁可回避的。我看见照顾我女儿的姊妹深处的缺陷，神让我告诉了他，这让他发怒，有几天对我反感，因为她曾告诉他一些亮光，他因而受影响，赞赏她。

当我告诉他任何事情时，在他里面产生的果效通常都是反感与疏远。尽管他什么都不讲，主却让我清楚地感到了。主命令我抓住他，让我为他的不忠付出痛苦的代价。对一些只会得罪他的看法，我若想保留不讲，主就把我置于死地，不让我有片刻的安息，直到我告诉他我的痛苦与想法。所以，我承受了一种漫长的无法言传的殉道之苦。